

虛雲老和尚在雲居山

歡 迎 翻 印 · 功 德 無 量

普為
施資
流通
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緣結費免 · 品送贈】

虛雲老和尚在雲居山

為紀念外祖母郭素清100周年誕辰，特印《虛雲老和尚在雲居山》1000冊，以此功德迴向法界一切眾生，同生極樂國。

外孫女：洪欣
外孫：洪巍
叩拜

公元二〇〇四年五月五日
歲次甲申年三月十七



云居山真如禅寺

《虛雲老和尚在雲居山》目錄

序		(一)
一、雲居山真如寺歷史簡介		(五)
二、此次中興緣起		(三十九)
三、初來實況	重興初計	 (四十三)
四、衆緣資助	衲子雲臻	 (四十五)
五、梵宇聳立	再現金容	 (五十三)
六、參禪要旨	七期開示	 (五十七)
七、方便開示	信件文稿	 (一百三十二)
八、預作囑咐	示寂雲居	 (三百一十)
九、舍利異記	靈感事迹	 (三百一十七)
十、虛老和尚	生平傳略	 (三百三十一)
附：禪宗五派歷代源流		(三百四十一)

《虛雲老和尚在雲居山》序

虛雲老和尚為海內外佛教界人士公認之當代禪宗泰斗。虛公一生志大氣剛，悲深行苦，解行並進。嚴淨毗尼，行頭陀行，歷十五座道場，中興鷄足山祝聖寺、昆明雲栖寺、鼓山涌泉寺、曲江南華寺、雲門大覺寺及雲居山真如寺六大名剎，重建大小寺院庵堂八十餘處。為使禪宗五葉延續不斷，以一身而參演五宗法派，於鼓山受妙蓮和尚所傳臨濟衣鉢，為臨濟宗第四十三世祖；受耀成和尚所傳曹洞衣鉢，為曹洞宗第四十七世祖，此後，相繼應湖南寶生和尚等之請續演沩仰宗法派，遙承興陽詞鐸禪師之法，為沩仰宗第八世祖，應福建八寶山青持大師之請續演法眼宗法派，繼良慶禪師之後為法眼宗第八世祖；中興雲門時，承傳已庵深靜禪師之法，為雲門宗第十二世祖，致使五宗慧日重光禪風再振。公一生弘宗演教，數十年如一日，足迹遍滿漢藏等地及東南亞諸國，公之剃度，接法，受戒及皈依弟子遍布國內與東南亞及美洲諸國，人數逾數十萬人，足見公之道德所感，影響之巨，於佛教之推動，可謂鞠躬盡粹，功勛卓著也。

虛公中興雲居真如寺之緣起始于 九五三年。六月在北京結束出席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大會，決議各要案後，前往參禮雲岡石窟，然後經武漢來江西廬山，養病於大林寺。七月，釋達成受性福和尚的派遣，從雲居山來到廬山參禮虛公，向公詳細訴說真如寺慘遭日寇炮火，毀壞殆盡，一片荒涼，公聞後黯然傷之。八月，在釋佛源，果一、及達成等陪同下，率侍者覺民前往雲居禮祖，登上雲居後目睹這座歷代祖師最勝道場，僅存破舊大寮三間，其餘殿堂樓閣，都牆倒房塌，瓦礫滿目，荒草遍地，明代銅鑄毗盧遮那大佛、觀音菩薩、監齋菩薩像，兀坐於荒烟蔓草之中，公之心情格外沉重，遂發願重興雲居祖庭，并作詩《登山有感》抒懷，詩曰：「紫柏曾嗟放牧場，四朝更化倍清涼。梵天血濺眉間劍，話國心儀肘後方。奏雅曲終秋月白，談禪直指暮山蒼。草深三尺金身露，五老峰頭挂夕陽。」

虛公於癸巳一九五三年七月登上雲居山後不數月，四方衲子聞風而來者數十人，年底竟逾千指，初時生活極其艱難，至一九五九年己亥九月雲公示寂，前後六年，雲居山真如寺祖庭從荒烟蔓草中，梵宇聳立，重建殿堂僧寮計二百余楹，塑雕刻聖像大小一百餘尊，鋪金飾彩，倍極莊嚴，開

墾水稻田二百四十餘畝，旱地八十餘畝，整修明月湖及改、碧二溪；栽培各類樹木數萬株；修飾各名勝古迹及歷代祖師塔墓；末後修建海會塔以安過去、現在及未來四眾佛子骨灰；同時領導大眾早晚殿堂，參禪坐香，黑白月布薩，恢復唐宋古觀，重揚百丈祖師農禪家風，一時海內外仰慕欽風者絡繹不絕。

此固虛公之道德足以感動龍天，而眾緣成就亦不可思議也。修建所費數百餘萬元，從不印捐冊，不事攀緣，而緣法自至；有時住眾達二千指，其中有專門建造人材，有農林學者，所以一切工程、一切耕植，收效宏速。六年中經歷了五反、大躍進、反右派及社會主義教育等極左社會運動的干擾影響，而公處之安然，從不為時易境遷所動搖，以百十余歲高齡於艱巨危憾之境況中泰然從事建寺、種植、領眾修持等恢復祖庭、護法安僧之宏舉，其不可思議之心境，非博地凡夫所能測度也。

余自一九五六年春，因慕虛公道風而來雲居，親近四年，獲益良多。初住未久，蒙公委之修建，常見公對每項工程之籌劃指導，精細入微，絲絲入扣，深知公修建道場之多，經驗之豐富。虛公亦常以日常生活之事開

示學人，深入淺出，義理深遠，誨人不倦。每教人曰：「行直影無斜」，公之一舉一動，皆為學人作軌範，真所謂：「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百二十歲高齡，看書報小字從不戴眼鏡，牙齒無一缺落，聲如洪鐘，實古今之稀有人瑞！

余自一九八五年受眾推舉主席雲居以來，在當地政府和虛公弟子香港聖一法師等海內外弟子鼎力相助下，使遭受文革摧殘的雲居道場迅速恢復了原貌，并增添了殿堂，完備了生活條件。海內外的虛公弟子，為緬懷師德，常來雲居朝禮祖庭，瞻仰虛公紀念堂，多次敦請將虛公在雲居之前後事略寫一專冊，使海內外佛教人士及虛公生前弟子資以紀念。今為酬眾請，更值虛公示寂四十周年之際，為紀念公在雲居之豐功偉德，余不揣淺陋僅將自身所見所聞簡要列出，其中漏錯之處，在所難免，尚祈諸方大德，及虛公之弟子多加指正，是為序！

雲居山真如寺住持一誠於丈室，

佛歷三千〇二十六年

歲次己卯正月望日

公元一九九九年

一、雲居山真如寺簡介

雲居山座落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縣西南部，為幕阜山脈餘脈，古名「歐山」。相傳戰國末年，秦兼并六國之際，楚懷王被騙入秦，楚將「歐婁」為保護懷王后裔「康王」避難於匡廬。秦將王翦急追，混亂之中，康王走失，歐婁到處尋找不見，遂遁入此山修煉得道。人們為了紀念歐婁，遂稱此山名「歐山」，後來人們以此山「山勢雄偉高峨，常為雲霧所罩」，於李唐之后將此山改名「雲居山」，簡稱雲山。

雲居山位于武漢至南昌與九江兩條公路的交叉點上。至永修縣城三十公里，沿南潯公路向北至九江九十里，向南至南昌九十五公里。山高近一千余米，沿盤山公路行十五公里可直達寺門。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八〇八年），司馬頭陀至該山南麓瑤田寺，見道容禪師，謂容曰：「吾自南岳來尋此山，凡十五載，今獲勝地，願與禪師聞揚佛法」。是夜夢五神人來曰：「求珠當入九重之淵，搜寶必登萬仞之巔。上十里許，山水奇勝，真方外之金湯，法門之帶礪也」。天明，頭

陀請樵人開道，與道容登山，途中遇有白鹿啣花前導，遂至山頂。見峰環如城，中央地平如掌，湖澄如鏡，峰巒環列如屏障，山岳周圍若蓮花。忽見五神人現前曰：「此山乃弟子眷屬所居，弟子受佛記囑，今願捨此續佛慧命」。於是，道容禪師率徒於其地墾荒誅茅，開基建院，是為雲居禪院。後三日，復見五神人現前，道容問曰：「捨此何適」，五神人曰：「後山枯木可居也」。道容一日往後山謝之，五神人果從枯木樞樹中出，道容問曰：「爾來安樂否」，五神人曰：「弟子舉族安樂」，由是遂得名安樂神。

司馬頭陀者，三國司馬懿之后裔。雖出身名門，不慕世榮，少時出家于南岳衡山，後入黃龍山永安寺（今江西修水西北）持頭陀行。職任典座，司掌廚炊飲食諸事。師汲水時，見一靈龜出現來食其滌箕所出之米飯餘粒。師每汲水則置餘飯於水邊石上，俟龜食用。如是日久，師忽夢靈龜來言，稱其久受供養，感恩殊深，行將去，知師有厄難，特相報。師夢中問何厄難，龜言有目疾至重。師乃求計，龜告之將流涎於其所知水邊石上，以之濡目，即可痊愈。翌晨師醒起，即覺雙目疼痛，幾不可支，乃依

夢中龜言，摸索至水邊，以石上涎液塗抹兩目。須臾間，不唯劇痛頓釋，且目力勝昔日萬倍，以致上察天文，下知地理，善勘輿地風水，時人皆稱為神眼頭陀仙。

道容禪師開山創寺后，與其弟子全慶、全誨次第繼居七十余年。至唐僖宗中和三年（公元八八三年），道膺禪師應鎮南節度使南平王鍾傳之邀請，由洞山來雲居山住持真如寺。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生具異秉，有過人領悟能力，且又氣韻清明，有俊逸的神采風度。童年出家，后參曹洞良价禪師，深得曹洞君臣之奧義。入主雲居時，開堂演法，大振洞上宗風，共住僧侶達一千五百余人，盛極一時。鐘王申表上奏唐昭宗贊賞之餘，親賜紫衣鉢具和「弘覺大師」之稱號。演法時常有五老人來聽法。一日，膺祖問曰：「公何人」，對曰山前檀越，言訖而行。膺祖异之，令人隨後觀其何往。至山側一小池，五老人躍入其中，遂不復見，謂五龍化五老人來聽法，后人呼為「五龍潭」。唐天復二年，道膺禪師圓寂于雲居山，住持真如寺三十余年，塔于趙州關外之道旁，至今猶存。

後有道簡、道昌、懷岳、懷滿、德緣、智深相繼住持，同唱曹洞宗

風。此后的住持清錫、義能、義德、道齊、契環、慧震、紹遵、自寶、心空、曉舜等弘演法眼禪風，特別是契環禪師對真如寺殿堂進行了大規模的營建，時當北宋中期。稍后佛印了元禪師（一〇三二↓一〇九八）來主法席。

佛印了元禪師字寶覺，今江西景德鎮人。俗姓林，誕時居處上空祥光普照，滿室輝煌。幼具異賦，不僅眉目清秀，風骨爽拔，且好學善思，聰穎明敏。二歲時，即能朗誦詩書，發言成章，語含經史。稍長可一目十行，卷不再舒，才思敏捷，下筆千言，時人譽為「神童」、「才子」。因讀《楞嚴經》有省，年十五于本邑寶積寺出家，后參善暹，居訥二海內著名長老禪師，得以贊許。并付法嗣，與同時代名公、巨卿學士如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黃山谷、王子純、郭功甫、秦少游等輩，交情甚厚。歷任江州承天寺，淮郡斗方寺，廬山開元寺、歸宗寺、潤州金山寺、焦山寺、袁州仰山寺、雲居真如寺住持，均為當時天下著名叢林。弘法傳教四十余年，門人弟子遍滿天下。道行高卓，名動朝野，宋神宗皇帝親賜高麗磨衲金鉢紫衣，并賜佛印禪師稱號以旌其德。於金山寺住持時，曾以迅捷

的禪鋒挫敗蘇東坡而輪留玉帶於金山寺，至今猶存。住持雲居山時，東坡常來探訪，留下了「佛印橋」、「談心石」及「石床」等遺迹。

在佛印禪師前后任住持的元佑、海印、心空、曉舜、自寶、守億、思文、仲和等人都是雲門宗領袖人物。其后住持雲居禪刹的主要有臨濟宗的仗錫、高庵、圓悟、宗杲、宗振、法如、頑庵、蓬庵、梵琮、如山、一翁、即庵、掩室、果庵、小隱、慈舟等人。高庵善悟禪師，北宋末年臨濟宗高僧，洋州李氏子。為人表里端勁、風格凜然，終身簡約自奉。嘗有言曰：「我學道無過人者，但平生為事，無愧于心耳」。他聞衲子有病、移延壽堂、咨嗟嘆息，如病在己。旦夕問候，躬自煎煮，不嘗不與食。曾作《勸安老病僧文》行世。住持雲居山大行禪法，度眾甚多，寺中集眾，常達千余人。

佛果克勤圓悟禪師，彭州路氏子，南宋建炎二年（一一二八）由成都昭覺寺受敕來住雲居。上堂云：「耳聞不如眼見，明辨不如手親，四百州天上雲居，今日竹輿親到，岩巒四合，林嶺崔嵬，白雲深處現樓臺，恍如別造一世界」。復云：「賜得雲居養病身，半千衲子倍相親，華嚴直上青

天上，投老依栖安樂神」。圓悟住持雲居時，真如寺住僧五百余人，禪風大振，甲于江左。任門下高足大慧宗杲為首座，丹陽端裕為知客，虎邱紹隆為藏主。座下輔佐執事，盡皆後彥，人才濟濟，天下大德莫不欽仰贊譽。

宗杲妙喜禪師，宣州寧國人。俗姓奚，南宗臨濟高僧。夙有英氣，年十二入東山慧雲禪院依慧齊禪師出家，十七受具。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更堅志研讀修持，參圓悟克勤契悟，乃授心印，納為法嗣，分座領眾，眾皆欽服，以至名振京師。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丞相呂舜徒奏聞于朝，得賜紫袈裟并佛日禪師稱號。紹興元年（公元一一三一年），師擇雲居后山古雲門寺舊址，創立雲門庵，亦稱妙喜庵。居靜修行，開法講經，四方欽從。后三年應丞相張浚雲請，主臨安徑山，集僧達二千有余，道法之盛，冠于一時。紹興十年（公元一一四一年），因對秦檜把持朝政不滿，且有議論，故獲罪被追回衣牒，充軍湖南衡陽。不準傳法交際，乃閉門潛修，輯先師開示機語，加以評點發揮，成《正法眼藏》六卷。十年后移粵南梅州瘴癘之地，非人可居，然經師駐錫，緇素奔趨，

相從者甚衆。又五年乃得赦。師性格剛直，學識淵博，宗教兼通，且長于詩文，善于作偈。住持雲居前后共六年，作《頌古篇》一百一十則，撰《禪林寶訓》頗享盛名、流傳甚廣。

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嗣佛眼青遠禪師為南岳下十五世，與高庵善悟禪師為同門兄弟。服役龍門香積，操行甚嚴，日久盡契悟證。住持雲居時，上堂說法云：「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中，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者里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待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間什麼處安身立命」；良久曰：「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師頗孚群望，博學能文，更兼長于說法，當時極負盛名。后宗振、德升、玄如、德會、善開、慈覺、梵琮、宗廓、師大、普莊，均系臨濟善知識，相繼主持雲居。元末，真如寺遭火焚毀，化為灰燼。明初，山上湖田山產被當地豪右侵吞，淪為私產。紫柏尊者（達觀真可）來游，目睹名藍寒落，感慨系之，作詩云：「千尺盤桓到上方，雲居蕭索實堪傷。趙州關外秋風冷，佛印橋頭夜月涼。唐宋碑題文字古，蘇黃翰墨薜苔蒼。最憐清淨金仙地，返作豪門放牧場」。

明神宗萬歷二十年（一五九二），北京萬佛堂住持，四十三歲的諸緣洪斷禪師，在京會晤紫柏尊者，得悉雲居實況，乃請準當軸，芒鞋竹杖，逕上雲居山。將至山，神鐘不擊自鳴者三日。登山后，乃于山中結茅閉關，跪誦《華嚴經》三年，以祈天人相助，興復雲居。萬歷廿四年（公元一五九六年），國母慈聖皇太后遣中貴到雲居山，賜與紫衣等法物，并施內帑鑄造千華盧舍那佛銅像，高可及丈，雄偉壯麗。更頒賜大藏經全部，建殿供養。及至殿堂僧舍，次第落成，師志毅恢宏，為興隆三寶，往返南北，屢經大難心未少退。故每遇事，似有天助。建殿掄材，風拔神木；欲伐古樹，靈鵲移巢。雖五處開山，六經大厄，矢志不論。年近六十，始置被褥，則長坐不卧者，四十余年矣。萬歷三十七年（公元一六〇九年），恭請寶華山慧雲古心禪師至山弘演毗尼，請革空法師主講《楞嚴經》。樹立清規，重振宗風，堪稱一時之盛，江楚為之傾動。至萬歷四十年（公元一六一二年），辭歸北京萬佛堂，寂后塔于西山。

后有常慧、常錦、衡都、都管禪師相繼住持雲居。崇禎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年），臨濟宗高僧觀衡禪師號顓愚，河北霸縣人，俗姓趙，五臺空

印大師法嗣。母夢觀音大士而有妊，十四歲禮五臺惠仁禪師出家，后至獅子窟依空印大師。隨侍三年，獲益良多。得大師許可，納為法嗣。於是出外游方，先后參達觀真可、覺浪道盛、蓮池株宏等同時代宗師，許為法器。復于天臺華頂深究《楞嚴》，大為省豁。遂南下曹溪禮愍山德清大師。言談接洽、深相投契。愍山老人大加贊嘆，曰：「此吾三十年來目所罕見者」。師主持雲居之后，於破敗頽廢者，多所修復；綱紀松馳者，多所整肅。艱苦樸素，與眾同勞，不靠外緣。曾組織十八位僧人，用三年功夫疊砌《羅漢牆》。片片巨石，今猶壁立。宗風重振，法筵大開，一時僧侶雲集達五百余人，世人咸稱為古佛。作七言古風《插秧歌》，洋洋數千言，言淺意深，膾炙人口。師常坐禪于大傘之下，故自號傘居和尚。寂后塔于雲居前山之陽。后由其弟子方融禪師繼任住持。

清順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年），臨濟宗名僧戒顯禪師，字願雲，號晦山，江蘇太倉人。俗姓王名瀚，家世巨族，以儒為業。青年才華橫溢，聞明亡清兵入京，乃焚其所習，斷然捨俗出家。得千華三昧老人器重，許為法嗣。自廬山歸宗寺應請來主雲居。當時真如寺因遭明清易幟，戰火兵

燹之禍，大好雲居，叢林頽敗，禪風衰退，師乃發心重振。於是廣結外護，化行江楚，一時禪門英才雲集，檀越沓來。乃興殘起廢，易故鼎新，重建大殿及各殿堂寮舍，名勝古迹、祖師墓塔皆一一重修。一時衲子雲集數百，遂使膺祖道場宛如重現。復立制規約，大開法筵，并撰有《雲居賦》。《禪門鍛煉說》問世。后因被請往杭州靈隱寺接任，由其徒元鵬（字燕雷，號九屏）繼任雲居住持，繼戒顯未竟之功，且能發揚光大，使真如寺儼然恢復唐宋舊觀，并完成戒顯未完之《雲居山志》的編纂。

后由肇隆、常源、密行、元宗、重本、天祚相繼住持至清雍正中期（公元一七二七年），明熙禪師號佛日住持雲居，主壇傳戒，法席之盛著于當時。后由熊雲、佩璋、學道、顯潔、達旭，本來諸禪師繼主雲居。

清末民初（公元一九一五年），淨塵禪師繼本來禪師之后任雲居住持。先后六、七年，得久參首座、壽慈西堂、照高都監等大德輔弼，新建禪堂、客堂、齋堂諸處，緇素共仰，常集僧眾百余人，氣象頗為壯觀。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退位，由昌桂禪師繼位。民國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師再上雲居重任真如寺住持，至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

九年）再退，由了塵禪師住持雲居。民國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日軍侵華，真如寺遂毀于日軍炮火，廟宇一片瓦燬，僧侶雲散逃難，只剩下盧舍那銅佛與銅監齋菩薩、觀音菩薩各一尊兀坐于蔓草叢生的瓦燬之中。

歷代名刹真如寺真是「草深三尺金身露，五老峰高挂夕陽」。僅有性福、達成等四人結茅而居，看管香火。

性福禪師，字圓空，法諱宣揚，四川成都人。俗姓王名心開、生於光緒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寂于一九六六年，世壽七十四歲，僧臘五十七年，戒臘五十四年。年十七歲於峨眉山萬佛頂禮如心和尚出家，志切空門。后出川參學，遍歷江、浙、閩、贛、陝、鄂、京、滬各名山大寺，多謁尊宿。民國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由同安寺來雲居山，一住三十余年，茹苦含辛，堅守而不肯他去，守護雲居祖庭墓地。

當代禪宗泰斗，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虛雲老和尚，一九五三年，養痾匡廬之大林寺。性福和尚派達成上廬山向虛公陳述雲居實況，懇請虛公出面恢復。同年七月初五日，虛公率佛源、覺民、杲一、演成、居士祝華

平等登上雲居，目睹凋寒殘敗之狀，不禁黯然神傷，遂栖身于一破茅屋中，以圖興復。諸方衲子聞虛公至雲居山，不數月，聞訊來者數十人。在海內外法師信徒大力資助、虛公親自勘劃，以及政府的多方支持下，雲居山真如寺殿堂僧舍前后五六年間相繼落成。重塑佛像，金碧輝煌，規模可觀。僧眾耘雲鋤霧，打地拋磚。農閑參禪結七，講經傳戒，一派農禪興盛景象，住眾常達百十余人。虛公于一九五九年農曆九月十二日末時，圓寂于真如寺雲居茅蓬，世壽一百廿歲，僧臘一百〇一歲，戒臘一百歲。

虛公在世時，蜀僧海燈法師，精于武術與文藝，于一九五六年來山講經。乃由虛公與性福和尚邀請留住雲居山，擔任真如寺住持兼佛學研究苑主講。兩年有余。法師平生修持嚴謹治學精勤，虛公傳授為仰宗第九代法嗣，取名宣明。一九五八年，法師離開雲居后，曾多次重回雲居與寺中道友重叙別后離情。

海燈法師去后，仍由性福禪師擔任真如寺住持，直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師圓寂為止。《文革》中，真如寺也未能逃脫厄運，佛像搗毀、經書被焚，僧人改裝遣放下山、插隊農村。僅留一誠、達定、慧通、自性

四僧為工作方便。一九七九年，政府重新落實宗教政策，真如寺被列為全國重點開放寺廟，盤旋入雲的登山公路修建暢通。在國家拔款與海內外法師信徒鼎力相助下，真如寺殿堂僧舍得以逐漸維修。一九八一年，由多年親近虛公上人，**八十餘歲的悟源禪師**擔任《文革》后首任住持。仍老當益壯，銳意任事，于一九八三年圓寂。真如寺常住與嗣徒為師建塔樹碑，塔在趙州關內明月湖畔蘋果地上。后由跟隨虛公由廣東雲門寺來此的朗耀禪師繼任住持，師戒行精嚴，潛心修持，同道莫不欽敬。一九八五年初夏遷化。世壽六十八歲，僧臘五十年，戒臘四十七年，塔葬于明月湖畔左側。

一誠衍心禪師，一九八五年五月，僧眾推選為住持。師出生于一九二七年二月，湖南望城人，俗姓周，青年出家于望城洗心庵。五六年春因慕名來云居山。亲近虛老和尚。躬行石工兼參修建，清苦自持，一住四十余年。经历一九五八年反右派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历尽艰辛，巍然不动。任期内修复殿宇，重塑金身。使殿堂辉煌、佛像庄严，规模倍胜于前。并增建玉佛殿、虚公纪念堂、虚公舍利塔院，重修历代祖师塔墓。整修名胜古

迹与明月湖及通山道路。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划定山界，使三千六百亩的山林下文规属真如寺，并重编云居山新志。订立规约、重振宗风，恢复禅堂长香；严肃纲纪、树立道风，使海内外仰慕钦风者络绎不绝。因此，真如寺被政府宗教部门与中国佛协命名为中国禅宗样板丛林。师亦陆续被推选为永修县、江西省政协常委；九江市人大委员；省佛协会长；中国佛协副会长等职。曾代表中国佛协出赴美国、韩国、日本、泰国、缅甸、香港等地弘扬佛法，增进友谊。一九九〇年，应靖安县政府之请去马祖道场，修复宝峰禅寺。使千年古寺在一片荒地上再现梵宇，重焕金容，规模居江西全省之首。并身兼宝峰寺住持。自一九八五年以来，除了在云居山三年放一次三坛大戒外，还应海内外各大寺院之邀请，前往传授戒法，续佛慧命。成为当代著名的大德高僧。

雲居山過化高僧

趙州從諗禪師八十歲參訪道膺禪師，師云：「老老大大，何不覓個住處」，趙云：「甚么處住得？」道膺云：「山前面有古寺基」，趙云：

「與么即和尚自取住」，今趙州關存其古迹。

佛日本空禪師，初游天臺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吾師矣」尋參雲居道膺，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膺曰：「卸卻世身來與子相見」，曰：「世身已卸」。膺問曰：「珠在甚處」，師無對，遂投誠入室，時始年十三。

同安道丕禪師，久居雲居從道膺禪師，深得玄旨，頗受器重，成為法嗣。富文才，善言辨，后奉命往本邑鳳栖山同安禪寺開法，道席亦為一時之盛。

雲門文偃禪師，偏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辨險絕，世所盛聞，有雲居鼓，上藍鐘。于雲居后山雲門寺住靜，著有《雲門語錄》傳世。

雲門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大光敬玄禪師，乃曰：「只是草里漢」，遂參福嚴雅和尚，又曰：「只是個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栖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

洞山曉聰禪師，初游廬山，莫有知之者，時雲居法席最盛。師作燈

頭，聞僧衆談泗洲僧伽，近於揚州出現，有設問者曰：「既是泗洲大聖，為甚么向揚州出現」，師曰：「君之愛財，取之有道」，一衆大笑。有僧至蓮華峰，祥庵主所舉似之，祥公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師之名遂重叢林。

圓通法秀禪師，在雲居作維那時，舜老夫罵天衣懷說葛藤禪。一日聞懷遷化于法堂上，合掌云：「且喜葛藤椿子倒了也」。師每見呵罵不已，乃謂同列曰：「我須與這老漢理會一上」，及夜參，又如前呵罵，師出衆，厲聲曰：「豈不見圓覺經中道」。舜遂曰：「久立大衆伏惟珍重，便歸方丈」，師曰：「這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

靈源清禪師，佛印再歸雲居后，師自龍山來與衆群居，痛以韜晦。佛印陞座，白衆請為座元，其禮數特異，師受之，分座為衆激昂，有法輪端禪師處衆時，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師嘗痛劄之，端乃授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師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個事喜沒交涉」，端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夾背，師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是譽望四

馳。』

覺範惠洪禪師。有僧問雲居道簡和尚曰：『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意旨如何』。曰：『高峰深海迫絕孤危，似汝閨閣中軟暖么』，師曰：『大陽明安嘗疏藥山之語，曰：『高高山標不出，深深海底藏不沒』。其兒孫遂承之以為妙得其旨及聞雲居之言，則如真虎踞地而吼，百獸震恐，乃悟明安所示，蓋裴旻之虎也。』

鼓山竹庵主禪師，紹興癸丑四月過雲居之雲門庵，同妙喜度夏。山頂高寒，終日無一事，相從甚樂，妙喜曰：『昔白雲端師翁謝事圓通，約保寧勇禪師，夏居白蓮峰，作頌古一百一十篇，有提盡古人未到處，從頭一加針錐之語，吾二人今亦同夏，與此事迹相類，雖效顰無愧也。』

涂毒智策禪師，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四十二日，午初聞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什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

妙覺慧悟禪師，到雲居上堂，圓悟引座有曰：『撞着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已畢。今朝幸遇大導師，寶華王座為拈出』。后長蘆席，僧問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迹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

丹霞佛智端裕禪師。時圓悟禪師住持雲居，舉師為知客，后九住名剎，晚遷明州育王寺。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后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無數，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于師，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舍利也。大如數，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于闍維所，聞香溢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

昭覺道元禪師，謁圓悟禪師于金山寺。后圓悟禪師遷往雲居，師從之。雖有信人終以鯁膺之物未去為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么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悟。

薦福曹源道生禪師，南劍人。首眾雲居時，嘻笑怒罵，皆為人善巧方

便出世鏡之妙果，凡參侍老拳痛棒不少貸，使渠知見不留朕迹。

蓮池株宏大師，於杭州雲栖寺隱修。得念佛三昧，開法於淨慈寺，說禪淨同歸之旨，手制十約，實行禪淨同歸制度。后參雲居，曾作《跋雲居佛印帖》。

達觀真可大師，號紫柏，與蓮池為同門兄弟，后與憨山德清相會，成為至交。

萬歷廿四年游雲居，見其荒涼敗落，感嘆殊深，寫有關於雲居山的詩文多篇，后至北京鼓勵萬佛堂住持諸緣洪斷禪師轉住雲居，大加復興。

憨山德清大師，字澄印，無極明信法師法嗣。自幼出家，參遍融、笑巖二尊宿，得心印。居五臺憨山，潛修證悟圓旨，以私修廟罪充軍廣東雷州。曾住曹溪寶林寺宣揚佛法。師學識淵博，宗說兼通，與株宏、紫柏、智旭為明代四大高僧。游雲居山與洪斷禪師首徒常元有深交，嘗作七絕《示雲居常元禪人》以贈。

無盡閣黎禪師，生緣薊州，雉染后參天童密雲和尚，隨受具。遍參名宿，后至雲居，傘居緣契，依止最久。結社十八人砌羅漢牆，傘居嘉美

之，示以心語云，禪人諱宗學號無盡，北平人，因土賦性二俱質直，無變無易，率常如此。為西堂三年之中，取石拽石，抬石砌石，禪人獨能首眾。三五人不能舉之石，師一人能舉，風雨泥雪，未少難色。一十八人未能滿三年，幾經去就，獨禪人與三五同志，力如金剛，八風不能搖也。及傘居遷化，復主塔十有七年，日課法華，長坐不卧，悠然一室，不出山者三十載，年垂八十銀眉雪頂，寂后闍維得舍利百余粒，不謬羅漢之稱。

雙峰起高和尚，師在雲居時，方容大師設齋為師慶五十壽，即云：

「雲居去這滯貨，不得為他主人，故不敢造次」。住靜西泉寺時，給諫熊公青嶼有詩贈云：「雙鯉潑刺幻如龍，暫寄西泉法水中。直待黃梅功熟后，黃梅味豈與人同」。三載后，果應黃梅四祖道場雙峰寺之請而往。

倅虛法師，法諱隆衡，諦閑大師法嗣。依觀宗寺習天臺教，深得諦老器重。三年后游方參學，旋任奉化萬壽寺主講，并創建營口楞嚴寺、哈爾濱極樂寺與西安大興寺，任住持。后往青島太平山創建湛山寺。一九五四年於香港創建天臺精舍、諦閑大師紀念堂、九龍極樂寺中華佛教圖書館等。師畢生欽仰虛公上人，游雲居時深得虛公賞識，后定居香港，曾多次

由港惠賜圖書、僧衣、錢款，以作外護。

雲居山名勝古迹

素有「江右名山，千年祖庭」之譽的雲居山，山色秀麗，景觀璀璨，自漢唐以來，舊踪芳迹，代有奇出。

蓮花城：山頂諸峰環列，狀如蓮瓣攢簇，中心又坦如蓮臺，故有天上雲居之美譽。真如禪寺便座落在縹緲天半，氣勢雄渾、景色宜人的蓮花城中。東坡詩云：「蓮峰簇簇繞華臺，一鉢中央倚鏡開。對寺面看雲捧出，當湖直逼海浮來」。

明月湖：在鉢孟峰前，形如滿月，面積十余畝，碧波激盪，拱托寺門。旭日初升，金光晃漾，寺樓山影，倒懸于中，頗為壯觀。明密雲禪師詩曰：「五彩雲濤輝佛日，一湖明月照靈山」。

佛印橋，談心石：正對山門右前方二百米處之碧溪流水之上。北宋佛印禪師時建，名「碧溪橋」。橋畔有石，坦平宜憩，石面鐫有「石床」二字，蒼秀俊麗，洵為妙筆。相傳蘇東坡訪佛印禪師，送別到此止步，相與

坐石·促膝共談，未竟之話·

無心杏：乃唐膺祖手植之銀杏樹，又名白果樹·老樹十余株，拔地參天，翁鬱蒼翠·所結之果實無心·明紫柏老人詩曰：「有實無心事最真，難將此語對旁人·只須自己親嘗嚼，始信歐峰別樣春」·

雲頂田，亦稱「羅漢田」、「袈裟畝」·真如寺歷來一向奉行百丈禪師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家風，主張行住坐卧皆是禪，明末顯愚禪師著有一篇長達五千字的《插田歌》，禪意十分濃厚：「諸佛子，同我去，深泥田里好相聚·拽耙鞭牛真快活，拖泥帶水渾無顧，畦畔分明水路通，泥水平如掌面同·拈起禾莖次第插，寬狹橫豎須合中·田角斜，禾路直，橫豎成行如絲織·畦似如來福田衣，禾像梵王網孔密·諸佛子，同我來，及時應節莫挨排·插得一莖一佛現，千莖萬莖皆如來·」·

五龍潭：寺前明月湖集四山之水，直瀉三里許，有五個深潭，天然鑿成·第五潭名火龍渦，清寒逼人，巨練咆哮，高挂天半·唐道膺禪師說法時，常有五老者聽經，莫知其所，道膺遂派人窺之，五老者忽躍于潭中，因此得名·

石船：在關房左角半山岩谷間，酷肖小舟沂流欲上可容五人。晦山詩曰：「船子石天然，飛流對面懸。不須篙櫓力，撐出竹林烟」。

石鷄：在祇樹堂右上，天然形成。只立嶺表，宛若啼曉。元鵬詩曰：「鷄石孤危甚，奚緣立地高。不餐丹鼎粒，豈逐翰音號。啐啄何年殼，湯離遠世庖。昂首青漢表，萬古莫籠牢。」

石鼓：在由張公渡進山約五里路左邊，渾圓平正，橫架岩曲。鼓面鐫有「阿彌陀佛」四個大字，雄偉遒勁，傳為佛印禪師手書。宋圓照禪師賦詩曰：「造化功成難可測，不論劫數莫窮年。如今橫在孤峰上，解聽希聲遍大千。」

安樂殿：在真如寺左側山坡上，祀奉安樂神。相傳道容祖師開山，五神人獻地建寺，后住后山枯樞樹中。道容往謝問安，答曰：「弟子舉族安樂」，故名，為本山護衛伽藍。

馬頭坳：距寺后二十里，為雲山來脈之源，長二百余步，下瞰懸崖，幾數百丈，往來到此，怵然股栗心寒。元鵬詩曰：「空盤崔谷列城渠，萬壑樓臺瞰十虛。尤快地靈呈幻力，華心擎出古皇居。」

溫泉：在寺后山陰伊家河，蘇軾詩云：「石龍有口口無根，龍口湯泉自吐吞。若是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有寒溫。」

五老峰：是雲居山最高峰，為蓮花城來脈主山。五座峰毗連隆起，唐突虛空。登臨絕頂，俯瞰十虛，心曠神怡，游懷斯暢。晦山詩云：「何人同此膽，孤杖出雲關。天地浮嶂外，江湖匹練間。螺封出古寺，雉堞走群山。三載斯游壯，高空萬象閑。」

歡喜石：座落自張公渡東北向登山大道十八灣附近的山壟旁，為一巨型的花崗岩石。高三丈、五丈見方，呈橢圓形，屹立于懸崖峭壁之上，刻有「歡喜石」三字。石面平坦，可坐數十人。坐此石上小憩，可遙覽匡廬之秀，近觀修河繚繞，形似白練。耳聽風聲松濤，低回流連，心曠神怡。古人曾贊云：「一上歡喜石，終身不出山」。

飛來石：其一屹立于五龍潭上方東南側溪水之中，為一天然花崗岩石，上高大，下低小，高達數丈余，形似饅頭；其二屹立于圓通寺西北側山麓，高約五米，寬約三米，石中有一天然洞穴，高一點五米，寬二點五米、深二米。

仙人腳迹：座落于雲山水電站機房東北側溪水對岸，距「弘覺道場」東北側約十二米，大者長近二米，寬約二尺，酷似腳印。

弘覺道場：座落于雲山水電站東南側四米處，系一水平巨石，其上鐫刻有「弘覺道場」四字，見于一方框之中。相傳道膺禪師常於此講經說法，師寂后謚號「弘覺禪師」。宋佛印禪師住持真如寺時，常至此游覽，為表紀念，書此四字。字為隸體，約一尺二寸見方，風格超脫。

雷門洞：位于小雲門寺附近，小湖坪之右，無名峰北四公里處。因其拔地千尋，兩山嶙峋壁峙，青葱竄立，直落數百米。上部以突出的巨岩相應，形極似洞，故名「雷公洞」。兩峰頂端各在內側有一突起「石笋」，高達二十米，突兀崢嶸，似倒插劍戟，直刺青天，俗稱「臘燭臺」。

碧溪、改溪：源于五老峰山麓。碧溪向西南折流經龜山腳下后改向北行，流入明月湖。改溪向東北折流經青龍山西北麓而下，逕入明月湖，溪上架「雙飛橋」。

羅漢塔：太平興國初，武牢沙門惠了游廬山，宿于雲居。夜聞呻吟甚苦，旦視之見一僧雪眉而癯，卧腥臭中，見了涕泣指其瘡曰：「當奈

何。」了惻然憐之，為留五日。洗摩敷藥，甚有恩惠。瘡痊愈，謂了曰：「我家南岳，子他日游湘中，當過此，我于石崖峰下，將懷中紙裹一小包付了。」了送至西峰，決別而還。視紙包，乃瘡痂也。其卧處，亦皆瘡痂。心惡之，投火中有异香，了心駭异之。明年春南來，果逢雪眉於國清山間，倚仗而笑曰：「來何暮也。」相與坐青林之下，語笑甚歡。了問石崖峰安在，雪眉以手指之，俄失所在，于是了乃悟其為聖賢也。悵悵彌日，至方廣寺，入羅漢堂。見雪眉乃在十六像中，了大驚，喜躍，逗留久之。后至南臺，見昔同學道普者，為叙說其事。有童子方掃除聞之，停掃參立曰：「今日添香殿廡間，羅漢取剩一身。了亟往視之，即方廣寺所見雪眉塑像，自是號飛來羅漢。了后還雲居，以瘡痂葬西嶺，今明月湖右側之山嶺上為塔其上，今號羅漢塔。」

真如寺建築概况

現在雲居山有大小寺庵九座，建築之壯觀雄偉首推真如寺。本為曹洞宗法系，自虛雲老和尚駐錫中興之后，改為瀉仰宗鐘板。

大雄寶殿：座落全寺建築群體中軸綫的中心，前隔一丹墀與韋馱殿相望，后隔一丹墀同藏經樓相對。殿系宮殿式，重廡雙檐大開間磚木結構。內深二十七點二米，寬二十一點七米，高十九米，總面積近六百平方米。其屋頂頂脊中央塑有高約二米淨瓶寶物形造型，脊柱上塑兩望而來之長龍。柱端為攢尖式龍首造型。龍首昂首望天，長須飄動。下方各挂有響鈴一只。

大殿的正門前有寬二米之走廊，與東西兩側殿相通。走廊前方又有寬二米、長為二十點七米，外加花崗石欄杆之丹墀，其內兩側各建有一座孤魂臺。

大殿中兩米高的臺基上塑有出水大金蓮座上塑中央釋迦佛、東邊藥師佛、西邊阿彌陀佛像。這三尊大佛高達七點三米，寬三米，背后有十一點五米的背光。在釋迦佛兩側，塑有高五米、寬一點五米的迦葉、阿難尊者像。全部裝金彩繪，法相莊嚴。

大殿東西兩側內牆沿建有高一點五米，長十二米，寬二米長條形花崗石臺基上，從左至右，相序兩列，分別塑有高達二米的十八羅漢像。

大殿北牆東西兩端各有一高一點五米，長三米，寬二米的長方形花崗石臺基。上面分別塑有高達三米的文殊菩薩騎獅子像和普賢菩薩騎象像，也是彩繪裝金，法相端莊。

大殿正中釋迦佛像背后，正對大殿北門塑有高十五米，寬十米的巨型海島觀音菩薩及五十三參彩繪浮雕式塑像。人物衆多，各具形態。

天王殿

座落于大殿正前方二十米處，與韋馱殿同壁之前方。殿門正對羅漢橋、山門、朝正東方向。殿為長跨間磚木結構。其頂脊正面為雙龍相聚造型，中央為高一點五米淨瓶寶物尖頂，四角上翹。前端各有一翹首龍頭造型。下挂響鈴一只。殿正中二米高臺基上，塑有高一點六米貼金彌勒佛像。殿兩側高一米，長六米，寬二米石臺基上，分東西兩側塑有四大天王像。像高五米，威武端莊。

韋馱殿

座落在天王殿背后，隔一丹墀與大殿相對遙望。殿大廳正中有高一點五米，寬二點五米臺基上，塑有高三點六米，寬二米飾金韋馱菩薩立像一

尊，威武端莊。

伽藍殿

座落于大雄寶殿北側建築群體中，南與大殿北牆相望，東隔一廊與客堂為鄰，西與庫房共牆相連，北隔一丹墀與齋堂相對。系二層樓磚木結構建築。殿一層后牆建有長十二米，寬一點五米，高一點五米臺基。上面相序塑有山神、華陀祖師、給孤獨尊者、祇陀太子、關聖帝、安樂樹神、歐將軍等護法神像。殿的兩側為僧寮四間。

祖師殿

座落于大殿南側建築群體中端，東連功德堂，西接禪堂、方丈室，北與大殿相對，南連禪堂、班首寮。殿系磚木結構二層樓。殿內牆建有高一點五米，長十二米，寬二米臺基，上塑有達摩祖師、懷海禪師、道容禪師、道膺禪師道宣律師金身塑像。一樓正廳兩側及二樓均辟為僧寮。

客堂

座落于大殿北側建築群體之南端。系磚木結構三層樓建築。一、二樓均長二十米，寬十二米。一樓為客堂正廳，中設神臺供奉貼金觀音菩薩像。

一尊二樓為客房；三樓為鐘樓。

功德堂

座落于大殿南側建築群體東端。隔一丹墀與客堂相對，為三層磚木結構建築。一樓為功德堂正廳，二樓為僧舍，三樓為鼓樓。

法堂

座落于大殿后。正廳長三十點九米，寬二十六點八米，面積為五百八十平方米。中央設有基礎高零點五米，周沿加有木柵欄的法臺（戒壇）。臺上佛龕內供奉釋迦牟尼佛像一尊。二樓為藏經樓，中間兩側陳列藏經櫃，放置三部大藏經及各種經書。中央塑的千葉蓮華座上坐一毗盧遮那佛貼金像，背后有高二米的西方三聖樟木雕立身貼金像，均法相莊嚴。兩側為僧寮，三樓為廣單。

禪堂

亦稱「選佛場」，座落于祖師殿后端，系磚木結構方形庭院。南端為禪堂正廳，中供一佛陳如尊者像。此方對面為「小韋馱殿」，龕內供一韋馱菩薩像面對禪堂。東西兩側為僧寮，面積為五百余平方米，可容數百人。

坐禪。

齋堂

座落于常住北側。南隔一天井與庫房相望，東距一通道與香積廚為鄰，系二層磚木結構建築。正廳與樓面長三十三點八米，寬十四點四米，面積四百八十六點七平方米。正中設有方丈坐席，前供彌勒佛像。兩側排列條桌，可供數百人過堂用齋。

勤息堂

亦稱「耆宿寮」。座落于祖堂北側，前對齋堂西牆，為二層樓磚木結構建築。地面與樓面均長十六點一米，寬九點四米。上供貼金釋迦佛一尊，下供玉佛一尊。兩側為僧寮。

玉佛殿

座落勤息堂北側，系二層磚木結構建築面積為四百五十八點七平方米。正廳中央二米高臺基上，供奉六點五米高的大釋迦牟尼玉佛像，像重十二噸。南北兩側均有長二十四點四米，寬三點五米的木質廣單，僧人養息之用。殿前兩側為僧寮。

影堂

座落于大殿北側建築群體的西北端，南連東園，北鄰勤息殿，東臨大天井。系二層樓磚木結構建築，面積六百八十多平方米。一樓正中石臺上供奉虛雲老和尚塑相及照片，兩側及二樓為僧舍。

上客堂

也稱「雲水堂」，為來往挂單僧人寮房。系二層樓磚木結構，面積八百〇四平方米，二樓與兩側均為僧舍。

西歸堂

座落于韋馱殿南側，即雲海樓下。系二層樓磚木結構建築，面積二百一十平方米。供奉國家先亡帥將之位及本寺圓寂僧人之蓮位。

報恩堂

座落于韋馱殿北側，即虛懷樓下。系二層樓磚木結構建築，面積為二百一十平方米。供奉「寺中僧人先亡之祖、父母等親屬之位」。

虛懷樓

座落于天王殿北側系二層樓磚木結構建築面積二百一十平方米。

雲海樓

座落于天王殿南側，系二層樓磚木結構建築，面積二百一十平方米。

丈室

也稱「方丈寮」，為二層樓磚木結構建築，面積六百八十平方米。

香積厨

也稱「大寮」，系大開間二層磚木結構建築，面積二百三十八平方米。安有大銅鍋四口、小鍋二口，供煮飯菜之用。中央北牆上供監齋菩薩飾金像一尊。

虛雲和尚紀念堂

座落于真如寺常住后端北偏西側，約八十米處，即虛公生前所住的茅蓬舊址。一九九〇年建，堂為大開間花崗石結構建築，面積約二百平方米。內空頂高十九米，上蓋黃琉璃瓦。正廳中央供奉虛雲老和尚青銅像。兩側有二層樓房，陳列虛公生前用物及各期照片。

虛公塔院

座落于趙州關右側。正中下方為普同塔安放歷代祖師，近代住持與本

寺及外來圓寂七衆弟子靈骨。上方建一花崗石型虛公舍利塔，高十三點五米。塔呈四方形，內供虛公舍利若干粒。兩側各建有磚木結構僧舍六楹，面積二百四十平方米。中栽花木，四時景色宜人。

羅漢牆

環繞于真如寺常住前半周之圍牆。南起常樂門，北抵福慧門，正中有山門，最早系明末顓愚和尚主建，后倒圯。一九八四年由常住重建。全長八百余米，高二點五米，寬〇點八米，全部用花崗石砌成，上加覆蓋。在山門北側約二十米處牆內嵌有「藍香」二字石碑一塊，傳為顓愚和尚初建時的遺物。

趙州關

座落于夜合山之山隘口，即明月湖東端前方約二十米處。相傳趙州從諗禪師登山拜訪道膺禪師，下山時，道膺禪師送其至此叙別。當時，在此建一石坊，以為紀念，即名之「趙州關」。系花崗石結構。正門為圓拱形，拱高三米。兩側門牆高四米，寬十三米。正中關樓高七米，計二層。關內左右兩側各有僧房一間。關牆正中門拱上方內，相距約〇點五米嵌有

三塊大理石牌額，其上鐫有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德珩題書的「趙州關」三字及其署名。

二、此次中興緣起

一九五二年春，虛公應京漢諸弟子之邀請，加之北京幾次來電促公進京，并派員南來護送，乃將寺務選堪任者住持，于一九五二年農曆四月初四日，公歷四月廿四號偕侍者佛源、覺明、寬度、法雲及護送人員起程北上。各鄉村民眾一時奔走追送者數百人，公離開雲門至韶關，有關人士及皈依弟子聞公至，郊迎十余里者逾千人，住大鑑寺，每日來參禮者途為之塞，不以時易境异而易其信心。初十日附粵漢火車北行，十一日至武昌三佛寺，沿途勞頓，卧病于三佛寺。住持大鑑和尚盡東道之誼，陳真如居士，醫藥服食，殷勤備至。病稍愈應大鑑和尚請為主建一觀音七，皈依者數千人，法事畢，扶病北行。于七月廿八日抵京，諸山長老及居士林等團體到站迎接，李任潮、葉遐庵、陳真如諸居士導送至廣化寺住錫。後以人

多參謁，移住西城廣濟寺大剎，與政府有關人士往復磋商，先由圓瑛、趙樸初等在廣濟寺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全國代表百余人出席，眾擬舉公為會長，公以老病辭，乃舉圓瑛為正會長，喜饒嘉措、趙樸初等為副會長，推選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虛雲、查干葛根四人為名譽會長，代表中包括漢、藏、蒙、傣、撒等各民族。佛協籌備會成立后，各地佛徒有所聯系，并定于明年春夏間舉行正式成立典禮。佛協籌備會上書政府，請按憲法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急于落實施行的：一、無論何地，不許再拆寺院、毀像焚經，二、不許強迫僧尼還俗；三、寺產收歸公有後，仍應按僧配給土地，使僧人得自耕自食，政府準許，僧尼賴安，各省名勝寺院且日加修飾。

十月，東南人士在上海發起祝願世界和平法會，眾議請公主法，派方子藩等來京迎請公于公歷十二月十一日赴上海。住玉佛寺。與主事者商定法會為期四十九天，自農曆十二月廿六日啟建水陸道場，由公主法，并請圓瑛、應慈、靜權、持松、妙真、大悲、如三、守培、清定、韋舫十大法師蒞會主各經壇，修持法事大師，共七十二人。道場期間，除入壇主法

外，每日來參謁者如潮涌至，遠在鄂湘等省，亦不遠千里而來，皈依者前後四萬余人，分設報名、登記、分班、給牒等事，其熱烈情形，實空前希有，所收入之供養資金除法會開支外，盡撥送四大名山、八大名剎供養。四月，公接北京電促回京，仍住廣濟寺。各地僧伽代表也相繼至，舉行中國佛教協會正式成立大會，決議各要案後，公赴山西大同參禮雲崗石窟，旋即離京赴至廬山養病。五月公偕侍者覺民南行，過武漢少住，寶通寺住持源成請公主禪七兩期。事畢，即取道入廬山，陳真如居士已先在匡廬相候，至廬山住大林寺。此時，公有意在江西擇寺住下，卻又感大林寺位于廬山中心，往來人多，不宜長住。六月二十三日，公讀到《現代佛學》雜誌上所發表釋直純所撰「開墾雲居山芻議」一文，為雲居山真如寺近百年的遭遇感到不安。七月的一天，釋達成受性福和尚的派遣來廬山參禮虛老，詳細訴說日寇侵略中原時以雲居山險峻，易藏游兵，遂將真如寺用炮火全部焚毀，今只見毗廬遮那大銅佛觀音菩薩、監齋菩薩各一尊，兀坐于荒烟蔓草中耳。公聞之惻然感傷，念雲居自唐代元和年開山，為歷代祖師最勝道場。自道容祖師開山，弘覺道膺繼之，其后齊禪師、融禪師，舜老

夫、佛印了元、圓悟克勤、大慧宗杲等皆曾任該寺住持，而遇化者，有趙州諡、雲門偃、古塔主、洞山聰、圓通秀、真淨文，居士中如白居易、皮日休、蘇東坡、黃山谷、秦少游、呂居仁等不計其數，以歷代祖師道場零落至此尚不重興，將烟沒矣！公于五三年農曆七月初五日率侍者覺民、果一等前往雲居山禮祖，并實地了解山中情況。一上山，目睹這座祖師最勝道場，僅存破舊大寮三間，其余的殿堂都牆倒房塌，瓦礫滿目，荒草遍地，高没人膝。明代銅鑄毗盧遮那大佛像與千華銅座，兀坐於荒烟蔓草之中，公見之惻然，心情格外沉重，遂發願重興雲居祖庭，并賦詩抒懷云：「紫柏曾嗟放牧場，四朝更化倍悲涼。梵天血濺眉間劍，活國心儀肘后方。奏雅曲終秋月白，談禪直指暮山蒼。草深三尺金身露，五老峰頭挂夕陽」。三天后，公又率覺民、演成等步行前往靖安寶峰寺參拜馬祖塔，此后返回廬山，整理行裝，欲來雲居。當時正在廬山療養的皈依弟子陳銘樞居士得悉公擬移雲居的消息，立即上門勸阻，要公在廬山療養后回京修養，經公向其陳述衷情，陳氏深為感動，隨即與公返回武漢。經與有關部門商議聯系，得到了「真如寺的修復重建如法如規、鼓勵寺內僧眾開墾荒

地，多則加以獎勵」的允諾批示。十月廿七日，公率弟子三人自武漢啟程來南昌，再由省、縣有關部門負責人與公之弟子佛源、果一、寬度、覺民、達成、滿覺、演成、慈藏等和居士祝華平一行十二人伴送抵達雲居山。登山當天，風雨交加，又遇上寺內大米告罄，大家一起用杵頭舂了些碎米，煮粥充饑。沒有住房，便在寺西北角疊土牆，蓋茅草，先搭七間茅蓬住下。

三、來山實況，重興初計

雲居山在廬山之東，占地三百余里，屬永修縣轄。山勢層巒疊嶂，望若插霄，及躡登山頂，復為平地。群峰環抱，天然城廓，宛如蓮花。未辟公路之前，登山者皆沿西路而上，削壁插天，草深沒膝，最狹窄處有不能并肩而行者。盤山二十余里，始達石門，豁然開朗。及抵寺，見斷垣殘壁、瓦礫荒榛，荆棘遍布，蔓草支離，中兀坐着廬舍那佛、觀音菩薩、監齋菩薩及一座銅鑄千佛寶座。又有破屋三間，乃性福、達成、直純等四人

自三九年三月十九日日寇炮火燒毀后所搭，平素替山下農民耕作之余，將牛送上山代為飼養放牧以維生計，潦倒惘恍之狀自不待言矣！及公至日，山中糧食殆盡，一行十二人僅以石杵舂谷輟粥以食，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

雲公自一九五三年七月初五日至山禮祖，住僧咸曰：師之將至，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者三日矣。膺祖時植銀杏現存十三株，前年羅漢垣石上，目茁一株，銀杏每年花開甚少，今春則花落滿園；去夏圃內黃瓜一帶四實，今夏亦然，萱草尋常一花六瓣，今夏花敷四層，共二十四瓣，觀者咸嘖嘖稱奇，初至山中目見一派荒蕪景象，心中不忍，初計擬在此住茅蓬，使諸方來往衲子有一站腳之地。先呈申請要求，有關政府部門和陳真如都不同意在此住，因公年老體弱，要公進京修養。后公再三請求并陳述衷情，北京來電準許并加批示后，得中南區統戰部與江西省、縣統戰部各派一領導及公之弟子和祝華平居士等在大雨淋漓中送公來山。上海簡玉階居士出了二千萬舊人民幣（折合二千元）給公作開辦費，公交祝華平居士管理，買谷子三百擔、木料和缸瓦。農曆八月十五日，公派智修師先修好

破牛欄，派果一師先來料理一切，購置家具等等。後來人漸多了，政府人員在場，當眾請職，公自己不任職，大家舉性福為和尚，果一為當家。茅蓬蓋好了，簡老居士又出一千萬元來搞生產，交果一師管帳，前後三千元，買谷子、生產資料，所剩不多，房子蓋不起來，幸而各處陸續寄些錢來，才有所開支。

四、衆緣資助，衲子雲臻

公至雲居不月余，粵垣等地弟子接踵尋迹而來，舟車水陸不辭艱辛。九月間，公之弟子數人聞師已至雲居，尋迹往返半月乃達，及抵寺見斷垣殘壁，鞠躬而入，乍不見人，稍立定，乃見公坐木板榻上如人定狀，公旋開目視之曰：你們何苦！各述悃忱。復曰：我初來此，只有僧四人，本欲結茅同居，不意四方衲子聞風踵至，不一月已近五十人，牛棚以外，僅有破屋數間，你們已看到了。既來了，且奉屈少住數日可爾。公住之牛棚在寺西北角約一百米許，即雲公茅蓬。公愛其地辟靜，樂居之。弟子等回

粵后，消息傳開，海內外皆知，衆緣源源不斷而來。十月后，各方衲子日益雲臻，幸得海內外弟子與上海簡玉階居士施資相助，以度殘冬。公予此時籌劃墾荒開田種植及修建殿宇等事。五四年春，公在雲居先計劃修大殿、法堂，以毗盧遮那大銅佛高尋丈為明代萬歷年間聖慈皇太后摻金鑄造，舊日殿瓦以鐵為之，因山高風勁，泥瓦則易飄搖也，今欲建殿，應先鑄造鐵瓦。乃集僧衆具罐錘自鑄，及鑄千僧銅鍋四口，大銅鐘二只。是時緇素已過百人，其中人物，百工俱備，國內外僧俗道友聞訊，時施助淨資，有人有土有財，事易舉矣。公遂分僧衆為二部，能土木工程、修造殿堂者為一部，開墾種植藝茶、竹工又為一部，衆皆踴躍從事。夏五六月間，首建成法堂一幢，中為藏經樓，置磧砂、頻伽各一藏，中奉毗盧遮那銅佛，后奉樟木刻西方三聖站像；兩旁廂房住職事、班首及來客；其上東西兩房廣單為大衆僧居住；下按禪堂設備，乃圍安子單坐禪。因大殿尚未建成，早晚殿堂亦在此上。開墾部分亦開成禾田近百畝，種田博飯儼然百丈風規。

秋七月，新建僧寮，樓上下二十余間以安僧衆；又重成窩廠，自燒磚

瓦，廁所、碓坊等次第建成，而公仍居茅蓬中。南華寺方丈本煥、太平蓮社比丘尼寬定等六人入山禮公，見有破鐘一口，在草地上，以問公何故，公曰：「此本山古物也，名自鳴鐘，歷代有祖師到此鐘皆自鳴，日寇焚山時，樓火，鐘墜地而裂，今將復合矣」。眾驗視之，見裂痕自下而上，其上端有自然修補復合之痕，公曰：「俟其復合至鐘口當復懸之」。又領各人巡山，見竹木茂密其地產黃精、葛、茶及大杉樹、銀杏樹甚多，公指一樹曰：「此無心白果也」，剝而視之，果無心者。本煥等住十日，公命僧削竹禪板數具，磨光后親選擇題名，以贈粵港諸弟子。

冬十一月，公所住茅蓬被焚，眾勸公移住新建樓房，公曰：「我愛其古雅也」，仍縛茅編竹，照舊造成居之。是年北京屢有電至，聘公北行，公以老病難行卻而未往。歲暮起禪七一期，公常上堂開示之。

附記本年三月發掘地宮事

三月初十上午，將大銅佛移開，下為石座中有地宮，發現青石碑三塊（碑文另錄）、石盒一方，函蓋無損，考之，其一為宋代紹興辛酉法如禪師刊石；其二為明代萬歷壬辰，洪斷禪師刊石，石函中藏有鎮座法寶各

物。

碑文（其一）

雲居山真如禪院重建大佛寶殿地宮銘

建炎中，胡騎入寇，遂渡江，雖凶焰煽，山中幸免其禍。紹興初元，群盜紛起，九江海昏，皆為所據，而茲山遂遭焚蕩，靡有少遺，時住持悟禪師，避地往浙右。王師既振，群盜撲滅，悟禪師留天臺不歸。閱三年，山中住持者更四代，既去留不常，亦未暇興建，風雨無避，安眾不過六七人。法如于紹興四年奉命承乏，四方僧侶，幸不我弃，服勤而共住者，常三百余人，而縉紳檀越，亦加外護，因得隨緣建立。五七年間，所謂寢室、方丈室、法堂、香積廚、雲水堂皆遂建成。又化檀越三十名人捐錢二十萬，共建大佛寶殿，其高六丈有奇，其深廣稱是，雄偉壯麗，有增于舊也。將塑立尊像，先築壇座，其下有所鎮，謹奉銅佛一軀、佛牙一枚，并舍利盒檀貯以寶匣而藏于佛座地宮之中，粗記歲月，勒銘于石，而并藏之。庶幾未來劫中，有如佛圖澄發臨淄石下舊像石，露盤者知今為聖宋十葉中興辛酉歲也，其銘曰：「常寂光土、前后際絕、成住壞空、是誰生

滅、起滅惟真、隨緣興廢、其址堅牢、全歸實際、十身調御、當處出現、稽首瞻仰、日面月面、埋藏不得、顯示無方、當機薦取、頂門放光、億萬斯年、吾銘或出、若遇知音、還同今日」

其二

萬歷壬辰二十年春，予至山，有髮僧戴明賢逝寂，遺徒二三人，固守寒岩。因思雲居為江右首刹，何期廢之榛莽，喟然嘆息，久之，遂立誓閉戶三載，跪誦華嚴。而僧不足半百，欲發心興復，即化丹陽蔣墅檀越賀學禮，學易、學仁、共建大殿。未幾聞于朝，上遣官施金，建藏經閣、方丈、天王殿、鐘鼓樓、三門、伽蘭、祖師、真君、龍神閣、齋堂、廚庫、茶寮、養老、延壽、旦遇、退居、知恩齋，皆遂落成。蒙上復鑄鍍金千佛毗盧佛像，甚奇偉。丙午間，又化金壇，余玉立、繆希翁、丹陽賀學仁施金鑄釋迦像，高丈六，皆雄麗。而四方法侶，亦不我弃，眾常盈四五百人。飲啄同時，其田產茶園、炭山、竹木，數數蓄置也。將安立佛像，先築壇座，座下有所鎮，有華亭尚書陸公，號平泉，此老百歲，意常護持茲山，施占慈氏一軀，金瓶盛原地宮中，舍利加以宣銅盒，佛頂珠、梁公

硯藏于佛座地宮之中，銘于石，以記歲月。庶未來劫，知其因，為大明萬歷丙午歲也。而亦效法如禪師佛圖澄事迹云。銘曰：「真如非相 法爾隨緣 生滅興廢 觀體湛然 唯斯一者 天人總致 但能領略 虛空落地 於新古刹 辛苦萬端 患難雖多 三寶消歸 我願堅常 明安鉗記歷代古今 始終堅固 光境交輝 無前無后 當人洞明 法身甲冑未來劫中 奇遇知音 吾銘斯曾 繼往貽來 因緣果熟 優鉢華開」。

賜紫中興雲居第一代比丘洪斷記。

其三

謹示「：雲居開建已千年，久廢基存草莽間。發心創造非容易，木灰磚瓦運轉難。勸請後來修補護，萬古流芳續哲賢。明因識果高着眼，身后定生極樂天。」洪斷述。

其四

「自我創造數十年，大死三翻又一翻。跋足千里求布施，受盡饑餒對誰言。驚恐多般不辭苦，淋瀝舡舟波浪塞。後來若有損壞者，地獄三途苦萬般。」銘依賜紫五處開山中興雲居第一代比丘洪斷述。

鎮座物

兩寸高銅彌勒佛像一尊，小銅香爐一只、兩寸圓銅鏡三只、一寸花邊形銅鏡一只、大明通用銅錢四十八枚、明萬歷淨水瓷碗一只、圓形水晶石一顆、降香一它、長方形石硯池一只、小長圓形石硯池并蓋一套、大明圓形銅盒一只、小金瓶子一只（內貯舍利子二顆、珍珠二顆、小金頂珠子一只）、粗麻石盒并蓋一套。

其二、詩二首：登山有感

夙志雲居選佛場，登臨風雨倍淒涼。
當年有客開高厚，此日無人到上方。
太史碑橫芳草蔓，頭陀路滑蘚苔蒼。
碧溪明月知多少，古木蕭蕭挂夕陽。
暢述本懷

誅茆劈棘構禪栖，首尾相將十載余。
病骨扶筇程萬里，柔腸結屋幾千回。
披雲躡磴穿峰頂，破浪中流墮石磯。

三自輕生生不泯，殷勤留與后賢知。

洪斷識。以上二詩于舊大殿佛座下掘出。

其六、木牌一方

余自辛卯冬寓匡山歸宗，受本山耆宿，并修江熊護法請主斯席，時衲子輩數常不下千指，苦堂舍無所容，加以風雨催剝，佛殿齋廚，余亦為之新，因移像座於地中，發出古滲金像一軀，舍利、爐瓶、梁公硯等，并諸緣老宿偈銘，仍命安地中，予因此亦以少記歲月蓋廚庫始于丙申，自春徂冬，佛殿乃丁酉成，廚庫落成在己亥春也。

住雲居嗣臨濟第三十三世東吳沙門晦山戒顯識。

右文二章及詩二首乃舊大殿佛座下掘出。并掘如下各物：古銅錢四十枚、古銅鏡三只、銅燭臺一對、古香爐一只、瓷鉢一口、滲金佛像一尊（約三寸高）、大小硯盤各一個、瓷葫蘆一個，瓦盤一個，石碗一只。公於建造藏經樓時，將石函各物，安于佛座下，添入銅彌勒佛一座。玉章一枚，以保存而銘敬意焉。

五五年秋，各方衲子又來數十人，其中有來受具足戒者，乞公傳戒。

公以為此時傳戒未甚方便，衡量再三，不得已僅為本寺沙彌傳戒，不許外揚。先呈政府及佛協允許，不料消息傳出，蜂涌而來數百人，食宿無着，照管困難，因依《梵網經》開「自誓受戒方便」，勸令外來者各自歸山，依照戒期自誓受戒，僅留百人如法人壇，一場哄動乃告結束。

五、梵宇聳立、再現金容

五六年春公興建大殿、天王殿、虛懷樓、雲海樓、鐘鼓樓及各殿房舍次第落成。公之興建雲居也，其規模采取鼓山、南華、雲栖、雲門各殿宇圖式，因其地而變化之。蓋寺之前為明月湖，形如圓月，廣及十余畝，每初日出，金光蕩漾，注射殿舍，水光山色，蔚為壯觀。舊有石坊，公于湖之北地建山門，進為天王殿，再進為大雄寶殿、后為法堂及藏經樓，度過園林，便見龍珠峰，其氣脈固正也。此中路殿堂已告落成，今繼續建造者，其東為亞部寮、報恩堂、客寮、雲廚、齋堂、曬場、后為延壽堂、祖堂；其西部為如意寮、西歸堂、往生堂、功德堂、上客堂、維那寮、禪

堂 監值寮，再后為方丈關房，大小房舍，已成十之八九。全寺圍以岩石羅漢垣，其莊嚴閎麗，亦足與南華稱伯仲也。東坡有言：「雲居為冠世絕境，大士所居。其中湖開明月，激灩寺前，三面平田，四山帶礪，岩巒盤曲、宛若蓮瓣矗抱。」公自癸巳入山，僅及三載，佛國樓臺，梵宇聳立，重新涌現，漸復唐宋舊觀，此固公之道德足以感動龍天，而衆緣成就，實有不可思議者，本年春夏間，住衆達二千指，其中有專門建造人才、有農林學者，所以一切工程，一切耕植，收效宏速。

公近來修建祖庭不印捐冊，不事攀緣，而緣法自至，亦有不可思議者。即如此次重興雲居，十方善信皆願隨喜，群情踴躍，姑舉一二事言之。公之弟子寬慧，聞將建大殿，在香港發起一藥師法會，竟以萬金至；北美僑商婺源詹勵吾居士，向於公未謀一面者，亦以萬金至；上海吳性栽居士於本年冬自香港北行，入山禮佛，由張公渡登山，以道路崎嶇難行，發願修路需十萬元，以布施廣，故收效速也。公向建大小梵剎不下數十，其來也，以一拄杖入山，厥功告成，亦只携一拄杖下山。今公重興雲居，若有神助，此后二三年間，萬善同歸，四事供養，願公其「居之安」乎！

大雄寶殿及各殿堂次第竣工后，公即于浙江寧波請來雕塑佛像的老藝術家工人，裝塑各殿堂聖像。前后不到一年，大殿之釋迦、藥師、彌陀三尊大佛及迦葉、阿難二尊者像，兩側十八羅漢，后端東邊之文殊菩薩騎獅，西邊之普賢菩薩騎象，背后之海島觀音站立鰲頭像和五十三參各式形象及各殿堂之聖像陸續塑成鋪金飾彩，金碧輝煌，法相莊嚴，超出諸方，并雕刻各殿堂聖前供桌，懸挂幡幔，儼然使登臨者如親臨聖地。

一九五七年丁酉初，有人數次欲占據真如寺僧眾近年所開墾的田地，甚至也將雲公所住茅蓬也劃入範圍之內。有見于此，雲公挺身而出，屢屢據理力爭，重申當年上山之前中南區及省里有關部門的批示允諾，但收效甚微。出于無奈，公乃將此情況寫成一信，派專人送交全國人大李濟深副委員長，李氏又將此信轉呈周恩來總理，很快得到了明確批復，宗教政策要落實，不得隨意侵占真如寺的田地。到後來，經協商，原雲居山真如寺僧伽農場與省雲山墾殖場掛靠，成為僧伽生產大隊，保持寺內宗教活動，個人修持照常進行，同時，經濟上獨立核算、自負盈虧。這年，在雲公安排下，真如寺常住為雲山墾殖場小里分場多次提供耕牛、種子等援助，同

時，應山下鄉民請求，多次組織寺中僧衆到村里幫助農民夏收夏種。在這一年里，真如寺在農林生產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豐收，繼續開田墾荒，精耕細作，單水稻畝產就比前一年增產一百多斤，總產量達六萬多斤。同時，還在寺內外大量種茶栽樹，其中滇松、川楠木如各類果樹就種了數千株。

一九五七年夏，繼續請海燈和尚在真如寺為僧衆講《法華經》，到十月才圓滿。期間在寺中創辦佛學研究苑，擇有初中文化的青年比丘就學其中，採取不脫產學習制度，每日早上四時早課后即聽講兩小時，晚上六時又聽講兩小時，聽講后進行自習，然后復小座，并要求學僧背誦《法華》、《楞嚴》及《四分律比丘戒本》等。

一九五八年歲次戊戌，真如寺僧衆也和社會群眾一樣投入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反右派鬥爭」，雲公也受到波及，當時也有人寫了他的「大字報」和「意見書」。五月卅日，雲公自己撰寫了《雲居山學習會示衆》五言偈一首，其中有「政府愛人民」及「荷蒙賜良誨，感謝愛我厚」等句子，同時公仍一如既往，嚴格要求自己。而且，認真教育弟子與僧衆

要努力生產，在政府領導下，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為響應政府「大煉鋼鐵」號召，勉勵僧眾燒木炭六萬余斤，砍柴三十八萬多斤支援國家煉鋼鐵，同時，捐獻鋼鐵等金屬材料數千斤。此外，在雲山墾殖場修建雲山水庫中，捐款五萬元，還派人獻工獻藝支持。年底，于趙州關外東南側修建海會塔以供奉歷代祖師與過現往生僧眾及七眾靈骨。

六、參禪要旨

參禪的先決條件

參禪的目的，在明心見性。就是要去掉自心的污染，實見自性的面目。污染就是妄想執著。自性就是如來智慧德相。如來智慧德相，為諸佛眾生所同具，無二無別，離了妄想執著就證得自己的如來智慧德相、就是佛，否則就是眾生。只為你我從無量劫來，迷淪生死，染污久了，不能當下頓脫妄想，實見本性，所以要參禪，因此參禪的先決條件就是除妄想，妄想如何除法，釋迦牟尼佛說的很多，最簡單的莫如「歇即菩提」一個

「歇」字。禪宗由達摩祖師傳來東土，到六祖後，禪風廣播，震爍古今。但達摩祖師和六祖開示學人最緊要的話，莫若「屏息諸緣，一念不生」。屏息諸緣，就是萬緣放下。所以「屏息諸緣，一念不生」這兩句話，實在是參禪的先決條件。這兩句話如果不做到，參禪不但是說沒有成功，就是入門都不可能。蓋萬緣纏繞念念生滅，你還談得上參禪嗎。

「萬緣放下，一念不生」是參禪的先決條件，我們既然知道了，那末，如何才能做到呢。上焉者一念永歇，直至無生，頓證菩提，毫無絡索。其次則以理除事，了知自性，本來清淨。煩惱菩提，生死涅槃，皆是假名，原不與我自性相干。事事物物，皆是夢幻泡影。我此四大色身，與山河大地，在自性中，如海中的浮漚一樣，隨起隨滅，無礙本體。不應隨一切幻事的生、住、異、滅而起欣厭取捨。通身放下，如死人一樣，自然根塵識心消落，貪瞋痴愛泯滅。所有這身子的痛癢苦樂、饑寒飽暖、榮辱生死、禍福吉凶、毀譽得喪、安危險夷，一概置之度外。這樣才算放下。一放下，一切放下，永永放下，叫作萬緣放下。萬緣放下了，妄想自消。分別不起，執著遠離。至此一念不生、自性光明、全體顯露、至是參禪的

條件具備了。再用功真參實究，明心見性才有分。

日來常有禪人來問話。夫法本無法，一落言詮，即非實義。了此一心本來是佛，直下無事，各各現成。說修說證，都是魔話。達摩東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明明白白指示。大地一切衆生都是佛，直下認得此清淨自性，隨順無染。二六時中，行住坐卧，心都無異，就是現成的佛。不須用心用力，更不要有作有為，不勞纖毫言說思惟。所以說成佛是最容易的事，最自在的事。而且操之在我，不假外求。大地一切衆生，如果不甘長劫輪轉於四生六道，永沉苦海，而願成佛，常樂我淨。諦信佛祖誠言，放下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個個可以立地成佛。諸佛菩薩及歷代祖師，發願度盡一切衆生，不是無憑無據，空發大願，空講大話的。

上來所說，法爾如此。且經佛祖反覆闡明，叮嚀囑咐，真語實語，并無絲毫虛誑。無奈大地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迷淪生死苦海。頭出頭沒，輪轉不已，迷惑顛倒，背覺合塵。猶如精金投入糞坑，不惟不得受用。而且染污不堪。佛以大慈悲，不得已，說出八萬四千法門。俾各色各樣根器不同的衆生，用來對治貪瞋痴愛等八萬四千習氣毛病。猶如金染上

了各種污垢，乃教你用鏟用刷用水用布等來洗刷琢磨一樣。所以佛說的法門，門門都是妙法，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只有當機不當機的問題，不必強分法門的高下。流傳中國最普通的法門為宗、教、律、淨、密。這五種法門，隨各人的根性和興趣，任行一門都可以。總在一門深入歷久不變就可以成就。

宗門主參禪，參禪在「明心見性」。就是要參透自己的本來面目，所謂「明悟自心，徹見本性」這個法門。自佛拈花起，至達摩祖師傳來東土以後，下手工夫，屢有變遷。在唐宋以前的禪德，多是由一言半句，就悟道了。師徒間的傳授，不過以心印心，並沒有什麼實法。平日參問酬答，也不過隨方解縛，因病與藥而已。宋代以後，人們的根器陋劣了，講了做不到。譬如說「放下一切」、「善惡莫思」，但總是放不下，不是思善，就是思惡。到了這個時候，祖師們不得已，採取以毒攻毒的辦法，教參人參公案，或是看話頭。甚至於要咬定一個死話頭，教你咬得緊緊，剎那不要放松。如老鼠啃棺材相似，咬定一處，不通不止。目的在以一念抵制萬念，這實在是不得已的辦法。如惡毒在身，非開刀療治，難以生效。古人

的公案多得很，後來專講看話頭。有的「看拖死尸的是誰」；有的「看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晚近諸方多用「看念佛是誰」，這一話頭。其實都是一樣，都很平常，並無奇特。如果你要說，看念經的是誰，看持咒的是誰，看拜佛的是誰，看吃飯的是誰，看穿衣的是誰，看走路的是誰；看睡覺的是誰，都是一個樣子。誰字下的答案，就是心。話從心起，心是話之頭。念從心起，心是念之頭。萬法皆從心生，心是萬法之頭。其實話頭，即是念頭，念之前頭，就是心。直言之，一念未生以前，就是話頭。由此你我知道，看話頭，就是觀心。父母未生之前的本來面目，就是心。看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就是觀心。性即是心，「反聞聞自性」，即是反觀、觀自心。「圓照清淨覺相」，清淨覺相，即是心，照即觀也。心即是佛，念佛即是觀佛，觀佛即是觀心。所以說，「看話頭」或者是說「看念佛是誰」，就是觀心，即是觀照自心清淨覺體，即是觀照自性佛，心即性，即覺、即佛，無有形相方所，了不可得。清淨本然，周遍法界，不出不入，無往無來，就是本來現成的清淨法身佛。行人都攝六根，從一念始生之處看去，照顧此一話頭，看到離念的清淨自心。

再綿綿密密恬恬淡淡，寂而照之，直下五蘊皆空，身心俱寂，了無一事。從此晝夜六時，行住坐卧，如如不動。日久功深，見性成佛，苦厄度盡。昔高峰祖師云，「學者能看個話頭，如投一片瓦塊在萬丈深潭，直下落底。若七日不得開悟，當截取老僧頭去」。同參們，這是過來人的話，是真語實語，不是騙人的誑語啊。

然而為什麼現代人，看話頭的多，而悟道的人沒有幾個呢。這個由于現代的人，根器不及古人。亦由學者對參禪看話頭的理路，多是没有摸清。有的人東參西訪、南奔北走，結果鬧到老、對一個話頭還沒有弄明白，不知什麼是話頭，如何才算看話頭。一生總是執着言句名相，在話尾上用心。看念佛是誰呀，「照顧話頭」呀。看來看去，參來參去，與話頭東西背馳。那里會悟此本然的無為大道呢，如何得到這一切不受的正位上去呢。金屑放在眼里，眼只有瞎，那會放大光明呀。可憐啊，可憐啊。好好的兒女，離家學道，志願非凡，結果空勞一場，殊可悲憫。古人云：「寧可千年不悟，不可一日錯路」。修行悟道，易亦難。難亦易，如開電燈一樣，會則彈指之間，大放光明，萬年之黑暗頓除。不會則機壞燈毀。

煩惱轉增。有些參禪看話頭的人，著魔發狂、吐血罹病、無明火大、人我見深，不是很顯著的例子嗎。所以用功的人又要善於調和身心，務須心平氣和、無挂無礙、無我無人，行住坐卧，妙合玄機。

參禪這一法，本來無可分別。但做起功夫來，初參有初參的難易，老參有老參的難易。初參的難處在什麼地方呢，身心不純熟、門路找不清、功夫用不上。不是心中着急，就是打盹度日。結果成為「頭年初參，二年老參，三年不參」。易的地方是什麼呢，只要具足一個信心，長永心和無心。所謂信心者，第一信我此心，本來是佛，與十方三世諸佛衆生無異；第二信釋迦牟尼佛說的法，法法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所謂長遠心者，就是選定一法，終生行之，乃至來生又來生，都如此行持。參禪的總是如此參去，念佛的總是如此念去，持咒的總是如此持去，學教的總是從聞思修行去。任修何種法門，總以戒為根本。果能如果做去，將來沒有不成的。馮山老人說：「若有人能行此法，三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又永嘉老人說：「若將妄語誑衆生，永墮拔舌塵沙劫」。所謂無心者，就是放下一切，如死人一般，終日隨衆起倒，不再起一點分別執著，成為一

個無心道人。初發心人，具足了這三心，若是參禪看話頭，就看「念佛是誰」。你自己默念幾聲「阿彌陀佛」，看這念佛的是誰，這一念是從何處起的。當知這一念不是從我口中起的，也不是從我肉身起的，若是從我身或口起的，我若死了，我的身口猶在，何以不能念了呢。當知此一念是從我心起的，即從心念起處。一觀觀定，驀直看去，如貓捕鼠，全副精神集中於此，沒有二念。但要緩急適度，不可操之太急，發生病障。行住坐卧都是如此。日久功深，瓜熟蒂落。因緣時至，觸着碰着，忽然大悟，此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直至無疑之地，如十字街頭見親爺，得大安樂。

老參的難易如何呢？所謂老參，是指親近過善知識，用功多年，經過了一番鍛煉，身心純熟，理路清楚，自在用功不感辛苦。老參上座的難處，就是在此。自在明白當中停住了。中止化城，不到寶所。能靜不能動，不能得真實受用。甚至觸境生情，取捨如故、欣厭宛然，粗細妄想，依然牢固。所用功夫，如冷水泡石頭，不起作用，久之也就疲懈下去，終於不能得果起用。老參上座，知道了這個困難，立即提起本參話頭，抖擻精神。於百尺竿頭，再行邁進。直到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撒手縱橫。

去，與佛祖觀體相見，困難安在，不亦易乎。

話頭即是一心。你我此一念心，不在中間內外，亦在中間內外，如虛空的不動而遍一切處。所以話頭不要向上提，也不要向下壓。提上則引起掉舉，壓下則落於昏沉。違本心性，皆非中道。大家怕妄想，以降伏妄想為極難。我告訴諸位，不要怕妄想，也不要費力去降伏他。你只要認得妄想，不執著他，不隨逐他，也不要排遣他，只不相續，則妄想自離。所謂「妄起即覺，覺即妄離」，若能利用妄想做工夫，看此妄想從何處起，妄想無性，當體即空，即復我本無的心性。自性清淨法身佛，即此現前。真實言之，真妄一體，生佛不二。生死涅槃、菩提煩惱，都是本心本性，不必分別，不必欣厭，不必取捨。此心清淨，本來是佛，不需一法，那里有許多羅索……參。

用功辦道的方法很多現在且簡略說說，（一）辦道的先決條件：

一、深信因果

無論什么人，尤其想用功辦道的人，先要深信因果。若不信因果，妄作胡為，不要說辦道不成功，三塗少他不了。古德云：「欲知前世因，今

生受者是。欲知來世界，今生作者是」。又說：「假使百千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楞嚴經說：「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故種善因結善果，種惡因結惡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乃必然的道理。

談到因果，我說兩件故事來證明。

一、琉璃王誅釋種的故事。釋迦佛前，迦毗羅衛城里有一個捕漁村，村里有個大池。那時天旱水涸，池里的魚類盡給村人取吃，最後剩下一尾最大的魚，也被烹殺。只有一個小孩從來沒有吃魚肉，僅那天敲了大魚頭三下來玩耍。後來釋迦佛住世的時候，波斯匿王很相信佛法，娶釋種女生下一個太子，叫做琉璃。琉璃幼時在釋種住的迦毗羅衛城讀書。一天因為戲坐佛的座位，被人罵他，把他拋下來，懷恨在心。及至他做國王，便率大兵攻打迦毗羅衛城。把城里居民盡數殺戮，當時佛頭痛了三天。諸大弟子都請佛設法解救他們，佛說定業難轉。目犍連尊者以神通力，用鉢攝藏釋迦親族五百人在空中，滿以為把他們救出，那知放下來時，已盡變為血水。諸大弟子請問佛，佛便將過去村民吃魚類那段公案說出。那時大魚就是現在的琉璃王前身，他率領的軍隊，就是當日池里的魚類。現在被殺的

羅衛城居民，就是當日吃魚的人，佛本身就是當日的小孩。因為敲了魚頭三下，所以現在要遭頭痛三天之報。定業難逃，所以釋族五百人，雖被目鍵連尊者救出，也難逃性命。後來琉璃王生墮地獄。冤冤相報，沒有了期，因果實在可怕。

二、百丈度野狐的故事：百丈老人有一天上堂。下座后，各人都已散去，獨有一位老人沒有跑。百丈問他做什么，他說：「我不是人，實是野狐精。前生本是這裡的堂頭，因有個學人問我『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我說：『不落因果』。便因此墮落，做了五百世野狐精，没法脫身，請和尚慈悲開示」。百丈說：「你來問我」，那老人便道：「請問和尚，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百丈答道：「不昧因果」。那老人言下大悟，即禮謝道：「今承和尚代語，令我超脫狐身，我在後山岩下，祈和尚以亡僧禮送」。第二天百丈在後山石岩，以杖撥出一頭死狐，便用亡僧禮將他化葬。我們聽了這兩段故事，便確知因果可畏，雖成佛也難免頭痛之報。報應絲毫不爽，定業實在難逃。我們宜時加警惕，慎勿造因。

（二）嚴持戒律

用功辦道首要持戒。戒是無上菩提之本，因戒才可以生定，因定可以發慧。若不持戒而修行，無有是處。楞嚴經四種清淨明誨告訴我們，不持戒而修三昧者，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亦落邪魔外道。可知道持戒的重要。持戒的人，龍天擁護，魔外敬畏。破戒的人，鬼言大賊，掃其足迹，從前在罽賓國近着僧伽藍的地方，有條毒龍時常出來為害地方。有五百位阿羅漢聚在一起，用禪定力去驅逐他，總没法把他趕跑。後來另有一位僧人，也不入禪定，僅對那毒龍說了一句話：「賢善遠此處去」，那毒龍便遠跑了。衆羅漢問那僧人，什麼神通把毒龍趕跑了，他說：「我不以禪定力，直以謹慎於戒，守護輕戒猶如重禁」。我們想想，五百羅漢的禪定力，也不及一位嚴守禁戒的僧人。

或云，六祖說：「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參禪」。我請問，你的心已平直沒有。有個月里嫦娥赤身露體抱着你，你能不動心嗎；有人無理辱罵痛打你，他能不生瞋恨心嗎；你能够不分別冤親憎愛、人我是非嗎。統統做得到，才好開大口，否則不要說空話。

(三) 堅固信心

想用功辦道，先要一個堅固信心。信為道源功德母，無論做什么事，沒有信心，是做不好的。我們要了生脫死，尤其要一個堅個信心。佛說「大地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着，不能證得。」又說了種種法門，來對治衆生的心病。我們就當信佛語不虛，信衆生皆可成佛。但我們為什麼不成佛呢，皆因未有如法下死功夫呀。譬如我們信知，黃豆可造豆腐，你不去造他，黃豆不會自己變成豆腐，即使造了，石膏放不如法，豆腐也會造不成。若能如法磨、煮、去渣、放適量的石膏，決定可成豆腐。辦道亦復如是，不用功固然不可以成佛，用功不如法，佛也是不能成。若能如法修行，不退不悔，決定可以成佛。故我們應當深信自己本來是佛，更應深信依法修行決定可以成佛。永嘉禪師說：「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卻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他老人家慈悲，要堅定後人的信心，故發如此弘誓。

（四）決定行門

信心即具，便要擇定一個法門來修持，切不可朝秦暮楚。不論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參禪也好，總要認定一門，驀直干去，永不退悔。今天不

成功，明天一樣干；今年不成功，明年一樣干；今世不成功，來世一樣干。鴻山老人所謂：「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有等人打不定主意。今天聽那位善知識說念佛好，又念兩天佛，明天聽某位善知識說參禪好，又參兩天禪。東弄弄、西弄弄，一生弄到死，總弄不出半點「名堂」豈不冤哉、枉也。

（五）參禪方法

用功的法門雖多，諸佛祖師皆以參禪為無上妙門。楞嚴會上佛敕文殊菩薩揀選圓通，以觀音菩薩的耳根圓通為最第一。我們要反聞聞自性，就是參禪。這是禪堂，也應該講參禪這一法。

（一）坐禪須知

平常日用皆在道中行，那里不是道場。本用不着什麼禪堂，也不是坐是參禪的。所謂禪堂，所謂坐禪，不過為我等末世障深慧淺的眾生而設。

坐禪要曉得善調身心。若不善調，小則害病，大則着魔，實在可惜。禪堂的行香坐香，用意就在調身心。此外調身心的方法還多，今擇要略說。

踟躕坐時，宜順着自然正坐，不可將腰作意挺起，否則火氣上升，過後會眼尿多、口臭氣頂、不思飲食，甚或吐血。又不要縮腰垂頭，否則容易昏沉。

如覺昏沈來時，睜大眼睛，挺一挺腰，輕略移動臀部，昏沈自然消滅。

用功太過急迫，覺心中煩燥時，宜萬緣放下，功夫也放下來，休息約半寸香，漸會舒服，然後再提起用功。否則，日積月累，便會變成性燥易怒甚或發狂着魔。

坐禪有些受用時，境界很多，說之不了。但你不要去執著它，便礙不到你。俗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雖看見妖魔鬼怪來侵擾你，也不要管他，也不要害怕。就是見釋迦佛來替你摩頂授記，也不要管他，不要生觀喜。楞嚴所謂：「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二）用功下手 認識賓主

用功怎樣下手呢。楞嚴會上憍陳那尊者說客塵二字，正是我們初心用功下手處。他說：「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畢，俶裝前

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又如新霽，清陽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為塵義。客塵喻妄想，主空喻自性。常住的主人，本不跟客人或來或往。喻常住的自性，本不隨妄想忽生忽滅。所謂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塵質自搖動，本礙不着澄寂的虛空。喻妄想自生自滅，本礙不着如如不動的自性。所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此中客字較粗，塵字較細。初心人先認清了「主」和「客」，自不為妄想遷流。進步明白了「空」和「塵」，妄想自不能為礙。所謂識得不為冤，果能於此諦審領會。用功之道，思過半了。

(三) 話頭與疑情

古代祖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達摩祖師的安心，六祖的惟論見性，只要直下承當便了，沒有看話頭的。到後來的祖師，見人心不古，不能死心塌地，多弄機詐，每每數他人珍寶，作自己家珍，便不得不各立門庭，各出手眼，才令學人看話頭。

話頭很多，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等等。但以「念佛是誰」為最普通。

什么叫話頭，話就是說話，頭就是說話之前。如念「阿彌陀佛」是句話，未念之前就是話頭。所謂話頭即是一念未生之際。一念才生已成話尾。這一念未生之際，叫做不生。不掉舉、不昏沈、不着靜、不落空，叫做不滅。時時刻刻單單的，一念回光返照，這「不生不滅」就叫做看話頭或照顧話頭。

看話頭先要發疑情。疑情是看話頭的拐杖。何謂疑情，如問念佛的是誰。人人都知道是自己念，但是用口念呢，還是用心念呢。如果用口念，睡着了還有口，為什麼不會念。如果用心念，心又是個什麼樣子，卻沒處捉摸。因此不明白，便在「誰」上發起輕微的疑念。但不要粗，愈細愈好。隨時隨地，單單照顧定這個疑念，像流水般不斷地看去，不生二念。若疑念在，不要動着他；疑念不在，再輕微提起。初用心時必定靜中比動中較得力些。但切不可生分別心，不要管他得力不得力。不要管他動中或靜中，你一心一意的用你的功好了。

「念佛是誰」四字，最着重在個「誰」字，其餘三字不過言其大者而已。如穿衣吃飯的是誰，痢屎放尿的是誰，打無明的是誰，能知能覺的是誰。不論行住坐卧，「誰」字一舉，便最容易發疑念。不待反覆思量卜度作意才有，故誰字話頭，實在是參禪妙法。但不是將誰字或「念佛是誰」四字作佛號念，也不是思量卜度去找念佛的是誰，叫做疑情。有等將「念佛是誰」四字，念不停口，不如念句阿彌陀佛功德更大。有等胡思亂想，東尋西找叫做疑情，那知愈想妄想愈多，等於欲升反墜，不可不知。

初心人所發的疑念很粗，忽斷忽續，忽熟忽生，算不得疑情，僅可叫做想。漸漸狂心收籠了，念頭也有點把得住了，才叫做參禪。再漸漸功夫純熟，不疑而自疑，也不覺得坐在什麼處所，也不知道有身心世界。單單疑念現前不間不斷，這才叫做疑情。實際說起來，初時那算得用功，僅僅是打妄想，到這時候，真疑現前，才是真正用功的時候。這時候，是一個大關隘，很容易跑入歧路。（一）這時清清淨淨無限輕安，若稍失覺照，便陷入輕昏狀態。若有個明眼人在旁，一眼便會看出他正在這個境界，一香板打下，馬上滿天雲霧散，很多會因此悟道的。（二）這時清清淨淨、

空空洞洞。若疑情沒有了，便是無記，坐枯木岩，或叫「冷水泡石頭」，到這時就要提，提即覺照（覺即不迷，即是慧。照即不亂，即是定）。單單的的這一念，湛然寂照，如如不動，靈靈不昧，了了常知。如冷火抽烟，一綫綿延不斷。用功到這地步，要具金剛眼睛，不再提，提就是頭上安頭。昔有僧問趙州老人道：「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來」。僧曰：「一物不將來，放下個什麼」，州曰：「放不下，挑起來」，就是說這時節。此中風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是言說可能到。到這地步的人，自然明白。未到這地步的人，說也沒用。所謂：「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

（四）照顧話頭與反聞聞自性

或問：「觀音菩薩的反聞聞自性，怎見得是參禪」。我方說照顧話頭，就是教你時時刻刻單單的，一念，回光返照，這「不生不滅」（話頭）反聞聞自性。也是教你時時刻刻單單的，一念，反聞聞自性。「迴」就是反，「不生不滅」，就是自性。「聞」和「照」雖順流時循聲逐色，聽不越於聲，見不超於色，分別顯然。但逆流時，反觀自性，不去循聲逐

色，則原是一精明，「聞」和「照」沒有兩樣。我們要知道，所謂照顧話頭，所謂反聞聞自性，絕對不是用眼睛來看，也不是用耳朵來聽。若用眼睛來看或耳朵來聽，便是循聲逐色，被物所轉，叫做順流。若單單的，一念，在「不生不滅」中，不去循聲逐色，就叫做逆流，叫做照顧話頭，也叫做反聞自性。

（五）生死心切與發長遠心

參禪最要生死心切和發長遠心。若生死心不切，則疑情不發，功夫做不上；若沒有長遠心，則一曝十寒，功夫不成片。只要有個長遠切心，真疑便發。真疑發時，塵勞煩惱，不息而自息。時節一到，自然水到渠成。

我說個親眼看見的故事給你們聽。前清庚子年間，八國聯軍入京。我那時跟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們一起走。中間有一段，徒步向陝西方面跑，每日跑幾十里路，幾天沒有飯吃。路中有一個老百姓，進貢了一點番薯藤給光緒皇帝，他吃了還問那人是什麼東西，這麼好吃。你想皇帝平日好大的架子，多大的威風，那曾跑過幾步路，那曾餓過半頓肚子，那曾吃過番薯藤。到那時架子也不擺了，威風也不逞了，路也跑得了，肚子也餓得

了，菜根也吃得。為什麼他這樣放得下，因為聯軍想要他的命，他一心想逃命呀。可是後來議好和，御駕回京，架子又擺起來了，威風又逞起來了。路又跑不得了，肚子餓不得了，稍不高興的東西也吃不下咽了。為甚他那時又放不下了，因為聯軍已不要他的命，他已沒有逃命的心了。假使他時常將逃命時的心腸來辦道，還有什么不了。可惜沒有個長遠心，遇着順境，故態復萌。

諸位同參呀，無常殺鬼正時刻要我們的命，他永不肯同我們「議和」的呀，快發個長遠切心來了生脫死吧。高峰妙祖說：「參禪若要克日成功，如墮千丈井底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千思想，萬思想，單單是個求出離之心，究竟決無二念。誠能如是施功，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若不徹去，高峰今日犯大妄語，永墮拔舌泥犁」。他老人家也一樣大悲心切，恐怕我們發不起長遠切心，故發這麼重誓來向我們保證。

（三）用功的兩種難易

用功人有兩種難易：（一）初用心的難易；（二）老用心的難易

（一）初用心的難易

(一) 初用心的難 偷心不死

初用心的通病，就是妄想習氣放不下來。無明、貢高、嫉妒、障礙、貪、瞋、痴、愛、懶、做好吃、是非人我漲滿一大肚皮，那能與道相應。或有些是個公子哥兒出身，習氣不忘，一些委屈也受不得，半點苦頭也吃不得，那能用功辦道。他沒有想想本師釋迦牟尼佛是個什么人出家的。或有的識得幾個文字，便尋章摘句，將古人的言句作解會，還自以為了不起，生大我慢。遇着一場大病便叫苦連天，或臘月三十到來，便手忙腳亂，生平知解，一點用不着才悔之不及。

有點道心的人，又摸不着一個下手處。或有害怕妄想，除又除不了，終日煩煩惱惱，自怨業障深重，因此退失道心。或有要和妄想拼命，憤憤然提拳鼓氣，挺胸睜眼，像煞有介事，要與妄想決一死戰。那知妄想卻拼不了，倒弄得吐血發狂。或有怕落空，那知早已生出「鬼」，空也空不掉，悟又悟不來。或有將心求悟，那知求悟道，想成佛，都是個大妄想。砂非飯本，求到驢年也決定不得悟，或有碰到一兩枝靜香的，便生歡喜，那僅是盲眼烏龜鑽木孔，偶然碰着，不是實在功夫，歡喜魔早已附心了。

或有靜中覺得清清淨淨很好過，動中又不行，因此避喧向寂，早做了動靜兩魔王的眷屬。諸如此類，很多很多，初用功摸不到路頭實在難。有覺無照，則散亂不能「落堂」；有照無覺，又坐在死水里浸殺。

(二) 初用心的易

放下來單提一念

用功雖說難，但摸到路頭又很易。什麼是初用心的易呢，没有什么巧，放下來便是。放下個什么，便是放下一切無明煩惱。怎樣才可放下呢，我們也送過往生的，你試罵那死尸幾句，他也不動氣；打他幾棒，他也不還手。平日好打無明的也不打了，平日好名利的也不要了，平日諸多習染的也沒有了。什么也不分別了，什么也放下了。諸位同參呀，我們這個軀殼子，一口氣下來，就是一個死尸。我們所以放不下，只因將它看重，方生出人我是非、愛憎取捨。若認定這個軀殼子是具死尸，不去寶貴它要放得下，二六時中，不論行住坐臥、動靜閑忙，通身內外只是一個疑念，平平和不不斷的疑下去，不雜絲毫異念。一句話頭，如倚天長劍，魔來魔斬、佛來佛斬，不怕什么妄想，有什么打得你閑岔，那個去分動分靜，那個去着有着空。如果怕妄想，又加一重妄想。覺清靜，早已不是清

淨；怕落空，已經墮在有中；想成佛，早已入了魔道。所謂運水搬柴，無非妙道；鋤田種地，總是禪機。不是一天盤起腿子打坐，才算用功辦道的。

（二）老用心的難易

老用心的難↓百尺竿頭不能進步

什么是老用心的難呢。老用心用到真疑現前的時候，有覺有照，仍屬生死，無覺無照，又落空亡，到這境地實在難。很多到此灑不脫，立在百尺竿頭，没法進步的。有等因為到了這境地，定中發點慧，領略古人幾則公案，便放下疑情，自以為大徹大悟，吟詩作偈、瞬目揚眉，稱善知識，殊不知已為魔眷。又有等，錯會了達摩老人的一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和六祖的「不思善、不思惡，正與么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的意義，便以坐在枯木岩為極則。這種人以化城為寶所，認异地作家鄉。婆子燒庵，就是罵此等死漢。

老用心的易↓綿密做去

什么是老用心的易呢。到這時只要不自滿，不中輟，綿綿密密做去，

綿密中更綿密，微細中更微細。時節一到，桶底自然打脫。如或不然，找善知識抽釘拔楔去。

寒山大士頌云：「高高山頂上，四顧極無邊。靜坐無人識，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是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禪」。首二句，就是說獨露真常，不屬一切。盡大地光皎皎地，無絲毫障礙。次四句，是說真如妙體。凡夫固不能識，三世諸佛也找不到我的處所，故曰無人識。孤月照寒泉三句，是他老人家方便譬如這個境界。最後兩句，怕人認指作月，故特別提醒我們，凡此言說，都不是禪呀。

結論

就是我方才說了一大堆，也是扯葛藤，打閑岔。凡有言說，都無實義。古德接人，非棒則喝，那有這樣羅索。不過今非昔比，不得不強作標月之指。諸位同參呀，究竟指是誰，月是誰↓參。

(三) 參禪警語

心即是佛，佛即是覺。此一覺性，生佛平等，無有差別。空寂而了無一物，不受一法無可修證。靈明而具足萬德，妙用恒沙，不假修證。只因

眾生迷淪生死，經歷長劫貪瞋痴愛妄想執着染污已深，不得已而說修證。所謂修者，古人謂為不祥之物，不得已而用焉。

此次打七，已經三個半七，還有三個半七。下三個半七，身心較為純熟，用功當比前容易。諸位不可錯過因緣，務要在下三個半七內，弄個水落石出，發明心地，才不辜負這個難得的機緣。

這二十多天來，諸位一天到晚，起早睡遲，努力用功，結果出不了四種境界。一者路頭還有搞不清的，話頭看不上，糊糊塗塗，隨眾打盹。不是妄想紛飛，就是昏沉搖擺；二者話頭看得上，有了點把握，但是死死握着一片敲門瓦子，念着「念佛是誰」這個話頭，成了念話頭。以為如此可以起疑情，得開悟，殊不知這是在話尾上用心，乃是生滅法，終不能到一念無生之地。暫用尚可，若執以為究竟實法，何有悟道之期。晚近禪宗之所以不出人了，多緣誤於在話尾上用心，三者有的會看話頭，能照顧現前一念無生，或知念佛是心，即從此一念起處，驀直看到無念心相。逐漸過了寂靜，粗妄即息，得到輕安，就有了種種境界出現。有的不知身子坐在何處了，有的覺得身子輕飄飄的上騰了，有的見到可愛的人物而生歡喜。

心，有的見到可怕的境界而生恐怖心的，有的起淫欲心的，種種不一。要知這都是魔，着即成病；四者／有的業障較輕的，理路明白，用功恰當，已走上了正軌的。清清爽爽，妄想若歇，身心自在，没有什么境界。到此地步，正好振起精神用功向前，惟須注意枯木岩前岔路多。有的是在此昏沉而停住了，有的是得了點慧解，作詩作文，自以為是，起貢高我慢。

以上四種境界都是病。我今與你們以對治之藥。第一如話頭未看上，妄想昏沉多的人，你還是看「念佛是誰」這個誰字。待看到妄想昏沉少，誰字不能忘了時，就看這一念起處，待一念不起時，即是無生。能看到一念無生，是名真看話頭。第二關於執着「念佛是誰」，在話尾上用心，以生滅法為是的人，也可以照上述的意思。即向念起處看到一念無生去。第三關於觀無念已得寂靜輕安而遇到任何境界的人，你只照顧本參話頭，一念不生。佛來佛斬，魔來魔斬，一概不理他，自然無事，不落群邪。第四、關於妄念已歇、清清爽爽、身心自在的人，應如古人所說：「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由一向至極處邁進，直至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再撒手縱橫去。

以上所說，都是對末法時期的鈍根人說的方法。其實宗門上上乘，本師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拈花之旨，教外別傳。歷代祖師，惟傳一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落階級，不假修證。一言半句，即了無一法可得，無一法可修，當下就是，不起妄緣，即如如佛，那里有許多閑話呢。

除夕普茶示衆

諸位上座，今天又是臘月三十日了，大眾都認為是過年。常住沒有好供養，請諸位多吃杯茶。照歷書規定，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十二個月，二十四個節氣。人事上的措施，多是應着天時而來的。如農人的春耕夏耘、秋放冬藏；工人的起工停工；商人的開張結帳；學校的開學放假；我們在家人的結制解制，請職退職，無一不是根據天時節令而來的。一般人認為過年是個大關節，要把一年的事作個總結，同時要休息幾天。

你我有緣，僥幸今日同在雲門，平安過年。這是佛祖菩薩的加庇，龍天的護持，亦由大家累劫栽培之所感。但我們自己平安過年，不可忘記那些痛苦不堪的人。我們不可貪圖歡樂，要格外的審慎，深自懺悔，精進修持，自利利他，廣培福慧。年老的人，死在眉睫，固要猛進。年輕的人，

亦不可悠悠度日，須知黃泉路上無老少，孤墳多是少年人。總要及早努力，了脫生死，方為上計。

我們本來天天吃茶，何以今天名「吃普茶」呢。這是先輩的婆心，籍吃普茶提醒大家。昔趙州老人，道風高峻，十方學者參禮的甚眾。一日有二僧新到，州指一僧問曰：「上座曾到此間否」，云：「不曾到」。州云：「吃茶去」。又問那一僧云：「曾到此間否」，云：「曾到」，州云：「吃茶去」。院主問曰：「不曾到教伊吃茶去且置，曾到為什麼也教伊吃茶去」，州云：「院主」，院主應：「諾」。州云：「吃茶去」，如是三人都得了利益。後來傳遍天下，都說「趙州茶」。又如此地雲門祖師，有學者來見，就舉起胡餅，學者就領會了，所以天下相傳「雲門餅」、「趙州茶」。現在諸位正在吃茶吃餅，會了么。如若未會，當體取吃茶的是誰，吃餅的是誰。大抵古人念念合道，步步無生，一經點醒，當下即悟。今人梵行未清，常常在動，念念生滅，覆障太厚，如何點法，他亦不化。所以諸位總要放下一切，不使凡情妄念染污自己的妙明真心。古人說：「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你現在吃花生，如不知吃花生的香味，就

同木石。若知花生的香味，就是凡夫。如何去此，有無二途處，就是衲僧本分事。縱然超脫了這些見解，猶在鬼窟里作活計。大家仔細放下身心，莫隨節令轉，直下參去。

修與不修

講修行，講不修行，都是一句空話。你我透徹了自己這一段心光，當下了無其事，還說什麼修與不修。試看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表顯，出家訪道，苦行六年證道。夜觀明星，嘆曰：「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着，不能證得。若離妄想，則清淨智、自然智、無師智自然現前」。以後說法四十九年，而曰：「未說着一字」。自後歷代祖師，一派相承，皆認定「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橫說豎說，或棒或喝，都是斷除學者的妄想分別。要他直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假一點方便葛藤。說修說證，佛祖的意旨，我們也就皎然明白了。

你我現前這一念心，本來清淨，本自具足，周遍圓滿，妙用恒沙，與三世諸佛無異。但不思量善惡，與么去就可以立地成佛，坐致天下太平。

如此有甚么行可修，講修行豈不是句空話嗎。但你我現前這一念心，向外馳求，妄想執着，不能脫離。自無始以來，輪轉生死，無明煩惱愈染愈厚。初不知自心是佛，即知了，亦不肯承當，作不得主。沒有壯士斷腕的勇氣，長在妄想執着中過日子。上焉者，終日作模作樣，求禪求道，不能離於有心。下焉者，貪瞋痴愛牢不可破，背道而馳。這兩種人，生死輪轉，沒有已時。講不修行，豈不又是空話。

所以大丈夫，直截了當，深知古往今來，事事物物，都是夢幻泡影，無有自性，人法頓空，萬緣俱息，一念萬年，直至無生。旁人看他穿衣吃飯，行住坐卧，一如常人。殊不知他安坐自己清淨太平家里，享受無盡藏寶。無心無為，自由自在。動靜如如、冷暖祇他自己知道。不惟三界六道的人天神鬼窺他不破，就是諸佛菩薩也奈他不何。這樣還說個甚么修行與不修行呢。其次的人，就要發起志向，痛念生死，發慚愧心，起精進行。訪道力參，常求善知識，指示途徑，勘辨邪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漸臻於精純皎潔，這就不能說不修行了。

上來說的不免遷上就下，仍屬一些葛藤。明眼人看來，要認為「拖泥帶水」。然祖庭秋晚，去聖日遙，為應群機，不得已而如此羅索。究實論之，講修行、講不修行，確是空話，直下無事，本無一物，那容開口，菩薩呀，會嗎？

禪七開示

虛雲和尚法語

禪七開示癸巳正月初九日（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這裏的大和尚很慈悲。各位班首師傅的辦道心切，加以各位師傅及大居士慕道情殷。大家發心來打靜七。要虛雲來主七。這也可說是一種殊勝因緣。只以我年來患病不能多講。世尊說法四十餘年。顯說密說。言教已有三藏十二部之多。要我來說。也不過是拾佛祖幾句剩話。至於宗門下一法。乃佛末後升座。拈大梵天王所獻金檀木花示眾，是時座下人天大眾。皆不識得。惟有摩訶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

心。實相無相。咐囑於汝。此乃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下承當之無上法門。後人籠統。目之為禪。須知大般若經中所舉出之禪。有十餘種之多。皆非究竟。惟宗門下的禪。不立階級。直下了當見性成佛之無上禪。有甚么打七不打七呢。只因衆生根器日鈍，妄念多端，故諸祖特出方便法而攝受之，此宗相繼自摩訶迦葉以至今。有六七十年代了。在唐宋之時。禪風遍天下。何等昌盛。現在衰微已極。惟有金山高旻寶光等處。撐持門戶而已。所以現在宗門下的人材甚少。就是打七。大都名不符實。昔者七祖青原行思問六祖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么來。」思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思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六祖深器之，現在你我根器劣弱。諸大祖師。不得不假方便，教參一句話頭。宋朝以後。念佛者多。諸大祖師乃教參「念佛是誰」，現在各處用的都照這一法參究，可是許多人仍是不得明白。把這句「念佛是誰」的話頭放在嘴里。不斷的念來念去。成了一個念話頭，不是參話頭了。參者參看義。故凡禪堂都貼着「照顧話頭」四字。照者反照。顧者顧盼。即是反照自性。以我們一向向外馳求的心回轉來反照。才是叫

看話頭，話頭者，「念佛是誰」就是一句話。這句話。在未說的時候。叫話頭。既說出就成話尾了。我們參話頭，就是要參這「誰」字。未起時究竟是怎樣的。譬如我在這裏念佛。忽有一人問曰。「某甲。念佛的是誰」啊？」我答曰。「念佛是我呀」，進曰：「念佛是你。你還是口念。還是心念。若是口念。你睡着時何以不念。若是心念。你死了為何不念」。我們就是對這一問有疑。要在這「疑」的地方去追究它。看這話到底由那里而來，是甚麼樣子，微微細細的去反照去審察，這也就是反聞自性。在行香時。頸靠衣領。腳步緊跟前面的人走，心里平平靜靜，不要東顧西盼。一心照顧話頭。在坐香時胸部不要太挺，氣不要上提。也不要向下壓。隨其自然。但把六根門頭收攝起來。萬念放下。單單的照顧話頭。不要忘了話頭。不要粗。粗了則浮起。不能落堂。不要細。細了則昏沉。就墮空亡，都得不到受用。如果話頭照顧得好。功夫自然容易純熟。習氣自然歇下。初用功的人。這句話頭是不容易照顧得好的。但是你不要害怕。更不要想開悟。或求智慧等念頭。須知打七就是為的開悟。為的求智慧。如果你再另以一個心去求這些，就是頭上安頭了。我們現在知道了便

只單提一句話頭可以直捷了當。如果我們初用功時，話頭提不起，你千萬不要着急，只要萬念情空，綿綿密密的照顧着。妄想來了由它來，我總不理會它，妄想自然會息，所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妄想來了，我總以覺照力釘着這句話頭，話頭若失了，我馬上就提起來。初次坐香好似打妄想。待時光久了，話頭會得力起來。這時候你一枝香可以將話頭提起就不會走失。那就有把握了，說的都是空話。好好用功吧。

初七第二日正月初十日開示

打七這一法，是克期取證最好的一法。古來的人根器敏利。對這一法不常表現。到宋朝時始漸開闡。至清朝雍正年間。這一法更大興。雍正帝在皇宮里也時常打七。他對禪宗是最尊重的。同時他的禪定也是非常的好。在他手里悟道的有十餘人，揚州高旻寺的天慧徹祖，也是在他會下悟道的。禪門下的一切規矩法則，皆由他大整一番。由是宗風大振。故人材也出了很多。所以規矩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克期取證的法則，猶如儒家人考試場。依題目作文。依文取考。有一定的時間的。我們打七的題目。是名參禪。所以這個堂叫做禪堂。禪者梵語禪那。此名靜慮。而禪有大乘

禪·小乘禪·有色禪·無色禪·聲聞禪，外道禪等·宗門下這一禪·謂之無上禪·如果有人在這堂中把疑情參透·把命根坐斷·那就是即同如來·故這禪堂又名選佛場·亦名般若堂，這堂里所學的法·俱是無為法·無者，無有作為·即是說無一法可得，無一法可為·若有為·皆有生滅·若有可得·便有可失·故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如誦經禮懺等·盡是有為·都屬言教中的方便權巧·宗門下就是教你直下承當·用不着許多言說·昔者有一學人參南泉老人·問「如何是道」·曰：「平常心是道」·我們日常穿衣吃飯·出作人息·無不在道中行·只因我們隨處縛着·不識自心是佛·昔日大梅法常禪師·初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曰：「即心即佛」·師即大悟·遂禮辭馬祖·至四明梅子真舊隱處·縛茆而居·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采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么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鹽僧去招之·大梅以偈答曰：「催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

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馬祖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甚么，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即佛，我便這里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么生」。僧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了」。可見古來的人是如何了當和簡切。只因你我根機陋劣，妄想太多。諸大祖師乃教參一話頭，這是不得已也。永嘉祖師云：「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卻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高峰妙祖曰：「學人用功，好比將一瓦片，拋於深潭，直沉到底為止」。我們看話頭也要將一句話頭看到底，直至看破這句話頭為止。妙祖又發願云：「若有人舉一話頭，不起二念，七天之中，若不悟道，我永墮拔舌地獄」。只因我們信不實，行不堅，妄想放不下。假如生死心切，一句話頭決不會隨便走失的。馮山祖師云：「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初發心的人總是妄想多，腿子痛，不知功夫如何用法，其實只要生死心切，咬定一句話頭，不分行住坐臥，一天到晚把「誰」字照顧得如澄潭秋月一樣的，明

明諦諦的，不落昏沈。不落掉舉，則何愁佛階無期呢。假如昏沈來了，你可瞪開眼睛，把腰稍提一提，則精神自會振作起來。這時候把話頭不要太松和太細，太細則易落空和昏沈，一落空只知一片清靜覺得爽快，可是在這時候，這句話頭不能忘失，才能在竿頭進步，否則落空亡，不得究竟。如果太松則妄想容易襲進，妄想一起，則掉舉難伏，所以在此時光，要粗中有細，細中有粗，方能使功夫得力，才能使動靜一如。昔日我在金山等處跑香，維那催起香來，兩腳如飛師傅們真是跑得，一句站板敲下，如死人一樣還有甚么妄想昏沈呢。像我們現在跑香相差太遠了，諸位在坐時，切不要把這句話頭向上提，上提則便會昏沈，又不要橫在胸里，如橫在胸里，則胸里會痛，也不要向下貫，向下貫則肚脹，便會落於陰境，發出種種毛病，只要平心靜氣，單單的把「誰字如鷄抱卵如貓捕鼠一樣的照顧好，照顧得力時，則命根自會頓斷」，這一法初用功的同參道友，當然是不易的，但是你要時刻在用心，我再說一比喻，修行如石中取火，要有方法，縱然任你把石頭打碎，火是取不出來的，這方法是要有一支紙燭和一把火刀，火燭按下在火石下面，再用火刀向火石上一擊，則石上的火就會

落在火媒上。火媒馬上就能取出火來。這是一定的方法。我們現在明知自心是佛。但是不能承認。故要借這一句話頭。做為敲火刀。昔日世尊夜睹明星豁然悟道。也是如此，我們現在對這取火法則不知道，所以不明白自性。你我自性本是與佛無二，只因妄想執着不得解脫。所以佛還是佛。我還是我。你我今天知道這個法子。能够自己參究。這是何等的殊勝因緣。希望大家努力。在百尺竿頭再進一步。都在這場中選出。可以上報佛思。下利有情。佛法中不出人材只因大家不肯努力。言之傷心。假如深信永嘉和高峰妙祖對我們所發誓願的話。我們決定都能悟道。大家努力參吧。

初七第三日正月十一日開示

光陰快得很。才說打七。又過了三天。會用功的人。一句話頭照顧得好好的。甚么塵勞忘^多念澈底澄清。可以一直到家。所以古人說：「修行無別修。只要識路頭。路頭若識得。生死一齊休」，我們的路頭只要放下包袱。咫尺就是家鄉。六祖說「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你我本來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只因妄念執着。愛慕世間幻法，所以弄得四大不得空，生死不得了，假如一念體起無生。則釋迦佛說的這些法門也用不着

了。難道生死不會休嗎？是故宗門下這一法。真是光明無量照十方。昔日德山祖師。是四川簡州人，俗姓周。廿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人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性海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一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掃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灤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個是甚么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而出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栖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卻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么」。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

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升座謂眾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瀉山。挾復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么有么」。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才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卻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灋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初中，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延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後人傳為德山喝，臨濟棒，像他這樣，何愁生死不休。德山下來出岩頭，雪峰，雪峰下出雲門，法眼，又出德韶國師，永明壽祖等，都是一棒打出來的，歷朝以來的佛法，都是宗門下的大祖師為之撐架子。諸

位在此打七。都深深的體解這一最上的道理。直下承當。了脫生死。是不為難的。假如視為兒戲。不肯死心蹋地。一天到晚在光影門頭見鬼。或在文字窟中作計。那末生死是休不了的。大家努力精進吧。

初七第四日（正月十二日）開示

七天的辰光已去了四天。諸位都很用功。有的做些詩偈到我那里來問。這也很難得。但是你們這樣的用功。把我前兩天說的都忘卻了。昨晚說修行無別修。只要識路頭。我們現在是參話頭。話頭就是我們應走的路頭。我們的目的是要成佛了生死，要了生死。就要借這句話頭作為金剛王寶劍。魔來魔斬，佛來佛斬。一情不留。一法不立。那里還有這許多妄想來作詩作偈。見空見光明等境界。若這樣用功。我不知你們的話頭到那里去了。老參師傅不在說，初發心的人，要留心啊。我因為怕你們不會用功。所以前兩天就將打七的緣起。及宗門下這一法的價值和用功的法子。一一講過了。我們用功的法子，就是單舉一句話頭，晝夜六時。如流水一般。不要令他間斷，要靈明不昧了了常知，一切凡情聖解一刀兩斷。古云：「學道猶如守禁城。緊把城頭戰一場。不受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

鼻香」。這是黃檗禪師說的，前後四句，有二種意義前兩句譬喻，說我們用功的人，把守這句話頭，猶如守禁城一樣。任何人不得出入。這是保守得非常嚴密的。因為你我每人都有一個心王。這個心王即是第八識。八識外面還有七識／六識／前五識等。前面那五識。就是那眼耳鼻舌身五賊。六識即是意賊。第七識即是末那識它（末那）一天到晚。就是貪着第八識見分為我。引起第六識。率領前五識。貪愛色聲香味觸等塵境。纏惑不斷。把八識心王困得死死的轉不過身來。所以我們今天要借這句話頭。金剛王寶劍把那些劫賊殺掉。使八識轉過來成為大圓鏡智。七識轉為平等性智。第六識轉為妙觀察智。前五識轉為成所作智。但是最要緊的就是把第六識和第七識先轉過來。因為它有領導作用。它的力量。就是善能分別計量。現在你們作詩作偈見空見光。就是這兩個識在起作用。我們今天要借這句話頭。使分別識成妙觀察智。計量人我之心為平等性智。這就叫做轉識成智。轉凡成聖。要使一向貪着色聲香味觸法賊。不能侵犯。故曰如守禁城。後面的兩句。不受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的譬喻。即是我們三界眾生沉淪於生死海中。被五欲所纏。被塵勞所惑。不得解脫。故拿梅

花來作譬喻。因為梅花是在雪天開放的。大凡世間萬物都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冬天的氣候寒冷。一切的昆蟲草木。都已凍死。或收藏，塵土在雪中也冷靜清涼不能起飛了。這些昆蟲草木塵土灰濁的東西。好比我們的心頭上的妄想分別無明嫉妒等三毒煩惱。我們把這些東西去掉了，則心王自然自在。也就是如梅花在雪天里開花吐香了。但是你要知道。這梅花是在冰天雪地里面能開放。並不是在春光明媚。或通風和暢的的氣候而有的，你我要想。心花開放也不是在喜怒哀樂和人我是非之中而能顯現的，因為我們這八種心。若一糊塗就成無記性，若一造惡就成惡性，若一造善就成善性。無記有夢中無記。和空亡無記。夢中無記。就是在夢中昏迷時。惟有夢中一幻境。日常所作一無所知。這就是獨頭意識的境界。也就是獨頭無記。空亡無記者。如我們現在坐香。靜中把這話頭亡失了。空空洞洞的。糊糊塗塗的。甚么也沒有。只貪清靜境界。這是我們用功最要不得的禪病，這就是空亡無記，我們只要二六時中。把一句話頭靈明不昧。了了常知的。行也如是。坐也如是，故前人說。『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寒山祖師曰，高高山頂上。四顧極無邊。靜坐無人識。孤

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是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禪。你我大家都是有緣。故此把這些用功的話再與你們說一番。希望努力精進。不要雜用心。我再來說一公案，昔日鷄足山悉檀寺的開山祖師。出家後參禮諸方，辯道用功。非常精進。一日寄宿旅店。聞隔壁打豆腐店的女子唱歌曰。「張豆腐。李豆腐。枕上思量千條路，明朝仍舊打豆腐」。這時這位祖師正在打坐。聽了她這一唱。即開悟了。可見得前人的用功。并不是一定要在禪堂中才能用功。才能悟道的。修行用功。貴在一心。各位切莫分心散亂。空過光陰。否則明朝仍舊賣豆腐了。

初七第五日（正月十三日）開示

修行一法。易則容易。難則實難。易者。只要你放得下。信得實，發堅固心。和長遠心。就可成功。難者。就是你我怕吃苦。要圖安樂。不知世間上的一切有為法。尚且要經過一番學習。才能成功。何況我們要學聖賢。要成佛作祖。豈能馬馬虎虎就可成功。所以第一要有堅固心。因為修行辦道的人。總是免不了魔障。魔障就是昨天講的色聲香味觸法等塵勞業境。這些業境就是你我的生死冤家。故每每許多講經法師。也在這些境界

中站不住腳。這就是道心不堅固的原因。次之則要發長遠心。我們人生在世。造業無邊。一旦要來修行。想了生脫死。豈能把習氣一時放得下嗎。古來的祖師。如長慶禪師坐破蒲團七個。趙州八十歲還在外面行腳。四十年看一無字不雜用心。後來大徹大悟。燕王和趙王非常崇拜他。以種種供養。至清朝雍正皇帝。閱其語錄高超。封為古佛。這都是一生苦行而成功的。你我現在把習氣毛病通身放下。澄清一念。就與佛祖同等。如楞嚴經云。『如澄濁水。貯於淨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為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為永斷根本無明』。你我的習氣煩惱。猶如泥滓。故要用話頭。話頭如清淨。能使濁水澄清。即是煩惱降伏。如果用功的人。到了身心一如。靜境現前的時候。就要注意。不要裹腳不前。須知這是初步功夫。煩惱無明尚未斷除。這是從煩惱心行到清靜。猶如濁水澄清成了清水。雖然如此。水底泥滓尚未去了。故還要加功前進。古人說。『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見未為真。若能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如不前進。則是認化城為家。煩惱仍有生起的機會。如此則做一自了漢也很為難。故要去泥存水。方為永斷根本無明。如此才是成佛了。到

了無明永斷的時候。可以任你在十方世界現身說法。如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任你淫房酒肆。牛馬騾胎。天堂地獄。都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了。否則。一念之差。就是六道輪迴。昔者秦檜曾在地藏菩薩前做過香燈。只因他長遠心不發。無明煩惱未能斷了。故被瞋心所害。這是一例。假如你信心堅固。長遠心不退。則不怕你是怎樣的一個平常人。也可以即身成佛。昔日漳州有一貧苦的人在寺出家。心想修行。苦不知如何為是。無處問津。每日只做苦工。一日遇着一位行腳僧到那里掛單。看他每日忙忙碌碌的，問他日常作何功課。他說：「我一天就是做些苦事，請問修行方法」。僧曰：「參念佛是誰」。如是他就照這位客師所教。一天在工作之中。把這誰字蘊在心里照顧。後隱於石岩中修行。草衣木食。這時候他家里還有母親和姐姐。聞知他在島岩中修行很苦。其母乃教其姐拿一匹布和一些食物送給他。其姐姐送至島岩中，見他坐在岩中。動也不動。去叫他。他也不應。其姐姐氣不過。把這些東西放在岩中回家去了。但是他也不睬也不瞧。老是坐在洞中修行。過了一十三年。他的姐姐再去看他。見那匹布仍是在那兒未動。後來有一逃

難的人到了那里腹中饑餓。見了這位和尚衣服破爛的。住在岩中。乃近前問他。向他化乞。他便到石岩邊拾些石子。置於釜中，煮了一刻。拿來共食。猶如洋薯。其人飽餐而去。去之時。他與之曰：「請勿與外人言」。又過了些時。他想我在此修行這許多年了。也要結結緣吧。如是走到廈門。在一大路旁。搭一茅蓬。做施茶工作。這時是萬歷年間。皇帝的母親皇太后死了。要請高僧做佛事。先想在京中請僧。因此時京中無高僧大德，皇太后乃托夢於萬歷皇帝。謂福建漳州有高僧。皇帝乃派人至福建漳州：迎請許多僧人進京做佛事。這些僧人都把行裝整理進京，恰在這路邊經過。其僧問曰：「諸位師傅今日這樣歡喜到那里去啊」。眾曰：「我們現在奉旨進京。替皇帝做佛事。超薦太后去」。曰：「我可同去否」。曰：「你這樣的苦惱。怎能同去呢」。曰：「我不能念經。可以替你們挑行李。到京中去看看也是好的」。如是就同這些僧人挑行李進京去了。這時皇帝知道他們要到了，乃叫人將一部金剛經埋於門檻下。這些僧人都不知道。一一的都進宮去了。惟有這位苦惱和尚行到那里雙膝跑下。合掌不入。那里看門的叫的叫，扯的扯。要他進去。他也不入。乃告知皇帝。此

時皇帝心中有數。知是聖僧到了，遂親來問曰：「何以不入。」曰：「地下有金剛。故不敢進來。」曰：「何不翻身而入。」其僧聞之。便兩手撲地。兩腳朝天。打一個跟斗而入。皇帝深敬之。延於內庭款待。問以建壇修法事。曰：「明朝五更開壇。壇建一臺。只須幡引一幅。香燭供果一席就得。」皇帝此時心中不悅。以為不够隆重。猶恐其僧無甚道德。乃叫兩個御女為之沐浴，沐浴畢。其下體了然不動。御女乃告知皇帝。帝聞之益加敬悅。知其確為聖僧。乃依其所示建壇。次早升座說法。登臺打一問訊。持幡至靈前曰：「我本不來。你偏要愛。一念無生。超升天界。」法事畢。對帝曰：「恭喜太后解脫矣。」帝甚疑惑。以為如此了事，恐功德未能做到，正在疑中。太后在空中曰：「請皇上禮謝聖僧。我已得超升矣。」帝驚喜再拜而謝。於內庭設齋供養，此時其僧見帝穿着花褲。目不轉瞬，帝曰：「大德歡喜這褲否。」遂即脫下贈之。僧曰：「謝恩。」帝便封為龍褲國師。齋畢，帝領至御花園游覽。內有一寶塔。僧見塔甚喜，徘徊瞻仰，帝曰：「國師愛此塔乎。」曰：「此塔甚好。」曰：「可以將此塔敬送於師」，正要人撤送漳州修建，師曰：「不須撤送。我拿去就是。」

言說之間。即將此塔置於袖中騰空即去。帝甚驚悅。嘆未曾有。諸位。請看這是什么一回事呢。只因他出家以來。不雜用心。一向道心堅固。他的姐姐去看他也不理。衣衫破爛也不管。一匹布放了十三年也不要。你我反躬自問。是否能這樣的用功。莫說一天到晚。自己的姐姐來了不理做不到。就是在止靜後看見監香行香。或旁人有點動靜。也要瞅他一眼。這樣的用功。話頭怎樣會熟呢。諸位只要去泥存水。水清自然月現。好好提起話頭參看。

初七第六日（正月十四日）開示

古人說。『日月如梭。光陰似箭』。才說打七。明天就要解七了。依規矩。明天早上要考功了。因為打七是克期取證的辦法。證者證悟。見到自己本地風光。悟到如來的妙性。故曰證悟。考功就是要考察你在七天當中的功夫到了何等程度。要向你大衆前吐露出來。平常在這個時候向你們考功。是叫做討包子錢。人人要過的，就是我們打七的，人人要開悟。人人可以弘揚佛法。度盡衆生的意思。現在不是說人人開悟。就是一人開了悟。也可以還這些包子錢。所謂衆人吃飯，一人還帳。如果我們發起一片

精進的道心。是可以人人開悟的。古人說：「凡夫成佛真個易，去除妄想實為難」。只因你我無始以來貪愛熾然。流浪生死。八萬四千塵勞。種種習氣毛病放不下。不得悟道，不像諸佛菩薩常覺不迷。是故蓮池說。一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只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衆如為己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恭下敬。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這十幾句話。說得何等明白和真切。染者。染污義。凡夫的境界，總是貪染財色名利。瞋恚斗爭。對道德二字。認為是絆腳石。一天到晚。喜怒哀樂。貪愛富貴榮華。種種世情不斷。道念一點沒有。所以功德林被凋殘，菩提種子被燒盡，假如把世情看得淡淡的。一切親友怨家。視為平等。不殺。不盜。不邪惡。不忘語。不飲酒。視一切衆生平等無二。視人饑如己饑。視人溺如己溺。常發菩提心。則可與道念相應。亦可立地成佛。故曰：「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諸佛聖賢。應化世間。一切事情都是為衆服務。所謂拔苦與樂。興慈濟物。你我都能克己復禮。甚么也不為自己作享受。那么人人都無困苦。事事都能辦到了。同時你自己也隨之得到

圓滿果實的報酬。如江河中的水漲了。船必自高了。你能以一種慈悲心。恭敬心對人。不自高自大。不驕傲虛偽。則人見到你一定會恭敬客氣。否則。只恃一己之才。老氣橫秋的。或口是心非的。專為聲色名利作計。那么就是人家恭敬你也恐是虛偽的。故孔子曰「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六祖曰「他非我不非。我非卻有過」。所以我們切莫要生是非之心。起人我之別。如諸佛菩薩為人服務一樣。則菩提種子處處下生。美善的果實。時時有收獲。煩惱自然縛不着你了。世尊所說三藏十二部經典。也是為了你我的貪瞋痴三毒。所以三藏十二部的主要就是戒定慧。就是因果，使我們戒除貪欲。抱定慈悲喜捨，實行六度萬行。打破愚迷邪痴。圓滿智慧德相。莊嚴功德法身。若能依此處世為人。那真是處處總是華藏界了。今天參加打七的多是在家大德。我們要好好降伏其心。趕緊去離纏縛。我再說一公案作為諸位的榜樣。因為你們都是發了很大的信心而來到這寶所。我不與你們解說。恐怕你們得不到寶。空手而回。不免辜負信心。希望靜心聽着，昔者唐朝有一居士。姓龐名蘊字道玄。湖南衡陽人。世本業儒，少悟塵勞，志求真諦。真元初。聞石頭和尚道風。乃往

謁之。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么人。」頭以手掩其口。龐由是豁然有省。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來。日用事作么生。」龐曰：「若間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龐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么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千江水，即向汝道。」龐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居士自從參透本來人後，甚么也不做。一天到晚的單單織漉籬過活。家中所有的萬貫金銀，他一概拋於湘江之中。一日兩夫婦共說無生的道理。玄曰：「難難難，拾擔芝麻樹上攤。」其婦曰「易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其女靈照聞之笑曰：「你們二老人家，怎么說這些話來了。」玄曰「據你怎樣說。」曰「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吃飯困來睡。」自爾機辯迅捷，諸方響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么處。」玄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玄曰：「怎么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么

生」·玄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瘡，」玄嘗游講肆·隨喜聽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玄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只如居士意作么生」玄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么有疏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欣然仰嘆·一日居士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語話」·玄曰：「你作么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玄乃笑·玄將人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隨報」·照觀竟回報曰：「日則中矣，惜天狗蝕日·父親何不出去一看呢」·士以為事實·乃下座出，戶觀之·其時靈照即登父座·跏趺合掌坐脫·士回見靈照已亡·嘆曰：「我女鋒捷，先我而去」·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玄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弃江湖·其夫人聞之·即告知其子·子聞之·將鋤頭撐其下額立地而去·此時其母見如此光景·亦自隱去·你看他們一家四口·都能如此神通妙用·可見你們為居士的多么高

尚，到現在莫說你們居士沒有這樣的人材。就是出家二衆也都是與我虛雲差不多。這是多么倒架子。大家努力吧。

初七圓滿日（正月十五日）開示

恭喜諸位。七天功德。今日圓滿。證悟過來了的。照規矩應該陞堂。如朝中考試，今天正是揭榜的一天。應該要慶賀。但是常住很慈悲。明天繼續打七。使我們可以加功進步。諸位老參師傅都知道。這種因緣殊勝，不會空過光陰。各位初發心的人。要知人身難得。生死事大。我們得了一人身。更要知道佛法難聞。善知識不易值遇。今天諸位親到寶山。要借此良機努力用功。不要空手而歸。宗門下一法。我已講過。是世尊拈花示衆。一代一代的從根本上傳流下來的。所以阿難尊者雖是佛的堂弟，又隨侍佛出家。而他在世尊前。未能大徹大悟。待佛滅後，諸大師兄弟不準他參加集會。迦葉尊者曰：「你未得世尊心印，請倒卻門前刹竿著」。阿難當下大悟。迦葉尊者乃將如來心印付之。是為西天第二祖。歷代相承。至馬鳴龍樹尊者後，天臺北齊老人。觀其中觀論。發明心地。而有天臺宗。這時宗門下特別大興。後來天臺衰落。至韶國師由高麗翻譯歸來。再行興

起。達磨祖師是西天二十八祖。傳來東土。是為第一祖。自此傳至五祖。大開心燈，六祖下開悟四十三人。再由思祖讓祖至馬祖出善知識八十三人。正法大興。國王大臣莫不尊敬。是以如來說法雖多。尤以宗下獨勝。如念佛一法。亦由馬鳴龍樹之所贊揚。自遠公之後，永明壽禪師為蓮宗六祖。以後多由宗門下的人所弘揚。密宗一法。經一行禪師發揚之後。傳入日本。我國即無相繼之人。慈恩宗是玄奘法師興起。不久亦絕。獨以宗門下源遠流長。天神皈依。龍虎歸降。八仙會上的呂洞賓。別號純陽，京川人。唐末三舉不第。無心歸家偶於長安酒肆。遇鐘離權。授以延命之術。洞賓依法修行。後來乃飛騰自在，雲游天下。一日至廬山海會寺。在鐘樓壁上書四句偈云：「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問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見紫雲成蓋。疑有异人。乃入謁。值黃龍擊鼓升座。呂遂隨衆入堂聽法。黃龍曰：「今日有人竊法，老僧不說」。洞賓出而禮拜。問曰：「請問和尚。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黃龍罵曰：「這守尸鬼」，洞賓曰：「爭奈囊中自有長生不死藥」。黃龍曰：「饒經八萬劫。未免落空亡」。洞賓忘了「對境

無心莫問禪」的功夫。大發瞋心。飛劍斬黃龍，黃龍以手一指，其劍落地。不能取得，洞賓禮拜悔過，請問佛法。黃龍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洞賓於言下頓契玄旨。乃述偈曰：「弃卻瓢囊擊碎琴。從今不戀汞中金。自從見黃龍後，始覺當年錯用心。」此是仙人皈依三寶。求人伽藍為護法的一例。道教在洞賓之手亦大興起來。為北五祖。紫陽真人。又是閔祖英集。而明心地的南五祖。故此道教亦是為佛教宗門所續啟。孔子之道傳至孟子失傳。直至宋朝周廉溪先生從宗門發明心地，程子張子朱子等。皆從事佛法。故宗門有助儒道一切之機。現在很多人把宗門這一法輕視。甚至加以毀謗。這真是造無間業。你我今天有此良緣。遇期勝因。要生大歡喜。發大誓願。人人做到龍天皈依，使正法永昌。切莫視為兒戲。好好精進用功。

次七第一日（正月十六日）開示

虛雲到常住打擾一切。蒙和尚及各位班首師傅特別優待。已深為抱歉。今天又要我做主法。這個名目。我實不敢承認。現在應慈老法師年高臘長。應歸他來領導才合理。同時常住上的法師很多。都是學德兼優。我

是一個水上浮萍。全然無用的一個人，今天以我年紀大。要加諸客氣。這實在是誤會了。在世法尚且不以年的大小而論。如過去朝中赴科考的人。不管你年紀多大。而對於主考者。總是稱為老師。都要尊敬他。不能講年齡的。在佛法中更加不能了。如文殊菩薩。過去久遠。業已成佛。曾教化十六王子。阿彌陀佛是十六王子之一。釋迦牟尼佛也是他的徒弟。到了釋迦成佛的時候。他便為之輔弼。可見是平等一味。無有高下的。故此請諸位不要誤解了。現在我們在參學方面來講。總是以規矩法則為尊。常住上發起道心。講經打七。弘揚佛法。實為希有。難得的因緣。諸位都不避風塵。不憚勞倦。這樣的忙碌。也自願的來參加。可見都有厭煩思靜的心。本來你我都是一個心。只因迷悟有關故有衆生。終日忙碌無一日休閒。稍作思惟。實乃無益。但是有一種人一生在世。晝夜奔忙。痴想豐衣足食。貪圖歌臺舞榭。惟願子孫發富發貴萬世的榮華。到了一氣不來。做了一個死鬼。還要想保佑他兒女，人財興旺。這種人真是愚痴已極。還有一種人稍知一些善惡因果。要做功德。但是只知打齋供僧。或裝佛像或修廟宇等。一些有漏之因。冀求來生福報。因他不解無漏功德的可貴。故偏弃不

行·妙法蓮華經云：「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恒沙七寶塔」·因為靜坐這一法可以使我們脫離塵勞·使身心安泰·使自性圓明·生死了脫·一須臾者·一剎那之間也·若人以清靜心·返照回光·坐須臾之久·縱不能悟道·而其正因佛性已種·自有成就之日·若是功夫得力·一須臾之間·是可以成佛的·故楞嚴經阿難尊者·曰「不歷僧祇獲法身」·但是你我及一般人·平常總是在塵勞里·在喜怒里·在得失里·在五欲里·在一切圖快活享用里過活·而今一到禪堂中·一聲止靜·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六根門頭·猶如烏龜息六樣的·任甚么境界也擾你不動·這是修無為法·也是無漏法·故以金銀等七種寶物造塔·如恒河沙數之多·猶不能及此靜坐一須臾之功德也·烏龜息六是一譬喻·因為海狗喜食魚鯊·一見烏龜在海灘上爬·它就跑去吃它·烏龜知其要吃它·便把四雙腳·一個頭一條尾·統通縮進殼里去·海狗見之咬它不着·空費一番辛苦·弃而他去·此時烏龜亦脫其險·我們人生在世·無錢的為衣食忙得要死·有錢的貪婪色欲不得出離·正如被海狗咬着·若知其害·便把六根收攝反照回光·都可以從死里得生的·前兩晚說過宗門下這一法·是正法眼藏·是如來心法·是了

生脫死的根本。如講經等法門。雖然是起人信解。但是大都是枝葉上的文章。不容易大開圓解的，如要想以講經等法子來了生脫死者。還須要經過行證。是很為難的。故從來聽到講經等及其他法門中顯現神通與立地悟徹者。比宗門下少，因為宗門下不但說是比丘和居士有不可思議的手眼，就是比丘尼也有偉大的人才。昔者灌溪尊者。是臨濟的徒弟。在臨濟勤學多年。未曾大徹大悟。乃去參方。至末山尼僧處。其小尼僧告知末山。末山遣侍者問曰：「上座是為游山玩景而來。抑是為佛法而來」。灌溪只得承認為佛法而來。末山曰：「既是為佛法而來。這里也有打鼓升座的法則」。遂升座。灌溪初揖而不拜。末山問曰：「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末山曰：「何不蓋卻」。溪無對。始禮拜。溪問：「如何是末山」。末山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末山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灌溪不能答。於是伏膺在該處作園頭三年。後來大徹大悟。灌溪上堂有云：「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嚷嚷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吃了。直至如今飽不餓」。故知灌溪雖是臨濟的徒弟。亦是末山的法嗣。可

見尼衆中也有這樣驚世的人材。超人的手眼。現在你們這樣多的尼衆。為甚么不出來顯顯手眼。替前人表現正法呢。須知佛法平等。要大家努力。不要自生退墮。錯過因緣。古人說：「百年三萬六千日。不放身心靜片時」。你我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者。只為不肯放下身心清淨修學。而感受輪回。不得解脫。所以要大家放下身心。來靜坐片時。希望漆桶脫落。共證無生法忍。

次七第二日（正月十七日）開示

今日是兩個七的第二天。在這短短的時間里。各位來參加的日益增多。可見上海地方的人。善心純厚。福德深重。更可見人人都有厭煩思靜。去苦趨樂的要求。本來人生在世。苦多樂少。且光陰迅速。數十年眨眼就過去了。縱如彭祖住世八百載。在佛法中看來。甚為短促。在世人看來。是人生七十古來稀了。你我現在知道這種如幻如化的短境。無所留戀。來此參加這個禪七。真是夙世善根。但是修行一法。貴在有長遠心。過去一切諸佛菩薩。莫不經過多劫修行。而能成功。楞嚴經觀世音菩薩圓

通章曰：「憶念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由此可見觀世音菩薩不是一天兩天的時光。就成功了的。同時他便公開的將他用功的方法。講給我們聽。他是楞嚴會上二十五圓通的第一名。他的用功法子是從聞思修。而得耳根圓通的人三摩地。三摩地者華言正定。故他繼着又說：「初於聞中。入流亡所」。這種方法。是以耳根反聞自性。不令六根流於六塵。是要將六根收攝。流於法性。故繼着又說：「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又說：「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這意思即是要我們把這反聞的功夫不要滯疑。要漸次增進。要加功用行。才能得「覺所覺空。空覺既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這種境界。既自以反聞聞自性的功夫。把一切生滅悉皆滅已。真心方得現前。即是說狂心頓歇歇即菩提。觀世音菩薩到了這種境界。他說：「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我們今天學佛修行。也要這樣先把自己的功夫做好。把自性的貪瞋痴慢等一切衆生度盡。

證到本來清淨的妙覺真心。然後上行下化。如觀世音菩薩這樣的三十二應。隨類化度。才能有力量。所以觀世音菩薩。或現童男童女身。化現世間。世人不知觀世音菩薩業已成佛。並無男女人我之相。他是隨眾生的機而應現的。但世間人一聞觀世音菩薩之名。都覺得有愛敬之心。這無非是過去生中持念過他的聖號。八識田中。有這種子。乃起現行。故經云：「一人耳根。永為道種」。你我今天來此熏修。當信諸佛菩薩所修所證之最上乘法。現在這種法。是要明本妙覺心。即是說見性成佛，假如不明心地。則佛不可成。要明心地。須行善道為始。我們一天到晚。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則福德自此增長。加以一句話頭。時刻提起。一念無生。當下成佛。諸位把握時間。莫雜用心。好好提起話頭參去。

次七第三日（正月十八日）開示

今天第二七的三天又過去了。功夫做純熟了的人動靜之中。都有把握。有什么心去分別他一七二七三天兩天呢。但是初發心的人。總要努力精進。莫糊糊涂涂的打混。把光陰錯過了。我現在再說一譬喻給你們初發

心的聽。希望好好聽着。諸方禪堂中所供的一位菩薩。是一位聖僧。他是釋迦如來的老表。名阿若憍陳如尊者。世尊出家時，他的父王派父族三人。母族二人。往雪山照顧他。此尊者是母族二人之一。世尊成道後。初至鹿野苑為之說四諦法。這位尊者最初悟道。同時此尊者是世尊諸大弟子中第一位先出家者。故名聖僧。又名僧首。他的修行方法。在楞嚴經中很明顯的說：「我初成道。於鹿苑中。為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眾。言一切眾生。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皆由客塵煩惱所誤。汝等當是因何開悟。今成聖果」。這是佛告訴我們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的原因。并追問當時在會諸大弟子的開悟。是用何法而成功的。這時候獨有憍陳如尊者了解這個法子。所以他在這會中站立起來。答覆世尊曰：「我今長老。於大眾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成果」。他說了之後。再對世尊作解釋似的說：「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又如新霽。清陽升天。光人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為塵

義」。他這一說，把主客二字，說得何等明顯。但是你要知道，這是一個譬喻，是告知我們用功下手的方法。即是說，我們的真心是個主，他本是不動的，動的是客，即是妄想，妄想猶如灰塵，灰塵很微細，它在飛騰之時要在太陽照入戶牖時，或空隙之中，才看得見，即是說，我們心中的妄想，在平常的動念中，并不知道，一到清靜修行靜坐用功的當中，才知道許多的雜念在不斷的起伏，在這妄念沸騰的當中，如果你功夫不得力，那就作不得主，故不得悟道，流浪生死海中，今生姓張，再生又姓李，如客人投宿旅店一樣，是沒有一個久遠的時間，住得不動的，但我們的真心，卻不是這樣，它總是不去不來，不生不滅的，常住不動，故為主，這個主人，好比如虛空塵土飛出，虛空總是寂然不動，又如旅店里的主人，他老住在店中，不到其他地方去的，在名相上講，塵者，塵沙，是煩惱之一，要到菩薩的地位，才能斷得了，妄者，妄惑，惑有見惑八十八使，思惑八十一品，見惑由五鈍使而來，修行的人，先要把見惑斷盡，才能證人須陀洹果，但這步功夫非常的難，斷除見惑，如斷四十里的逆流，可見我們用功的，是要有甚深的力量，思惑斷盡，才能證到阿羅漢果，這種用功

是漸次的。我們現在只借一句話頭。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甚么見惑思惑。一刀兩斷。好似青天不挂片雲。清陽升天。即是自性的光明透露。這位尊者悟了這個道理。認識了本有的主人。你我今天用功第一步要把客塵認識。客塵是動的。主人是不動的。如不認清。則功夫無處下手。依舊在打混的空過光陰。希望大家留心參看。

次七第四日（正月十九日）開示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這回玉佛寺打禪七。真是因緣殊勝。各方信心男女居士們這樣踴躍的來參加。種下這一成佛的正因。可說是稀有難得。釋迦牟尼佛說妙法蓮華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人生在世數十年的光陰。不知不覺的過了。在這當中。有錢的人。或貪酒色財氣。無錢的人。都為衣食住行。而勞碌奔波。很少有一清閑自在的。真是苦不堪言。但是這種人。偶一走到佛寺里。見此寂靜莊嚴的梵剎。心生歡喜。或見佛菩薩形像而隨口聲稱佛名者。或心生清靜而起感慨。稱讚如來吉祥而生稀有者。這都是過去生中有

甚深善根。由此皆得成佛。因為人們平時眼中見到的風花雪月。耳中聽到的歌舞歡聲。口里貪着的香美珍味等。感染思想。這感染思想是散亂心。是生死心。是虛妄心。今天能够在塔廟中。稱一聲佛號。這是覺悟心。是清靜心。是成佛的菩提種子。佛者。梵語佛陀。華言覺者。覺者。覺而不迷。自性清靜。即是有覺悟心。我們今天不為名利而來。也是覺悟力的作用。但是有許多恐是聞其打禪七之名。而不知其打禪七之義。以一種稀奇心而來看熱鬧的。這不是上上心。現在既到此地。如人到了寶山。不可空手而回。須發一無上的道心。好好的坐。枝香。種一成佛的正因。將來大家成佛。昔日釋迦牟尼佛。有一弟子。名須跋陀羅。家里貧窮孤獨。無所倚靠。心懷愁悶。要隨佛出家。一日至世尊處。剛巧是世尊外出。諸大弟子為之觀察往昔因緣。八萬劫中。未種善根。乃不收留。叫他回去。此時須跋苦悶已極。行至城邊。忖思業障如此深重。不如撞死為好。正要尋死。不料世尊到來。問其所以。須跋一答之。世尊遂收為徒弟。回至其所。七日之中。證阿羅漢。諸大弟子。不解其故。請問世尊。世尊曰。你們只知八萬劫中之事。八萬劫外。他曾種善根。他那時亦很貧窮。采樵為

活。一日在山中遇虎。無所投避。急忙爬於樹上。虎見他上樹。就圍繞而啃樹欲斷了。他心中甚急。無人救援。忽而思惟大覺佛陀有慈悲力。能救諸苦。乃口稱「南無佛。快來救我」。虎聞南無佛聲。乃遠避之。未傷其命。由此種下正因佛種。今日成熟。故證果位。諸大弟子聞此語已。心懷喜悅。嘆未曾有。你我今天遇此勝緣。能來此坐一枝靜香。則善業已超過多倍。千萬勿為兒戲。若為熱鬧而來。那就錯過機會了。

次七第五日（正月二十日）開示

深具信心的人。在這堂中。當然是努力用功的。老參一座師傅們功夫當然已很純熟。但是在這純熟之中。要知道迴互用功。要窮源徹底。要事理圓融。要靜動無礙。不要死坐。不要沉空守寂貪着靜境。如果貪着靜境的話不起迴互之助。即是死水中魚。無有跳龍門的希望。也就是挾冰魚。那是無用的。初發心用功的。要痛念生死。要生大慚愧。把萬緣通身放下。才能用功有力量。如果放不下。生死是決定不了的。因為你我無始以來。被七情六欲所迷。現在從朝至暮。總是在聲色之中過日子。不知常住

真心。所以沉淪苦海。現在你我已覺悟世間上的一切都是苦惱。可以盡情放下。立地成佛。

次七第六日（正月二十一日）開示

這次參加來打七的。以我看起來。初發心的男女們占多數。所以規矩法則都不懂。舉足動步。處處打人閑岔。幸常住很慈悲。種種成就我們的道業。諸位班首師傅們。也發了無上的道心來領導。使我們可以如法修持。這是萬劫難逢的機會。我們要勇猛精進要內外加修。內修。即是單單的參一句：「念佛是誰」的話頭。或念一句阿彌陀佛。不起貪瞋痴念。種種其他念頭。使真如法性得以透露。外修。即是戒殺放生。將十惡轉為十善。不要一天到晚酒肉薰天。造無邊的罪業。須知佛種是從緣起的。惡業造得多。墮地獄是必定的。善業培得多。福利的果實自然會給你來享受。古人教我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是這個道理。你看昔琉璃大王。誅殺釋種的因緣。就知道了。近來世界人民遭難。殺劫之重。皆是果報所遭。每每勸世人要戒殺放生。吃齋念佛者。也就是要大家免遭因果輪迴之報。諸位須當信奉。種植善因。成就佛果。

次七第七日（正月二十二日）開示

「浮生若夢，幻質匪堅，不憑我佛之慈，曷遂超升之路」我們在這如夢如幻的生活中，顛顛倒倒的過日子，不知佛的偉大，不思出離生死，任善惡以升沉，隨業力而受報，所以世間上的人，總是做善者少，造惡者多，富貴者少，貧賤者多，六道輪迴，苦楚萬狀，有的朝生暮死，或數年而死者，或多年而死者，都不能自己作主，故須憑佛陀的慈悲主義，才有辦法，因佛與菩薩，有慈悲喜捨等行願力量，能够令我們出離苦海，達到光明的彼岸，慈悲者，見一切衆生有甚痛苦，以憐愍愛護之心去救度，令其離苦得樂，喜捨者，見一切衆生做一切功德，或發一念好心，都要隨喜贊嘆，對一切衆生有所須求者，都要隨其所需而施與之，世尊在因地修行時，總是行的捨頭腦骨髓的菩薩道，所以他老人家曾說：「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一芥子許地，不是我捨身埋骨的地方」，今天諸位要努力把話頭看住，不要把光陰空過了。

解七（正月二十三日）開示

恭喜諸位兩個禪七圓滿。功德已畢。馬上就要解七。要與諸位慶賀了。以古人來說。本沒有甚么結七解七。一句話頭參到開悟為期。現在你們悟了未悟。我們總依規矩而作。在這時期中。諸位不分晝夜。而目的是為開悟。是為佛門中培植人材。如果是打混把光陰空過。那是辜負了這段時光。今天常住上的大和尚。與各位班首師傅依古人規則。來考察你們的功夫。希望不要亂說。只要真實將自己的功夫見地。當眾答一句。相當者常住為你們證明。古人說：「修行三大劫。悟在剎那間」。功夫得力。一彈指頃。就悟過來了。昔者郎那覺禪師。有一女弟子親近他參禪。郎那禪師叫他參「隨他去」。這女子依而行之不退。一日家中起火。其女曰：「隨他去」。又一次他的兒子掉在水中。傍人叫他。他曰：「隨他去」。萬緣放下。依教行之。又一日。在家中炸油條其夫在燒火。他將面條向鍋中一拋。炸聲一響。當下悟道。即將油鍋向地下一倒。拍手而笑。其夫以為瘋子。罵曰：「你如此作甚么。不是瘋了嗎」？曰：「隨他去」。即往覺禪師處求證。覺禪師為之證明。已成聖果。諸位今日悟了的站出來道一

句看。久之無人敢答。老人即出堂。繼由應慈老法師等考問。待止靜後。老人再進堂。一一警策畢。開示云。紅塵滾滾。鬧市紛煩。那有功夫和心思來到這里靜坐參話頭呢。只以你們上海人的善根深厚。佛法昌盛。因緣殊特。才有這樣一回大事因緣。中國的佛教。自古以來雖有教律淨密諸宗。嚴格的檢討一下。宗門一法。勝過一切。我早已說過了。只以近來佛法衰微。人材未出。我過去也曾到各處挂單。看起來現在更加不如昔日了。說來我也很慚愧。甚么事也不知道。承常住的慈悲。各位的客氣。把我推在前面。這應該要應慈老法師承當才對。他是宗教兼通的善知識。真正的前輩老人家。不必要我來陪伴了。我現在甚么事也不能做了。願各位要好好的追隨前進。不要退墮。瀉山祖師云：「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佛法生疏。人多懈怠。略伸管見。以曉後來」。瀉山德號靈佑。福建人。親近百丈祖師。發明心地。司馬頭陀在湖南看見瀉山地勢很好。要出一千五百個人的善知識所居之地。時瀉山在百丈處當典座。司馬頭陀見之。認為是瀉山主人。乃請他老人家去瀉山開山。瀉山老人是唐朝時候的人。佛法到唐朝只是像法之末葉。所以他自己痛恨生不逢時。佛法難曉。

衆生信心漸漸退失。不肯下苦心修學。故佛果無期。我們現在距瀉山老人又千多年了。不但像法已過。即末法亦已過去九百餘年矣。世人善根更少了。所以信佛法的人很多。而真實悟道的人很少。我以已身來比較一下。現在學佛法是方便多了。在咸同之時。各地寺廟統統焚毀了。三江下惟有天童一家保存。至太平年間。由終南山一班老修行出來重興。那時候。只有一瓢一笠。那有許多嚙蘇。後來佛法漸漸昌盛。各方始有挑高腳擔的。直到現在。又有挑皮箱的了。對佛法真正的行持。一點也不講了。過去的禪和子要參方。非要走路不可。現在有火車。汽車。輪船。飛機。由此都想享福。不想吃苦了。百般的放逸也加緊了。雖然各方的佛學院也隨時倡導。法師們日漸增多。可是根本問題。從此棄之不顧。一天到晚專在求解。不求修證。同時也不知修證一法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永嘉證道歌云：「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嗟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隱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人海算沙徒自

困·卻被如來苦呵責·數他珍寶有何益·他老人家去參六祖大徹大悟·六祖號之為「一宿覺」·所以古人說·尋經討論·是如入海算沙宗門下的法子·是如金剛王寶劍·遇物即斬·碰鋒者亡·是立地成佛的無上法門·且如神贊禪師·幼年行腳·親近百丈祖師開悟後·回受業本師處·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并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本師澡浴·命贊去垢·神贊拊其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未領其旨·回首視之·神贊又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又一日本師在窗下看經·有一蜂子投向紙窗外撞求出·贊見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并說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太痴·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聞之·以為罵他·置經問曰：「汝出外行腳如許時間·遇到何人·學到些甚么·有這么多話說」·神贊曰：「徒自叩別·在百丈會下·已蒙百丈和尚指個歇處·因念師傳年老·今特回來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眾·致齋請贊說法·贊即升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回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

於是遂將寺務交給神贊。反禮神贊為師。請看這樣的容易。是何等灑脫。你我今天打七打了十多天，何以不會悟道呢。只因都不肯死心蹋地的用功。或視為兒戲。或者認為參禪用功。要在禪堂中靜坐才好。其實這是不對的。真心用功的人。是不分動靜營為。和街頭鬧市。處處都好。昔日有一屠子和尚。在外參方，一日行至一市經過屠戶之門。有許多買肉的都要屠戶割精肉給他們。屠戶忽然發怒。將刀一放曰：「那一塊不是精肉呢」。屠子和尚聞之。頓然開悟。可見古人的用功。并不是坐在禪堂中方能用功的。今天你們一個也不說悟緣。是否辜負光陰。請應慈老法師與大和尚等再來考試考試。

四、解七法語

雲公老人出堂。應慈老法師一一考問。開示後。各照座位坐定。雲公再進禪堂。在靜中又復一一警策畢。坐下說開示一番。開靜茶點畢。各各站立。雲公著海青入堂。平坐佛前。以竹篋打一○相云。

才結七。又解七。解結忙忙了何日。一念亡緣諸境息。摩訶般若波羅

蜜·心境寂·體用歸·本自圓明無晝夜·那分南北與東西·萬象隨緣觀自在·鳥啼花笑月臨溪·即今解七一句作么生道·鐘板吼時鉢盂跳·諦觀般若波羅蜜解

注：虛公在雲居山禪七中的開示稿因于文革中毀失，無縱搜集，故僅將五三年正月於上海玉佛寺中的禪七開示錄上，以饗讀者。

虛雲老和尚在雲居山的方便開示乙未年公元一九五五年

七、方便開示

乙未閏三月十一日

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歸攝在三藏十二部中·三藏者·經藏律藏論藏是也·三藏所詮·不外戒定慧三學·經詮定學·律詮戒學·論詮慧學·再約而言之·則因果二字·全把佛所說法包括無餘了·因果二字·是一切聖凡·世間出世間·都逃不了的·因·是因緣·果·是果

報。譬如種谷。以一粒谷子為因。以日光風雨為緣。結實收穫為果。若無因緣。決無結果也。一切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其要在於明因識果。明者。了解義。識者。明白義。凡夫畏果。菩薩畏因。凡夫只怕惡果。不知惡果起於惡因。平常任意胡為。以圖一時快樂。不知樂是苦因。菩薩則不然。平常一舉一動。謹身護持。戒慎於初。既無惡因。何來惡果。縱有惡果。都是久遠前因。既屬前因種下。則後果難逃。故感果之時。安然順受。毫無畏縮。這就叫明因識果。例如古人安世高法師。累世修持。首一世為安息國太子。舍離五欲。出家修道。得宿命通。知前世欠人命債。其債主在中國。於是航海而來。到達洛陽。行至曠野無人之境。忽觀面來一少年。身佩鋼刀。遠見法師。即怒氣冲冲。近前未發一言。即拔刀殺之。法師死後。靈魂仍至安息國投胎。又為太子。迨年長。又發心出家。依然有宿命通。知今世尚有命債未還。債主亦在洛陽。於是重來。至前生殺彼身命者家中借宿。飯罷。問主人曰：「汝認識我否」。答曰：「不識」。又告曰：「我即為汝於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曠野中所殺之僧是也」。主人大驚念此事無第三者能知。此僧必是鬼魂來索命。遂欲逃遁。僧曰：「勿

懼。我非鬼也」。即告以故。謂：「我明日當被人打死。償宿生命債。故特來相求。請汝明日為我作證。傳我遺囑。說是我應還他命債。請官不必治誤殺者之罪」。說畢。各自安睡。次日。同至街坊。僧前行。見僧之前。有一鄉人挑柴。正行之間。前頭之柴忽然墮地。後頭之柴亦即墮下。扁擔向後打來。適中僧之腦袋。立即死命。鄉人被擒送官。訊後。擬定罪。主人見此事與僧昨夜所說相符。遂將該僧遺言向官陳述。官聞言。相信因果不昧。遂赦鄉人誤殺之罪。其僧靈魂復至安息國。第三世又投胎為太子。再出家修行。即世高法師也。因此可知雖是聖賢。因果不昧。曾種惡因。必感惡果。若明此義。則日常生活逢順逢逆。苦樂悲歡。一切境界。都有前因。不在境界上妄生憎愛自然能放得下。一心在道。什麼無明貢高習氣毛病。都無障礙。自易入道了。

閏三月十二日

古人為生死大事。尋師訪友。不憚登山涉水勞碌奔波。吾人從無始來。被妄想遮蓋。塵勞縛着。迷失本來面目。譬喻鏡子。本來有光明。可以照天照地。但被塵垢污染埋沒了。就不見光明。今想恢復原有光明。只

要用一番洗刷磨刮功夫。其本有光明。自會顯露出來。吾人心性亦復如是。上與諸佛無二無別。無欠無餘。何以諸佛早已成佛。而我現在還是生死苦海里的凡夫呢。只因我們這心性。被妄想煩惱種種習氣毛病所埋沒。這心性雖然與佛無異。也不得受用。今你我既已出家。同為佛子。要想明心見性。返本還原的話。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古人千辛萬苦。參訪善知識。即為要明已躬下事。現在已是末法。去聖時遙。佛法生疏。人多懈怠。所以生死不了。今既知自心與佛相同。就應該發長遠心。堅固心。勇猛心。慚愧心。六時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朝如斯。夕如斯努力辦道。不要錯過時光。

閏三月十三日

古人說：「若論成道本來易。欲除妄想真個難」。道者。理也。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人人本具。個個現成。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一切世出世間。若凡若聖。本來是空。何生死之有呢。故曰。成道本來易。此心體雖然妙明。但被重重妄想所蓋覆。光明無由顯現。而欲除此妄想就不容易了。妄想有二種。一者輕妄。二者粗妄。又有

有漏妄想與無漏妄想之分。有漏者。感人天苦樂果報。無漏者。可成佛作祖。了生脫死。超出三界。粗妄想感地獄餓鬼畜生三涂苦果。輕妄想就是營作種種善事。如念佛。參禪。誦經。持咒禮拜。戒殺放生等等。粗妄想與十惡業相應。意起貪瞋痴。口作妄言綺語惡口兩舌。身行殺盜淫這是身口意所造十惡業。其中輕重程度。猶有分別。即上品十惡墮地獄。中品十惡墮餓鬼。下品十惡墮畜生。總而言之。不論輕妄粗妄。皆是吾人現前一念。而十法界都是這一念造成的。所謂一切唯心造也。若就本分來講。吾人本地風光。原屬一絲不挂。纖塵不染的。粗妄固不必言。即或稍有輕妄。亦是生死命根未斷。現在既說除妄想。就要借重一句話頭或一聲佛號。作敲門瓦子。以輕妄制伏粗妄。以毒攻毒。先將粗妄降伏。僅餘輕妄。亦能與道相應。久久磨煉功純行極。最後輕妄亦不可得了。我們個個人都知道妄想不好。要想斷妄想。但又明知故犯。仍然打妄想。跟着習氣流轉。遇着逆境。還是打無明。甚至好吃懶做。求名貪利。思淫欲等等妄想都打起來了。既明知妄想不好。卻又放他不下。是什麼理由呢。因為無始劫來。習氣薰染濃厚。遂成習慣。如狗子喜歡吃糞相似。你雖給他好飲

食。它聞到糞味仍然要吃糞的。這是習慣成性也。古來有一則公案。說明古人怎樣直接斷除妄想的。大梅山法常禪師。初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曰：「即心即佛」。師大悟。遂住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茅住靜。祖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即佛。我便向這裡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么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古來祖師作為。如何直接了當。無非都是教人斷除妄想。現在我出家。行腳參學。都是因為生死未了。就要生大慚愧心。大勇猛心。不隨妄想習氣境界轉。「假使熱錢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菩提即覺。覺即是道。道即妙心。當知此心本來具足圓滿。無稍欠缺。今須向自性中求。要自己肯發心。如自己不發心。就是釋迦如來再出世。恐怕也不奈你何。在二六時中。莫分行、住、坐、卧、動靜。一相本自如如。妄想不生。何患生死不了。若不如此。總是忙忙碌碌。從朝至暮。從生到死。空過光陰。雖說修行一世。總是勞而無功。臘月三十日到

來。臨渴掘井。措手不及。悔之晚矣。我說的雖是陳言。但望大家各自用心體會這陳言罷。

閏三月十四日

楞嚴經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謂一切聖賢。能轉萬物。不被萬物所轉。隨心自在。處處真如。我輩凡夫。因為妄想所障。所以被萬物所轉。好似牆頭上的草。東風吹來向西倒。西風吹來向東倒。自己不能作得主。有些人終日悠悠忽忽。疏散放逸。心不在道。雖做功夫。也是時有時無。斷斷續續。常在喜怒哀樂是非煩惱中打圈子。眼見色。耳聞聲。鼻香。身覺觸。意知法。六根對六塵。沒有覺照。隨他青黃赤白。老少男女。亂轉念頭。對合意的。則生歡喜貪愛心。對逆意的。則生煩惱憎惡心。心里常起妄想。其輕妄想。還可以用來辦道做好事。至若粗妄想。則有種種不正邪念。滿肚穢濁。烏七八糟。這就不堪言說了。白雲端禪師有頌曰。「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又金剛經云。「應如是降伏其心」。儒家亦有「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的說法。儒家發憤。尚能如此不被

物轉。我們佛子。怎好不痛念生死。如救頭燃呢。應須放下身心。精進求道。於動用中磨煉考驗自己。漸至此心不隨物轉。則功夫就有把握了。做功夫不一定在靜中。能在動中不動。才是真實功夫。明朝初年。湖南潭州有一黃鐵匠。以打鐵為生。人皆呼為黃打鐵。那時正是朱洪武興兵作戰的時候。需要很多兵器。黃打鐵奉命趕制兵器。日夜不休息。有一天。某僧經過他家。從之乞食。黃施飯。僧食畢。謂曰：「今日承布施。無以為報。有一言相贈」。黃請說之。僧曰：「你何不修行呢」。黃曰：「修行雖是好事。無奈我終日忙忙碌碌。怎能修呢」。僧曰：「有一念佛法門。雖在忙碌中還是一樣修。你能打一錘鐵。念一聲佛。拉一下風箱。也念一聲佛。長期如此。專念南無阿彌陀佛。他日命終。必生西方極樂世界。」黃打鐵遂依僧教。一面打鐵。一面念佛。終日打鐵終日念佛。不覺疲勞。反覺輕安自在。日久功深。不念自念。漸有悟入。後將命終。預知時至。遍向親友辭別。自言往生西方去也。到時把家務交代了。沐浴更衣。在鐵爐邊打鐵數下。即說偈曰：「叮叮當當。久煉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泊然化去。當時异香滿室。天樂鳴空。遠近聞見。無不感化。我們

現在也是整天忙個不休息。若能學黃打鐵一樣。在動用中努力。又何生死之不了呢。我以前在雲南鷄足山。剃度具行出家的事。說給大家聽聽。具行未出家時吸烟喝酒。嗜好很多。一家八口。都在祝聖寺當小工。後來全家出家。他的嗜好全都斷除了。雖然不識一字。但很用功課誦。普門品等不數年全能背誦。終日種菜不休息。夜里拜佛拜經。不貪睡眠。在大眾會下。別人喜歡他。他不理會。厭惡他。他也不理會。常替人縫衣服。縫一針。念一句南無觀世音菩薩。針針不空過。後朝四大名山。閱八年。再回雲南。是時我正在興建雲棲寺。他還是行苦行。常住大小事都肯干。什么苦都願意吃。大眾都歡喜他。臨命終時。將衣服什物變賣了。打齋供眾。然後向大眾告辭。一切料理好了。在四月時收了油菜子。他將幾把禾秆於雲南省雲栖下院勝因寺後園。自焚化去。及被人發覺。他已往生去了。其身上衣服鈎環。雖皆成灰。還如平常一樣沒有掉落。端坐火灰中。仍然手持木魚引磬。見者都歡喜羨嘆。他每天忙個不休息。並沒有忘記修行。所以生死去來。這樣自由。動用中修行。比靜中修行。還易得力。

閏三月二十一日

古人修行·道德高上·感動天龍鬼神·自然擁護，因為道德·是世上最尊貴的·所以說「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鬼神和人·各有各的法界·各有所尊·何以諸天鬼神會尊敬人法界呢·本來靈明妙性·不分彼此·同歸一體的·因為無明不覺·昧了真源·則四聖六凡十法界之分·如果要从迷到悟·返本還原·則各法界的覺悟程度·亦各不相同·人法界中·有覺有不覺·知見有邪有正·諸天鬼神皆然·人法界在六凡中·超過其他五法界·因為六欲天耽愛女色·忘記修行·四禪天單耽禪味·忘其明悟真心之路·四空天則落偏空·忘正知見·修羅好瞋·地獄鬼畜苦不堪言·皆無正念·那能修行·人道苦樂不等·但比他界則易覺悟·能明心見性·超凡入聖·諸天鬼神雖有神通·都尊重有道德的人·其神通福報大小不同·皆慕正道·元圭禪師在中岳龐塢住茅庵·曾為岳神受戒·如景德傳燈錄所載·一日有异人者·峨冠衿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拜謁大師·師睹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我此岳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目我哉」·師曰：

「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得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佛門弟子」。師即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淫乎」。曰：「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饕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能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謂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物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

動。畢竟寂默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淫福淫禍善不為盜。謬誤疑混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昏妄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眾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啟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岳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是謂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眾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效我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

心五等人。自我神縱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岩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間。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烟霞。紛綸間錯。幢旌環佩。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眾曰：「勿怖。勿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岩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妖我」。觀此岳神雖有神通。還不及有道德的人。這就是德重鬼神欽。沒有道德的人。要被鬼神管轄。受其禍害。要得道德。就要明心見性。自然會感動鬼神了。古來禪師大德。驚天動地。白鹿啣花。青猿獻果。天魔外道諸仙鬼神。都來歸依。如真祖師歸依觀音。財神歸依普賢。洞賓仙師歸依黃龍。王靈官歸依地藏。文昌歸依釋迦牟尼佛等等。所以宋朝仁宗皇帝的贊僧賦說：「夫世間最貴者。莫如捨俗出家。若得為僧。便受人天供養。作如來之弟子。為先聖之

宗親。出入於金門之下。行藏於寶殿之中。白鹿啣花。青猿獻果。春聽鶯啼鳥語。妙樂天機。夏聞蟬噪高林。豈知炎熱。秋睹清風明月。星燦光耀。冬觀雪嶺山川。蒲團暖坐。任他波濤浪起。振錫杖以騰空。假饒十大魔軍。聞名而歸正道。板響雲堂赴供。鐘鳴上殿諷經。般般如意。種種現成。生存為人天之師。末後定歸於聖果矣。偈曰：「空王佛弟子。如來親眷屬。身穿百衲衣。日吃千鐘粟。夜坐無畏床。朝睹彌陀佛。朕若得如此。千足與萬足」。這篇贊文。我們要拿他來比照一下。看那一點與我們相應。那一點我們還做不到。如果每句話都與我們相符。就能受鬼神尊重。假如「波濤浪起」。而不能：「振錫杖以騰空」。無明一起。就鬧到天翻地覆。那就慚愧極了。「十大魔軍」。就在般般不如意。種種不現成處。能降伏他。則五岳鬼神。天龍八部。都尊敬你了。

閏三月二十四日

這幾天有幾位同參道友。發心要把我說的話記錄下來。我看這是無益之事。佛的經典。祖師的語錄。其數無量。都沒有去看。把我這東扯西拉的話。流傳出去。有什么用呢。佛教傳入中國至今。流傳經律論和注疏

語錄等典章為數不少。最早集成全藏。始於宋太祖開寶四年。命張從信往四川雇工開雕。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凡歷十三年而告成。號為蜀版。世稱為北宋本。最為精工。惜久已散佚。此後宋朝續刻大藏經四次。最末一次。系理宗紹定四年。於磧砂之延聖院開雕藏經。至元季方告成。世稱為磧砂版。此藏見者尤少。惟陝西西安開元卧龍兩寺猶存孤本。尚稱完璧。於是朱慶瀾等發起影印。並於民國二十一年。在上海組織影印宋版藏經會。籌劃款項。積極進行。先派人赴陝西點查冊數。計共六千三百十卷。所殘缺者僅一百餘卷。以北京松坡圖書館所貯之宋思溪藏殘本補之。不足又托我將鼓山涌泉寺磧砂藏經。大般若經。涅槃經和寶積經補足之。於是這湮沒數百年之瑰寶。遂又流通於全國矣。但本子和帳簿一樣。翻閱不便。這是缺點。明代紫柏老人。發起刻方冊佛經。嘉興版方冊經書流通後。閱者稱便。最近杭州錢寬慧秦寬福兩人。看見僧人賣經書給老百姓做紙用。他們便發心。遇到這些經書就盡力購買。寄來雲居。我山現有磧砂藏頻伽藏和這些方冊經書。已經足夠翻閱的了。本來一法通時法法通。不在乎多看經典的。看藏經。三年可以看完全藏。就種下了善根佛種。這樣

看藏經。是走馬看花的看。若要有真實受用。就要讀到爛熟讀到過背。以我的愚見。最好能專讀一部楞嚴經。只要熟讀正文。不必看注解。讀到能背。便能以前文解後文。以後文解前文。此經由凡夫直到成佛。由無情到有情。山河大地。四聖六凡。修證迷悟。理事因果戒律。都詳詳細細的說盡了。所以熟讀楞嚴經很有利益。凡當參學。要有三樣好。第一要有一對好眼睛。第二要有一雙好耳朵。第三要有一副好肚皮。好眼睛就是金剛正眼。凡見一切事物。能分是非。辨邪正。識好歹。別凡聖。好耳朵就是順風耳。什麼話一聽到都知道他里面說的什麼門堂。好肚皮就是和彌勒菩薩的布袋一樣。一切好好歹歹所見所聞的。全都裝進袋里。遇緣應機。化生辦事。就把所見所聞的從袋里拿出來。作比較研究。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有所根據了。你我要大肚能容撐不破。大布袋裝滿東西。不是準備拿來作吹牛皮用的。不要不會裝會。猖狂胡說。昨夜舉過山老人的話「出言須涉於典章。談論乃旁於稽古」。所以典章不可不看。看典章會有受用。我胡言亂語。拿不出半句好話來。少時雖愛看典章。拿出來只供空談。實在慚愧。世一流傳的西游記。目蓮傳。都是清濁不分是非

顛倒·真的成假·假的成真·目蓮傳說目蓮尊者·又扯到地藏經去·把地藏變成目蓮等等·都是胡說·玄奘法師有大唐西域記·內容所說·都是真實話·惟世間流傳的小說西游記·說的全是鬼話·這部書的來由是這樣的·北京白雲寺白雲和尚講道德經·很多道士聽了都做了和尚·長春觀的道士就不願意了·以後打官司·結果長春觀改為長春寺·白雲寺改為白雲觀·道士做一部「西游記」小說罵佛教·看「西游記」的人要從這點出發·就處處都看出他的真相·最厲害的是唐僧取經回到流沙河·全部佛經都沒有了·只留得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這就把玄奘法師翻譯出來的佛經全部抹煞了·世人相信這部假的西游記·而把真的西游記埋沒了·針對西游記而作的一部封神榜·是和尚罵道士的·從這點看他·就看出處處都是罵道士的·比如說道士修仙必有劫數·要捱刀刃·看這兩部小說·如果不明白他是佛道相罵的關係·便會認假為真·所以看書要明是非·辨邪正·白蛇傳說水浸金山寺的故事·儒書中有載·佛書中沒有·可見不是事實·金山現在還看得到法海洞·小說又把它拉到雷峰塔和飛來峰上去·更是無稽之談·還有相傳說高峰禪師有一個半徒弟·斷崖是一個·中峰是半

個·這故事典章中没有記載·古人的「釋氏稽古略」「禪林寶訓」「弘明集」「輔教編」和「楞嚴經」可以多看看·開卷有益·

閏三月二十六日

佛法教典所說·凡講行持·離不了信解行證四字·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信者·信心也·華嚴經上菩薩位次·由初信到十信·信個什么呢·信如來妙法·言半句·都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言語·千真萬確·不能改易·修行人但從心上用功·不向心外馳求·信自心是佛·信聖教語言·不妄改變·解者·舉止動念·二諦圓融·自己會變化說法·盡自己心中流出·放大光明·照見一切·這就是解·雖然明白了·不行也不成功·所以要口而誦·心而思惟·心口相應·不相違背·不要口上說得錦上添花·滿肚子貪瞋痴慢·這種空談·決無利益·心惟是什么呢·凡有言語·依聖教量·舉止動念·不越雷池一步·說得行得·才是言行無虧·若說得天花亂墮·所做男盜女娼·不如不說·行有內行外行·要內外相應·內行斷我法二執·外行萬善細行·證者·實證真常·有信·有解·沒有行就不能證·這叫發狂·世上說法的人·多如牛毛·但行佛法的·不知是那

個禪師法師。什麼人都有一些典章注解。如心經。金剛經。八識規矩頌。乃至楞嚴經等。其中有些人只是要鼻孔。雖然注了什麼經。而行持反不如一個俗人。說食不飽。動作行為。有內行外行之分。內行要定慧圓融。外行在四威儀中嚴守戒法。絲毫無犯。這樣對自己有受用。并且以身作則。可以教化人。教化人不在於多談。行為好。可以感動人心。如「怡山文」所說「若有見我相。乃至聞我名。皆發菩提心。永出輪回苦」。你行為好。就是教化他。不要令人看到你的行為不好。而生退悔心。這會招墮無益。牛頭山法融禪師。在幽栖寺北岩后室住靜。修行好。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此山氣象。知有異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曰：「此間有道人否」。僧曰：「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祖曰：「阿那個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么」。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栖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正。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響德

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惟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什麼」。師無語。過一回。祖卻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睹之悚然。祖曰：「猶有這個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缺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歹。好歹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

常住法身。無有變易，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啣花供養。見四祖後百鳥不來。這是什么道理呢。佛法不可思議境界。天人散花無路。鬼神尋迹無門。有則生死未了。但無又不是。枯木岩前睡覺。一不如法。工夫便白費了。我們就不如古人。想天人送供。天人不看你。因為我們沒有行持。真有行持的人。十字街頭。酒肆淫坊。都是辨道處所。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如明鏡照萬象。不迎不拒。就與道相應。著心迷境。心外見法就不對。我自己也慚愧。還是摩頭不得尾。誰都會說的話。說出來有何用處。佛祖經論。你注我注。注到不要注了。講經說法。天天登報。但看他一眼。是一身狐騷氣。令人退心招墮。所以說法利人。要以身作則。要以身作則嗎。我也慚愧。

閏三月三十日

這幾天我没有進堂講話。請各位原諒。我不是躲懶偷安。因為身體不好。又没有行到究竟。只拿古人的話和大眾互相警策而已。我這幾天不講話。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有病。大家都知道不能支。眾人會下講話。不提

起氣來。怕大家聽不見。提起氣來。又很辛苦。所以不能來講。第二是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你我有緣。共聚一堂。但人命無常。朝存夕亡。石火電光。能保多久。空口講白話。對於了生脫死有何用處。縱然有說。無非是先聖前賢的典章。我記性不好。講不完全。就算講的完全。光說不行。也無益處。出言吐語。自己要口誦心惟。要聽的人如渴思飲。這樣則說者聽者都有受用。我業障重。一樣都做不到。古德是過來人。我沒有到古德地位。講了打閑岔。不如不講了。現當末法時代。誰能如古德那樣。在一舉一動。一棒一喝處。披肝見膽。轉凡成聖。我十九歲出家。到今百多歲。空過一生。少時不知死活。東飄西蕩。學道悠悠忽忽。未曾腳踏實地。生死到來就苦了。馮山文說：「自恨早不預修。年晚多諸過咎。臨行揮霍。怕怖悵悵。穀穿雀飛。識心隨業。如人員債。強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年青修行不勇猛。不死心。不放下。在名利煩惱是非里打滾。聽經。坐香。朝山。拜舍利。自己騙自己。那時年青，不知好歹。一天跑百幾里。一頓吃幾個人的飯。忘其所以。所以把寶貴的光陰混過了。而今才悔「早不預修」。老病到來。死不得。活不成。放不下。變為

死也苦。活也苦。這就是「年晚多諸過咎。」修行未曾腳踏實地。臨命終時。隨業流轉。如鷄蛋殼破了小鷄飛出來。就是「殼穿雀飛。識心隨業。」一作得主者。能轉一切物。則四大皆空。否則識心隨業。如人員債一樣。他叫你快還老子的錢。那時前路茫茫。未知何往。才曉得痛苦。但悔之已晚。舉眼所見。牛頭馬面。不是刀山。便是劍樹。那里有你說話處。同參們。老的比我小。年輕的又都是身壯力健。趕緊努力勤修。打疊前程。到我今天這樣衰老。要想修行就來不及了。我空口講白話。說了一輩子。沒有什麼意味。少年時候。曾在寧波七塔寺講法華經。南北東西。四山五岳。終南。金山。焦山。雲南。西藏。緬甸。暹羅。印度。到處亂跑。鬧得不休息。那時年輕。可以強作主宰。好爭閑氣。及今思之。都不是的。同參道友們。參禪要參死話頭。古人說：「老實修行。接引當前秀。」老實修行。就是參死話頭。抱定一句「念佛是誰」。作為根據。勿弄巧妙。巧妙抵不住無常。心堅不變就是老實。一念未生前是話頭。一念已生後是話尾。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就流轉生死。如果看見父母未生前寸絲不挂。萬里晴空。不挂片雲。才是做功夫時。善用心的人。禪淨不

二・參禪是話頭・念佛也是話頭・只要生死心切・老實修行・抱住一個死話頭・至死不放・今生不了・來生再干・「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趙州老人說：「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高峰妙祖住死關・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趙州八十猶行腳・來雲居參膺祖・趙州比膺祖大兩輩・是老前輩了・他沒有我相・不耻下問・幾十年抱住一個死話頭不改・蓮池大師入京師・同行的二十多人・詣遍融禪師參禮請益・融教以「無貪利・無求名・無攀援貴要之門・唯一心辦道」・既出・少年者笑曰：「吾以為有異聞・烏用此泛語為」・大師不然曰：「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渠縱訥言・豈不能掇拾先德問答機緣一二・以遮門戶・而不如此者・其所言是其所實踐・舉自行以教人・這是救命丹・若言行相違・縱有所說・藥不對症・人參也成毒藥・你沒有黃金・買不到他的白銀・有黃金就是有正眼・有正眼就能識寶・各自留心省察・看看自己有沒有黃金・

四月初三日

金剛經上須菩提問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說：「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所謂降者。就是禁止的意思。使心不走作就是降伏其心。所說發菩提心。這個心是人人本具。個個不無的。一大藏教只說此心。世尊夜睹明星。豁然大悟。成等正覺時。嘆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求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可見人人本來是佛。都有德相。而我們現在還是衆生者。只是有妄想執著罷了。所以金剛經叫我們要如是降伏其心。佛所說法。只要人識得此心。楞嚴經說：「汝等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達摩西來。只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下了然無事。法海禪師參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智通禪師看楞伽經約千餘遍。不會三身四智。禮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馬祖說：「即心即佛」。三世諸佛。歷代祖師。都說此心。我們修行。也修此心。衆生

造業。也由此心。此心不明。所以要修要造。造佛造眾生。一切唯心造。四聖六凡十法界。不出一心。四聖是佛。菩薩。緣覺。聲聞。六凡是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這十法界中。佛以下九界都叫眾生。四聖不受輪迴。六凡流轉生死。無論是佛是眾生。皆心所造。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那里來個十法界呢。十法界皆從一念生。一乘任運。萬德莊嚴。是諸佛法界。圓修六度。總攝萬行。是菩薩法界。見局因緣。證偏空理。是緣覺法界。功成四諦。歸小涅槃。是聲聞法界。廣修戒善。作有漏因。是天人法界。愛染不息。雜諸善緣。是人道法界。純執勝心。常懷瞋斗。是修羅法界。愛見為根。慳貪為業。是畜生法界。欲貪不息。痴想橫生。是餓鬼法界。五逆十惡。謗法破戒。是地獄法界。既然十法界不離一心。則一切修法。都是修心。參禪念佛。誦經。禮拜。早晚殿堂。一切細行。都是修心。此心放不下。打無明。好吃懶做等等。就向下墮。除習氣。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向上升。自性本來是佛。不要妄求。只把貪瞋痴習氣除掉。自見本性清淨。隨緣自在。猶如麥子一樣。把它磨成粉之後。就千變萬化。可以做醬。做面。做包。做餃。做麻花。做油條。種種

式式由你造作。若知是麥。就不被包餃油條等現象所轉。餠餠饅頭二名一實。不要到北方認不得饅頭。到南方認不得餠餠。說來說去。還是把習氣掃清。就能降伏其心。行住坐卧。動靜閑忙。不生心動念。就是降伏其心。認得心是面麥。一切處無非面麥。就離道不遠了。

四月初五

楞嚴經說「理則頓悟。乘悟并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理者是理性。即人人本心。本來平等之性。天臺宗的六即。是圓教菩薩的行位。一理即。是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有佛無佛。性相常住也。凡夫唯於理性與佛均。故云理即。二名字即。聞說一實菩提之道。於名字中。通達了解。知一切法。皆為佛法。一切皆可成佛。三觀行即。心觀明了。理慧相應。所行如所言。所言如所行。四相似即。入別教。所立之十信位。發類似真無漏之觀行。五分證即。始斷一分無明而見佛性。開寶藏。顯真如。名為發心住。此後九住乃至等覺四十一位。分破四十一品無明。分見法性。六究竟即。破第四十二品元品無明。發究竟圓滿之覺智。即妙覺也。理即雖說眾生即佛。佛性人人其足。但不是一步可即。古德幾十年勞苦修行。於

理雖已頓悟。還要漸除習氣。因清淨本性染了習氣就不是佛。習氣去了就是佛。既然理即佛了。我們與佛有何分別呢。自己每天想想。佛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何以他那么尊貴。人人敬仰。我們則業識茫茫。作不得主。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怎能使人相信呢。我們與佛不同。其中差別。就是我們一天所作所為。都是為自己。佛就不是這樣。金光明經上說：「於大講堂聚會之中。有七寶塔從地涌出。爾時世尊。即從座起。禮拜此塔。菩提樹神白佛言。何因緣故。禮拜此塔。佛言。善天女。我本修行菩薩道時。我身舍利。安止是塔。因由是身。令我早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欲為大眾斷疑網故。說是舍利往昔因緣。阿難。過去之世。有王名曰摩訶羅陀。時有三子。見有一虎。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圍繞周匝。餓窮悴。身體羸損。命將欲絕。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今捨身。時已到矣。是時王子。勇猛堪任。作是大願。即自放身。卧餓虎前。而以乾竹。刺頭出血。於高山上。投身虎前。是虎爾時。見血流出。于王子身。即便舐血。噉食其肉。唯留餘骨。爾時大王。摩訶羅陀。及其妃后。悲號涕泣。悉皆脫身服御瓔珞。與諸大眾往竹林中。收其舍利。即於此處。起七

寶塔·是名禮塔往昔因緣」·你看這是佛的行為和我們不同之處·捨身飼虎·不知有我·我相既除·怎能不成佛呢·我慚愧得很·跑了幾十年·還未痛切加鞭·放不下·不講別的·只看二六時中·遇境逢緣·看打得開打不開·少時在外挂單·不以為然·至今才知錯過了·在教下聽經·聽到講得好的·就生歡喜·願跟他學·聽講小座·講得不如法的·就看不起人·生貢高心·這就是習氣毛病·在坐香門頭混節令·和尚上堂說法·班首小參·秉拂講開示·好的天天望他講·不好的不願聽·自己心里就生障礙·其實他講得好·我又學不到·行不到·他好與不好·與我何干·講人長短的習氣難除·上客堂里閑充穀子·說那里過冬那里過夏·那里茶飯如何如何·那里的僧值如何如何·維那和尚如何如何·說這些無聊話·講修行就是假的了·名利兩字的關口也難過·常州天寧寺一年發兩次犒勞錢·平常普佛·每堂每人贖錢十二文·他扣下二文·只發十文·拜大悲懺每堂每人六十文·他扣下十文·只發五十文·七月期頭·正月期頭·凡常住的人·一律平等發犒勞錢·就有人說多說少的·這是利關過不得·一到八月十五日大請職·別人請在前頭·請不到我或請小了·也放不下·這是名關過不

得·既說修行·還有些名利·修的什么行呢·事要漸除·就是要除這些事·遇着境界·放不下的也要放下·眉毛一動·就犯了祖師規矩·聽善知識說過了·就勿失覺照·凡事要向道上會·道就是理·理者心也·心是什么·心就是佛·佛者·不增不減·不青不黃·不長不短·如金剛經所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透得這些理路·即和佛一般·以理治事·什么事放不下·以此理一照就放下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煩惱是非從何處來呢·要想修行·過不去的也得過去·會取法性如如·各人打起精神來·

四月初九日

達摩祖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行解相應就是說得到行得到·古人有說得到行不到的·亦有行得到說不到的·說屬於般若慧解·行屬於實相理體·二者圓融無礙·就是行說俱到·小乘守偏空見法身·行人惑未破盡·理未打開·所以說不到·五品位後·講得天花亂墜·行不到·不能斷惑證真·而今我們說的多·行的少·這就為難了·說的是文字般若從凡夫位說到佛位·如何斷惑證真怎樣超凡入聖·都分得開·臨

到弄上自己分下。就行持不了。這是能說不能行。鴻山警策說。「若有中流之士。且於教法留心」。也算好的。我們不但行不到。連說也說不到。古人一舉一動。內外一如。念念不差。心口相應。我們的習氣毛病多。伏也伏不住。更談不到斷了。只是境風浩浩。無真實受用。要說也拿不出來。從經論語錄典章上和平時聽到的拿來講。年紀大了。記性不好。講前忘後。講後忘前。講也講不到。既然行解不相應。空活在世就苦了。一口氣不來。未知何往。我正在這個時候了。一人夢就不知甚么妄想。就不能作主。生死到來。更無用了。日日被境風所吹。無時放得下。既作不得主。講也無用。我今多活幾天。和你們說。還是泥菩薩勸土菩薩。但你們受勸是會獲益的。只要莫被境轉。如牧牛要把穩索子。牛不聽話就給他幾鞭。常能如此降伏其心。日久功深。就有到家消息。

四月十一日

這兩天老朽打各位的閑岔。舊廁所拆了。新的未完工。各位解手有些不便。你我在世上做人都是苦。未明白這個道理變化。這里不適意。那里也不適意。看清楚了。總是動植二物互養。一切動物都有糞。若嫌他不淨

就着色香味。在五色五味香臭等處過日子。在好歹境緣上動念頭。修行人也離不得衣食住。雖是吃素。五穀蔬菜沒有肥料就沒有收成。屎尿和得好。才有好莊稼。植物吸收屎尿愈多愈長得好。人吃了這些植物。豈不是吃屎尿嗎。吃飽了又屙。又作肥料。又成植物。又拿來吃。這就是動物養植物。植物養動物。屙了食。食了又屙。何以食時只見其香不見其臭呢。食既如此。衣住也是一樣。織布的棉花。架屋的木料。都要肥料。可見我們穿的也是糞。住的也是糞。何臭之可嫌呢。未等新廁所修好便拆舊廁所的用意。是要利用舊廁所的材料來修新廁所和牛欄。如果現在不用。後來用在別處就怕他污穢。若弃卻不用。又恐成浪費招因果。其實說穢。則身內身外皆穢。明得此理。一切皆淨皆穢。亦不淨不穢。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干屎橛」。屎橛是佛。佛是屎橛。這是什么意思呢。這些理路看不清。就被色相所轉。看穿了就如如不動。一切無礙。要想不被境轉。就要用功。動靜無心。凡聖情忘。則何淨穢之有。古人言句。我們雖會拿來說。做是做不到。其意義也不易了解。何以拿干屎橛來比極尊貴的佛呢。明心見性的人。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

了明心地的人。動靜淨穢都是心。僧問趙州：「如何是佛？」州曰：「殿里底」。曰：「殿里者豈不是泥龕像？」州曰：「是」。曰：「我不問這個佛」。州曰：「你問那個佛」。曰：「真佛」。州曰：「殿里底」。對這問答明白了你就知道一切唯心造。見物便見心的道理。舉止動念就有下手處。有着落了。若淨穢凡聖心不忘。就把本來處處是道場變成處處是障礙了。你試試看。上佛殿下毛廁的時候反照一下。

四月十五日結夏安居

昨夜庫房職事對我說：明天結夏的節令要吃普茶。買不到果子等物。庫房什么都没有。怎樣辦呢。我說我在這裡住茅蓬。不知什麼時候。只知道月圓是十五。看不見月亮就是三十。草生知春。雪落知冬。吃茶吃水我不管。我這不管就慚愧了。年輕時到處跑。攪了幾十年。至今白首無成。這些過時節的把戲看多了。怎樣吃普茶。這是和尚當家的事。每年時節。各宗不同。宗下二季。是正月十五日和七月十五日。謂冬參夏學。律下四季。是正月十五日解冬。四月十五日結夏。七月十五日解夏。十月十五日結冬。這就是大節日。律下今天結夏安居。坐吉祥草。行籌結界。九十天

不能出界外一步。佛制結夏安居。有種種道理的。夏天路上多蟲蟻。佛以慈悲為本。怕出門踏傷蟲蟻。平常生草也不踏。夏天禁足是為了護生。又夏日天熱汗多。出外化飯。披衣汗出。有失威儀。故禁足不出。同時夏熱。婦女穿衣不威儀。僧人化飯入舍亦不方便。所以要結夏安居。昔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槌擯出。才拈槌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蓋其神力。槌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以對。這可見大乘小乘理路不同。菩薩羅漢境界不同。若宗下諸方叢林。昨夜起就有很多把戲。上晚殿時傳牌。班首小參秉拂。今朝大殿祝聖。唱「唵捺摩巴葛瓦帝」三遍。又祝四聖。下殿禮祖。三槌磬白日子。頂禮方丈和尚畢對面展具。大眾和合普禮三拜後。又禮影堂。到方丈聽和尚升座說法。這個早上鬧得不亦樂乎。下午吃普茶。和尚在齋堂講茶話。律下不用升座。古來叢林有鐘板的才叫常住。否則不叫常住。雲居山現在說是茅蓬。又像叢林。文不文。武不武。不管怎樣。全由方丈當家安排。他們不在。我來講幾句。把過去諸方規矩講給初發心的聽。既然到此是住茅蓬。就要痛念生死。把生死二字挂在眉毛尖上。那里攬這些把戲。參學的人要拿得定主

宰。不要隨時節境界轉。古人婆心切。正是教人處處識得自己。指示世人於二六時動靜處。不要忘失自己。鎮州金牛和尚每日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畀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吃飯來」。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曰：「胡餅」。後人有詩曰：「雲門胡餅趙州茶。信手拈來奉作家。細嚼清風還有味。飽餐明月更無渣」。這是祖師在你一舉一動處點破你。使你明白一切處都是佛法。衢州子湖岩利縱禪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只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僧來參。師使曰：「看狗」。五臺山秘魔岩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其頸曰：「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腳。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吉州禾山無殷禪師。凡學人有問。便答曰：「禾山解打鼓」。其餘還有祖師專叫學人抬石挑土等等不一的作風。會得了。一切處都是道。會不了的。就被時光境界轉。這理不如法。那里不滿意。只見境風浩浩。摧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生死怎樣能了呢。般般不如意。種種不現成。正好在這裡降伏其心。在境上作不得主就苦了。說得行不得固然不對。但我們連

說也說不得。就更加慚愧了。蘇東坡在鎮江。一日作了一首贊佛偈曰：「聖主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將此偈寄到金山給佛印禪師印證。師看完。在詩後批了「放屁放屁」四字。便寄回蘇東坡。東坡見披就放不下。即過江到金山。問佛印說：「我的詩那里說的不對」。佛印曰：「你說八風吹不動。竟被兩個屁打過江來」。我們說得行不得。也和東坡一樣。一點小事就生氣了。還說什麼八風吹不動呢。出家人的年歲計算和在家人不同。或以夏計。過了幾個夏。就說僧夏幾多。或以冬記。過了多少冬。就說僧臘若干。今天結夏。到七月十五解夏。十四五六三日名自恣日。梵語鉢刺婆刺奴。舊譯自恣。新譯隨意。這天使他清衆恣舉自己所犯之罪。對他比丘懺悔。故曰自恣。又隨他人之意恣舉自己所犯。故曰隨意。這就是佛制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現在佛門已久無自恣。對人就不說直話了。這里非茅蓬非叢林。不文不武。非牛非馬的今天結夏。也說幾句東扯西拉的話應個時節。

四月十六日

今天雨水紛紛。寒風徹骨。大家不避艱辛的插秧。為了何事呢。昔日

百丈惟政禪師向大眾說：「你為我開田，我為你說大義」。後來田已開了，師晚間上堂，僧問：「田已開竟，請師說大義」。師下禪床行三步，展手兩畔，以目示天地云：「大義田即今存矣」。大家想想，百丈老人說了什麼呢？要用心體會聖人的指點，我這業障鬼騙佛飯吃了數十年，還是摩頭不得尾，現在又不能陪大家勞動，話也沒有可說的，勉強應酬講幾句古人的話，擺擺閑談。志公和尚十二時辰頌中辰時頌曰：「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卧不知元是道，只么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疏親，只是他家染污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既然坐卧都是道，開田自然也是道，世法外無佛法，佛法與世法，無二無差別，佛法是體，世法是用，莊子也說：「道在屎溺」。所以屙屎放尿都是道，高峰老人插秧偈曰：「手執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佛法非同異，千燈共一光，你們今日插秧，道就在你手上，坐卧是道，插秧也是道，低頭就是迴光反照，水清見天，心清就見性天，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和色聲香味觸法打交道，便不清淨，就沒有道了，佛性如燈光，房子一燈光滿，房內雖有千燈亦皆遍滿，光光不相礙，宇宙山

河·森羅萬象·亦復如是·無所障礙·能回光返照見此性天·則六根清淨·處處是道·要使六根清淨·必須退步·退步是和楞嚴經所說一樣·「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這就是退步原來是向前·若退得急·就進得快·不動是不成的·根不緣塵·即眼不被色轉·耳不被聲轉等·作得主才不被轉·但如何才能作得主呢·滄山老人說·「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如今日插秧·能不起分別心·無心任運·就不生煩惱·心若分別·即成見塵·就有煩惱·就被苦樂境界轉了·孔子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不在·即無分別·無分別·就無障礙·食也不知其味了·鼓山為霖道霈禪師·精究華嚴·以清涼疏鈔和李長者論文字浩繁·不便初學·乃從疏論中纂其要者·另輯成書·由於專心致志·不起分別念故·有一次侍者送點心來·置硯側·師把墨作點心吃了也不知·侍者再至·見師唇黑·而點心猶在案上·這就是心無分別·食而不知其味·我們今天插秧·能不起分別心·不生煩惱心嗎·若能·則與道相應·否則坐卧不知元是道·只么忙忙受苦辛·長期在煩惱中過日子就苦了·煩惱即菩提·要自己領會·

四月十七日

世界上人·由少至老·都離不了衣食住三個字·這三個字就把人忙死了·衣服遮身避寒暑·飲食少了就饑渴·若無房子住·風雨一來無處躲避·所以這三個字一樣也少他不得·人道如此·其餘五道也是一樣·飛禽走獸·虎狼蛇鼠·都要安身住處·要羽毛為衣·也要飲食·衣食住三事本是苦事情·為佛弟子不要被牠轉·佛初創教·要比丘三衣一鉢·日中一食·樹下一宿·雖減輕了衣食住之累·但還是離不了他·現在時移世易·佛弟子也和世人一樣為衣食住而繁忙·耕田插秧一天到晚泡在水里·不泡就沒有得食·春時不下種·秋到無苗豈有收·可見一粥一飯·來處不易·要花時間·費工夫·勞心力·才有收成·為佛弟子·豈可端然拱手·坐享其成·古人說『五觀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難消』·出家人不能和俗人一樣·光為這三個字忙·還要為道求出生死·因為要借假修真·所以免不了衣食住·但修道這件事·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古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所以道人行履·一切處一切事勿被境轉·修道如栽田·穀子變秧·插秧成稻·割稻得米·煮米成飯·佛性如種子·眾生與佛本性無

昇·自心是佛·故曰佛性·這種子和秧稻米飯相隔很遠·不要以為很遠·就不相信這種子會成飯·成佛所以要先有信心·即把種子放在田里·等它發芽變秧·這時間又怕焦芽敗種·錯過時光·就是說修行要學大乘·勿誤入小乘耽誤前途·插秧了以後要薅草·等於修道要除習氣毛病·把七情六欲·十纏十使·三毒十惡一切無明煩惱都除盡·智種靈苗·就順利長成·以至結果·修行要在動用中修·不一定要坐下來閉起眼睛才算修行·要在四威儀中·以戒定慧三學·除貪瞋痴三毒·收攝六根如牧牛一樣·不許他犯人苗稼·美女在前·俗人的看法·是前面一枝花·禪和子的看法是·迷魂鬼子就是她·眼能如是不被色塵所轉·其餘五根都能不被塵轉·香不垂涎·臭不惡心·甚么眉毛長·牙齒短·張三李四·人我是非都不管·拾得大士傳的彌勒菩薩偈曰：「老拙穿衲襖·淡飯腹中飽·補破好遮寒·萬事隨緣了·有人罵老拙·老拙自說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涕唾在面上·隨他自乾了·我也省力氣·他也無煩惱·這樣波羅蜜·便是妙中寶·若知者消息·何愁道不了·也不論是非·也不把家辦·也不爭人我·也不做好漢·跳出紅火坑·做個清涼漢·悟得長生理·日月為鄰伴」·這是一

切處都修道。并不限於蒲團上才有道。若只有蒲團上的道。那就要應了四料簡的「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人生在世。人與人之間。總免不了有時說好說歹的。打破此關。就無煩惱。說我好的生歡喜心。就被歡喜魔所惑。三個好。送到老。說我不好的。是我的善知識。他使我知過必改。斷惡行善。衣食住不離道。行住坐卧不離道。八萬細行。不出四威儀中。古人為道不虛弃光陰。睡覺以圓木作枕。怕睡久不醒。誤了辦道。不獨白日遇境隨緣要作得主。而且夜間睡覺也要作得主。睡如弓。要把身彎成弓一樣。右手作枕。左手作被。這就是吉祥卧。一睡醒就起來用功。不要滾過去滾過來。亂打妄想以致走精。妄想人人有。連念佛也是妄想。除妄想則要做到魔來魔斬。佛來佛斬。這才腳踏實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如此用功。久久自然純熟。忙碌中。是非中。動靜中。十字街頭。婊子房里。都好參禪。不要只知忙於插秧。就把修行扔到一邊為要。

四月二十一日

佛說三藏教。謂諸修行人修因證果。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的時期。才能成功。獨禪門修證很快。可以「不歷僧祇獲法身」。兩相比較。前者要

經千辛萬苦才能成功。真是為難。後者只要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當下頓斷無明。就可立地成佛。快得很。其實條條蛇都會咬人。不論小乘大乘。漸教頓教。想真正到家都不容易。諸位千山萬水。來到雲居。都是為辦道講修行而來。總以為打了叫香。在蒲團坐下來。止了靜就叫修行。開靜的鼓聲響了去睡覺。打三板起來上早殿。又是修行。開梆吃粥後。坐早板香。又是修行。打坡板出坡。掘地種田。搬磚挑土。屙屎放尿。認為打閑岔。就忘記修行了。壇經說：「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單以坐香上殿為修行。出坡勞動時功夫往那里去了呢。坐香上殿時功夫又從何處跑回來呢。以出坡勞動為打閑岔。有一處不能用功。則處處都不是話頭。都不能用功了。古人說「道向己求。莫從他覓」。我年輕時。在外面梯山航海。踏破鐵鞋。也是為了修行辦道。看話頭。心中只求貪多。如猿猴摘果一般。摘了這個。丟了那個。摘來摘去。一個都不到手。現在眼光要落地了。才知道以前所為都是不對。楚石老人淨土詩云：「人生百歲七旬稀。往事回觀盡覺非。每哭同流何處去。拋卻淨土不思歸。香雲瑪瑙階前結。靈鳥珊瑚樹里飛。從證法身無煩惱。況餐禪悅永忘饑」。人生七

十。古來已稀。更難望人人百歲。幾十年中。所作所為。人我是非。今日回想過去的事。盡覺全非。何以覺得非呢。拿我來說。自初發心。為明自己的事。到諸方參學。善知識教我發大乘心。不要作自了漢。於是發心中興祖師道場。大小寺院。修復了十幾處。受盡苦楚煩惱折磨。天堂未就。地獄先成。為人為法。雖是善因而招惡果。不是結冤仇。就是鬧是非。脫不了煩惱。在眾人會下。又不能不要臉孔。鸚鵡學語。說幾句古人典章。免被人見笑。而自己一句也做不到。現在老了。假把戲不玩了。不再騙人了。不造地獄業了。去住茅蓬吧。就來到雲居。結果又是業障纏繞逃不脫。仍然開單接眾造業。說了住茅蓬。又攪這一套。就是說得到。做不到。放不下。話頭又不知那里去了。脫出那個牢籠。又進這個羅網。寒山大士詩曰：「人間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似我何由屈。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夏天冰未釋。就是說我們的煩惱放不下。即如前幾天總組長為了些小事鬧口角。與僧值不和。再三勸他。他才放下。現在又翻腔。又和生產組長鬧起來。我也勸不了。昨天說要醫病。向我告假。我說：「你的病不用醫。放下就好了」。我這

些話只會說他人。不會說自己。豈不顛倒。修行雖說修了幾十年。還是一肚子煩惱。食不下。睡不着。不知見什麼鬼。誤了自己還是誤誰。臨插秧他就去了。我自己也不是的。說易行難。莫造來生業。回頭種福田。前生沒有腳踏實地做功夫。沒種好善因。所以今生冤家遇對頭。都來相聚了。年輕人要留心。不要學我放不下。我痴長幾歲。有點虛名。無補真參實學。各位要種好因。須努力自種福田。

四月二十二日

出家人天天講修道。如何謂之修道呢。修是修造。道是道理。理是人的本心。這心是怎樣的呢。聖言所表。心如虛空。說一個空字有點籠統。空有頑真之分。我們眼所見的虛空。就是頑空。那不變隨緣。隨緣不變。靈明妙用。隨處自在。能含一切萬物的才是真空。修行人要明白這樣的真空。識自本心。見自本性。清清白白。明見無礙。就是見道。拿北京來作比喻。若從地圖看北京。有方的圓的。橫的豎的。宮殿街道。南海西山等等名目。看到能背得出。終不如親到北京一次。隨你提起那里。他不用看圖就能說得清清楚楚。只看圖而未曾到過北京的人。別人問起來雖然

答得出。但不實在。而且有很多地方答不出的。修行人見道之後。如親到北京。親見「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的本性」。不同依文解義的人。只見北京圖而未親到北京。空就能擺得開。無挂無礙。不空就擺不開。就有挂礙。所說和所作就不一樣。所以說「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色空原來無礙。若實在明見此理。則任他天堂地獄。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無挂無礙。不明此理的人。雖能說得天花亂墜。也無真實受用。古來有一位老修行。在大眾會下住了多時。度量很寬。待人厚道。常能勸人放下放下。有人問他。「你這樣勸人教人。你自己做到沒有。」他說：「我在三十年前就斷無明了。還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後來覺得在大眾會下。還是有些不自由自在。所以就跑到深山住茅庵去。這回獨宿孤峰。無人來往。自由自在。以為就真無煩惱了。誰知有一天在庵中打坐。聽到門外有一群牧童。吵吵鬧鬧的說到庵里去看看。有說不要動修行人的念頭。又有說既是修行人。念頭是不會動的。後來牧童都進去了。老修行坐在蒲團沒有理他。他們找喝的找吃的鬧個不休。老修行不動不聲。牧童以為他死了。搖他也不動。

但摩他身上還有暖氣。有人說：「他人定了」有人說：「我不相信」。於是有人拿根草挑他的腿。老修行還是不動。挑他的手也不動。挑他的肚臍也不動。挑他的耳朵亦不動。挑他的鼻孔。老修行忍不住。打了一個噴涕。於是大罵道：「打死你這班小雜種」。那時觀世音菩薩在空中出現說：「你三十年前斷了無明的。今天還放不下嗎」。可見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不被境轉真不容易。憨山大師費閑歌說：「講道容易修道難。雜念不除總是閑。世事塵勞常挂礙。深山靜坐也徒然」。我們既為佛子。若不下一番苦心。徒然口說。是無補於實際的。

四月二十三日

佛教的月刊上常說。佛門遭難。濫傳戒法。規矩失傳。真理埋沒。這些話我也常講。前幾十年我就說。佛法之敗。敗於傳戒不如法。若傳戒如法。僧尼又能嚴守戒律。則佛教不致如今日之衰敗。我自己慚愧。初出家時不知什麼是戒。只知苦行。以為吃草不吃飯等等就是修行。什麼大乘小乘三藏十二部都不知道。鼓山是福建省的名勝地方。有幾百僧人。有叢林。有茅蓬。遠近聞名。我就到鼓山出家。鼓山傳戒期間只有八日。實際

傳戒工作只有四五天。從四月初一日新戒掛號進堂後。馬上就教規矩。省略了很多手續。又沒有比丘壇。新戒受戒什麼明目都不知。初八日在頭上燃了香。戒就算受完了。後來我到各處一跑。傳戒的情形各有不同。天臺山國清寺戒期五十三天。盡是小和尚受戒。普陀山戒期十八天。名叫羅漢戒。天童寺戒期十六天。寶華寺戒期五十三天。安徽寧國府戒期三天。徽州某寺戒期更快。一晝夜就完事。名叫一夜清。後來看經律。才知道這樣苟且傳戒是不如法的。楞嚴經說：「若此比丘。本受戒師。及同會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淨者。如此壇場。多不成就」。可見三師七證這十師中。有一不清淨者。戒就白傳。楞嚴又說：「從三七後。端坐安居。經一百日。有利根者。不起於座。得須陀洹。縱其身心。聖果未成。決定自知。成佛不謬」。近代傳戒。不問清淨不清淨。如法不如法了。中國佛教。自漢明初感騰蘭二尊者。初來此土。不得受具。但與道俗剃髮。披服纓條。唯是五戒十戒而已。高貴卿公曇摩迦羅乞行受戒法。沙門朱士行為受具足戒之始。梁武帝約法師受具足戒。太子公卿道俗。從師受戒者四萬八千人。此應受菩薩戒。唐高宗宣律師於淨業寺建石戒壇。為岳瀆沙門再受

具戒·撰壇經·宋真宗升州崇勝寺·賜名甘露戒壇·詔京師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皇帝立的戒壇·受戒的人要經過考察的·初受沙彌戒·梵語沙彌·華語息慈·謂息惡行慈也·七歲至十三歲·名驅烏沙彌·初·小兒出家·阿難不敢度·佛言：「若能驅食上烏者聽度」·十四歲至十九歲·名應法沙彌·謂正合沙彌之位·以其五歲依師調練純熟·堪以進具也·二十歲至七十歲·叫名字沙彌·本是僧之位·以緣未及·故稱沙彌之名·比丘戒要年滿二十歲才能受·很嚴格的·有未滿的·佛聽從出世日算至現在·以閏年抽一月·以大月抽一日·補足助成二十歲·古有許多大祖師·未拘定年齡者也不少·清代以來·皇帝是菩薩應世·如順治出家·康熙雍正都受菩薩戒·由國主開方便·凡是僧人不經考察·都能受戒·不知慈悲反成不好·以前傳戒還可以·如寶光寺·昭覺寺·寶華山·福州鼓山·怡山等處·猶尚慎重·其他叢林小廟都在傳戒·乃至城隍土地·會館社壇·都傳起戒來·我因此在三壇正範·後跋略云：「更有招貼四布·煽誘蠱惑·買賣戒師·不尊壇處·即淫祠社宇·血食宰割之區·亂為壇地·彼此迷惑·竊名網利·襲為貿易市場·本是清淨佛

土·翻為地獄深坑」。近來弘化月刊·指責濫傳戒法的話·說得更不好聽·我過去每年也在傳戒·地獄業造了不少·其中有點緣故·欲想挽回後進·不得已而為之·我初到雲南鷄足山·看不到一個僧人·因為他們都穿俗服·所以認不出誰是僧人·他們全不講修持·不講殿堂·連香都不燒·以享受寺產·用錢買黨派龍頭大哥·以為受用·我看到此情形·就發心整理鷄足山·開禪堂·坐香·打七·無人進門·講經·無人來聽·後來改作傳戒·從前僧家未有傳戒受戒者·這回才初創·想用戒法引化·重新整理·因此傳戒期限五十三天·第一次就來八百多人·從此他們才知有戒律這一回事·慢慢的勸·他們也就漸漸和我往來·漸知要結緣·要開單接眾·要穿大領衣服·要搭袈裟·要上殿念經·不要吃烟酒葷腥·學正見·行為逐漸改變·我藉傳戒·把雲南佛法衰敗現象扭轉過來·鼓山以前傳戒只八天·只有比丘優婆塞進堂·沒有女眾·各處遠近寄一圓與傳戒師·給牒·在家人搭七衣·稱比丘比丘尼·名為寄戒·我到鼓山改為五十三天·把這寄戒不剃髮搭衣等非法風氣都改了·很多不願·反對的·弄到有殺人放火的事件發生·豈非善因反招惡果·請慈舟法師來鼓山辦戒律學院·他

自己行持真是嚴守戒律。我很敬重他的。辦道這事。總在自己。不在表面。古來三壇戒法。每一壇都要先學足三年。才傳授的。佛滅後。上座部至五百部。事情複雜多了。佛在世時亦方便。有十七群比丘。年未滿二十而受比丘戒的祖師亦多。如不講懺悔。縱至百歲亦是枉然。每見幾十歲的老法師不守戒律的也不少。這些情況。老禪和子都知道。初發心的要謹慎護戒。學習大小乘經律論。以求明白事理。清淨覺地。本來不染一塵。但佛事門中就不舍一法。出家受戒。先受沙彌十戒。此十戒中。前四是性戒。後六是遮戒。次受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戒。尼衆有三百四十八戒。不離行住坐卧四威儀和身口七支。菩薩三聚淨戒。一攝律儀戒無惡不斷。起正道行。是斷德因。修成法身。二攝善法戒。無善不積。起助道行。是智德因。修成報身。三攝衆生戒。無生不度。起不住道。是恩德因。修成化身。持戒有小乘大乘之別。小乘制身不行。大乘制心不起。小乘在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中制身不犯。大乘連妄想都打不得。一打妄想就犯戒。大乘講雖容易。行起來就難了。舍利弗過去在因地中想行菩薩道。離開茅庵。不做自了漢。發大願心。入世度衆生。到十字街頭打坐去。

有一天·見一女人大哭而行·舍利弗問她何故如此傷心·女曰：「我母親有重病·醫生說要世人活眼睛才醫得好·這事難辦·我感到失望·所以傷心痛哭」·舍利弗曰：「我的眼睛給你好不好」·女曰：「謝謝你·真是菩薩·救苦救難」·舍利弗遂把右眼挖出給她·女曰：「錯了·醫云須用左眼才對」·舍利弗勉強又把左眼挖出給她·這女人拿起左眼聞一聞說：「這眼是臭的·不能用」·弃之而去·舍利弗覺得衆生難度·便退了菩薩心·六十小劫變蛇·你看修行菩薩道難不難·受比丘戒時·戒和尚問·「汝是丈夫否」·答曰：「是丈夫」·受菩薩戒時·戒和尚問·「汝是菩薩否」·答曰：「是菩薩」·問：「既是菩薩·已發菩提心未」·答曰：「已發菩提心」·既如此說·就要做得到·否則·腳未踏實地·被人罵一句就放不下·動起念頭就招墮了·既受了三壇大戒·你我想像·像不像沙彌比丘菩薩呢·自檢討去·

四月二十五日

我今天在過堂的時候·看見各人吃飯·漸漸有些散亂·吃飯時候容易散亂·亦正好對治散亂·世人不知人身之寶貴·大涅槃經偈曰：「生世為

人難。值佛世亦難。猶如大海中。盲龜遇浮孔。雜阿含經曰：「大海中有一盲龜，壽無量劫。百年一遇出頭。復有浮木。只有一孔。漂流海浪。隨風東西」。盲龜百年一出。得遇此孔。凡夫漂流五趣海。還復人身。甚難於此。顯揚論曰：「一日月之照臨。名一世界。這一世界。九山八海和四洲」。九山是。須彌山。持雙山。持軸山。擔木山。善見山。馬耳山。障礙山。持地山。小鐵團山。八海是。七個香水海和一個大咸水海。須彌山與持雙山之間。乃至障礙山與持地山之間。當中都有二重香水海。八山之間共七香水海。最後持地山與小鐵團山之間。有一重大咸水海。此海中有東西南北四洲。盲龜在大咸水海。百年一出頭。要碰人這飄流不停的浮木之孔。四教儀說：「在因之時。行五常五戒。中品十善。感人道身」。四洲中北洲無貴賤。餘三洲有輪王。粟散王。百僚。臺奴。豎子。僕隸。姬妾之分。皆有五戒十善之因。有上中下不同。故感果為人。有貴賤不等。我們現在已得人身。又聞佛法。就要依教奉行。依戒定慧種種法門降伏其心。如照律下修行。則一天到晚。持毗尼日用五十三咒。佛制「比丘食存五觀。散心雜話，信施雜消。」大眾聞磬聲各正念。維那在齋堂念了供養

咒之後。呼此偈。說畢。比丘吃飯時要存五觀。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一鉢之飯。作夫流汗〕。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缺則不易。全乃可受〕。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離此三過。貪瞋痴也〕。四。正事良藥。為療形枯。〔饑渴病故。須食為藥〕。五。為成道業。應受此食。〔不食成病。道業何從〕。五觀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難消。要常存慚愧心。莫失正念。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不要心外見鬼。各存正念者。一聲磬念一聲佛也。不說人我是非。散心雜話。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若不自了道。披毛載角還。修因感果如種田。水養禾苗。如智水潤心田。能念念在道。則處處都是道場。善用心者。心田不長無明草。處處常開智慧花。既然人身已得。佛法已聞。就要努力修行。勿空過日。

四月二十六日

凡在三界之內。都要六道輪回。六道之中分三善道。三惡道。天人阿修羅是三善道。畜生餓鬼地獄。是三惡道。六道之中。每一道都有千品萬類。貴賤尊卑各各不同。故經云：「譬如諸天。共器飲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上者見白。中者見黃。下者見赤。」欲界諸天有淫欲。四天王天與

人間同。忉利天淫事與人間略異。只過風不流穢。夜摩天則執手成淫。兜率天但對笑為淫。化樂天以相視為淫。他化天以暫視為淫。楞嚴經說：「如是六天，形雖出動，心迹尚交，自此以還，名為欲界」。色界已無淫欲，還有色身。楞嚴經說：「是十八天，獨行無交，未盡形累，自此以還，名為色界，但無粗色，非無細色」。淨名疏云：「若不了義教，明無色界無色，若了義教，明無色界有色」。涅槃云：「無色界色，非聲聞緣覺所知」。楞嚴經云：「是四空天，身心滅盡，定性現前，無業果色，從此逮終，名無色界」。三界輪回淫為本，六道往返愛為基，可見有淫就有生死，斷淫就斷生死了。三界六道，身量壽命，長短不同，非非想處天，壽長八萬大劫，還是免不了生死輪回。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我們打算出火宅，就要好好的修行。

四月二十七日

有一件事要囑咐各位的。近日各處來信問本寺是否傳戒。大家知道的。我在這裡是住茅蓬。各位有緣，所以共住在一塊。現在要響應政府號召，自給自食。若人多了，一時生產不及，糧食就買不到。各位向外通

信。切不要說這里傳戒。因為這里不能多住人。本寺的新戒曾要求我說戒。我看時節因緣。或在這里說方便戒是可以的。但不能招集諸方新戒。若人過多。食住都成問題。現在農事忙到了不得。幸而秧已插了。但還有很多事要忙的。天天要吃。若不預為計劃。就沒有得吃。老鼠都有隔年糧。我們也要有打算。時光迅速。又快到夏至了。夏至後日漸短。夜漸長。陽氣收了。人身造化和天地一般。身心動靜。行住坐卧。要順時調護。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勿被動轉。靜勿被靜轉。定是體。慧是用。真是靜。俗是動。二諦圓融。與天地之氣一般。修行辦道。無非調停動靜而已。動靜如法。隨心所安。動靜不如法。被境所遷。歡樂苦日短。憂悉嘆日長。時光長短。唯心所造。一切苦樂。隨境所遷。昔日有一禪和子在鼓山挂單。有一生癩病僧。別人看見都討厭他。這禪和子年紀才二十多歲。很慈悲細心招呼病僧。病僧好了。與禪和子一同起單。病僧曰：「我多謝你的照顧。病才醫好。否則我早就死了。你和我一齊到我小廟去住住吧」。禪和子說：「我先朝五臺。將來再到你小廟去」。禪和子朝完五臺。回到鼓山。訪那病僧。那病僧就在一金絲明亮的寺門邊迎接他說：

「等你很久了．這麼遲到」．便倒一杯開水給他喝．禪和子說：「路上未吃飯呢」．病僧說：「請稍等一下．飯就送來」．病僧便去牽牛．犁田．播種．拔秧．插秧．薅草．割稻子．碾米．作飯．不知怎樣攪的．頃刻間飯就弄好了．飯吃完之後．禪和子想告假去．病僧請留一宿．迨天明下山．則江山依舊．人事全非．已改朝換代過了很多年．我們苦惱交煎．日子非常難過．他上山住一日夜．吃一頓飯下山．就改了朝代．過了很多年月．羅浮山沙門慧常．因采茶入山洞．見金字榜羅漢聖寺．居中三日而出．乃在茅山．人間五年矣．你看時間長短．是不是唯心所造呢．只要你能定慧圓融．二諦融通．深入三昧．一念無生．則見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行住坐卧不要心外見法．每天不被境轉．任你暑去寒來．與我不相干．如如不動．念念無生．這就不被境轉．修行就不錯過時光了．

四月二十八日

同參道友們來問話．不要客氣．直道些好．本來諸方叢林問話的規矩．要恭恭敬敬．搭衣持具頂禮後．問訊長跪．才請開示的．这里是茅蓬

境界。不講究這些。什麼道理呢。我現在一天到晚在煩惱中過日。你們多禮。我就更麻煩了。隨便隨時。那里都可以問可以說。禪和子在巷里牽牛直來直去。譬如說點燈。用的是香油。就說是香油。用的是洋油。就說是洋油。你用功是念佛就談念佛。是參禪就談參禪。有那樣便說那樣。灑灑脫脫的好。若說我樣樣都不曉得。請你慈悲開示。這就是虛偽了。如德山隔江招手。他也知你的長短。本來法法都是了生死的。參禪。念佛。看經。禮拜。種種法門。對機而說。你什麼機。對你說什麼法。「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如君臣藥配合妥當。吃了出一身大汗。病就好了。病好了。藥就不要了。古人說：「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凡夫心盡。當下是佛。不用向外馳求。向外馳求。即是外道。心外一無所得。自心是佛。凡夫心。就是執著心，生氣。生歡喜。毀譽動心，貪色。貪財。穿好。吃好。偷懶。打無明。不上殿等等習氣毛病。甚至想成佛。都是凡夫心。若能凡聖雙忘。一切處如如不動。不向外求。則見自心是佛。辭親割愛。以參禪念佛等法門除此等凡心。以毒攻毒。病去藥除。同參們請開示。常說妄想多。這不要緊。不參禪。不念

佛，你還不知有妄想。因為用功回光返照就知道有妄想。識得妄。你不要理會他。如如不動。若生心動念。就見鬼了。日久功深。水滴石穿。口誦心惟。自然歸一。參禪可以悟道。念佛忘了我也能悟道。一念不生。直下承當。這里正好用功。希望各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四月二十九日

講起辦道。諸佛菩薩只叫除習氣。有習氣就是衆生。無習氣就是聖賢。聖賢的妙用。識得則煩惱是菩提。識不得則菩提成煩惱。煩惱與菩提。如反掌覆掌。這些話說是容易。行就為難。所以烏窠禪師說：「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虛雲慚愧萬分。習氣深了。不能回頭。不能放下。到這里住茅蓬。本想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的。常住的事不要我理。理了就是多管閑事。從前當過兩天家。習氣難除。至今放不下。事情看不過去的偏愛講。當家說過。今早不出坡。我還叫出坡。有人說我這就是封建。是多管。這件事公說公有理。婆說理更多。當家說大衆太辛苦了。休息一下是對的。但國家號召我們生產。我們借了政府幾萬斤米。怎能不響應號召努力生產呢。我要開腔多嘴。是怕下半年買

不到米。因為我們每人每日買米一斤半。現在木匠買米已節約了三兩。我看我們也快要減的。米少了又不增產就不够食。若今天休息。明天是初一又休息。後天若下雨那就一連休息三天不出坡。豈不誤了生產。有些原因。你們說我封建就封建。但我封建中有不封建。專制中有不專制。和有強權無公理的不同。現在春雨土松。若不趁此時多辛苦一點。請問下半年吃什麼呢。雖說辛苦。但我們比山下的老百姓已經好得多了。他們幾天幫我們插秧，才有大米飯吃。每天光頭淋雨還不敢躲懶。一懶我們就不用他。所以這麼苦。他們還要干。我們沒他們這麼苦何以還說苦呢。

端午

今天端午節。本是世俗的紀念日。佛門不在這裡執著。虛雲以前也隨順世情。住近城市也有人送粽子。常住也隨俗過節。現在雲居山沒有人送粽子來。粽子本來是給鬼吃的。我們何必要包粽子。包粽子費工夫。所以只煮糯米飯應節算了。人生世上。總宜流芳千古。切勿遺臭萬年。國家所重的是忠義節烈。佛門弟子。一念無生。認識本來面目。誰管他什麼吉凶禍福。但未見無生的。就逃不出吉凶禍福。這幾天鬧水災。去年鬧水災也

在這幾天。今年水災怕比去年更壞。我放不下。跑出山口看看。只見山下一片汪洋大海。田里青苗比去年損失更多。人民糧食不知如何。我們買糧也成問題。而且買糧的錢也沒有。所以要大家刻苦度過難關。這次沒有米賣。幸蒙政府照顧。買到谷子。以前買米每人每天一斤半。現已減了四兩。只能買二十兩米。以谷折米。要打七折八折。一百斤谷子作七十斤米。要多買也不行。買谷比買米吃虧。買麥面一擔二十幾元。一擔面粉等於兩擔米錢。更化得多了。但不買又不行。所以要和大家商量節約省吃。從此不吃乾飯。只吃稀飯。買谷怕買不到。自己種的又未長成，先收些洋芋摻在粥里吃。洋芋每斤一角二分。價比米貴。好在洋芋是自己種的。不化本錢，拿它頂米度過難關。我們要得過且過。

五月十五日

叢林布薩。一個月內黑月白月兩回。梵網經。四分戒本。每月本來都要誦兩次。今只半月誦梵網經。半月誦四分戒本。已省略了。梵語布薩。華言淨住。善宿。又曰長養。謂每月集眾說戒經。使比丘住於淨戒中能長養善法也。佛觀一切眾生苦惱輪回。背覺合塵。習氣除不了。故方便制

戒。使衆生斷除習氣。背塵合覺。佛所說的戒律。梵語稱毗奈耶。華言滅。或曰。律。新譯曰調伏。戒律滅諸過非。故曰滅。如世間之律法斷決輕重之罪者。故云律。調和身語意業之作業。制伏諸惡行。故曰調伏。戒律條文多少。怕你忘記。所以每月二戒都要誦二次。菩薩戒是體。比丘戒是用。內外一如。則身心自在。誦戒不是過口文章。要說到行到。講到持戒也實在為難。稍一彷彿就犯了戒。持戒這事。如頭上頂一碗油便的。稍一不慎。油便漏落。戒就犯了。半月誦戒。誦完要記得。口誦心惟。遇境逢緣。就不犯戒。不起十惡。佛制半月誦戒之意在此。初發心的格外要慎重。很多人年老還靠不住。果能一生直到進化身窻。那時都不犯律儀。才算是個清淨比丘。戒律雖有大小性遮之分。皆要絲毫不犯。持戒清淨如滿月。實不容易。不可不小心。未曾受戒的。別人誦戒不能往聽。只能誦戒前在齋堂聽和尚囑咐。不要忘記出家根本。論到出家。表相不難。不比過去要剃髮。現在很多俗人都是光頭的。出家只穿上大領衣就名僧人。但誰是真的僧人呢。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務望各自精進。

五月十六日

昨夜說的黑月白月誦兩重戒法。這是世尊金口所宣。佛將涅槃時，阿難尊者問佛。未來比丘以何為師。佛曰：「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暗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波羅提木叉華言別解脫。謂身口七非五篇等戒。不犯則能解脫。以波羅提木叉為師。即以戒為師也。戒條既多。怕會忘記。故黑月白月都要誦戒。以便記持不犯。曾受某戒。許受某戒。聽某戒。未曾受過的戒。不許誦。不許聽。未受而誦而聽就不合法。故誦戒法師在誦戒前問曰：「未受菩薩戒者出否。」維那答曰：「此中無有未受菩薩戒者。」誦比丘戒也要這樣問。佛門弟子共有七眾。一。比丘。二。比丘尼。這是男女之受具足戒者。三。式叉摩那。此云學戒女。習學六法故。四。沙彌。五。沙彌尼。這是男女之受十戒者。六。優婆塞。七。優婆夷。此是男女之受五戒者。沙彌不許聽誦比丘戒。怕沙彌見比丘犯戒而生我慢貢高。輕視比丘。故誦戒之前。沙彌進齋堂。頂禮長跪。上座撫尺云：「諸沙彌諦聽。人身難得。戒法難聞。時光易度。道業難成。汝等各淨身口意。勤學經律論。謹慎莫放逸。」沙彌答曰：「依教奉行。」上座又說：

「既能依教奉行，作禮而退。」沙彌一拜起，問訊出堂。沙彌出堂之後，才開始誦戒，受了佛戒，當下即得清淨戒體，即得解脫，即入佛位，位同大覺，是真佛子，受佛戒，是難得希有之事，所以受戒後，要謹慎護戒，寧可有戒而死，不可無戒而生。僧祇律云：「波羅脂國有二比丘共伴來詣舍衛問訊世尊，中路口渴無水，前到一井，一比丘汲水便飲，一比丘看水見蟲不飲，飲水比丘問言，汝何不飲，答言，世尊制戒，不得飲蟲水故，彼復勸言，長老但飲，勿自渴死，不得見佛，答言，我寧傷身，不毀佛戒，遂便渴死，即生忉利天上，天身具定，是夜先到佛所，禮足聞法，得法眼淨，飲水比丘，後日乃到佛所，佛知而故問，汝從何來，為有伴否，彼即以上事答，佛言，痴人，汝不見我，謂得見我，彼死比丘，已先見我，若比丘，放逸懈怠，不攝諸根，雖共我一處，彼離我遠，彼雖見我，我不見彼，若有比丘，於海彼岸，能不放逸，精進不懈，斂攝諸根，雖去我遠，我常見彼，彼常近我。」和這位持戒比丘比較一下，我們是一天到晚烏烟瘴氣，和豬八戒一般，那里像佛的弟子呢，佛制，比丘喝水，要用濾水囊，把水濾過才喝，中國現在誰用濾水囊呢，佛又方便，喝水時只許

用肉眼觀水。不許用天眼觀水。因為用天眼觀。則水中蟲多。皆喝不得。勉強喝了又犯戒故也。所以不管你看見水中有蟲無蟲。照毗尼日用規定。凡飲水都要持偈念咒。偈曰：「佛觀一鉢水。八萬四千蟲。若不持此咒。如食眾生肉。」咒曰：「唵。縛悉鉢羅摩尼莎訶」。時光易度者。一日十二時辰。晝六時。夜六時。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小時四刻。一刻十五分鐘。一分六十秒。時間是剎那剎那的過。剎那剎那的催人老。你們沙彌。自出娘胎至今。轉眼就二三十歲。你看時光是不是易過。道業難成。初出家的道心都好。日子久了。就懈怠起來。所以說：「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二年。佛在西天。出家三年。問佛要錢」。既道心不長。道業就難成了。露水般的道心。怎能了生死呢。所以最後就囑咐你們說：「汝等各淨身口意。勤學經律論。謹慎莫放逸」。勤者精進不後退。如孔子所說。學而時習之。不分晝夜。行住坐卧。朝於斯。夕於斯。磨煉身心。清淨三業。經者。徑也。即了生脫死之路徑。律者。戒律。即五戒十戒比丘菩薩等戒也。論者。佛大弟子發揚經律之妙義的著作。汝等沙彌。既發心為道。就要勤學經律論。勿空過日。

五月十七日

昔日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州於言下悟理。我們說古人的空話。說平常心。人人都有。但怎能見得他是道呢。只要識得平常心。則一切處都是道。不識這平常心。就顛顛倒倒了。何故呢。我們不能回光返照。向外馳求。背覺合塵。朝朝暮暮。隨境遷流。背道而馳。摸不着自己的臉孔。怎樣叫平常心呢。平常就是長遠。一年到頭。一生到死。常常如此。就是平常。譬如世人。招待熟客。只用平常茶飯。沒有擺布安排。這樣的招待。可以長遠。就是平常。如有貴客到了。弄幾碗好菜。這就是不平常的。只能招待十天八天。家無常禮。故不平常的招待。是不能長久的。修心人。心無造作。無安排。無改變。無花言巧語等。這就是平常心。就是道。也就是直心是道場的意思。六祖謂智隍禪師曰：「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

也」。這些話，也是說的平常心，與這些話不相應的，是在鬼窟里作活計，就不平常了。昨夜說戒律，初發心的，初生信心，歸依三寶，求授五戒，再進步的，知人身是苦，而捨俗出家，入山修道，知比丘尊貴，而授具足戒，又發大心，而授菩薩戒，在戒堂聽引禮師苦口叮嚀，說到「寒心而生慚愧」，那時怕六道受苦而發道心，聞法泪下，問某戒能持否，都答曰能持，但受戒完了，過些時候，老毛病復發，就退道心，就不平常，反以貪瞋痴為平常了。明道的人，動靜無心，善惡無念，性空即無心，無心即道，初出家人，不知佛法如何，規矩如何，修行如何，須知欲了生死，先要循規蹈矩，如孔子之制禮作樂，亦無非教人規矩，與佛戒律無異，執身即除習氣，身得自由，則心有依處，古人在行住坐卧四威儀中，有執身次序的偈語曰：「舉佛音聲慢水流，誦經行道雁行游，合掌當胸如捧水，立身頂上似安油，瞻前顧後輕移步，左右回施半展眸，威儀動靜常如此，不枉空門作比丘」，以冰清玉潔的聲音，稱念諸佛聖號，這是念佛法門，進一步問念佛的是誰，就是參禪了，若不回光返照，只口念佛而心打妄想，隨念遷流，這樣念佛就無用，念佛要口念心惟，以智觀照，聲音不緩

不急。如水慢流。口念耳聽。不打妄想。念念流入薩婆若海。一聲佛號有無量功德。只此一聲佛號就能渡無量衆生。誦經或照經文直誦或背誦。或跪誦。或端坐而誦。或默念皆可。隨文觀相。看經中說的什麼道理。行道即經行。一步一步不亂。不東歪西倒。如空中雁行有次序。一個跟一個。不緊不疏的行。一切處都是用功。合掌兩手不空心。十指緊密。不偏不倒。如捧水一般。若一偏側。水就傾瀉了。站如松。兩腳八字。前寬八寸。後寬二寸。身直。頭不偏不倚。後頸靠衣領。如頂一碗油在頭上一般。不正則油瀉了。行如風。要照顧前後。輕輕移步。鞋不拖地。行樓板不要響。生草不踏。愛護生物。開眼看東西。只展半眸。所看不過三五七尺遠行住坐卧。能具威儀。使人一望生敬。若不先自檢責。何以化導群機。既自治之行可觀。則攝化之門不墜。有道無道。舉止如何。別人一看便知。心能平常則始終不變。經歷風波險阻。此心如如不動。如憨山老人者。就是我們的模範。他老人家生於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十月十二日。十二歲請於母出家。禮南京報恩西林和尚為師。受具戒於無極和尚。二十歲西林和尚寂後。房門大小事。衆皆聽憨山決之。後從雲谷大師在天界坐

禪·二十八歲游五臺·見憨山甚佳·因以為號·二十九歲閱肇論·悟不遷義·妙峰謂之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三十歲發悟·說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自披剃至七十一歲冬游雙徑·上堂說法·啟口數千言·不吃一字·侍前傳錄·疲於奔命·日不暇給·其詳細史實具戴年譜中·他老人家一生歷史·數十年中·環境千變萬化·千辛萬苦而道心始終不變·這就是平常心·長遠心·就是我們的模範·他遣戍雷陽時·作軍中吟云：「緇衣脫卻換戎裝·始信隨緣是道場·縱使炎天如烈火·難消冰雪冷心腸·」他把自己堅固不變的心都吐露出來·佛法到今日更衰微·起過不少風波·解放前·全國僧尼還有八十萬·去年只餘七萬多·還俗的十占其九·這就是無長遠心·無堅固心·烈火一燒·就站不住腳·若是真佛弟子·就要立志·具鐵石心腸·先學威儀·循規蹈矩·不怕人說你腦筋不醒·要死心崇奉佛的教誡·由於多劫種下善根·此生才得入佛門·就要努力求道去習氣·不入名利場·不當國王差·把心中的習氣·一點一點的除去·即是大修行人·得入理體·堅固心歷久不變·平常心動靜一如·

五月十八日

禪門日誦上·載有憨山大師費閑歌十首·講十件難事·這十件事辦不到·就是空費力·就是閑無用·故曰費閑歌·若把這十事做到·就了生死·十件難事是·體道難·守規難·遇師難·出塵難·實心難·悟道難·守關難·信心難·敬心難·解經難·我與古人一比·自知慚愧·不敢多舂穀子·別人把我當古董看待·以為我有道德·我不敢多說話·別人認為我裝愁·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并非我客氣·古人說：「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內心的慚愧誰能知道呢·我騙佛飯吃·比你們多幾年·你們不相信苦惱業障·我的苦惱又說不出·現在只吃空飯·講話也講不好·講的又不是自己的·只是前人的典章·或諸方的口水·都是眼見耳聞的·自己肚里一點也沒有·古聖先賢·千佛萬佛·傳一心印·不說一語·佛祖相傳·無非如此·古人說得到得到·別人不知我的苦惱·還以為我了不得·明眼人會說我·你何不自己講講自己·前天杭州某人來一封隱名信指責我說：「抑其有以宗匠自命者·咸多墨守偏空·從有滿腹知解·對本分上一點不能相應·阿附權貴·廣收門徒·雖名喧一時·亦不足

重」。故有秘戒不許濫傳於不道不明不聖不賢之人。若遇其人而不傳。則必受其殃。若傳非其人。亦受其殃。未審大師有應傳而不傳。不應傳而傳者之事否。（按傳者傳法也）。一。和尚蓄髮。沙門敗類。開千古破戒之風。留後人譏諷之玷。二。雲門罹難。不明事機。徒以宿業果報而自慰。造成三僧失踪。一僧身亡。空前未有之慘聞。有些二事。足以證明大師功過深淺矣。孔子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這封信指責我。就是我的善知識。我很感謝他。可惜他的信不署名。又沒有回信地址。他說：「蓋以大師之神明。當可知也。倘有緣份。請一回示為禱。因此我寫信到杭州托心文法師打聽這封信是誰寫的。想和他通個信。他說我以宗匠自命。又說『就學人所知者。其能行解相應作法門之龍象者。不愧為人天眼目者。捨大師其誰能當之』等語。他最初責我以宗匠自命。我何嘗敢以宗匠自命。繼又贊嘆我捨大師其誰能當之。這些話我實不敢當。問我傳法之事。我自己應不應得法也不知。那里敢說傳不傳呢。談到和尚蓄髮這件事。旁人對我不清楚的。我初出家時。誤學頭陀留鬚髮帶金箍。那時不明教理。早就錯了。後來被善知識一罵就剃了。以後每年剃一次頭。每

逢除夕洗一次腳。平生不洗澡。既然一年才剃一次頭。每逢除夕洗一次腳。平生不洗澡。既然一年才剃一次頭。平常不剃頭就不剃胡子。我不是有意養胡子的。照佛制度。應該剃除鬚髮中土風俗。以鬚眉為大丈夫相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所以中土祖師亦有順俗留胡子的。說到雲門罹難。責我不明事機。這事亦與我無干。誰失蹤。誰身亡。我也不知。古來酬還夙業果報而罹難的祖師很多。以上的話。由於我放不下而說的。平常會說古人的話來勸人。遇到境界。自己就打不開。真所謂能信不行空費力。空空論說也徒然。我長年害病。無力行持。不能如古人那樣要死就死。要活就活。來去自由。初發心同參們。不要提我的虛名。不要聽我的空話。要各人自己努力。自不努力。向外求人。都靠不住的。行持不限出家在家。都是一樣。講個典章你們聽。雲南有一位秤錘祖師。明朝人。姓蔡。住昆明小東門外。父母去世。遺下財產田園。生活過得很好。勤儉勞動。自種菜蔬出賣作零用。妻年輕貌美。好吃懶做。和野漢子私通。蔡雖明知此事也不說她。日子久了。她更膽大。天天和野漢子私通。毫無顧懼了。有一天。蔡很早就出門賣菜。預計野漢尚未離家。就買好酒肉帶回

家。這時野漢尚未離去。只好躲在床下。蔡入廚弄飯菜。妻覺得不好意思。就去洗臉并幫丈夫弄飯菜。飯菜弄好了。蔡叫她擺碗筷。她擺了兩套碗筷。蔡叫她擺三套。我今天請客。她擺好了。蔡叫她請客出來喝酒。她說：「客在那里」。蔡曰：「在房里」她說：「你不要說鬼話。房里那有客」蔡說：「不要緊。不要害怕。你請他出來好了。若不出來。我就給他一刀」。妻不得已。就叫野漢子出來。蔡請野漢子上座。向他敬酒。野漢子以為有毒不敢喝。蔡先喝了再請他喝。酒菜吃飽了。蔡向野漢子叩頭三拜。說今天好姻緣。我妻年輕。無人招呼。得你照顧很好。我的家財和我的妻。都交給你。請你收下吧。妻和野漢子都不肯。蔡持刀說。你們不答應。我就要你們的命。二人没法。只好答應下來。蔡於是只身空手出門。往長松山西林庵出家。一面修行一面種菜。後來用功有了見地。再說野漢子財色兼收以後。好吃懶做。老婆天天挨打挨罵。吃不消。她悔恨了。跑到西林庵請蔡回家。想重尋舊好。蔡不理她。後來野漢子把家財吃光了。弄到她討飯無路。她想起蔡的恩情。想報答他。蔡平常好吃昆陽的金絲鯉魚。她就弄好了一盤金絲鯉魚。送到西林庵給蔡吃。蔡收下說：「我領了

你的情了。這些鯉魚我拿去放生。」妻曰：「魚已煮熟了。不能放生。」蔡即將魚放在水里。魚都活了。直到現在。昆明黑龍潭古迹。還有這種魚。蔡是俗人。對妻財子祿能放得下。所以修道能成功。奉勸各位。都把萬緣放下。努力修行。期成聖果吧。

五月二十日

佛所說法。千經萬論。總是要衆生明白自己的心。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衆生無量劫來。被物所轉。都是心外見法。不識自性。本來無一物。萬法了不可得。妄執心外有法。成邪知邪見。既然說識得心無寸土。那就算了。何必還說許多名堂。什么三歸五戒。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等等。說這多法門。無非對治衆生的心而已。衆生習氣毛病。有八萬四千煩惱。所以佛就有八萬四千法門來對治。這是佛的善巧方便。你有什么病。就給你什么藥。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衆生無量劫來。被無明煩惱污染了真心。妄認四大為自身相。不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今欲返本還原。要先調身。斷除習氣。把粗心變為細心。從有為到無為。在自性清淨身上用功。行住坐卧。一天到

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小心謹慎·斷除習氣·膽要大·心要細·膽大包身·不被境轉·心細則氣細·否則粗心浮氣·這種情形·可以自己檢查·一般人在勞苦奔波忙忙碌碌時·就氣喘息粗·有定力功夫的人·再忙也不喘氣·一天到晚·總是心平氣和的·一心不亂就是定·妄無本體·有定就無妄·就能復本心源·功夫從外頭做起·先講威儀教相·行住坐卧都有威儀·不要說忙得要死·還講什麼威儀·既然作如來之弟子·先聖之宗親·出入金門之下·行藏於寶殿之中·就要做到任他波濤浪起·振錫杖以騰空·假使十大魔軍·聞名而歸正道·怎能因為忙了就不講威儀呢·昔日浮山遠錄公謂其首座曰：「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為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孰不從化」·所以有眼的人·看你一舉一動·威儀怎樣·就知你有道無道·佛在世時·舍利弗初為婆羅門·路逢馬勝比丘·見他威儀很好·心生恭敬·從之問法·馬勝比丘說：「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舍利弗聞偈得法眼淨·歸與親友目連宣說偈言·亦得法眼淨·即時各將弟子一百·往詣竹園求願出家·佛呼善來比丘·鬚髮自落·

袈裟披身。即成沙門。你看馬勝比丘只是行路威儀好。便成如此功德。這就是以威儀導物。孰不從化的例子。初發心的同參們。要向古人習學。一心觀照自己。行住坐卧。二六時中。一切無心。不被物轉。若不如此。不守本分。隨妄流轉。何異俗人。雖說出家辦道。都是空話。各人留心。

五月二十一日

楞嚴經上佛說：「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我們和佛就如此不同。楞嚴一經。由阿難發起作我們的模範。全經着重說淫字。由這淫字。說出很多文章來。最初由阿難示現。因乞食次經歷淫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咒。攝入淫席。淫躬撫摩。將毀戒體。如來知彼淫術所加。齋畢旋歸。王及大臣。長者居士。俱來隨佛。願聞法要。於時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光中出現千葉寶蓮。有佛化身。結跏趺坐。宣說神咒。敕文殊師利。將咒往護。惡咒消滅。提獎阿難及摩登伽。歸來佛所。阿難見佛。頂禮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殷勤啟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佛應阿難之請。就說出一部楞嚴經來。阿難遇摩登伽女。并非做不得

主。這是菩薩變化示現世間。非愛為本。但以慈悲。令彼舍愛。假諸貪欲。而人生死。圓覺經說：「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回。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當知輪回。愛為根本」。所以說：「三界輪回淫為本。六道往返愛為基」。世人有在家。有出家。有為道。有不為道。凡自性不明的。都在五欲中滾來滾去。五欲就是財色名食睡。由此五欲。生出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七情又捆五欲。因此生死不了。如經所說：「南閻浮提眾生。以財為命」。人的投生。起首於淫欲。及至出生後。就以財為主。廣慧和尚勸人疏於財利。謂：「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所以五欲第一個字就是財。人有了錢財。才有衣食住。才想女色娶妻妾。人若無財。什麼事都辦不成。可見財的厲害了。世人總以有財為樂。無財為苦。無財想有財。有財想多財。有了白銀。又想黃金。不會知足的。既為自己打算。又為子孫打算。一生辛勞都為錢忙。不知有錢難買子孫賢。無常一到。分文都帶不去。極少能把錢財看穿的。從前有三個乞丐。一人手上拿着一條蛇。一人手上命着一個蓮華落。一人手上拿着一個糞袋。同時行路。看見地上

文錢。頭一個乞丐看見就拾起這文錢。第二個說：「我先看見的。這文錢應該歸我」。第三個也說：「我先看見的。這文錢應該歸我」。三個乞丐就為這一文錢。在路上打起來。衙門差人經過。看見他們打得凶。恐怕打出人命。就把三人帶進衙門見官。判斷是非。官坐堂上。問明原由。便說道：「這一文錢作不得什麼用。不要爭了」。三人都說：「我窮到一文錢都沒有。對此一文怎能不爭」。官說：「你們各自說出窮的情形。待我看那個最窮。就判這文錢歸那個」。第一個說：「我最窮了。無溜見青天。衣破無錢聯。枕的是土磚。蓋的是草墊」。第二個說：「我比他更窮。青天是我屋。衣裳無半幅。枕的是拳頭。蓋的是筋骨」。第三個說：「他們都不如我這樣窮。我一餓數十天。一睡大半年。死得不閉眼。只為這文錢」。官聽了大笑。這耻戲是譏貪官污吏的。世尊說法。講錢迷人的多得無比。出家也很多被錢迷的。從前是錢。現在是紙。更累死了。離了它就不能過日。你要生產就要工具。沒有錢買不到工具。就種不出東西。我們整天忙。是不是也為這文錢呢。世人衣食足了之後。又貪色。這個色字不知害了多少人。古來帝王由於貪色而致亡國的也不少。昔夏桀有施。得妹

喜為妻。由此荒淫無道。為商湯所滅。商朝的紂王愛姐己。嗜酒好色。暴虐無道。周武王伐之。兵敗自焚死。古時沒有電話電報。邊防告警。則舉烽燧。其法。作高土臺。臺上作桔皋。桔皋頭上有籠。中置薪草。有寇即舉火燃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此臺烽燧既作。鄰臺即相繼遞舉。以告戍守之兵。周幽王寵褒姒。不好笑。王百計悅之。仍不笑。王乃舉烽火以徵諸侯。諸侯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後西夷犬戎入寇。王舉火征兵。諸侯不至。犬戎遂弑王於驪山之下。并執褒姒以去。這事叫烽火戲諸侯。貪色之禍。無量無邊。說不完了。利和名是相連的。名有好有壞。或是流芳百世。或是遺臭萬年。三皇五帝。是聖君賢王的典型。禹受治水之命。八年於外。勞心焦思。三過家門而不敢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遂竟全功。乃定九州之貢賦。立五服之制。四夷賓服。湯王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湯曰：「嘻。盡之矣」。乃命解其三面。留其一面而告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這就是聖君賢王流芳百世的德澤。王莽曹操秦檜等就遺臭萬

年。諸佛菩薩。諸大祖師。有真道德。雖不求名而名流千古。善星比丘。寶蓮香比丘尼。生墮地獄。罪業深重。自然遺臭萬年。這個名真害人。說你好。有道德。難行能行就歡喜。就是好名。被罵不高興。也是為名。說好不好。總被名轉。眼前槍易躲。背後箭難防。從前禪堂午後吃了點心粥。有禮佛的。有到監值察開茶話會的。說你的功夫用得好的。就生歡喜。說不好。臉就放下來了。講小座也是一樣。說你好的就歡喜。說你不好就不願意；也是被名轉。食也有利有害。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古人心在道。野菜充饑。心定菜根香。如潭州龍山和尚那樣。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世人貪食。專在酸甜苦辣咸淡甘辛里打滾。務求珍饈美味。肆意傷生害命以資口腹。也有吃素的人。弄齋菜還叫葷菜名。什麼捆雞。油肉丸等等名目。這是習氣不忘。殺心還在。雖不是真吃葷也犯了戒了。好好歹歹。到肚里都變成屎。何必貪求美味。爭奪不休呢。好的吃得多。屁也多屎也多。有什麼好處呢。睡覺更了不得了。貪睡的人更多了。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天二十四小時。白天做事。夜里睡覺。平均一年睡了一百八十天。可見睡覺這事。

浪費不少光陰。真害死人。真修行人愛惜光陰。依佛遺教經說：「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故有睡用圓木為枕及不倒單等法。克服睡魔的。不發道心。不知慚愧。好吃懶做的人。特別貪睡。左邊睡醒了又右邊睡。而且日以繼夜的睡。看經聽法。坐香念佛都睡。把大好光陰全都浪費了。究竟出家所為何事呢。古德云：「聞鐘卧不起。護法善神瞋。現世減福慧。死後墮蛇身。」潯山老人云：「如斯之見蓋謂初心慵惰。饕餐因循。荏苒人間。遂成疏野。」又說：「感傷嘆訝。哀哉切心。豈可臧言。遞相警策。」希望有心求道。願出生死的人。切勿再被五欲七情所轉。努力勤修。莫空過日。

五月二十三日

世上軍令嚴肅。令行如山倒。誰也不能違他。佛所說法。亦如軍令一般。為佛弟子。只有依教奉行。決不能絲毫違犯。前幾天說的布薩時上座對沙彌說：「汝等各淨身口意。勤學經律論。謹慎莫放逸。」既已出家。就要痛念生死。如救頭燃。怎敢放逸呢。勤學經律論。三藏聖教。尋求了

生脫死的途徑和方法。經律論名為三藏者。因此三者皆包藏文義也。經說定學。律說戒學。論說慧學。故三藏亦即三學。梵語素咀纒藏。或曰修多羅藏。譯曰經。謂佛之言說。能貫穿諸法。如經之貫花縵也。又譯曰經。經者具常法二義。具經之持緯。恰具延義。梵語毗奈耶藏。或曰毗尼藏。譯曰滅。謂滅三業過非也。梵語阿毗達摩藏。舊作阿毗曇藏。譯曰對法。以對觀真理之勝智而名。又譯無比法。謂勝智無比也。別名優婆提舍。譯曰論。論諸法之性相而生勝智。故別名為論。既受三壇大戒者。便是大丈夫和菩薩。又發了菩提心。就要做大丈夫和菩薩的事。梵語菩提。此譯為道。道者是心是理。心之妙理。體同虛空。偏三界十方。包羅萬象。發如是菩提心。就是菩薩大丈夫。諸佛慈悲說三乘法。重重指明。就戒律言。佛制比丘。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許聽教參禪。可見學戒守戒是佛弟子最重要的事。梵網律有十重四十八輕。犯十重是波羅夷罪。波羅夷此譯為弃。或曰退沒。或曰不共住。或曰墮不如意處。或曰斷頭。無餘他勝等。是戒律中最嚴重之罪也。律中有開有遮。小乘與大乘不同。開者許之義。遮者止之義。許作曰開。禁作曰遮。開要看時節因緣。是額外

方便。沒有因緣是不開的。遮則一遮永遮。小乘與大乘有很多相反的。小乘持即大乘犯。大乘持即小乘犯。

其詳細條章。可看毗尼止持作持等書。具足戒中。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分為五篇。一曰波羅夷罪。譯曰斷頭。其罪最重。如斷頭不能復生。不復得為比丘也。此篇比丘有四戒。比丘尼有八戒。二曰僧殘罪。梵語僧伽婆尸沙。僧者僧伽之略。殘為婆尸沙之譯。謂比丘犯此戒。殆瀕於死。僅有殘餘之命。因此而向於僧眾懺悔此罪。以全殘命。故曰僧殘。此篇比丘有十三戒。比丘尼有十七戒。三曰波逸提罪。譯曰墮。謂墮地獄也。此篇比丘有一百二十四戒。比丘尼有二百零八戒。四曰提舍尼罪。具云波羅提舍。譯曰向彼悔。向他比丘懺悔罪便得滅也。此篇比丘有四戒。比丘尼有八戒。五曰突吉羅罪。譯曰惡作。其罪輕。此篇比丘有百眾學法。另有二不定法。七滅淨法共一百九戒。比丘尼有百眾學法。七滅淨法。比丘除在三際四威儀中嚴守二百五十戒成三千威儀外。還要在二六時中遵照毗尼日用。持誦五十三咒。如是降伏其心。制身不行。又有三聚圓戒之說。每一戒。皆具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之

三聚也。如不殺生一戒。即具三聚者。謂離殺生之惡。是攝律儀。為長慈悲心是攝善法。為保護眾生是攝眾生。楞嚴經云：「若諸比丘。不服東方絲綿絹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乳酪醍醐。如是比丘。於世真脫。酬還宿債。不游三界。」小乘有因緣可吃牛奶。菩薩吃不得。絲綿裘毳等亦然。這是小乘大乘開遮持犯的不同。又比丘不拿銀錢。不存一米。不吃隔宿飲食。當天化飯吃不完的不留。菩薩開了拿銀錢不犯。酒是五根本戒之遮重戒。大乘小乘不準開。惟大病非酒不治者。白衆後可用。戒律開遮因緣微細。要深入研究才能明白。佛門興衰。由於有戒無戒。犯戒比丘。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所以佛將入滅說涅槃經。叫末世比丘以戒為師。則佛法久住。佛又說四依法。一。糞掃衣。二。常乞食。三。樹下坐。四。腐爛藥。此四種法是人道之緣。為上根利器所依止。故名行四依。又名四聖種。此法能入聖道。為聖之種。糞掃衣又名衲衣。凡火燒。牛嚼鼠咬。死人衣。月水衣。為人所弃。與拾糞之穢物同者。比丘拾之。浣洗縫治為衣曰糞掃衣。又補衲糞掃之衣片而著用之。故曰衲衣。比丘著此糞掃衣。不更用檀越布施之衣。在於離貪著也。乞食。梵語分衛。十二頭陀經曰：

「食有三種。一受請食。二眾僧食。三常乞食。若前二食。起諸漏因緣。所以者何。受請食者。若得請。便言我有福德好人。若不請。則嫌恨彼。或自鄙薄。是貪憂法。則能障道。若僧食者。當隨眾法。請主事人。料理僧事。心則散亂。妨廢行道。有如是惱亂因緣。應受乞食法。」樹下坐。不住房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也。腐爛藥者。比丘有病不請醫不吃新藥。只拾別人所弃之腐爛來吃。病醫得好不好。聽其自然。今世比丘。誰能守之。一有疾病。中醫西醫。特效藥。滋補品都來了。四依法久無人行。了。梵語比丘。此云除饑。又云乞士。破惡。怖魔。比丘為世福田。人若供一飯。聞一法。能除一切饑饉之災。故曰除饑。云乞士者。上從如來乞法以長慧。下就俗人乞食以滋身。故名乞士。乞法謂乞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之法也。破惡是把身口意所造十惡業破除之。轉為十善業也。怖魔謂比丘出家。脫離魔眷。魔震動驚怖也。我們既成了比丘。誰能名符其實為真比丘呢。既出家為了生死。就要依法行持。口而誦。心而惟。朝於斯。夕於斯。不要留戀世上的貪瞋痴愛。不要人我是非好吃懶做。

五月二十六日

孔子論語二十篇·第一句說：「子曰學而時習之。」子者·孔夫子·曰者·說也·孔子教人將學過的東西·時常溫習·語默動靜·念念不忘·若所學彷彿大意·工夫就不相應·不究竟了·世法佛法都是一樣·要學而時習之·佛法是體·世法是用·體是理·是真諦·用是事·是俗諦·要知二諦融通三昧印的道理·不融通就落於偏枯·如離體表用·是凡夫凡情·離事講心·是不明心地·真俗二諦·明目很多·真是體·俗是用·戒定慧體用都得·都是一個心地中生出生種種名字·若能融會貫通·則條條大路透長安·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曰：「牆外底」·曰：「不問這個道」·師曰：「你問那個道」·曰：「大道」·師曰：「大路透長安」·

這里說的是什麼話呢·請參究參究·那個是道·會過來的處處都是佛法·不明就滯在名相上·一天到晚勞碌奔波·種田博飯吃·與俗人何異·現在世人多是光頭·僧人穿的也是俗服·此外何處與俗人不同呢·古人說：「心田不長無明草·性地常開智慧花」·這就是透長安的大道·也就是與俗人不同處·耕種的人·田里有草如不拔去·就難望收成·修行人把心里

的無明草薺了。那智慧花就長得好。開得好。只要你不被境轉。情不附物。無明草就不長了。智慧花一開。則粗言及細語。總是說無生。古人說到行到。無空話講。一問一答。答在問處。吐露心機。都是妙用。我們心不在道。故被物轉。而無智慧。若能痛念生死。全心在道。不分世出世法。是男是女。好看不好看。若一動念。即出鬼被情轉了。不分別即不隨情轉。作得主。古人說：「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這是表法。你妄想多了。就是你有拄杖子。為了除你的妄想。就教你修數息觀。不淨觀。念佛觀。念佛看經。禮佛看話頭。給你修行的法門。就是與你拄杖子。你如用功到有把握。就落在無事田里。有成障礙。是要不得的。這就是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病好不用藥。就是奪拄杖子。不如是則執藥成病。太陽老人說：「莫守寒嚴昇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也。」參禪念佛。都要時時刻刻口誦心惟。開言吐語不分別是非。終朝解脫。不煩惱。不生心動念。是有功夫。若無把握而被境轉。就苦惱了。用功不得受用。處處波浪滔天。昔佛印禪師入室次。蘇東坡適至。師曰：「此間無坐處。」蘇曰：「暫借佛印四大為坐」。師曰：「山僧有一問。學士道得即請坐。」

道不得即輸玉帶」。蘇欣然請問。師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古向什麼處坐」。蘇遂施帶。師答以一衲。蘇述偈曰：「病骨難將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且與雲山舊衲衣」。東坡雖聰明。答不出話。是他腳未踏實地。同參們。如何能腳踏實地呢。只有口誦心惟。朝斯夕斯的干。

六月初二日

佛滅度後。法住世間有三階段。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善見論云：「由度女人出家。正法唯有五百歲。由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法。正法還得千年。問。千年已。正法為都滅耶。答不都滅。於千年中得三達智。復千年中得愛盡羅漢無三達智。復千年中得阿那含。復千年中得斯陀含。復千年中得須陀洹。總得一萬年。初五千學而得道。後五千歲學而不得道。於一萬歲後。一切經書文字滅盡。但現剃頭袈裟法服而已」。鴻山老人說：「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鴻山老人在唐朝。去佛已千餘年。是像法時期。一切事情變遷。水久蟲生。法久成弊。付法藏經云：「阿難比丘。化諸眾生。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聞有比丘誦法句

經偈云：「若人生百歲，不見水潦鶴，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見之」。阿難聞已，慘然而嘆：「世間眼滅，何其速哉！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反聖教，自生妄想，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諦聽，我演佛偈：「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爾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阿難後時，聞彼比丘猶頌前偈，即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回彼意，便作是言，「昇哉，無常甚大，劫猛散壞，如是無量聖賢，今諸世間，皆悉空曠，常處黑暗，怖畏中行，邪見熾盛，不善增長，誹謗如來，斷絕正教，永當沈沒，生死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於無量劫，受諸苦惱，我於今日，宜入涅槃」。楞嚴經指出：「末法時代，邪師說法如恒河沙」。阿難當知，是十種魔於末世時，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體，或自現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覺，贊嘆淫欲，破佛律儀，先惡魔師，與魔弟子，淫淫相傳，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則九生，多逾百世，令真修行，總為魔眷，命終之後，必為魔民，失正遍知，墮無間獄」。經中說九生百世者，一生一百年，一世三十年，今佛歷已是

二千九百八十二年。就是百世魔王出現之時。佛滅不久。法句經偈，就有誦為水潦鶴的。時至今日。其訛誤更多了。水潦鶴。就是鷺鷥鳥。見之有何意義。解生滅法。能離苦海。故有百歲不解。不如日能解。所謂有智不在年高。無智空長百歲也。末世邪師。各種自謂是善知識。當參學的人。若無試金石。必從邪淪墮。只見境風浩浩。摧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末世求道。真不容易。瀉山老人說。「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附善友。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孔子亦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好跟他學。不會帶壞你。不相干的人。種種習氣。臭不可聞。和他接近日久。自己也會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香染香。近臭染臭。善友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諦。故宜親近。末法行人。如我們者。比魔外的本領也比不上。楞嚴經說。色陰盡者。於其身內。拾出蟻蛸。身相宛然。亦無傷毀。於時忽然。十方虛空。成七寶色。或百寶色。同時遍滿。不相留礙。忽於半夜。在暗室中。見種種物。受陰盡者。能反觀其面。各有十種

禪那現境。叫着五十種陰魔。迷不自識的則謂言證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老子說的「其中有精」。和孔子說的「空空如也」。是見到識陰的道理。羅漢五陰俱盡。已出三界。我們色陰未盡。與道隔得很遠。我慚愧。不過比你們痴長幾歲。弄到一個虛名。你們以為我有什么長處。以我為宗就苦了。我比楞嚴所說的妖魔外道，都不如。比祖師更不如。所以每每叫你們參學的要帶眼識人。又要有雙好耳。聽法能辨邪正。然後將所見所聞的。放進一個好肚里。比較他的是非得失。修行就不會走錯路。不上偽善知識的當。現正是末法時代。你到那里訪善知識呢。不如熟讀一部楞嚴經。修行就有把握。就能保綏哀救。消息邪緣。令其身心。人佛知見。從此成就。不遭歧路。又全經前後所說。着重在一個淫字。說：「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淫。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淫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淫。必落魔道」。看楞嚴經。若不歸宗。跑馬看花。就不中用。要讀到爛熟。就能以後文消前文。以前文貫後文。前後照應。則全經義理。了然在目。依經作觀。自得受用。古來行人。從此經悟道的很多。溫州仙岩安禪師。因看知見立知。

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當時破句讀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於此忽有悟人·後人語師云：「破句讀了也」·師云：「此是我悟處·」畢生讀之不易·人稱之曰安楞嚴·希望同參們·無論老少·常讀楞嚴·此經是你的隨身善知識·時聞世尊說法·就和阿難作同參·

六月初三日

古人說：「勿待老來方學道·孤墳多是少年人」·人到年老時·百般痛苦·耳不聽·眼不明·四肢無力·吃不得·睡不得·行不得·這種苦處·年輕人不曉得的·我年輕時和你們一樣·看見老來呆·總不願意·說話他聽不到·眼淚水和鼻涕·看見就惡心·怕和老人一塊住·現在我老了·才知道老的苦·人老了就一天不如一天·我從雲門鬧事後·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久已是一朝卧病在床·衆苦繁纏逼迫·朝夕思忖·前路茫茫·道業未成·生死不了·一口氣不來·又要投生·「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少年不修·晚年就會如此·你我現在都是堂堂僧相·容貌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就不要把這善根種子打失了·洞山問僧·「世間

什麼物最苦。」僧云：「地獄最苦」。山云：「不然。向此衣綫下不明大事始是苦。」能明大事。即無地獄因。故地獄未為苦。而不了自心最為苦也。想明大事。就要努力精進。不要悠悠忽忽。兀兀度時。白天應緣。遇事要作得主。白天能作主。夢中才作得主。夢中作得主。以至病中作得主。則臨命終時才作得主。這幾樣作得主。是由平時能強作主宰而來的。能強作主宰。就易悟道了生死。不悟道。生死不能了。悟道不難。總要生死心切。具長遠堅固向道之心。至死不退。今生能不退。雖未悟。來生再努力。何有不悟之理。楞嚴經二十五圓通。位位都是經過久遠劫來。長期修習才成功的。我們生死心不切。不發長遠心。病來知念生死。病好道念就退了。所以楞嚴經說：「凡夫修行。如隔日瘡」。病時有道。病退無道。無明起時如瘡。退則好人。故要努力精進。生懺悔心。堅固心。不要今日三明日四。修行要一門深入。以一門為正。諸門為助。各修一門。彼此不互謗。謗法輕法慢法都不對。欲想佛法興。除非僧贊僧。互謗。是佛法的衰相。佛子專心向道。痛念生死。衣不足。食不足。睡不足。昔裴休丞相。送子出家。子是翰林。拜瀉山佑祖。名法海。訓以警策箴云：「衣

食難·非容易·何必千般求細膩·清齋薄粥但尋常·粗布麻衣隨分際·別人睡時你休睡·三更宿盡五更初·好向釋迦金殿內·瀉山老人要他每天挑水供養大眾·有一天·他挑水挑得太累了·心里說·和尚吃水翰林挑·縱然吃了也難消·回來時·瀉山老人問他：「你今天說什麼話」·法海答道：「沒有說什麼」·後來瀉山老人揭穿他心里的話·并說：「老僧一打坐·能消萬擔糧」·所以出家人不管你出身怎樣富貴·到了佛門·就要放下一切·專心向道才是本色禪和·

六月十六日

佛說 大藏經·無非講因果一字·詳細分析起來·就無窮無盡·營事比丘·寧自啖身肉·終不雜用三寶之物·作衣鉢飲食·我以前化緣·隨人歡喜布施·除多補少·顛顛倒倒的用·今在此妄作妄為·建法堂·起茅蓬·修廁所牛欄等等·所用的錢·從何處來呢·我守法令不敢剝削·不寫信號召化緣·做什么功德·除鑄鐵瓦有人代化過緣也沒有化够·他們監工的拿去旁的地方用·我也不準·怕遭報應·窟上燒磚·為修大殿用的·如拿去作別處用·也怕招因果·經上說：「上物下用報應重·下物上用報應

輕」。如塑佛像的用去作殿宇。作殿宇的用去作僧寮。這就是上物下用相反的。就是下物上用。上下之分要認真。年輕人修不修放在一邊。因果要緊。雲居山志上載。即庵慈覺禪師。蜀人。初出川行腳時。欲上雲居。先宿瑤田莊。夢伽藍安樂公告曰：「汝昔在此山。曾肩一擔土。今來只有一粥緣」。次日午後上山。晚粥罷。值旦過寮相靜。聞於寺司。凡新到例遭斥逐。覺心竊疑訝。逾十年。得法於卧龍先禪師。有南康太守張公。亦蜀人。與師親舊。適雲居虛席。請師開法。師欣然應之。以為前夢不驗矣。卜次日上山。當晚宿麥洲莊。忽然遷化。塔至今存焉。近為水淹。一石尚存。他這件事迹。留給後人看。證明因果絲毫不錯。昨夜的空話。本可不講的。因政府根究。所以不得不說。不是我享受了供衆之物。有信在此。可以查看。所化九百五十三元三角中。無衣服款。除買蓑衣縫紉機及支付運費外。所餘五百元。作買米用了。以前悟源當家。大家說他不理事。大眾襪子都沒得穿了。要開會討論。調整調整。決定每人每年犒勞兩套衣服。分上半年一套。下半年一套。通過決議後。去信廣州縫七十套衣服給大眾師用。回信說。買布有限制。待辦好托人帶來。最近已帶來了。為什麼

么還不發給大家呢。因為初定規章發衣服。以後改定發單錢。給各人自己去做衣服。已拿買米的錢發給大家了。所以現存的衣服。留待下半年才發。并且現在不止七十人。故七十套衣服不够發。也不能發了。直純的信。還說有鞋襪。都被一人收下了。這也因為人多鞋襪少。不够發就不發。等將來湊够數才發。既知一粥之緣都有因果。我豈敢錯因果。怕大家不明真相。所以又講講這些空話。現在國家公布了兵役法。年青人都有些心不安了。要知因果不昧。當不當兵都有前因。着什么急呢。從前幾朝都有僧兵。如少林五臺等處是也。查唐太宗李世民為秦王時。曾用少林寺僧兵平王世充。及後封有功僧十三人。封曇宗為大將軍。仍不去僧號。致明成祖賜姚廣孝名。始易冠服。而廣孝退食。仍穿僧衣。至今北京姚少師祠。於紗帽紅袍上。仍覆袈裟也。至滿清入關後。中國有青衣僧黃衣僧之分。漢僧是青衣。蒙藏是黃衣。國家重用黃衣。清朝僧兵不用青衣。改用黃衣兵。亦有名無實。未曾出過役。只領兵費。現在政府也看重黃衣僧。我們青衣僧也沾黃衣僧的光。從前麗江五臺山少林寺。是招集僧兵的地方。明太祖以少林寺僧有武術。也在少林招僧兵。清朝把喇嘛定居在五臺

山·北京旃檀寺封提督軍門·五臺山菩薩頂靖海寺也有喇嘛提督軍門都統的職位·受國家的餉·北京雍和宮也領餉·義和團起義·有很多喇嘛僧兵·起初打勝仗·燒天主耶穌教堂·後來失敗·由教徒燒殺旃檀寺·這是一報還一報·民國三十年·湖南湖北各省就抽僧兵·當時我向中央申辯才得免抽·現在公布兵役法·僧人不當兵是不可能的了·日本全國皆兵·分為現役兵·預備兵等·人人皆替國家服務·無一人吃空飯的·我國似日本·將來也是全國皆兵·和平運動和得了·當兵是空話·和不了·難免不打仗·兵者不祥之物·不得已而用之·當必須用兵之時·誰也躲不脫·民國三十一年我在雲門·時局緊張·年輕人怕當兵·百多僧人同住·我無主宰了·我死不要緊·要把年輕人安置好才對·即到後山與山上瑤人相商·因他們向不與政府來往·我和他們聯絡·想到他們那里蓋茅蓬·以便年青人有躲避當兵之所·我上山時大兩傾盆·給他們散供養·他們很歡喜·答應我們來蓋茅蓬·祖師肉身也好保護·後來就在山上分散開蓋了幾處茅蓬·準備有災難就上山去·過了幾年·都沒有事·這是自己無主宰·空耽心考慮·後來寺中幫工·知道山上有茅庵·去報告政府·給我大帽子戴·

說我造反。該死。現在兵役問題又來了。聽天由命。不要驚慌。前生若種了當兵的因。今生決逃不了當兵果。而且一切唯心。法法皆能成聖賢。當兵也一樣修行。僧俗都是這一個色殼子。所不同者。有沒有酒色財氣而已。草堂和尚頌曰：「樂兒本是一形軀。乍作官人乍作奴。名相服裝雖改變。始終奴主了無殊。」戲子只一個身。忽而變男。忽而變女。忽而扮官。忽而扮奴。貧富貴賤。千奇百怪。雖服裝不同。還只是一個戲子。八識心王。等於戲子。眾生色身。如戲臺上人物。識得戲子。做什么也好。決不隨境分別。妄生憎愛。處處都是道場。關雲長是兵。也成了武聖人。不學好的。如秦檜曹操。雖是狀元宰相。也下地獄。心好處處好。心壞處處壞。當兵不當兵。何必介意。

六月二十三日

辦道這一法。說難也難。說易亦易。難與不難是對待法。古人真實用心。一點不為難。因為此事本來現成。有什么難呢。信不及就為難了。若真正為求了生脫死而辦道。能把自身看輕。了身如幻。一切事情看得開。不被境轉。辦道就容易。人沒有不想學好。誰也想成賢。誰也怕入地獄。

但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人行起來就為難。何以呢。比如世人說好話。恭喜發財。富貴榮華。誰都歡喜。若說你家敗人亡等不吉祥話，誰都不願意。可見人人都想好。但何以偏向壞處跑呢。這只由放不下罷了。古來各城市都有城隍廟。簾下挂一個大算盤，是要和人算善惡帳的。有一匾額寫道：「你又來了」。兩柱有一幅對聯：「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又「天堂有路。人人不肯去。地獄無門。個個要進來」。凡人常動機謀弄巧妙。吃不得虧。事事都計較合算不合算。惡人誰也不敢近。怕吃他的苦頭。讓他忍他散場了。但因果報應。天是不怕惡人的。我們坐禪念佛。本為了生死。由於無明貢高。不能忍辱。不除習氣。雖有修行善因。還免不了苦果。生死不了。隨業受報。所以說你又來了。本來在地獄受苦已畢時。十殿閻王吩咐過。叫你不要再來。再來也沒有好事。由於你放不下所以依舊犯罪。去了又來。世人愚迷。作惡不行善。遂招苦果。出家人是不是想出苦呢。如不想脫苦。何必入空門。入空門則了無一物可得。萬事皆休。還有什么天堂地獄。但如不證得四大皆空。五陰非有。就不算得人空門。要入空門。最好多多研讀楞嚴經。全經前前後

後。所說不離五陰。其中開五陰而說六人。十二處。十八界。內而身心。外而器界。不出色受想行識五陰。經中說凡說聖。說悟說魔。皆是闡明五陰非有。教我們照破五蘊皆空。最後說知有涅槃，不戀三界。指出五陰魔邪。無一不是說五陰，色陰上。淫色是生死根本。殺盜淫妄。是地獄根本。五陰照空。即脫生死。不復輪回。如何照呢。照是覺照。時時刻刻。依經所說。用智慧觀照五陰。照得明明白白的。就見五蘊皆空了。在觀照之初。未能全無妄想。這不要緊。古人說。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若妄念一起。你能覺照。就不隨妄轉。不能覺照的。坐香怕腿痛。禮佛怕腰酸。躲懶偷安。天堂路不通。自然要進地獄。寒山大士詩云。一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似我何由屆。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寒者寒冷。冷到夏天冰還未釋。日出還霧。我這一片冰心。與君不同。君能似我。就能到寒山中。否則寒山路不通。學道之人。要見五蘊皆空。首先要灰心冷意。縱使炎天如烈火。難消冰雪冷心腸。才能與道相應。昔閭丘胤出牧丹邱。臨途之日。乃榮頭痛。醫莫能治。乃遇一禪師名豐干。言從天臺山國清寺來。特此相訪。乃命救疾。師

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時乃持淨水上師。師乃咒之，須臾祛殄。乃謂胤曰：「臺州海島嵐毒，到日必須保護。」胤乃問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為師仰？」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乃可見之。寒山文殊，逐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又似瘋狂，或去或來。在國清寺，庫院走使，廚中看火。」師言訖辭去。胤乃進途，至任臺州，不忘其事。到任三日後，親往寺院，躬問禪宿。果合師言。到國清寺，乃問寺衆，豐干禪師院在何處，并拾得寒山子，現在何處。時僧道翹答曰：「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即今無人住得，每有虎，適時來此吼。寒拾二人，現在廚中，僧引胤至豐干禪師院，開房唯見虎迹，遂至廚中灶前，見二人向火大笑，胤便禮拜。二人連聲喝胤，自相把手，呵呵大笑叫喚。乃云：「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僧徒奔集，遞相驚訝，何故尊官，禮二貧士。時二人乃把手出寺，即歸寒岩。胤乃重問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覓訪，喚歸寺安置。胤乃歸郡，遂置淨衣二對，香藥等物持送供養。時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岩送上。寒山子高聲喝曰：「賊賊！」退

入岩穴。乃云：『報汝諸人。各自努力』。入穴而去。其穴自合。莫可追之。拾得又迹沈無所。乃令僧道翹等。具往日行狀。唯於竹木石壁書詩。并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并纂集成卷。流通世上。據寒山自己說：『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三十一。都來六百首。』例書岩石。自誇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真是如來母。又云：『家有寒山詩。勝汝看經卷。書放屏風上。時時看一遍。』拾得詩云：『有偈有千萬。卒急述應難。若要相知者。但入天臺山。』岩中深處坐。說理及談玄。共我不相見。對面似千山。寒山拾得的詩。流傳到今。一向受人尊重。儒家亦多愛誦之。他倆大士出口成文。句句談玄說理。不要把他作韵語讀。若作韵語讀。則對面隔千山了。

六月二十五日

地藏王菩薩發大誓願『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一切菩薩也如此發心。我們每天上晚殿也發願說『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凡佛弟子。無不發此誓願。證果深淺大小不同。皆由願力深淺。依願行持大小而定。

佛由衆生修成。衆生能依願行持。就是菩薩就能成佛。既然成佛人人有份。何以一切菩薩發願度衆生。度來度去。總度不盡呢。因衆生之衆字。由三個人字合成。三人成衆。衆生之數。無量無邊。十法界中。除佛法界外。其餘九法界都屬衆生。上三界是聖人。已出生死苦海。不受輪回。餘六都未出生死。九法界內有三聖法界尚有微細習氣未斷。所以都屬衆生。習氣有深淺。上三界淺。下六界深。習氣深重。業障重故。故叫苦惱衆生。這些衆生。死去生來。不得休息。勢難窮盡。其數量亦復難知。嵩岳元圭禪師對岳神說：「佛七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為三不能也。」又說：「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既衆生界本無增減。則度衆生亦無所謂盡不盡也」。六祖壇經解釋四弘誓願曰：「衆生無邊誓願度。所謂邪迷心。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又煩惱無盡誓

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是也。又法門無量誓願學。須見自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佛道無上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一佛果禪師曰：「究竟佛亦不立。喚甚作眾生。菩提亦不立。喚甚作煩惱。」儻然永脫。應時納枯。古人如此說話。何以我們做不到呢。只是不肯除習氣。放不下。做不得主。沒有覺照。在不安中自生虛妄。但能動靜忘懷。則水清月現了。正和二年。嘉州奏風雷折古樹。中有定僧。爪髮被體。詔興至禁中。繹經三藏。金總持令擊金以覺之。詢其名。曰：「我廬山遠法師弟慧持也。因游峨嵋至此」。問欲何歸。曰：「陳留古樹中」。詔以禮送之。因圖形制贊云：「七百年來老古錫。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只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達磨祖師。梁朝普通七年。由西天航海到中國。因梁武帝問法機緣不契。便渡江。居洛陽少林寺。面壁而坐。越九年。以正法眼藏傳付二祖。化緣既畢。即端坐而逝。葬熊耳山。起塔少林寺。其年。魏使宋雲葱嶺回。見祖手攜只履。翩翩而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啟壙。棺空。唯只履存焉。詔取遺履少林寺。

供養。後人圖祖師像。亦畫手攜只履。達磨面壁。慧持入定。功夫深淺不同。七百年定功。不可謂不深矣。猶不及只履西歸。我們比慧持定功。又相隔甚遠。定功一點都沒有。怎能度衆生呢。努力放下用功吧。

六月二十七日

佛未出世時。為邪法而在真理之外的外道。印度計有九十六種。謂外道六師。各有十五弟子。師弟子之數相加。共九十六也。又稱九十五種外道者。謂九十六種中。有一與佛法通。故除去此一而稱九十五種外道。各各宗旨不同。都說修行。理路都搞不清楚。議論顛顛倒倒。還有人跟他學。中國古代軒轅黃帝。訪崆峒山廣成子。也說修道。伏羲畫八卦。也說修道。李老君為周朝柱下史。也講道。中外古今講道的人很多。而有淺深不同。與佛相較。就差得很遠。談起佛教的緣由是這樣的。教主釋迦牟尼佛。姓刹利。父淨飯王。母摩耶。刹利氏自天地更始。閻浮洲初闡以來。世為王。佛歷劫修行。值燃燈佛授記。於此劫作佛。後於迦葉佛世。以菩薩成道。上生睹史陀天。名護明大士。及應運時。乃降神於摩耶。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摩耶右脅誕考。生時放大光明。照

十方世界。地涌金蓮承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年十九。二月八日。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游四門。見老病死等事。心生悲厭。作是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淨居天子。於窗牖中。叉手言曰：「出家時至。可去矣。」於是諸天捧所乘馬足。超然凌虛。逾城而去。曰：「不斷八苦。不成無上菩提。不轉法輪。終不還也。」入檀特山修道。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然後夜睹明星。豁然大悟。成等正覺。二月八日。世尊前行至波羅奈國。鹿野苑中。度五比丘。初為憍陳如說四聖諦法。汝今應當知苦斷集。證滅修道。當佛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時。憍陳如得法眼淨。世尊重為四人廣說四諦。亦得法眼淨。時五人白佛。欲求出家。世尊呼彼五人「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佛後為說五陰無常。苦空無我。皆漏盡意解。成阿羅漢。於是世間始有五阿羅漢。以後又度伽耶長者子朋黨五十人。優樓頻螺迦葉師徒五百人。那提迦葉師徒二百五十人。伽耶迦葉師徒

二百五十人。舍利弗師徒一百人。大目犍連師徒一百人。此一千二百五十人。先事外道。後承佛之化度而得證果。於是感佛之恩。一一法會。常隨不離。故諸經之首。列衆多云千二百五十人俱。我們跟佛學。現在都是出了家。但出家有四種。一。身出家心不出家。身參法侶。心猶顧戀。二。身在家心出家。雖受用妻子。心不生耽染。三。身心俱出家。於諸欲境。心無顧戀。四。身心俱不出家。受用妻子。心生耽染。我們自己檢查一下看。這四料簡中是那一類呢。我慚愧。身雖出家。幾十年騙佛飯吃。表面出了家。內心未入道。未證實相理體。未能四大皆空。未能如如不動。這就是心未出家。我就是這樣苦惱。還有和我一樣的。可見身心俱出家就為難了。古來身在家心出家的大居士。如印度的維摩詰。月上女。末利夫人。韋提希夫人。中國的龐蘊。宋仁宗。張襄陽。都是深通佛法。居塵不染塵。身心俱出家的老祖師多了。都是佛門模範。為後人欽式。弘法利生。作大佛事。功德無量。清朝順治皇帝。六歲登基。二十四歲出家。這是身心俱出家的。其身心俱不出家的就不要說了。真出家的實在難。能成大器的更不易。扣冰古佛說：「古聖修行。須憑苦節」。黃蘗老人說：

「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故出家人能做到底也不容易。了生脫死。門路很多。楞嚴經有二十五圓通。就有二十五法門。門路雖多。總不出宗教律淨。宗是禪宗。教是講經。律是持戒。淨是念佛。這四法最當機。禪宗雖是直下明心見性。動靜一如。頭頭是道。就禪來說。差別也多。還有邪正大小。種種不一。講經也一樣。要到大開圓解。一念三千。性相融通。事理無礙。念佛也要念到一心不亂。當下親證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人薩婆若海。一切法門。都離不了持戒。楞嚴經說：「攝心為戒。如不斷淫。必落魔道。如不斷殺。必落神道。如不斷偷。必落邪道。若不斷其大妄語者。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我今先說入三摩地。修學妙門。求菩薩道。要先持此四種律儀。皎如冰雪。自不生一切枝葉。心三口四。生必無因」。佛門舊制。比丘出家。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許聽教參禪。何以如此呢。因為修行以戒為體。戒是出生死的護身符。沒有戒。在生死苦海中就會沈淪汨沒。佛曾以戒喻渡海浮囊。不能有絲毫破損。浮囊稍破。必定沈溺。所以宗教淨三家。及一切法門。都以戒為先。但戒定慧三法不能偏廢。要三法圓融。才得無礙。持戒若不明開遮。不通

大小乘。不識因時制宜。種種妙用。死死守戒。固執不精。成為錯路修行。三學圓明。才得上上戒品。種種法門。皆不出一心。所以一法通則萬法通。頭頭物物盡圓融。一法不通則一切不通。頭頭物物黑洞洞。一心不生。萬法俱悉。能如是降伏其心。則參禪也好。念佛也好。講經說法。世出世間。頭頭是道。隨處無生。隨處無念。有念有生。就不是了。修行人要先除我相。若無我相。諸妄頓亡。我執既除。更除法執。我執粗。法執細。平常說話。開口就說我什么。我什么。若無我。則什么都瓦解冰消。那一法都無礙。由能無我。也就無人。習氣毛病也無有了。既為佛子正信出家。求出離法。就要努力忘我。勿為境轉。勿在煩惱中過日子。佛子若不降伏其心。則一念錯誤。毫厘有差。天地懸隔。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救頭燃。嚴守戒律。如何護渡海浮囊。不容有一點破損。

七月初八日

我是一個閑人。常住什么事都與我不相干。與大眾有緣。在堂里擺擺閑談。百丈大智老人。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於是別立禪居。古人一片婆心。為了培育人

材。而定規矩。立次序。時至今日。認為這一套是老腐敗。壓制人材。要鏟除他。打倒他。若留戀舊規矩的就是腦筋未醒。新舊二法彼此衝突。今古不相容。佛世制戒。為除習氣。法流東土。因時制宜。百丈創清規。用以輔助戒律而設。既有規矩。得成方圓。一舉一動。不越雷池一步。一切威儀次序。人情禮節。動止施為。勤除習氣。百丈清規。至今千多年。水久蟲生。法久成弊。世道不古。借清規舞弊。所以有人起來反對。另創新規矩。究竟是規矩不好。還是人不好呢。若人不好。有再好規矩也無用。若人好。何用更立什麼新規矩呢。可見規矩本無好歹。只是人有好歹罷了。禪和子參禪。禪是靜慮。要在靜中思慮好歹。擇善而從。一切在我。法法皆妙。我若不好。什麼法都會成弊。世間法也是一樣。法本不壞。由於人心壞。習氣多。好法都成為壞法了。凡事能三思而後行。就不致於胡作妄為。立法不是死的。如醫生一樣。要對症下藥。藥不對症。就要吃死人。所以醫生治病。死執古方是不行的。古云：「藥不在貴賤。愈病者良。」先聖建叢林。立清規。定次序。安職位。如國家立法一般。非常周密。今天七月初八日。諸位職事首領。叢林規矩。要到方丈。向和尚客客

氣氣的退職。這里不是叢林。又無鐘板。何以要攪這套把戲呢。我是一個野人。什么事都與我不相干。還和你顛倒什么。你們說也有理。認為職事有請就有退。是老規矩。每年正月初八。七月初八都是退職日子。初十請職十二復職十六出堂。當職當了一期辛辛苦苦。退了職。好歇歇氣。叢林下小請職大請職等等規矩很好。初發心的可以參學參學。請職有序職列職先後次序。又有有請有退。有請無退之別。肯發心的人。不管這些，古來叢林住持。由國家送的多。公舉的也有。但不多。現代沒有這把戲。住持一當就不退。就在方丈養老。當家也是一當當幾十年。天寧寺定老和尚。傳幾位法徒。高朗當家當到死。冶開和尚當監督許多年。光緒廿一年當方丈當到死。英與和尚光緒十二年當方丈當到死。霜亭和尚。光緒二十二年受戒。直到方丈幾十年沒有退職。還不是由你發心。妙湛當司水廿一年。當維那十八年。後升首座沒有退。湖南超勝。在江天當僧值十三年。別人退職他不退。常住大眾歡喜他。說他是活菩薩。叢林下的把戲會用就好。不會用就變成死法。大家有緣在一塊。有粥吃粥。有飯吃飯。出坡開田。如自己小廟一樣。有什么職可請。有什么職可退。有什么班首班腳呢。放

下吧。不要玩這套假把戲了。還講什麼方丈扁丈等等空話。我只是吃空飯。和你們一樣。向我退職做什麼。昔一老宿。畜一童子。并不知規則。一日。有一行腳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訝。問童子「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腳。是什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裝來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趕出。法眼云：「古人憑么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一有動作威儀。就不是本來面目了。聖也不可得。何凡之有。騰騰任運。動靜無心。聖凡能所。智慧愚痴煩惱菩提。皆是如如之道。」大眾會得么。執著便刺手。

七月初十日

今日有幾位廣東居士。入山禮佛。供齋結緣。請我上堂說幾句話。我是空空如也的。謹略述四十二章經一部分的故事。與各位結緣。佛言。一人有二十難。貧窮市施難。豪貴學道難。弃命必死難。得睹佛經難。生值佛世難。忍色離欲難。見好不求難。被辱不瞋難。有勢不臨難。觸事無心難。廣學博究難。除滅我慢難。不輕未學難。心行平等難。不說是非

難·會善知識難·見性學道難·隨化度人難·觀境不動難·善解方便難·「誰能過此難·誰就了脫生死·生值佛世·何以說難呢·若無善根福德因緣·不說遇着佛·遇着菩薩羅漢也難·智度論云：「舍衛城有九億家·三億明見佛·三億信而不見·三億不見不聞」·佛二十五年在彼尚爾·若得多信·利益無窮·佛在舍衛城二十五年·尚有三億家不見不聞的·以其無善根福德因緣·故雖生值佛世·不見不聞·與佛同時在世·相隔很遠·不見佛不聞佛的人更多·故無善根之人·雖生佛世也無用處·而且就算在佛身邊·為佛弟子·若不依教奉行·也會招墮·如提婆達多是佛的兄弟·善星比丘為佛侍者二十年·不修行還墮地獄·城東老母與佛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與佛無緣·不願見佛·可知見佛聞法之難了·現今佛不在世·善知識代佛弘法·親近之也能了生脫死·但善根淺薄的會善知識也難·縱有緣見面聞法·不明所說之義·也無益處·華嚴初祖杜順和尚·是文殊菩薩化身·有弟子親近很久·不知他的偉大·一日告假·要朝五臺山·禮文殊去·師贈以偈曰「游子漫波波·臺山禮土坡·文殊祇這是·何處覓彌陀·」弟子不會意·及至五臺山腳·見老人謂之曰：「文殊今在

終南山·杜順和尚是也」。弟子趨歸·師已於十一月十五日坐亡·至今關中於是日作文殊忌齋·不具眼識人·雖在善知識面前也認不得他是善知識·又太陽警玄禪師座下·平侍者心地不好·結果叛師離道·收場在三岔路口被老虎吃掉·已會善知識可算不難了·但不依教修行·雖會善知識也無用處·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因貧窮的雖欲布施·有心無力·勉強布施·就會影響自己的生活·所以為難·豪貴人家·有力布施·不能放下身心去學道·也是為難·難易是對待法·精進勇猛·有大願力·難的會變為易·疏散放逸·悠悠忽忽·易的也會變為難·難之與易·在人不在法·貴能融通·則一切無礙·貧的是前世不施·故感今果·正應盡力布施·豪貴的人身份高·辦事不為難·正好學道·佛弟子阿那律·此云無貧·或曰如意·他過去劫中貧窮·一日·在田里干活·其妻送來稗子飯·適有一辟支佛僧·向他化飯·他說：「這飯很粗·不堪供養大德·請到我家另供養好飯吧·」僧曰：「現已正午·若到汝家便過了午·過午我不能吃·就化你這稗子飯吃好了·」他就以稗子飯供養此僧·因此功德·感果九十一劫生天為天王·世世無貧·世世如意·做人王天王不稀奇·由供養僧種下善

根·得為釋迦佛座下弟子·聞法悟道成羅漢·天眼第一·這更難得·以一飯之因·就有如是好果·貧窮布施·比富貴布施功德更大·可見能打破難關·則貧窮布施亦非難也·菩薩修六波羅蜜·以布施波羅蜜為首·布施之義·說來很多·略說有三·一·財施·捨財濟貧也·二·法施·說法度他也·三·無畏施·救人之危難也·又·一·淨施·謂布施時·不求世間之名譽福利等報·但為資助出世之善根·及涅槃之因·以清淨心而布施也·二·不淨施·謂以安心求福報而行布施也·身尚能捨·身外之物更不屑說了·來的四位廣東居士·千山萬水·朝山禮佛·布施結緣·已經難得·既為求出離法而來·則要發長遠心·有進無退·恭敬三寶·不要分相·見好的固然要敬·見不好的也莫起憎心·有憎愛心·就有煩惱·就脫不了生死·憎心一起·道心就退·不可不慎·

七月十一日

昨日說四十二章經中的二十難·會過來·難會變易·難易是對待法·難中有易·易中有難·在各人所用不同·不講別的就講貧窮布施難吧·佛弟子行菩薩道·布施為六度之首·施者捨也·四無量心·慈悲喜捨·捨就

是布施。捨就能解脫。因為一切。皆非我有。能內外盡捨。自然解脫。布施又有什么難。佛在世時。有一雙窮夫婦。窮到不得了。住的是破草房。勉強能避風雨，穿的兩人僅共一條下裙。沒有上身衣服。出門只能一人穿裙。一人赤身露體留在家里。所以二人每日輪流出門乞食。也就輪流穿這一條下裙。化飯化得多。二人吃得飽就歡喜。也常有化不够吃不飽的時候。甚至化不到而餓肚子也有。有一比丘。已證羅漢果。知他二人。多生多劫。未種善根。所以這生貧窮到此地步。特來度他。向他化緣。令他種福。這對夫妻見此比丘在門外化緣。男的招呼他在外稍等。回來和妻子商量道。「我二人前世不修。今生如此貧苦。今生若再不修。將來必然更苦。但想布施種福。又沒有東西可供布施。二人只共有這一條裙。若布施了。便不能出門。二人都要餓死。但若不布施。生亦無用。不如以此僅有之物。誠心供僧。種種善根。死亦值得」。其妻同意。男子於是從破房洞中。伸出頭來。向比丘說：「大德。請慈憫我。望將此裙代我送去供佛」。比丘憫而受之。持供世尊。時世尊正與頻婆娑羅王說法。受此供養。即向大眾宣布彼夫妻往昔因緣。他們雖未種善根。只今以一念誠心。

盡其所有。施下此裙。其福無量。王聞此事。着二人前往看彼夫妻。見其裸體餓睡地上。因救護之。給以衣食。同詣佛所。見佛聞法。即證果位。他二人窮是窮極了。但能把布施難這一關打破。就獲如此利益。可見難不在乎一念。沒有一定的。昔明代羅殿撰有醒世詩曰：「急急忙忙苦苦求。寒寒暖暖度春秋。朝朝暮暮營家計。昧昧昏昏白了頭。是是非非何日了。煩惱惱幾時休。明明白白一條路。萬萬千千不肯修」這雖是淺白文章。似乎沒有很深的道理。但全把我們業障鬼一生的行為描寫出來。誰人能脫離這詩的窠臼。誰就是大解脫人。

七月十七日

就以我自己而言。一生感果苦得很。常生慚愧怕錯因果。還落因果。少年就想住茅蓬。放下萬緣。偷安度日。結果還是放不下。逃不掉因果。庚子年隨光緒皇帝到陝西。嫌市朝太煩。故第二次又上終南。到嘉五臺結廬。改名隱迹。把茅廬弄好。以為可以安居不動了。但因果不由你。還是隱不住。只得如充軍一樣。遠遠的跑。跑到雲南鷄足山。那里萬里無雲的境界。以為躲脫世事了。豈知又出頭興叢林。事情弄好了。還是站不住。

腳·又跑到大理府還宿債·地方弄好了·又跑到昆明·昆明弄好了·又跑到福建鼓山·革除弊習·結大冤仇·遭昧良者·弄出殺人放火來反對·才把事情平息·以為從此可以放下·無事得安靜了·詎料又跑到廣東南華寺·千辛萬苦把房子修好了·又撞到雲門·恢復祖庭·還是還宿債·那里想到會禍從天降·逼得我不跑也要跑·可見世上做人·業障是有定數的·進北京裝烏龜就好了·又伸出頭來·輔助和平會·發起中國佛教協會·把大領衣舊規矩保存下來·可已了願·其時多次夜夢·舉手拉木頭豎柱子·由於失覺照·妄想紛飛·在京留不住·又到上海杭州蘇州辦和平法會·後來到廬山避暑·還夢上梁修造·因聽議將雲居劃為林場·不忍祖庭廢滅·又來還宿債·才知屢夢上梁豎柱·受報有定·直純的私信·我是不管的·試想我們出家人·還是貪名貪利·人我是非·比俗人不如·好不慚愧·家丑揚出去·被人輕慢·這就可耻了·

信件文稿

答客問千佛衣

客問：千佛衣合佛制否？云云：

公函答曰：現在雲居山藏經樓上毗盧佛身上披的綉佛袈裟，是上海衆居士送我的。上面綉有千佛，世人多呼為千佛衣。這種做法和這名稱都不妥，大違因果。一般僧人穿上這樣的千佛衣就海會，我向來反對。每逢傳戒時都宣布千佛衣不合法，佛弟子對佛像只能恭敬頂戴，怎能把佛像在自己身上顛三倒四，坐下來又把佛像壓在屁股下，你說罪過不罪過。我在光緒三十二年時，得御賜紫衣。上面也沒有佛像，只綉金龍，現存雲南鷄足山。所謂千佛衣者，是安陀會，鬱多羅僧，僧伽黎三衣。佛佛道同，千佛相傳，都是一樣，並不是衣上綉千佛謂之千佛衣也。未制袈裟前，僧與外道分不開，阿難問佛，我們佛弟子如何分別。佛令制袈裟，照楞伽山的田形造，一塊一塊聯綴成衣。如田相似，叫福田衣，又名善哉服，又名解脫服，又名離塵衣。種種名義，都是表法，初發心的不可不知。不要穿了綉

了佛像的衣，還有以訛傳訛的。曹溪南華寺現存的六祖墜腰石、武則天聖旨，鉢及袈裟，這袈裟是假的。達磨之衣。到六祖便止而不傳。壇經上載明，「方辯取衣分為三，一披佛像，一自留，一用椶裹瘞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可見今之袈裟并非原物，則天送的衣鉢，現在所存的也非原物。現存袈裟，也綉佛像，後人失考，一人傳虛，十人傳實，都誤以為六祖的衣綉了千佛，我們也可以綉佛，這是錯誤的。

答融熙法師問佛歷書：

（上略）佛歷問題，來書所列，具見致力之深。此事晚近益聚訟紛紜，各本所聞。又正如所言，印度古時王國眾多，歷法紊亂，不似我國甲子紀年，易于稽考。雲則向憑法本內傳，摩騰法師對漢明帝曰，佛以周昭王廿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生。魏書沙門曇謨最曰，佛以周昭王廿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法琳對劉德威所問，引據多列陳真妄。法琳別傳，其論具詳。佛祖統紀，列正義有六，異說有八，亦以琳之論為實，非僅元僧之佛祖通載襲用其說也。至云此說因駁「老子化胡

經」而起，則不知所謂。佛教始入中國，佛之生滅年月，人所急于求知。明帝之問摩騰，尊者之對，豈能視為誑惑無稽之辭。「化胡經」始于晉之王符偽造，謂因此而起，將毋自貽伊戚，玄奘雖傳有數說，但云自佛涅槃，諸部異議皆參差。回國后，適法琳之論未久，玄奘并未糾其論。道宣之釋迦方志卷下，則仍首引周書異記，佛之生滅年月。雲老朽，聞近來論佛歷雖多，但仍秉中國歷來傳統之說。誠以至今數千年，流通已熟，且歷代大德法師，雖知有多說，亦均未輕改變。若執「一定而不考」之論，何如仍舊，以俟當來。憶民國二年，章太炎、孫少侯居士等在北京法源寺，召開無遮大會，外國人多有參加其決議，亦以周昭王甲寅四月八日為定。太炎湛深學理，不輕決議者。其后新說疊出，仍無間于循古。現南方佛滅年代之說既盛南傳，而小乘佛教其說自異。當年玄奘所傳，已云諸部異議，不可為決。中國大小乘并傳，而多口喧嘩，至謂大乘非佛說，大乘經為偽造者，又如之何？今既如此，同在夢中說夢，隨喜者隨喜可耳！雲老將死，尚拘拘于中國傳統之說，實望將來更有確切考證也。幸仁者慧譽。不盡

佛歷二千九百八十三年歲次丙申夏月廿八日（公元一九五六年）

致蕭龍友居士（一九五六年）

奉讀雲箋道話，快慰難量

荒山冬日較秋稍冷，卻還可愛。住僧近百，芋少柴多。海眾猶慕禪悅為食，暖坐一堂，忍苦相隨。晝則墾地燒磚，皆冀聚沙為佛塔耳。尊寓氣候，隆冬似中秋，小雪照明月，誠「人花俱老不知老」之境。蓋以淨念相續，外息諸緣，乃感清泰現前，娑婆即極樂矣！奪冬為秋，縱之為春，天氣可專也。

圭峰大師云：「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始終一氣。常、樂、我、靜，佛之德也，本乎一心。專一氣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能專一氣則柔順，四季何定？不執冬必寒，夏必暑亨之謂也。冬能暑，夏能寒，利之謂也。又冬還寒，夏還暑，則貞矣。至於元，則非冬、非夏、非寒、非暑、非玄、非白、非花、非人、非知、非不知、非老、非不老。唯萬物皆備于我者，乃能見之。見之則任他冬、夏、寒、暑、玄、白、花、人、

知與不知、老與不老皆可。此境唯證乃知，知之則常、樂、我、淨，可進而幾矣。求識之道無他，亦外息諸緣、淨念相續，順應天時，寒而暴之而已矣！昔日陸巨大夫見南泉，問曰：「肇法師也甚奇特，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指庭牡丹花，曰：「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大夫罔測。來示萬年菊一偈，囑為改正，居士致柔之意乎？山野念一氣之專，以真養而無害，任其塞于天地之間。使有緣人見之，譽之為花雨繽紛，字字珠玉也可，毀之謂一文不值也可，山野何敢為更一字？謹次原韵奉和一絕：開士行吟秋后菊，名花回顧夢中人。是誰人淡能如菊？一暴寒冬又見春。

山野不文，見笑見笑。

衲虛雲合十

一九五六年三月至八月虛公給詹勵吾居士的信：

一、勵吾老居士道鑒：惠教過譽。雲虛聲久溢，濫列僧倫，近且老病侵尋，冷卧茅庵，何可為人皈依？遑論利他之行？愧愧！居士發心殊勝，廣結法緣，慎基居士，念佛拜經，勤勞苦行，遙請皈依，為道之功，實堪贊嘆。慈由寬賢老居士代致皈依證，用酬其志。尊製詩偈未見，想未附惠。

也。肅覆，并祝法樂！

衲虛雲合十，丙申三月廿八日。

附岑學呂居士轉呈詹勵吾居士詩偈：「隱藏衆寶說因緣，為借因緣破自然。案上楞嚴真不動，禮師寧擬上乘禪。無量玄關處處開，潛然涕洟贊如來。孤峰頂上青天月，誰說人間照幾回。紫海浮覺一合身，東坡曾嘆墨磨人，阿誰轉語入磨墨，猶落機鋒斗主賓。法爾如然那用思，狂情顛倒死心知。今將肝腦酬人乞，畢竟虛空無相時。」

二、勵吾老居士道鑒：寬賢老居士轉惠手書并大致多首，為之欣然！居士夙植德本，廣參知識，惠詩深得個事，宕逸自適。雲衰且病，筆墨商量，早成擱置，勉酬數語，聊自達意，幸慧察，不盡。雲來雲居結茅，本為藏身修養之計。惟茲山荒廢已久，僅存牛欄，略避風雨。未半載，四方衲子聞風踵至，住眾百余，食宿兩難，不得不勉事建造，今春且修建殿堂等處，并開田博飯，庶不墜先德遺風。惟清風兩袖，資力良艱，雲又老病日增，生命危脆，所恐難以善其后耳！居士發心殊勝，將予大力垂護，名利得賴重光，不僅雲之私幸也。至荷！至荷！肅覆，并頌法樂！

衲虛雲合十，丙申仲夏月二十四日

老人和詩四絕句錄下：數行海外信前緣，觸目風光自宛然。碧天明月無遮障，漫道拈花最上禪。摩娑老眼為君開，誰謂如來有去來。佛印東坡余韻在，談心石上一低徊。

東坡居士曾訪佛印禪師于雲居，談禪斯石：有限同歸幻化身，幻身且喜得為人。雖然佛法無多子，一喝分明立主賓。本來我法妙難思，微笑頭陀冷地知。不妨肝腦隨人乞，始信娑婆成佛時。

次韻奉酬·勵吾老居士慧政

衲虛雲初稿，丙申夏日

三、勵吾老居士道鑒：寬賢老居士來函，代惠寄人民幣壹千元，已祇收。遠蒙垂施莊嚴雲居道場，功德殊勝，不僅雲所歡喜贊嘆已也。山上修造工程，正進行中。惟雲老病日甚，籌計不易，頗恐難以善其后耳！秋深，惟起止珍重。不盡。并頌法樂！

衲虛雲合十，丙申秋九月十七日。

四、勵吾老居士道鑒：頃岑老居士轉來手書，并大作壇經序言，欣然

閱悉。承惠施人民幣壹仟元，又前兩度惠施壹仟六百元，已共收到貳仟六百元。重荷莊嚴勝剎，功德巍然，將與雲居同垂未來際矣！居士夙因深植，益以令伯之一段勝緣，誠非偶然。尊制序文，渙然於佛心宗理事圓攝。寬慎居士，信得心淨土淨，具足自力他力，且誦《華嚴經》圓滿。居士清除嗜習，又將虔誦古德所謂一乘圓頓妙法門。見性成佛真秘典，賢夫婦俱得之矣！福慧殊勝，信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希有！希有！居士添籌之辰，雲當躬率大眾，敬於佛前拈香，仰祈佛光被照，福壽無量，祇祝祇祝。雲徒溢虛名，自行既缺，復無可為人。承似英譯拙著《法彙·年譜》，《三版年譜》，又蒙資助重刊，而居士精誠之心，尤足欽嘆。雲不德，何足副居士殷殷之惑夢，愧愧！尊制奉還，刊行可矣。專覆不盡，并頌法樂。

貧衲虛雲合十，舊歷十一月十八日。

注（一）指先伯煜齋公曾在天臺山出家為僧。

注（二）一九五七年元旦即丙申臘月初一日，勵吾居士五十三歲生日，發願于是日起虔誦華嚴，先來函敬懇雲公慈悲加持，公復函準於同日

在佛前親為率眾拈香，仰祈佛光被照。是日居士誦華嚴至如來現相品時，忽見雲公化身在燭火光中涌現。

五、勸吾老居士道鑒：頃接寬賢老居士轉來手書暨文稿，惠施人民幣壹千元，欣然具悉。居士一以道法為重，利他之行，逾於自利。現身普應，逢場作戲，逆行順行，見者聞者，何往而不解脫，何者而不蒙益？此真菩薩之業，但願長為世間慧炬，林下水邊，且不是居士住處也！雲衰病轉甚，心目難勞，尊稿惜不能詳閱。且喜道人用心，無不可者，固不僅雲之隨喜贊嘆已也！（一）稿謹付還。雲居殿堂雖略有告竣，而各堂寮正須續建，并莊嚴佛像，工程仍感艱巨。法堂上為藏經樓，現有磧砂、頻伽藏等三部，可備研閱之需。吳居士去臘冲寒來山，盤桓兩日。山路承渠之願力，頃已興工，往來者將得便，交稱頌矣。寬慎居士想日并精進，時祈為法珍重。不盡。并頌常安。

衲虛雲合十，丁酉春仲月初十日。

注（一）勸吾居士著《論神滅論》一文請雲公閱政。

六、勸吾老居士道鑒：寬賢老居士轉到手書及尊作，又承惠人民幣壹

千四百元，感何可言宣。居士精誠所至，宛然夢應，因緣殊勝，又何可思議。其欲為雲居建佛舍利塔，作《留雲塔記》，居士之發心，固已為十方三世諸佛之所護念，而雲則慚惶不自勝！因自思惟，雲居千年來諸祖代謝，全山祖塔散布逾百餘座，年久失修，大多毀圮。雲昔在南華、雲門，因此曾建一海會塔，將各祖靈骨集藏於此，并建堂宇，居僧念佛。適有感尊意，擬亦建一海會塔，將全山所圮祖塔靈骨集而藏之，并建念佛堂以居僧。尊制記文，刊石於內，以志勝緣。惟所費約需人民幣兩萬元左右，區區之議，不免過望，惟尊意酌裁之。專此奉覆，并頌法樂！

衲虛雲合十，丁酉初夏月十九日

注（一）指勸吾居士函告夢游雲居天王殿晤見老人事

七、勸吾老居士道鑒：寬賢老居士轉到復書，誠為感嘆！惠施既鉅，分期自宜。此舉在雲初未及此，因感尊意之切，遂報其數，未嘗詳加預算，工程着手，亦未預定。惟海會塔之規模，即為亡僧叢林，既容納過去諸祖住持以至清衆等七衆靈骨，現在未來亦如是。塔下需建七大間外，上建大殿寮房，工程非細，所費尚一時難計。既承發大心，自應取次圖之。

惟雲生命危脆，只呼吸間，及身觀其成，又未可必也！尊擬定名為海會留雲塔，及留雲禪院一節，期之以為不可，雲且不敢當。此海會塔既為過現未七衆藏骨之處，塔院則為其居僧念佛之所，自應以雲居冠其名。尊著原記，刊石於內，固表其原起矣。居士之願，不獨雲切身感之，抑亦雲居諸祖所贊嘆于常寂光中，而當來賢衆，且同聲稱頌矣！固不必彰於名字也。大制禪機自然流露，見之不覺心喜。草草奉履，不盡。并頌法樂！

衲虛雲合十，季夏月初四日。

注（一）指寄呈雲公拙詩，原詩錄下：「夜夢至溪山勝處，思置屋為習靜之所，并吟詩五句而覺，即於枕上續成一律。明日適虛老人書至，遂敬錄寄奉：沿洄演漾幾溪灣，置屋真宜水石間。徑仄不勞車馬入，林深未礙鳥雲還。機前話墮傷空見，夢里詩清著味閑。失去烟霞驚枕席，十年海外鬢毛斑。」

八、勸吾老居士道鑒：七月二十三日惠書罄悉。大著前后兩記，存岑老居士處，尊願彌堅，雲誠何以堪之！容再商量，或有以慰也。承惠港幣五千九百八十四元，已收到。海會塔勘基后，即擬着手。茲舉固非細，雲

且老病，來日滋虞！重感居士之大願，當可卜其成，抑亦雲之私禱矣！遙維為道珍重，不盡。并頌法樂！

衲虛雲合十，重陽前三日。

九、勵吾老居士道鑒：頃寬賢居士轉到十一月十五日惠函，及惠二次修塔款港幣五千八百四十七元，敬領悉也。奉閱各節，不禁歡喜欽嘆！惜老眼摩挲，未免草草瀏覽。居士以蓋天蓋地之願行，播揚大教，使未聞者聞，未信者信，功德之勝，有為古德先賢所難能者，其非乘願再來，曷克臻此？大制實能挖着宋儒痛處，堪作人天眼目。而毅然自荷利他大業，居士如此，將光燦四天下矣！佛門何憂淡薄？難得！難得！海會塔已動工築基，可以奉慰。深冬倍祈珍重，不盡。并頌法樂！

衲虛雲合十，丁酉冬月十一日

注（一）勵吾居士著佛法與宋儒程朱理學清雲公閱政。

十、勵吾老居士慧鑒：二月十六日惠書誦悉，建塔功德三次惠款港資五仟八百十四元五角，於三月十九日收訖。感謝！感謝！蒙撰碑記，勉強睜眼，細閱一過，喜居士詳闡周到，堪稱結構。原文逕寄岑老居士書妥，

至時刻石。雲老倒殘年，夢幻殆盡。去臘既櫻頽疾，開年復以諸執事僧應召赴武昌學習，需時兩月，致造工程稍滯。俟督修者學畢回寺，便可兼工加速也。雲天在望，祈善珍攝。不盡。并頌法樂！

衲虛雲合十，戊戌一月十二日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詹勵吾居士雲居山海會塔碑記：虛雲老和尚重建雲門事畢，癸巳春晉京，參與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已而由匡廬入雲居，初至時，榛莽荒穢，僅存陋屋三間，聊蔽風雨。未半載，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百余，師率衆，始則開田博飯，繼乃築堂舍，建大殿，置藏經。雖嚴寒酷暑，作務不輟。未兩載，道場巍然。余以夙植善因，雖羈萬里外，猶得時承法雨，慈誨懇至，慚感曷已！因起念效童子聚沙故事，欲於雲居建塔，藏佛舍利，獲十方三世諸佛之護念，留師住世，常轉法輪。因擬名此塔曰留雲，尋蒙賜復曰：「居士欲為雲建佛舍利塔，此發心固以為十方三世諸佛之護念，而雲則慚惶不自勝！因自思維：雲居千年來諸祖代謝，全山根塔，散布四方，年久失修，大多傾圮。雲昔在南華、雲門所見類是，因各建海會塔，將

諸祖靈骨集而藏之，并建堂宇，居僧念佛。適有感尊意，思復踵前例，區區之議，居士其有意乎？予讀竟雀躍，欣順師慈，遂以海會名塔。頃復獲師書，知已竣工，喜茲華嚴樓閣，涌現當前，爰為偈曰：達摩東來，上乘獨出，喝倒梁武，目中無物？第一義諦，光天化日，燭照幽冥，同收靈骨。歲次己亥仲春，私淑弟子詹勵吾謹記。

十一、勵吾老居士慧照：惠函收悉，四次建塔功德港幣五千八百零二元五角妥收，銘謝。大撰勉振昏瞶，詳閱一過，且感發揮獨到，古粹國色，將與無量功德永不磨滅，亦見弘宣之婆心切矣。荒山住眾百二十余，修持生產並進。新建道場佛像裝金圓滿，惟仍有部份寮舍未竣。建塔工程仍在進行，尊撰碑記，已改飭僧書爰刻石存念矣。山野粗安，諸幸勿注，至祈為道珍重，不宜。肅復。順祝法喜。

衲虛雲合十，八月初三日。

十二、勵吾居士道鑒：一月五日惠書及第五次建塔功德港資五千七百五十二元照收，感荷無既。塔舍大部完成，其余工程正在進行。山中攝影，一時未便，俟請得像師上山，即當拍照寄奉。勿此奉復，至祈珍攝。

并祝法樂！

衲虛雲合十，一九五九年元月二十五日。

十三、勸吾老居士慧鑒：六次建塔功德港幣五千七百二十五元妥收

銘感無似。俟塔宇全部落成，便當拍照奉慰。夢中茶話，殆亦居士系心澄想所致歟？良以十界具造，率皆由心，十萬億土，猶非心外，況一洋之隔乎？倘專其思寂其想，靈山分座，以聆《法華》，豈分外也，伏維力圖耳！叨惠佳句，深謝！深謝！敬次一章，幸慧察。并頌法樂！

衲虛雲合十，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注（一）勸吾居士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日黎明前，夢與友數人在一大廳中閑談，忽有二友相對互作怪笑聲，久久不息，予誠之曰：「汝等勿作這般怪笑，聞者將指汝等怪笑中有暗號！時虛公老人手持開水壺出，為大眾沖茶，過予身前，曰：你說得不頂對，有哪一種笑是沒有暗號的？說罷，也給我沖茶一碗。醒后覺得老人開示此語大有道理，遂起執筆記之，題為夢中聆虛公老人茶話云：是日馳車出郊，口占一絕句，歸后寫出，并以寄呈老人，句云：雪汁全消路面乾，馳車出郊喜輕安。遙思救國雲居老，擎

鉢孤峰度歲寒。

虛公老人復和句：雪未全消路未乾，夢中三笑報平安。瓶笙初沸茶初熟，不覺人間有歲寒。

十四、勸吾老居士惠照：頃由寬賢居士轉來惠書，倍深慰念。蒙將拙詩偈刊印，及讀寫在卷頭一文，盛意拳拳，和風拂過重陽，感荷無似。但枯木難再新芽，愧負多多矣！尚祈節資，用做其他有價值利生之舉。觀「盡是菩提生」句，有獲大法喜之象，且慶且慶。行將鵬展異域，代佛宣化，誠古今稀有。難行能行，曾聞有志者事竟成，況此人天皆贊，諸佛所密加者乎？又，利他固屬必要，自修尤不可緩。附奉像題，聊以應屬，貽笑大方，切祈鑒諒。并頌法樂！

衲虛雲合十，一九五九年六月十日。

注（一）是年為雲公一百廿歲，居士發願刊雲公詩歌偈贊集三千冊，分贈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為祝壽紀念，請求老人賜像并題字，老人復此札附肖像并題「應無所住，已亥夏虛雲題，時年百廿。」十四字。

注（二）老人賜像而說貽笑大方者，蓋此像系跌坐草石堆中所攝，若

執相者觀之，或說其有失莊嚴矣，屆知老人無相而相耶？

十五、勸吾居士道鑒：蒙五月九日惠書，逕復。又接二十一日書，荷感無似！荒山佛殿造像已圓滿。海會塔內擬供奉玉佛一尊，及西方三聖。按式於塔造龕已妥，原不擬供地藏像，故未留龕位，今不便再加入。佛殿左鐘樓上，按例應供奉地藏菩薩位，居士若必欲造此像，便隨分隨喜亦可。按一菩薩二侍者，全價人民幣七百元也。紀夢詩甚佳，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夢境亦吉祥也。謹復，并頌法樂！

衲虛雲合十，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五日。

十六、勸吾、寬慎居士道鑒：淨施造聖像功德人民幣七百元敬收無誤。海會塔即將落成，惟山上照像時感不便，前曾攝影，但未竟完善（已寄岑老居士處，當可轉奉一幀），當再照妥全影，續奉慰念。山中今年豐收在望，一眾農禪生計，堪稱順適。惟雲業質朽病，轉展無虛日，無常幻聚，豈能久住！每感檀護之恩，愧無所報！伏維為法為人，珍重！珍重！不盡言宣。此頌法樂無量，合府均安。

衲虛雲合十，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

復岑學呂居士書

寬賢老居士慧鑒：《年譜》一冊，今日始得寓目。關河多阻，感嘆奚如！憶壬辰歲春雲門事變時，雲重傷重病，目不見，耳不聞，奄奄一息，九死余生，偃卧床褥。弟子證圓等侍奉病榻，夙夜詢問予生平事迹，蓋恐雲有意外及禍患之重來也。雲神情不寧，語音乖澀，隨說隨錄，不成片斷。予亦未曾過目，只證圓等將稿寄交居士考訂。承港中善信過愛，遞爾印行，且再版矣。時閱四年，雲始得見，其中不無誤記之處。今令侍者略為簽出，請居士刊刻三版時更正之。雲目瞶耳聾，不能細閱。百病日增，待盡而已。人生如夢，一切皆幻，空中飛鳥，有何踪跡可尋，況學道人耶？留此數行，又有何益？若居士以為佛法不離世法，隨順可爾。此候法樂！虛雲，丙申八月十三日。

與佛源和尚書六則

佛源和尚鑒：來書久惠，忙故復遲，雲門近況好轉，深引為慰，但須

更進努力，為佛教更增光榮，是何慶幸，電火時光，不覺人間春至，望抓緊時間，為上行下化而精進！帶來種子及食品，均如數收到，愧領深謝而已，衲近來頑強勝故，勿念！此復并問春日安祥！

衲虛雲合十，五四年二月十二日。

二、佛源仁者慧鑒：久不得來函，甚念！未悉仁者近日四大輕安少病少惱否？雲門大眾妥和否？前函囑淨慧將雲所用銅墨盒寄來，并帶蘭草及珠蘭數株，惟心來山言未聞知，故請仁者日后有使人來時將上述三物托其帶來，并將雲抽屜中所藏老和尚賜我法卷數張（黃綾所寫，在樓上寮房抽屜內）尋出寄來，若無則作罷論。月初德宗師由雲門來山途至德安，果妙師由揚州來，于旅店中遇之，后卒未見其登山，日昨忽接岳陽派出所來函云該僧已掉水溺死，囑派人前往領取衣單，今將原函附上，如何處理，請為裁奪（并函致派出所）。派出所處已函復之。此候，法喜。

衲虛雲合十，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又惟心來云：仁者近日身體欠佳，甚念！望仁者善自調攝，常往事務毋過操勞，凡事得過且過，隨緣了事可也。雲房中有塑佛像用的各色胡

須，請一并寄來為荷。又及附致張姑一函，便中請轉交。

三、**佛源仁者慧鑒**：接中秋節函，均悉，今冬雲門決定傳戒，既為佛子，當行佛事，仁等發心殊勝，續佛慧命，至為欣慰！惟名義即由仁者傳授，不要用雲之名為是。雲門戒期曾決定否？何時開始？期限若干日？戒費多少？需何手續？此間有新戒十數人，本擬往寶華求戒，如雲門決定傳戒，即去雲門，性福將率領前往，見信后即望來函，以便決定，免得耽誤寶華日期，彼等不到雲門，即到寶華。寬定適接宏願函云其住處小被火災，彼以身體欠適，擬俟此間下月講經期滿返穗，茲附寄岑老居士所作碑記一篇，望收察辦理可也，專此并頌法樂！雲門有七衣否？新舊均可，有無即望告知。**虛雲合十**，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四、**佛源仁者慧鑒**：來函閱悉，仁者發心弘戒，續僧伽命脈，甚可嘉慰！惟既為閨黎，弘範三戒，執已應嚴，為眾表率，傳戒期中尤宜注意，切勿男女混雜，起人譏嫌。海燈和尚已允在戒期前來講經，惟請準備《梵網經》、《四分戒本》及《沙彌律》三種經本，以便臨時采用，專候法喜，本山約有新戒十余人前來受戒。

虛雲合十，一九五七年八月初七。

五、佛源仁者慧鑒：來函閱悉，雲門戒期受阻，悵然若失。然法運之通塞，亦有時節因緣，水月道場，夢中佛事，仁者幸毋煩惱。此候，法喜！

生漆數斤，已代備辦，俟有便人，當各寄上。前以雲門傳戒，即已去函香港各寺，囑期新戒。前來受具，今已分別去函通知，另附致印度尼西亞沙彌海函一函，俟其來寺，希善為招待，將函轉交為荷。又及。

虛雲字，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

六、佛源仁者慧鑒：來函閱悉。獅蟲作祟，因果攸關，彼當自受其報也，仁者幸勿煩惱，宜安心調養，小疾告愈，盼即來山小憩，舒暢胸懷，此候法喜！

虛雲字，一九五七年十月初五日

復融熙法師書：

（上略）接《無相頌講話》，勉睜老眼，細讀一過，喜賢契用心恰恰，法雨瀟瀟，因題「得旨歸宗」四字為出版慶。文中「法本無偶」義同

「不與萬法為侶」，但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法界之內無孤單法，這層也要顧到，其義始周（且無偶與不侶亦不全同），余文圓攝祖意，無可議者，望早付刊，普利有情！原稿留寺，給后進傳閱。雲居建設日逼繁忙，聞賢契弘法無寸咎暇，雲遞此伏櫪之心，現正患河魚之疾，猶力監工，為此破沙盆，不惜臭皮袋，願與賢契共勉之！專復，順祝法樂！

寬賢之《欲海回航》一冊已收到

虛雲字，乙未六月十七日。

與印度尼西亞釋海函書

海函仁者慧鑒：仁者山居有月，善堪勞苦，頗慰下懷，前仁欲往寶華受具，因雲之故，遂轉道雲門，致誤因緣，頗感不安，然受戒因緣，亦有時節，仁者幸毋煩惱。今至雲門，雲門氣候較暖，仁者如樂安居，即在彼等待因緣；如欲回雲居，即返雲居亦可；如以內寺生活不習慣，欲返印尼，即返印尼，日后如有戒期，再返祖國亦可，希仁者自行裁酌，此候法喜。

虛雲字，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

復福州沈寬令居士書

寬令居士鑒：來函閱悉。人生八苦，老病為最，汝老病孤零，實苦中之甚者，雖然，若能回光返照，自覓受苦者是誰，四大非我，五蘊皆空，一心念佛，矢志蓮邦，斯為離苦得樂最妙法門。至于夢境幻影，過後則已，勿再追尋，汝于生活艱苦之下，尚作數元塑像功德，福報當不可思議也。

虛雲字，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

與淨慧書

淨慧仁者慧鑒：朽近年來，病苦時侵，無有停日，待時而已。病況看來，今生恐難晤矣。本早欲與世長揖，奈何世緣未盡，不敢撒手，恐日后帶累汝等難以做人，故爾暫留殘息，以待因緣，望汝苦心向學，嚴持淨戒，朝暮禮誦亦不可廢，三學三資，方堪任持大法，模範人天也，望復一言以慰枯懷。

虛雲字，一九五八年七月廿五日

與佛雲書七則（即汪青雲居士，一九五六年披雉）

一、寬青居士慧鑒：來函閱悉，人生聚散，各有因緣。達者觀之，了如空花，幸勿煩惱。唐居士至北京已有來函，謂仍欲由武漢來山，來時居士可伴伊一行，此候法喜，智修師均候。

虛雲合十，一九五六年五月初八日。

寬青居士又鑒：武漢今年水災如何？本山于端午節前，忽降傾盆大雨，灌注四晝夜，山洪暴漲，新開荒田百余畝，盡為淹沒，田中冲成河渠，損失慘重，倍于去歲，山僧百余人，今后生活堪虞，雲實憂之。又及。

二、寬青居士慧鑒：來函閱悉。居士信願深切，行持精進，虔誠禮誦大乘經懺，日不暇給，甚為難能可貴。然用功之法，貴在專一，居士用功未免落于龐雜。雖大乘經懺，一句一偈，皆為菩提種子，一禮一拜獲福無量。然欲工夫得力，真實受用，則以持名參究為直捷耳。秋間來山小住甚善。居士處世，能逆來順受，哀樂不入，亦緣平素修持之力耳。延年師失眠症，宜多事靜坐，默念觀音聖號為妙，此候法喜！

虛雲合十，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

三、寬青仁者慧鑒：來函閱悉。雲與寬鑑久已脫離關係，彼現住寶峰山，常假我名義于國內招搖撞騙，仁者幸勿為彼所惑。段老居士現在山仍現居士身，為諸師治療眾疾。長袍、海青、仁者隨身帶來可也，不必郵寄。山中今冬尚暖，惟近日風雨怒號，似有降雪之兆。此候法喜！

虛雲字，一九五六年十月初七日。

四、寬青仁者慧鑒：來函已悉。前寄一函，想早收到。雲病愈返山已逾一月，現尚安好，望勿念。山上現正修建大殿、天王殿等處，并致力開荒，全山在辛勞工作中。寬度在山料理修建未回，仁者擬來山看看亦可，專復，即法樂，寬漢仁者均此。

虛雲合十，一九五七年二月初十日。

五、佛雲仁者慧照：前函想經收到，久不見復，殊深念念，未悉近況如何，尚希復信為盼！并希積極學習，努力工作，勉力淨業。此候法喜！

虛雲合十，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六、佛雲仁者慧照：來書閱悉，修持之要。在淨心而已矣，豈局方隅？倘能三毒不生，十善恒隨，心與道合，便是寂光淨土；不然，縱與釋

尊共住不離，奚啻十萬八千里也，幸慧察自勉。山寺在國營墾殖場領導下，今年展開更大躍進，辟力無窮，人定勝天。山頂修建發電站，雲投資貳萬元；登山公路，下半年亦擬辟修，復投資五萬元。眾農禪作務稍忙，自給生活日有進步。聊此告慰，希毋遠注，為道珍重，此祝春祺。

虛雲合十，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南陽寺現住惟東等四、五人。妙如師徒回江蘇，迄無信息，宏清山居平安，宏量已解回安徽或勞動教養，尚未決定，順告。

虛雲合十，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南陽寺現住惟樂等四、五人。妙如師徒回安徽或勞動教養，尚未決定，順告。

七、佛雲仁者慧照：慰謝！慰謝！云病日甚，医疗不效，滯食嘔吐，時而寒熱交攻，業質虛弱，不離床席者已數月矣，諦思烏兔不歇，孰駐韶華、殘燭余膏，幻質豈可久長！至希仁者趁此有限，倍加努力，庶心力勝而業難侵也。段老居士近況如何？其子家興居士，已回鄂否？均能否抽暇惠臨山野一視？甚盼！甚念！請仁者即為親造其府，詢候致意，復示，是

幸！即复净乐！

虚雲合十，一九五九年九月初九日。

與朱長松居士書七則

一、松老居士智鑒：惠書殷殷勸行，殊深感銘，此次政協理應出席，適因偶沾寒疾，未克成行，歉愧之忱，乞未釋懷。頃聞會期早已閉幕，頑軀雖漸痊可，只復徒所負負耳。日來山中寒凝，人烟俱絕，惟與獸為鄰，寂寥之境，適堪怡養，以待天年。轉瞬春回日暖，自當遵命，圖報國恩，以慰厚愛之望，北地較寒，惟冀為道愛國珍重不宣。

周道老，仇亦老，王松老均此致候，天寒恕不另

虚雲合十，一九五四年臘月二十三日。

二、松老居士道鑒：新春祇維起居安樂。雲老病侵尋，去臘忽又卧病，深蒙政府關懷，勸往南昌醫治，難拂其意，赴省住江西醫院，蒙各位首長照顧，醫師悉心診治，數日即告愈。正月初四離省，沿途小住，初九日安返雲居，適濟廣法師代表佛協來山慰問，并轉致公等關切之意，感荷感荷！雲山道場正從事興復，致力開荒生產，于國家庶盡少分力量，亦不

失祖師門風。惜雲體力已衰，頗有力難從心之感。政協開會，亦因病不能遠行，有負公等之望。近日冷卧茅庵，以資休養，別后忽將一年，未知何日再晤？為念，肅謝不盡，并頌法樂！

貧衲虛雲合十，一九五五年二月廿三日。

三、長松老居士惠鑒：敬啟者，電悉中國佛協將於八月十六日召開全體理事擴大會議，行見十方賢哲，雲集燕都，花雨繽紛，歡聲雷動，法筵清眾，得未曾有，引領堯天，曷勝翹戀！雲德薄能鮮，屢承協會諸公暨諸檀越錯愛，囑赴京師，愉觀聖化，同沾優渥，敬聆圓音。無奈雲以行解兩冀，衰病雙逼，耳患重聽，口訥微言，慚預盛會，兼以荒山住眾近百，大小問題賴雲解決，一旦遠行，勢將星散，則大好雲居重見烟沒，有負地方政府蔭護深情，此雲不敢遽離之苦衷也，為瞻仰盛會計，特着監院慈藏趨府請安，伊年青智淺，諸希示導！順呈荒山雲霧粗茶用辟炎蒸，并除渴想，專此敬請道安。貧衲虛雲和南，一九五五年八月初二

四、長松老居士慧照：久疏詢候，企念奚似，比維福躬請泰，眾緣暢意，至頌至禱。山中社會主義教育學習，前階段基本結束，雲傾聽了群眾

意見，深感黨和政府對我的厚愛，如陽光溫暖，今后決定更好的辨明是非，站穩人民立場，把老青春獻給社會主義幸福事業。附上拙作大字報一張，幸惠教之。并寄奉雲居自植土菜少許，獻芹之忱，聊申慰謝而已。肅此敬候法喜無量，闔府吉祥！

衲虛雲合十，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

五、長松老居士道席：久未蒙復，時深系念，近維興居康樂，合府吉祥，為頌為慰，前聞倘尊躬健安，擬莅荒山一行，現下春暖天長，未知尊駕是否能來？甚念！萬乞惠音是幸。山朽百稔波波，徒為虛名所累，身心才歇，幻緣且恐不久耳。臨筆不勝感愧，敬候法樂！

衲虛雲合十，一九五五年四月廿九日

六、長松老居士道鑒：頃接惠書，即悉因緣障礙，未克降莅，殊深悵望！雲疏庸性成，日見衰朽，長年以來，且蒙不吝精神，關注護持，益增銘感也。倘諸緣暢便，尊躬健安一時，仍祈屈辱來山一行。如蒙見允，尤深衷企無任。茶葉一箱，另郵寄奉，至乞哂納，京中相識諸老，并請分贈少許，聊致慰候微忱。臨書不勝感禱，此頌康樂，合府清吉。

季、仇、陳、周、印老諸公均此致候恕不另及。

衲虛雲合十、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六日

七、長松老居士道鑒：茲荒山僧朝禮五臺山，便道晉京，趨候座前，敬維福躬康樂，諸事勝意，致頌至禱，雲幻質頹甚，殘燭余膏，微殆盡矣！溯累年以還，辱叨護注，愧無以報，謹孜孜兢兢，率眾開墾，努力耕種。幸近年來稻谷雜糧以及蔬菜之類不下二十余萬斤，聊以自給。今則殘年垂盡，身心俱衰，諦思百年浮塵，一夢幻耳。緬念舊誼，時切依依，靈山重迭，恐難復見，是故敢將近年山居所被種種申述奉聞，再乞惠鑒，知之諒之，不盡言宣，恭候健安，合府安樂。

衲虛雲合十，一九五九年六月。

致倅虛法師函

倅老法師暨合寺諸上座道鑒：茲由志蓮淨苑寄來尊處衣服等件，祇領之下，無任感激。伏維老法師暨諸上座同袍高誼遠念荒山貧困，惠予錦衣，當如法分給大眾結緣，遮身御寒。茲代本寺大眾遙向老法師暨諸上座遠致謝忱。肅此敬候道安！

虛雲合十，四月廿四日

答顧德谷任肇聰二居士問

問：「方便求受五戒與在戒堂中求受五戒有何差別？」答：「凡求戒者，照儀軌理應登壇，眼觀法相，耳聽羯磨，心生慚悔，易具功德。如以因緣不能登壇者，可請大德比丘在佛前方便授受，亦須深生慚悔，至誠求授始得。」問：「求五戒后之男女居士，能否用優婆塞優婆夷名稱？」答：「凡依大德比丘受皈依后，再受一戒二戒以至五戒的男居士就是優婆塞，女的就是優婆夷。」問：「受方便五戒后，能否披戒衣？」答：「既得大德比丘允許受持一戒以至五戒的人，均可披繻衣，五衣七衣等則不得披也。」問：「優婆塞與優婆夷所披戒衣系用五條抑用繻衣？」答：「只可用繻衣。五條衣者，須出家受沙彌戒時才能用。近來諸方傳戒，日期短促，三堂大戒連着傳授，故五衣、七衣、十二條衣三者，亦一次傳之，但必須授過沙彌戒和比丘戒后，才能披用。」現在許多在家二眾弟子亦有披五條或七條衣，此實混濫輕慢佛制，罪過不小。」問：「如據藕益大師戒衣辨瀉云：佛為沙彌制二衣，上衣，即無縫袈裟，亦名繻條，色與比丘

同，制與比丘異，但直縫之，不許刺葉。故律部云：求寂之徒，縵條是服，輒披五衣，至為罪濫。蓋沙彌雖已出家，尚未入僧寶數，是故五條猶不許服，況七條等乎。為優婆塞，則合蓄無縫三衣，形與沙彌同，入壇行道，方許披之，平日不得披着，所以與沙彌別也。又益師戒衣辨瀉第三條云：前人無知妄作，輒令優婆塞得披三衣，后人矯枉過正，并禁優婆塞不得着縵衣，三瀉也。據此，則男女居士受五戒后，宜披縵衣，而現有披五衣者，似宜改正乎。一

致馬來西亞麻坡劉寬正居士

函二三則

一、惠書及裝佛金功德均收，謝甚。居士既徘徊于禪淨之門，則何妨合禪淨而雙修。于動散之時，則持名念佛；靜坐之際，則一心參究念佛是誰。如斯二者，豈不兩全其美。居士眼目有疾，則宜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以求大士慈光照觸，醫障消除。

二、遙來雲箋，蒙惠修寺功德淨資，於二月十八日收訖，荷謝無任。居士處此擾擾塵寰，獨能道播麻地，可謂火中青蓮，誠為難得。令堂以古

稀之年，信向念佛，而居士曲盡子道，善能喻慰，尤難得也。夫衆生真心本體，般、若光明。堂堂獨露。但從妄想習氣（即粗浮貪、瞋、痴、慢等）時時發現，自障妙明，但將冷眼看破，放下便是，不必別求也「能」心專念觀音聖號，淨念相續，便是放下第一法」。遇難忍處須忍得過，難行處要行得過。惟淨業可修便修，於幻緣得過且過，習氣銷盡，菩提圓成矣。

三、連惠兩書收悉，驚聞融熙逝世，不勝傷悼。惟人有生死，亦乃世間常態，三界無安。當深生怖畏，直須痛念無常，信願念佛，求生淨土。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伏惟珍重。

復星州卓義成居士

承問關於靜坐之事，雲亦是門外漢。今本同舟共濟精神，略伸管見如下：（一）靜坐不過是教行人返觀自性的一種方便方法。簡言其要，則在于緊念一句佛號（或阿彌陀佛、或觀世音菩薩皆可）心心相契，念念相續，由心而出，從耳而入，莫令間斷。果能如斯，則更無余緣雜入矣，若能久久不退，彌勤彌專，轉持轉切，不分行住坐臥，豈覺動靜閑忙，便可

一直到家，永生安養。居士才覺得有些定明澄澈之境，便生心動念而執着之，宜其不能進步。（二）靜坐宜取乎自然，身體有病，宜適當調養，不必勉強支持，修行用功不拘于行住坐卧也。（三）悟道不一定皆從靜坐得來。古德在作務行動中悟道者，不可勝數。悟道僅為真正修道的開始，由修而證，則神通不待求而自得矣。若專為求得神通而修行，是魔見，為學佛人所不齒者。（四）參禪、念佛、持咒等一切法門，皆教眾生破除妄念，顯自本心。佛法無高下，根機有利鈍，其中以念佛法門比較最為方便穩妥。居士受持佛說阿彌陀經，熟覽印光法師文鈔，若能依而行之，則淨土現成，萬修萬去。（五）葷食造殺害生，大違慈旨，令人智昧神昏，增長貪瞋淫欲，身後業案如山，冤怨債報，寧有了日。靜坐修行的目的，要了生死，葷食則增加無邊生死，漏瓶盛油，虛勞精神，智者可以自審矣。蓮池大師戒殺放生文，當熟覽諦受。（六）靜坐如法，可使四大勻調，促進健康。（七）「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八萬四千法門，對治眾生八萬四千煩惱，莫不殊途同歸，惟當擇其契理契機者而修持之。（八）雲居山目前尚無傳戒條件。雲頽衰尤甚，恐不克舉行矣。（九）中國佛教在

宗教政策保護下，提高了地位，純潔了組織，大有發展氣象。（十）請照歸依證所示，隨緣宜隨分，遵行修持之。綜觀所問情形，以居士程度，最好熟覽淨士十要、印光法師文鈔、龍舒淨士文等，當可獲得實際利益。常閱雲栖法匯，可融會一切法門，再閱淨士十要、龍舒淨士文，使專門進步，萬無一失矣。

致南洋麻坡劉寬簪居士函二則

一、惠書及功德淨資均收訖，謝甚。居士發無上心，求受三歸五戒，甚可嘉慰。然古云：「受戒容易守戒難」，願居士自受戒后，幸勿毀犯。今奉上皈依證一紙，上有學佛須知，願居士遵而行之，自得解脫。

二、冬月十四日惠函敬悉。山野衰病，久闕致候，忽蒙惠注，深為感慰。蓋因緣離合，浮生如幻，至希達觀曠懷，逆來順受。於一切不如意境界，作隨緣消舊業想，自致安然自在。人生娑婆，苦多樂少，居士能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是已深得個中旨趣。望以此自慰，常時念佛，勉修淨業，久則親承法益，災消福崇，所願遂意矣。

致越南宣聖法師函五則

一、客歲臘月十一日來函已悉，惠施謝甚。欲于自利利他事求一簡單開示，夫今法門式微，舉目滔滔，盡在名利人我中過活，求一真操實履者，殆不可得。仁者猶能殷勤問道，不忘己分，甚可喜慰也。蓋三界之中，無非牢獄，暫時歡樂，終歸無常。眾生燕雀處堂，罕思出離。若能痛念生死事大，覷破一切世情，若順若逆，總皆虛妄不實，過眼便是空花，獨一念持戒、禮懺篤信三寶之心，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而又專求已過，不責人非，步趨先聖先賢，不隨時流汨沒，庶幾信心日固，智慧日開，而生死可永脫耳。

二、二月十七日來函閱悉。雲幻軀衰邁，時浸疾病，遠勞重念，至為感慰。月來漸轉恢復，希勿介注。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況以一息余生，持此浮脆之軀，而為客中之客，欲求無病又何可得。至祈諸仁各自努力，拌此一生，翼求出離，是為至要。

三、二月廿七日來信收悉。陳炎松居士代匯淨資，已於去年冬收到，當時事冗未覆，歉甚，至希致謝意。陳寬德居士請釋遠注。雲居山現住眾百余人，自去秋蒙準加於國營雲山農場，為僧伽生產隊（由前僧伽農場脫

胎而來），經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在不妨礙勞動生產時間外，宗教儀式，個人修持，隨意照常。至希諸仁及時努力，精進行道，切勿空過歲月。

四、來函收悉。雲居建寺塑像，蒙諸善信暨仁者等大力惠助，現已大部竣工，雲甚感慰謝。現在進行山區建設，展開生產躍進，僧眾忙碌，作務冗繁，故對佛像開光、傳戒及小辰各項，均不舉行。幸希痛念無常，為道精進。

五、來信收悉。山中農禪生涯，自給豐足，茲復每畝增收糧谷一百六十斤，堪慰遠念。承仁者及諸善信盛意隆厚，感謝殊甚。惟老病不堪，旦暮幻景，殆將不久，至希日后勿為贅念，當各痛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精進淨業，勿空過光陰，勿負此人身，切切至要。

· 虛雲老人論禪書

字諭佛曦修圓賢契知悉。昨接來函云，染疾吐紅，令人惶慮；想數年來，所有滇淄在外，十去八九，水土不合耶。屢呼早回，各宜忖之。每磋法門頽落，知識罕聞，然學者如牛毛，成就者猶如兔角。蓋自不具眼耳，

失于善調故耳。所以古德云，要人看話頭，必須通身放下，如死人一般。單單提此一念參將去，起疑情，疑個甚么。既名話頭，早落話尾，須知真話頭。要向一念未萌前究，是個甚么道理，從此下手追究，不分動靜，念念不間，名叫疑情。疑來疑去，打成一片，回光一照，此能疑者是誰，久之久之，瓜熟蒂落，忽然摩着娘生鼻孔，不從外得。故永祖云：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如此行去，有什么難，病從何起。所謂狂心者，既是從前雜毒，不知宗門下一字不着，佛魔齊斬。所言動靜者，初心學者，不可不究，行住殿堂作務迎送、語笑、屎尿等名動，坐卧怡默名靜，如斯微細揣摩。我現于二六時中，究竟幾時在動，而不隨動去；幾時在靜，不被靜轉。對一切境，生心不生心，果能如前審察，於動不隨動去，即是惺惺寂寂；於靜不被靜轉，即是寂寂惺惺。此不過欲汝初心覺悟，於動靜不要偏枯，定然動靜一如，事理圓融。正所謂廿七祖云，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不可思議，切不可尋語言，隨人舌根轉，弄盡精魂，毫無實益。坐上蒲團，瞌睡昏沉。放下腳來，閑談雜話。遇着境聲，毫無主宰。苦哉！各宜慎重。付來藥一包，

此藥可用土罐煎，交白糖，連渣服食最好。如其再吐，可食小便。生漆不可多用，用多損多益少。其藥共參生漆作一包，食下若好，信到再又付來可也。代吾於晉法首座和尚處致意頂禮。

債人虛雲字，夏九月二十六日。

與妙慧大師書

妙慧大師慧啟：來函閱悉。本寺山高水寒，生活艱苦，糧食困難，寺中全賴自耕而食。今冬來人尚需另開荒田，以求糧食自給。且終歲勤苦，除上殿過堂坐香外，全日勞動，無有休息。且無衣單犒勞等費。大師等如不畏艱辛，決志苦行，則需具備各項手續，遷移證尤不可絲毫錯誤，否則不能上戶口。凡年老及無勞動力者，或好逸惡勞者，概不安單。此候法喜！

虛雲合十，十月十五日。

與度輪仁者書

度輪仁者慧照：久疏音候，近維利生如意為念。茲寄奉近年增刻佛祖道影壹部，存閱留念。并希自利利他為道。珍重。此候。

法喜！

虛雲合十，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

與寬仁居士書

寬仁居士慧照：來信收悉。承惠淨資十元，謝甚。每日課佛，期生淨土！欽甚慰甚！至希多閱淨土法門書籍，受持勿懈。并希努力生產，於政府領導下，積極參加社會建設。此復。珍重。即候 淨樂！

虛雲合十，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

致李任潮（濟深）、葉譽虎（恭綽）函

任、譽公大檀越道席：奉手書，祇悉一是。離京兩年，自分衰殘之軀，難以晉京奉教，每以為憾。前月，朱長松居士來山述及公等垂致之殷，益覺愧歉。朱居士回京曾煩其面陳雲之不能晉京苦衷，當邀慧譽。佛教協會又將召開擴大會議，再垂函招。公等關心佛教興革事宜如是之切，雲獨何能愒然于懷。本應忘身趨前參與一切，以慰緇白諸大德之望。只以雲移住雲居以來，山寺荒涼，勉力幸建法堂一幢，粗具佛刹規模，四方衲子來住者，已至百余人。于道糧艱難中，大眾戮力開田建屋，熱心勞動，

懇荒已百數十畝，亟求自給。春夏大雨連綿，水冲秧谷毀損殆半，山下多成澤國。在此艱困之下，益謀補救之方。雲如一旦離山，大眾勢必渙然失所。雲年來頑軀雖似稍安，但精力已日頹，動轉維艱，飲食又減，近日且啜粥延喘，長途舟車已不堪勞。前聞政協會議不久亦將召開，雲效力政府之心耿耿，奈因衰病侵尋，不能去京，自愧對政府無可貢獻，與諸公言論周旋已無力酬對，至祈婉請政府諸公察諒。佛教中幸有能海法師等諸大德主持及公等之大力匡護，必能光煥佛教之優良傳統，開展當來之新猷，雲謹拭目樂觀厥成。區區私衷，并請轉致前途及諸緇白大德。雲得權安老病殘軀于萬一，雲居道場不致垂廢幸甚。夏中漸熱，只維起居嘉勝不盡，并頌法樂！

衲虛雲合十，一九五五年七月三日。

致中國佛教協會全體理事函

中國佛教協會全體理事諸公惠鑒：敬復者，接到中共永修縣委會轉來協會七月十二日電示，叫雲參加八月十六日的全體理事擴大會議。我知道這次會議是盛大、隆重，很有意義的，會議將會在政府的領導和愛護下，

必有偉大的成就，好叫全國佛子在毛澤東旗幟下向光明前途邁進。照理雲應聞訊就要事先趕到，好親近諸公，敬陪法席，共策新猷的，可惜自己德薄，無顏出席。雲居戒顯禪師曾說：「為長老而不能使衆生開悟佛性是為盜名；據正位而不能為佛祖恢廓人材是為竊位」，如雲已盜名竊位數十年，佛祖正法眼藏早向我這瞎驢邊滅卻，何敢妄肆脫離實際的理論呢？加以老病交逼，口訥耳聵，縱使參加盛會，亦無補于法門，并且有累雲居，因為本山住僧近百，生產與食住等等問題，多賴我來解決，一旦他去，則衆心即離，大好雲居，勢必再見荒沒，就辜負了江西地方政府兩年來各方面維持愛護的苦心。這樣出席，是一舉兩失，所以我千思萬想，輾轉不安，還是不敢從命赴京，這區區苦衷，想諸公定能原諒的。最后我想，只有派監院慈藏代我赴會，敬聆法誨。他年輕不懂事，只能代雲向諸公請安耳。臨書神企，伏惟洞察，不一。專復。敬祝

法樂！

貧衲虛雲和南，一九五五年七月廿四日。

出席中國佛教協會成立

會議感想一文

此次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會議，是開國后佛教界的第一件大事，也可說是我國自有佛教以來的第一件大事。因為這次會議象征着我國各地區、各宗派、各民族佛教徒的大團結，這樣的大事，若不是在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領導下是辦不到的。當然，不是說開了這個會便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但是至少借此機會我們可以作種種努力，掃除以往的障礙，矯正以前的缺失，建立將來開展佛教弘傳工作的基礎。我想借此時機把一些希望寫出來，供各位參考。

一、加強團結和學習發揮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以盡人民的責任。佛法本來是積極的，前進的，不是消極的，落后的，我們在這革命的新時代，應該拿出大無畏的精神，努力學習，補充各項知識技能，配合時代和政策，以便分擔各項工作任務，與大眾一道向社會主義前進。

二、清除外道迷信，恪守戒律清規，以增大眾的信仰。

三、闡發各宗精義，以明佛法真相，藏傳密乘及南傳上座部亦應兼收并蓄。

四、在現有經濟基礎上自力更生，以維護佛教根本。

乙未重增佛祖道影附記

乙亥夏，雲將數年征集所得諸祖道影六十九尊，一一系以傳贊，加入先德所訂之佛祖道影中，名之為增訂佛祖道影，另刊新板于鼓山流通。距今二十年中，又得二十七尊，復系以傳贊，加刻重補增人，總計道影三百三十尊，祖翁面目蓋不止此也！昔文殊：問文殊多少眾？殊曰：「前三三后三三」，雲今增已又增，已圓前三三已，其后三三者，則有待來哲增增不已焉。是為記。

佛歷二千九百八十四年乙未重九虛記于雲居茅蓬

雲居管見（一九五五年）

在我國第一個五年設計計劃進入第三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閉幕不久的時候，中國佛教協會召開了本屆理事會第二次（擴

大）會議，這象征着中國佛教的建設跟着國家的建設向着光明的前途在邁進，我以極其愉快的心情，期待這次會議通過成立中國佛學院的決議。佛學院一成立，就可以根據這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精研教理，努力修持，以造就弘法人材。中國佛學院的籌辦，我認為最好能由各地推舉或由中國佛協邀請各宗巨匠雲集來京，共同研學。

又我認為佛弟子的日常生活，衣食住等有可以權變的，惟三學思想，即戒定慧等等理論，不能改動，中國千余年佛弟子衣食住等制度久與印度制度大不相同，既然時間、地點、條件都變了，則佛教中的若干生活習慣，自也應因時制宜，談到教義，則「佛佛道齊，宛爾東西，釋迦彌勒，如印印泥」故，是以「同行不妨同人，同見必須同佛」。振弊起衰，去偽存真，尤仰賴于群賢之高瞻遠矚，慎重裁奪！

江西雲居山真如寺同戒錄序

佛法之要，盡在三無漏學中，《楞嚴經》云：「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詳審聖言，具見一戒清淨，則三無漏學清淨，蓋以「戒心制止八倒，一切性離，則一道清淨」故也。證之優

波離尊者之言可信，尊者曰：「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然后身心一切通利，斯為第一」《梵網經》曰：「光明金剛寶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薩本源」則此戒又通教外別傳，直指心源之禪矣。江西雲居，道容禪師開山，自唐至明以祖師禪得預傳燈者四十八人，諸祖皆以蓋世龍象蹴踏此山。山形亦勝，外峻中平，岩巒盤曲，宛如蓮瓣疊抱，晦山老人題為「蓮花城」，有句云：「千層臺擁浮幢寺」，斯雲居山固天然戒幢也。山當盛時，熾然建立，海印森羅，庵院累百余所，道膺禪師在日，住眾千五百人。王介甫咏本山溫泉詩有云：「一氣無冬夏，諸陽自廢興」。本山殿堂，自宋元迄明清，屢更成址，迨抗日戰爭期間，又遭兵火，紺宇琳宮，埋燭于荒烟剝蘚中，獅炫絕響，鸞嶺燈昏，雖性空何有起滅之殊，而世諦未免盛衰之慨！虛雲潦潦倒倒，波波挈挈，蹉跎兩甲子，弘演一無成。癸巳養痾匡阜，因悉雲居法宮廢墜有年，念前哲可師，忍聽鐘沉于烟草，名山多勝，痛見灶墜子丘墟。遂聊思興復，奮蚊足與螳臂，勉噓朽而吹枯，于五老峰下修葺牛欄，苟安馬櫪，初不知如何施設也。未半載而諸方衲子，瓶鉢遙臨，勢難獨善。身既當爐，不避火迸，乃

豎竿拋磚，重建梵剎；又烟蓑雨笠，開耕南畝。昔蒼雪寄懷晦山和尚詩有云：「宗風快睹香粳熟，欲買山鋤學種田」。雲居今日喜見青疇綠畝，繞禪舍以如帷，牧暇農忙，唱雲端之遼谷矣。住僧中有初心淨人，于務農學禪之余，群思得戒，屢懇開壇。查明代洪斷和尚時，曾請古心律師登山弘演毗尼，并請千華三昧老人董襄法席，當日江楚諸山為之傾動。此后住持歷開戒法，以前為傳戒而建之千華閣、毗尼堂，俱載志書。虛雲素承佛旨，奉戒為師，兼以眾請難辭，爰于乙未之冬，宏傳戒法，冀以律儀，拯拔沉淪。汝等現前大德，既以幸披福田衣，必須盡此形壽，堅持淨戒。趙州參膺祖，八十猶行腳，為本山佳活，亦汝等軌範。本山法典，有足資鞭策者，膺祖云：「佛法無多事，行得即是，汝但作佛，不愁佛不解語」。白居易咏雲居山孤桐寺詩后段云：「一直以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語立身者，孤直當如此」。黃山谷登雲居山詩有云：「四時美景觀難盡，半點紅塵到不能」。虛雲特為拈出：紅塵不到，漫說眉間挂劍，可憐血濺梵天，且道四時美景向何處着眼呢？自代云：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汝等若能信受奉行，這同

戒錄便是佛名經也。

釋尊應迹二千四百九十九年歲次乙未彌陀誕日幻游老人虛雲序。

重興雲居山真如寺懸鐘板法語

一九五五年農曆冬月初一日

拈香畢捧板云：「芟除荆棘建伽藍，千佛常來此處參，天上雲居殊勝境，五宗蹴踏豎剎竿。冷灰豆爆焰重懣，觸契拈花悟笑顏。三學圓融微妙義，地久天長永傳燈。」茲山從容祖開山，列祖相承，整起槌槌，妙宏嘉猷，普益人天，即今升槌一句，作甚么道？拈板槌云：「鐘板聲徹三千界，月朗中天萬古明。以槌擊一板一鐘。」

侍者淨慧記。

雲居解七法語

江西雲居山古道場，自得虛公老人領導禪修以來，四方衲子雲集座下，丙申（一九五六年）臘月朔日起，四眾弟子進禪堂打兩個靜七，在老人日夕提撕下，獲益匪淺。茲錄老人解七法語一則，用以供奉海內外緇素，共餐禪悅。

老人升座，竹篋打一圓（○）相云：

瑞雪紛紛下，朔風陣陣催，遍成銀世界，萬象絕機媒。衲僧閑無事，寂寂倚蒲團。碧澗連雲凍，岩梅自在開，本來現成事，何用着安排。

即今解七，作怎么道？良久云：

謹慎威儀動靜，大雄山下生涯，淡泊泯然自足，春風吹到僧家。

老人以竹篋點地云：解。

新戒尼寬全、宏覺請上堂法語

一九五五年冬月十二日

師至法堂以杖指法座云：「法法不覆藏，今古露堂堂，更前進一步，明明為舉揚。」喝一喝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專伸供養，常住三寶，釋迦文佛，諸大菩薩，歷代祖師，律宗諸祖，本寺開山容祖老和尚，五宗繼席傳燈諸祖老和尚，護戒善神，當山伽藍，護法龍神，一切聖眾，祈垂加護。比一瓣香，仰祝人民共和國，國府元尊萬壽無疆；文武官員，護法檀那，增延福壽。此一瓣香，懷中取出，佛祖不知名。人天共瞻仰。今對人天眾前更不覆藏，信手拈來，奉獻涌泉堂上。上妙下蓮老和尚，熱向爐

中，用酬戒乳法乳之恩。一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畢，師卓杖云：「雲居別無奇妙，只謂單傳心要，豈知水淺無魚，拔剔全無孔竅，耕鋤開荒田土，拋磚擲瓦修造，一時展鉢開單，逐日屙屎放尿，萬事與人一般，仔細看來好笑，既是與人一般，且道如何與人作範？」良久云：說到這里，我也無言可道。《楞嚴經》云：「一切眾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則自然生死不相干，共自慶幸，一證永證。古人云：『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貴今日了。』今日新戒尼寬全、宏覺請法設齋，為祈植福延齡，圓滿菩提。具道即今圓成一句作恁么道？」良久云：「月中丹桂偏禁冷，雪里梅花獨放香。」

重建雲居山真如寺略記

佛歷二四八三年己卯即民國二十八年，日人侵華，茲山殿宇，焚燒殆盡，僅存銅毗盧佛，釋迦佛、觀音菩薩、監齋像各一尊；住持性福等四人結茅而居。

癸己秋七月，雲知雲居法窖久毀，請準當軸，派同志等數人，伴送來山，黯然傷之，乃藏身一破牛欄中。旋衲子聞訊踵至者百數十人，食宿兩

難，幸上海簡玉階居士施資，勉以過冬，且奠定修造開田之初基。

甲午春正月，住僧至百余衆，國內外道友聞訊，相將助資。爰掘土平地，將后山挑低七尺，以土填補西邊低凹坑。舊寺坐戌向辰，今改坐辛向乙。築基拋磚豎竿，首建法堂兩層，蓋鐵瓦。上作藏經樓，置磧砂、頻伽等藏經。中供毗盧佛，兩邊為衆宿舍。樓下中築高臺、法臺、戒壇通用，供釋迦佛，挂瀉仰宗鐘板，于中上殿、坐香、布薩、安居。鑄造大銅鍋鐵鍋五口，大銅鐘、報鐘二個，置辦各種法器什物。冬十一月所栖牛欄被焚，新建茅蓬，樓上下二十余間，牛欄、廁所、密廠，次第落成。自燒磚瓦，儲置木料。十二月起禪七一期。

乙未春正月，開墾水田百四十余畝，旱地三十余畝。秋九月，香積廚、五觀堂落成。冬十月，為山上沙彌傳戒，不期來者數百人。期滿，起禪七二期。

丙申春正月，興建大殿、天王殿、韋馱殿、虛懷樓、雲海樓、報恩堂、西歸堂、夏末落成。秋七月，性福退居，新住持海燈接座，開講《楞嚴經》。冬十二月起禪七兩期。

丁酉春正月，興建客堂、功德堂、鐘鼓樓、韋馱殿、祖師殿、禪堂、如意寮、上客堂、伽藍殿、庫房、方丈室、祖堂、雜務寮、柴房、吳寬性居士發起修築山路、開浚明月湖，架飛虹橋。新塑釋迦佛、藥師佛、彌陀佛、迦葉阿難二尊者、文殊普賢彌勒地藏四大菩薩、海島五十三參觀音菩薩、十八羅漢、四天王、伽藍、祖師等大小聖像百余尊，冬十一月完成。其間開河建橋，整治道路，修理古迹，種茶，栽植滇松核桃、川楠木、各類果樹；棕樹、花木悉備。夏六月，住持海燈開講《法華經》，并為青年比丘二三十人，成立佛學研究苑，造就僧材。冬十二月，起禪七三期。住僧至二百衆。

戊戌，詹勵吾居士發起興建海會塔（規模悉仿南華）。夏七月，仍由性福接任住持。

山志載，大殿佛座下地宮碑銘，今已發現。毗盧殿、大殿佛座故址，得古物碑文。二處均系洪斷和尚手藏，物如志中所載，仍以原物復藏二處佛座下。除原物外，毗盧座下，另加入銅彌勒佛一尊，玉章一個；大殿座下，加銅佛一尊，菩薩三尊，玉章一個，琥珀等物各一件，以資紀念。

數年以來，修建經費，悉賴國內外道友助成。至于齋糧，初賴外助，迨乙未秋，所收稻谷及洋芋、紅薯，勉可自給。稍有不足，仍擬繼續開田墾地，種茶植樹，生活庶以無虞。

又自上海請來樟香雕刻之丈六、八尺、五尺、二尺西方三聖像共四堂，八尺阿彌陀佛像一尊，六尺彌勒佛、觀音（連善才龍女）、地藏、聖僧、韋馱、關聖像各一尊，白玉二尺釋迦佛一尊，吳寬性送來一尺六寸古銅觀音一尊。

右錄自癸巳至戊戌六年間重建事略。殿宇工程，大部完竣，諸余房屋，尚待工成。媿之唐宋建造，則華樸懸殊，較以明清重修，似益周備。此皆賴佛天垂蔭，檀護弘施，以及四眾辛助之力，雲何與焉。茲以重刊舊志，先附錄于此。

新發現的虛雲和尚文稿原文

提案一

提案人：虛雲

案由：汰除迷信外道渣滓，嚴肅戒律清規，以增大眾的信仰。

理由：佛教的精義廣大圓融，超越一切。決非一般所想象的指摘的那么卑下。但多少年經過多少人依托附會，連教內人也多模糊含混。鬧成玉石不分，為人輕視。不但會外道門那些本來不是佛教而硬挂上一個佛字招牌，這根本與佛教無干，就是一些居住寺院僧徒也不少意識模糊，行為不檢，形同市僧巫覡；還有口口聲聲念佛修持，實自在自私自利。這已失去三寶的高貴品質。

辦法：今后嚴行規定僧徒的資格定義，必須出家住院，服裝劃一，恪守戒律法規，方許稱之為僧為尼，方能享受僧尼的權利。

提案二

提案人：虛雲

案由：闡發教義和各宗精義，以明佛法真象。

理由：佛法人中國後，大德群興，衍成各宗，各有相傳精義，但是年代久遠，難說真傳，且支派攸分，顯晦斷續，復為門戶之見，至今日則各宗徒眾，數典忘祖的且不知凡幾，更說不到發揚光大，這實是佛門隱痛，我想今日必須把各宗門庭，設法興復。

辦法：趁各宗尚有傳人之際，慎選徒衆，認真研究。（所謂興復祖庭，并非要講究建築外表和積聚資產，亦不在多招徒衆，但求足庇風雨，給衣食、法器、經典、可以供用）分門別類，不相混亦不相攻，然後共歸一源，自增廣大，推之各地。密宗及南傳上座部，亦應并收兼蓄，分路揚鑣。庶百花齊放，不止一花五葉，佛教的大一統，可現于今。于輔翼國策和保障和平，均有裨益，那些誣蔑和謬解佛法的謠言，亦不攻自破矣。

（審查意見：交理事會參考）

提案三

提案人：虛雲

案由：爲圖謀自力更生，倡導計勞受酬，以維佛門根本案。

理由：佛教無我，且以財物為戒，以勞力報酬應無不合。今者坐受供養的辦法已漸漸不能存在，自應及早改圖，和各教同趨大路。

辦法：應如何辦法方為妥當，希望會衆多提意見，以資采擇，可向政府提供。

詩偈

示念佛是誰偈

理本非因亦非果，有何出入與禪那？佛施方便化城喻，究竟教禪不恁么。

示紹門禪人

妙雲布處滿天空，偉偉吾宗大杰雄。佛子從茲須領略，寶白衣里莫牢籠。

示淨慧禪人

當年二祖為心宗，求法忘軀立雪中，子志若能繼先德，芳名千載自流通。一枝秀迪雲門峰，豈比尋常草木同，自是大覺志堅固，森森永蔭法門榮。大法回然絕古今，毫端真露本來真，風行草偃尋常事，普濟人天作雨霖。摩醯頂上眼自開，方許吾宗大將才，法門幸有能承繼，立志須從勇猛來。

贈佛願大醫士偈

濟世大慈航，應供號醫王，救苦願無盡，功德不可量。

贈汪寬青居士偈

人人有寶在形山，六竅通明不用觀。自利利他無盡藏，時人莫作等閑看。

圓瑛法師挽詩

誰識大師真受用，涅槃如夢見玄風，金剛眼爍三千界，般若花開一念中。豈倦津梁言腿冷，非關功力證心空。藏身原自沒踪跡，塔影落霞任弄紅。

賀明性法師主持佛國寺

過隙白駒曉又昏，朝聞夕死聖賢尊。百城烟水尋雲洞，一宿茅庵老郭村。佛性豈無石應和，國風賴有谷同論。悟來幻影絕邪正，凡聖融通法界尊。

和善意和尚原韵

一別鄉園數十載，如烟往事已成空。因循歲月無成事，慚乏德能紹法門。既愧自身塵濁混，更悲同類苦沉淪。去聖已遙當末法，何日同登極樂京。

附原作

一望南華許晶瑩，萬座高樓破天空。慧祖中土興禪象，虛公震旦肇法門。滿腔心血開濟度，飽賦精神拔沉淪。長眉羅漢人間字，菩提海會證蓮京。

卧武昌三佛寺作

幻游壬辰夏由粵之燕，至武昌，卧病黃鶴樓畔三佛寺，幾殆，衆請留影。今病愈，將北行，題此留念。業風吹起到武昌，老病馳驅累衆忙。三月淹留三佛寺，一場災難一慚惶。無心欲跨樓頭鶴，有願同登選佛場。尚想玉泉關壯繆，能于言下悟真常。

賀李仁潮及夫人周月卿七旬雙壽

（一九五二年秋于北京）

蟠根仙李鬱蒼蒼，千運欣開日月光。已建神功萬世遠，更扶元化與年長。清修白業偕賢助，雅咏黃花播晚香。我愧草鞋錢空費，來依佛壽頌無量。

結茅雲居追和洪斷禪師原韵二首

一、登山有感

（癸巳秋）

紫柏曾嗟放牧場，四朝更化倍悲涼。梵天血濺眉間劍，活國心儀肘后方。奏雅曲終秋月白，談禪直指暮山蒼。草深三尺金身露，五老峰高挂夕陽。

二、暢述本懷

（乙未夏）

牛欄驥櫪托幽栖，瑞應無情繹緒余。白果异花千穗綴，黃瓜一蒂四枚回。信風孤萼蕃萱瓣，未雨群山話蓼磯。打地拋磚興土木，此心唯有樹神知。

雲居山學習會示衆大學報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政府愛人民，生產開學會，革除舊時污，造成新世界。舊社會中來，舊穢熏成垢，大似鴉片毒、烟去癮猶在。言行多乖張，舉動成障礙，幸遇大時代，教民速改悔。轉向新時政，已經八九載，習學未專心，依然萌故態，竟何至如此，總因習染害。作事多錯誤，那曉學未透。全民都改造，

一日千里快，社會主義興。模為天下範，欲免不落後，勇敢向前邁，奮挺鐵石心，努力莫倦怠。急急須改造，團結互相愛，共享和平福，共慶新社會。建設事事良，生產勤莫懈，遵守黨政制，從茲休懶惰。如斯學不就，失此緣難再。恨我老病纏，盲聾顛倒怪，勉諸同學們，勿效我腐敗。聖賢尚勤學，聞過謝即改，律明恣舉制，自恣發露罪。荷蒙賜良誨，感謝愛我厚。

辭世詩

少小離塵別故鄉，天涯雲水路茫茫。百年歲月垂垂老，幾度滄桑得得忘。但教群迷登覺岸，敢辭微命入爐湯。衆生無盡願無盡，水月光中又一場。

一九五九年九月雲居侍者敬錄。

一九五六年秋重睿明月湖及疏導清溪，掘出一巨石，字迹漫漶，稍有可認識者，此乃佛印禪師住持本寺，東坡入山相訪，曾於此石共坐談心，后名談心石。雲公睿河修橋名佛印橋。將此石置之橋亭以存古迹，并題詩曰：

坡老崇佛夙願深，談心石上暢幽情。碧溪橋畔留古迹，雲任卷舒本無心。四海歡騰堯天日，澤被蒼生慶和平。信義真誠曾留帶，雲辟溪橋標印名。

山陰吳寬性居士發起修路睿湖工程圓滿，雲感其誠，爰題偈語，以存古迹：

一、攀尋雲居雲外山，宛如鷲嶺在塵寰。蒼葡花開香霧里，疊閣玲瓏彩雲間。了知隨緣無挂礙，惹得頭陀動笑顏。欲識其中端諦事，前三三與后三三。

二、天上雲居景物殊，蓮城冠頂繞佛都。毗耶鉢獻當前供，田侶袈裟滿郊墟。碧澗清泉涵空鏡，森羅萬象月明湖。橋架飛虹澤沙界，一曲陽春何處無。

三、先賢宏法譽此間，烟水茫茫盡指南。水月道場連空辟，夢境佛魔亦循環。洞開樓閣遮那境，乘願剎塵海印涵。老倒殘年百十八，草鞋踏破趙州關。

佛歷二九八五年歲次丁酉清和月幻游老人題

八、預作囑咐，示寂雲居

一九五八年春，雲公自感日漸衰退，時浸疾病，常對其弟子及僧眾作囑托語，勉勵弟子及僧眾要愛國愛教，堅持戒律，精進修持，並將衣物、用品分贈與人，卻仍心系於真如寺的修復重建未了工程。

數月以來，公飽經憂患，病狀日深。往年病中禮佛不用人扶，今則需侍者為之助力，知幻緣將盡矣，但有一件大事未了，急須處置者。

一日，公召侍者某某等二人至，告之曰：「余今命汝二人，為我辦一件重要事，應先告汝等前后情形，乃易辦理。」

余於初出家后，自審根器，當從行門入，故習苦行；又性好禪宗，故習禪定。溯大乘東來，雖以達摩為初祖，而光大實在東山，倘遠溯源流，實在廣州光孝寺。該寺址為虞翻舊宅，名訶林園。及東晉隆安中闕賓國沙門曇摩耶舍尊者，乘番舶抵仙城，乞此地建梵剎，名曰王園寺，及求那跋陀攜楞伽四卷止訶林，立戒壇于林中，識曰：「后有肉身大士於此受

戒。『至梁天監初，智藥三藏攜菩提樹一株，植于壇側，記曰：『一百七十年後有大智人於此出家。』及六祖大師受黃梅衣鉢剃髮菩提樹下，遂應其識。后至曹溪開一花五葉，禪宗至此始盛。而其初則以訶林戒壇為根本地，訶林即今粵城之光孝寺也。

前清末年，該寺為學校占用一部分，地方機關占用一部分，公私團體又占一部分，所余者，僅大雄寶殿及六祖髮塔與殿前參天蔽日之菩提樹而已。

余禪人也，飲水思源，目睹禪宗第一祖庭，零落至此，欲重修之，顧力有所不及。會民國十九年庚午，余住持鼓山時，發願重修光孝。先將私人所積果金約二萬元埋之，適有老居士林某（隱名）入山相訪，余略談所願，林居士歡喜贊嘆，謂重修光孝，非先籌足十萬銀為預備金，勿輕動議，我願助師完成此願，先捐五萬元，不問歲時也，余大喜過望。翌日，林老居士果以五萬元銀號票來，余亦將所積存者，匯易金錠若干條，藏之鼓山中。滿以為南來重興祖師道場，必自光孝始矣。

豈知道場興替，自有時節因緣，非人力所能勉強者。迨民國二十三年

甲戌四月，一夕三夢六祖催喚回去，而粵北將官李漢魂等亦派員來請重建南華，於是冬有粵北之行，中興曹溪，費時十稔。因緣和合，又建雲門，歷時九載，始告完成。事變又起，計重建兩寺所費銀圓百余萬，其中左支右絀，艱苦倍償，而不敢動用鼓山藏金者，誠以「易磚錢而作瓦錢」佛制之所不許也。

雲門竣工時，二次大戰已停，胡毅生居士等議重興光孝，我建議先收回占地，同時，密回鼓山，將藏金運港轉到雲門。又購白銀圓若干，埋之樹下，備重建光孝。未及三年，時移事異，當雲門事變時，余被毆幾死，猶不肯將藏金說出。「以生死可置之度外，而因果不敢昧於毫厘」。至前年，傳聞粵當道欲辟光孝寺作市場，適吳居士性栽二次入山，余囑其與粵當局言保存光孝名迹，正為此耳。

今余歷盡艱辛，老病日篤，世緣將盡，初願難償，只有俟之將來。惟藏金為時勢所不許，付托又無人敢承擔，擬呈之當道，代為保管，表明初願及藏金來歷。余前日已與縣府石同志妥商，令汝二人同往發掘，運回本山。今給汝地圖一張，汝等與石同志帶備公文，前往雲門辦理。

去后數日，竟將金條一箱、瓦罐二口，運回雲居。衡之得「黃金二十八斤、白銀三千圓」，由石同志與侍者等數人，繳交政府代存，以明我及林居士之本願。重興光孝，只有待諸將來。」

到了五九年四月，公自覺病況日增，便請攝影師上山，拍攝全山風景，舉凡大雄寶殿佛像、藏經樓、法堂、晦山與戒顯和尚塔、明月湖、趙州關、飛虹橋、海會塔、以及所住雲居茅蓬一一拍照，又自攝坐像一幀，共計三十九張。相片沖洗出來之后，公親自安排分送有關捐助功德的善信。五月，公抱病寫了長達數千言的《申明事由》書，上交省有關部門。在此文中，詳細回顧了自一九五三年秋登上雲居山以來的大致情況，并就其中一些事實，特別是在頭上年（五八）年出現的對他的一些非議加以澄清說明。七月，新建的雲居山海會塔竣工。同月，皈依弟子汪寬慎等為表達對雲公一百二十歲壽辰的祝賀，獻資請造地藏菩薩像。款子寄到后，公立即安排在鐘樓與海會塔各塑一尊，月余即竣工。七月，雲公還收到岑學呂居士重新整理編輯的《雲居山志》稿，公親自撰寫了《重建雲居山真如寺事略》與《雲居山志重修流通序》。

一九五九年秋，公自感病勢日深，世緣將盡。農曆八月初二日，適香港弟子寬定、寬航、寬慧等來山為公祝壽，公隨將身后之事一一作了交待，并要寬航到杭州找到一位叫心文的師父，要他來雲居一趟，有事交待。隨將自己的法彙稿件五大冊交弟子寬航帶至香港交岑學呂居士，第二天又將自己供奉的玉佛、所用的血珀、祖衣、念珠等物分贈給自廣州、香港而來探望的寬定等幾位弟子，并作囑托語。到農曆九月初的一天，真如寺住持及各寮職事多人來茅蓬看望雲公，師謂眾曰：「我們有緣，相聚一處，承諸位發大心，數年之間，復興雲居道場，辛勞可感。但苦于世緣將盡，不能為祖師作掃除隸，有累諸位，倘我死后，全身要穿黃色衣袍，一日后入龕，在此牛棚之西山旁，掘窖化身。火化之后，將吾骨灰，輾成細末，以油糖面粉，做成丸果，放之河中，以供水族結緣。滿吾所願，感謝不盡。」農曆九月初六日接北京電報，李濟深逝世，公曰：「任潮你怎么先走，我也要走了。」侍者在旁聞之愕然。九月初十日午，公命侍者撤退佛龕，供奉在別室中。侍者知公有異，急往報方丈及三寮職事，齊集向公問安，請為法長住，公曰：「事到而今，還作俗態，請派人為我在大殿念

佛。」衆請公作最后開示及遺囑，公曰：「身后事數日前已向衆說過，不必贅言，今問我最后語只有：『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有頃復曰：「正念正心，養出大無畏精神，度人度世。」諸位辛苦，宜早休息，已中夜矣。」

雲居山地勢本高，時際深秋，寒風淒厲，萬山木落，簌簌有聲，古樹參天，幢幢亂影，室內則一燈如豆，戶外已滴露成珠，四顧茅蓬中，只有一老人靜卧其中，且去大殿頗遠，第覺幽磬遙聞，經聲斷續，待送此老人去也。

農曆九月十二日晨，侍者二人進入室內見公跏趺如常，惟雙頰微紅，于往日，不敢驚動，退出室外守候。十二時在窗外窺見公竟自起床，自取水飲，旋起立做禮佛狀，侍者以公久病之身，恐其傾跌，即推門入，公乃就坐，徐告侍者曰：「我頃在睡夢中，見一牛踏斷佛印橋石，又見碧溪水斷流。」遂閉目不語。至十二時半，公喚侍者一起進來，舉目遍視，有頃曰：「你等侍我有年，辛勞可感。從前的事不必說了。我近十年來，含辛茹苦，日在危疑震憾之中，受謗受曲，我都甘心，只想為國內保存佛祖道

場，為寺院守祖德清規，為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領大衣。即此一領大衣，我是拼命爭回的，你各人今日皆為我入室弟子，是知道經過的，你們此后如有把茅蓋頭，或應化四方，須堅持保守此一領大衣，但如何能够永久保守呢？只有一字，曰：「戒」。說畢合掌道珍重，諸人含泪而退，至室外檐下守候。

至午一時四十五分，侍者二人入視，見公右脅作吉祥卧，示寂矣！急報住持及大眾，齊集誦經送行，日夜輪流念佛，一日後裝龕，肢體軟若棉絮，十八日封龕，十九日荼毗，香氣四溢，舉火後，白烟滾滾上冲。

公世壽一百二十歲，僧臘一百零一歲，示寂日，寺中僧人正智師在公住處硯臺下，發現其親筆所書遺囑一份，內曰：吾死後化身畢，請各位將吾骨灰碾成細末，以油糖面粉共骨灰和好，做成丸果，送放河中，以供水族結緣，滿吾所願，感謝無盡；偈曰：

蝦蟇蟻命不投水，吾慰水族身擲江，冀請受我身願供，同證菩提度衆生，還倩人虛雲頂禮

又偈：請各法侶，不必憂慮，生死循業，如蠶縛繭，貪迷不休，囚閉

憂喜，欲除此患，努力修煉，妙契無生，明通性地，斷愛憎情，脫輪回險，參淨三學，堅持四念，誓願圓成，質幻露電，證悟真空，萬法一體，離合悲歡，隨緣泡水。又偈曰：

吁嗟我衰老，空具報恩心，宿債無時了，智淺識業深，愧未成一事，守掘在雲門，誦子喫啼句，深愧對世尊，靈山會未散，護法仗我公，是韋天再世，耀毗耶真風，自他一體視，咸仰金粟尊，中流作砥柱，蒼生賴片言，末法衆生苦，向道有幾人，愧我名虛負，羨子覺迷津，道範時殷慕，華堂愧未趨，謹呈覆幾句，聊以表區區。

九、舍利昇記，靈感事迹

雲公示寂七天后即農曆九月十九日封龕，次日茶毗，舉火后白烟滾滾上冲，香氣四溢。參加儀式的有專程來山吊唁的中國佛教協會付會長巨贊法師、北京廣濟寺方丈濟廣法師等及四衆弟子數百人。原計劃三天后開窆，揀舍利骨灰，因第二天趙州關外山上失火，大衆師皆去打火，唯留寬克等

幾位老弱病殘人在家。當時，寬克師等人在窑洞外向內窺看，見公化身后的骨灰兀座不倒，宛如好人一樣跌坐那里，因感奇特，即拿一小瓦片從洞口向里一擊，骨灰整個倒下。當時即伸手抓了一把骨灰。見有幾顆舍利晶瑩光亮，即聲張起來。此時打火的人漸漸回來，一聽開窑揀得舍利，紛紛前來，爭向內抓一把骨灰即往山中辟靜處跑。有的骨灰內發現幾粒舍利，有的一粒，大小不等，顏色五色不一，以白色晶瑩者為多。數十人打火回來均如此輪搶，最后方丈性福和尚不得已，隨令慧通師、自修師幾個人將骨灰全部用篩子選篩一次，其中慧通師揀到一粒舍利，大如拇指，晶瑩光亮，后來送給聞訊遠地趕來的海燈法師。因此，雲公之舍利精確數字很難統計，以后僅以百余粒公布于眾，實際數字遠遠超過此數，其小者無數，更難以統計了。當時有人懷疑是否雲公在人龕時有人給老人戴上琥珀挂珠，能燒成像舍利一樣，結果有人將現有琥珀珠投入火炭，不久即化成火灰。當時在菜園干活的達定師因來遲了，僅在所篩的骨灰中揀一塊骨質，回去與寬克師幾人用槌子一敲，結果從里面發現兩粒紅色舍利，其中一粒還嵌在骨質上，顏色鮮紅。等骨灰現場都清理完畢后，最后在山中打火歸

來的一如師聽到消息趕到現場，已一無所有，自己不覺心生悲哀，放聲痛哭起來，邊哭邊用一小竹簍在化身窖地下土用力挖戳，結果忽然發現一粒晶亮白色舍利，大如黃豆，從土中出現，一如師喜出望外，揀起如獲至寶。

在當時的舍利中，有多人發現舍利中有雲公老人的跌坐像，其中以正智師的一粒舍利雲公坐像最為清晰，并能看見雲公的長眉，觀者無不稱奇。

九月二十一日將骨灰安奉趙州關外海會塔的，一九八七年住持一誠為雲公在海會塔上建一花崗岩石，四柱有頂方形舍利塔，奉入各人所珍藏的雲公舍利數十粒於塔中。

靈感事迹↓詹勵吾居士回憶

一九五六年我僑居加拿大，在讀到雲公老人法彙、年譜后對老人倍生信心，多次去信要去雲居山參拜他，但他回信對我說：「居士現身普應，逢場作戲，逆行順行，何往而不解脫？何者而不蒙益？但願長為世間慧炬，林下水邊，不是居士住處也。」他還把上面最后三句，每句加了圈，

叫我注意，我遂打消了入山之想。我的形體雖不能去親近他，但中國古書說過：「見堯于羹，見舜于牆。」以我對老人來說，的確實有其事，尤其在夢中，老人時常對我化身示現，慈悲攝受。我原是一個狂情顛倒的人，自受他種種神奇的度化，獲益處真有飲水冷暖自知之感。今將老人對我的靈感事迹一一寫出，使讀者也同領略此不可思議境界吧！

一、自我開始和老人通訊不久，一日晨起浴后假寐，忽見老人現影眼前，瞥爾即逝。

二、一九五七年元旦，即古歷丙申十二月初一日，是我五十三歲生日，我發心於是日起，虔誦華嚴，事先稟懇老人，慈悲加持。老人回諭，準於同天在雲居山真如寺為我率眾在佛前拈香，仰祈佛光被照，使我有精進。說也奇怪，那天我誦華嚴至如來現相品時，忽見老人化身在燭火光中涌現，我不覺悲感交聚，竟至放聲大哭。

三、同年二月二十六夜，我夢居香港加連威老道寓廬，聞老人已來港，現在山林道許靜仁老丈宅。我亟遣幼兒志一先往問候，我亦繼往，及我至許丈宅，悉老人已外出，我問志一，見過虛公否？志一說：見過。我

又問：虛公與你有話說否？志一連說：有！有！虛公說的是「長菩提，勿恐怖！告守一」（注：守一是我次兒名字），不斷絕。（注：不斷絕三字，大奇特奇，隱含一大事因緣，唯我自解。）志一才說畢，我見虛公已自外人，攜有滿醺清水之新毛筆一枝和印有金字的新墨一方，持以贈我，并對我說：「給你長菩提！」我受而謝之。我諦視虛公，身穿窄袖之道袍，眉目清朗，鼻梁挺直，宛如晶瑩之釋迦佛玉像。夢遂醒，視時計是晨四時三刻，懼再睡遺忘，起作此筆記。

四、同年三月某夜，我夢至一處，升石階而上，走入一無門之古式大院，院內空無一物，更無一人。我由左面上去，以足踢后進廂房門，忽聞老人在內室大聲呼我名字，連說：你來了么？你來了么？就開門跑出來迎接我。我說：弟子帶得一身業障來。我注視虛公，長髮披肩，作道人裝束，我正想說話，可惜好夢已醒。不久接香港吳居士來信，說他已到雲居、禮拜老人，并將山上新建大殿、禪堂、藏經樓、天王殿等攝影寄來。我見天王殿照像，極似我夢中所見的大院，因將我夢游情景告吳居士，吳居士回信說：當他上山時，天王殿才建成，佛像未置，殿內本空無一物，

正與我夢中所見無別。他又說：老人對他常說及我，總是特別關切，也與他在我夢中情景一樣。

五、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日黎明前，夢與友數人在一大廳中閑談，忽有二友相對互作怪笑聲，久久不息，我誠之曰：汝等勿作這般怪笑，聞者將指汝等怪笑中有暗號！時老人手持開水壺從內室出，為大眾沖茶，走到我身邊說：「你說的不頂對！有那一種笑是沒有暗號的呢？」說罷，也給我沖茶一碗，夢就醒了，我就開燈執筆記下。明日我寫信并作詩寄與老人，老人亦次韻和詩，并回信勉我專思寂想。他日分座靈山，亦非分外，惟在我努力自圖，更見老人對我的慈悲深切了！

上述老人對我化身示現，夢中攝度的幾次故事，奇的是安排得很有理則，首次及二次是老人化身來加拿大，第三次是老人化身和我的神魂會聚於香港，第四五兩次，乃是我的神魂往雲居山，因知老人信上阻止我肉身前往親近，而實則老人化身早來攝度我，接引我神魂去雲居山聽法，這真可說是神妙莫測呀！

靈感異事記（一如師口述）

其一

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在趙州關外向左邊走約幾丈遠處，口中無意中念南無上虛下雲老和尚菩薩摩訶薩幾句，忽然見老和尚從我后邊出來，微笑着看我。當時我感覺不好意思，怎么隨便念老和尚名字，不是太不恭敬嗎？面上漲得發紅，但見老和尚微笑看我，我也以笑容望着老和尚，彼此均未說話。當時人感到恍恍惚惚，如在夢中一樣，一會不見老和尚身影也不知他從何處走了。

其二

一九五七年關外山上失火，我因有事耽擱未隨大眾去打火。后在齋堂門口見老和尚在茅蓬方向來到我身邊喊：一如呀！快跟我去打火。老和尚當時穿一件短中褂，步履輕快的在我前走，至趙州關外將要上山時，忽一步跨好幾丈遠站在一塊大石頭上，我抬頭一看，很詫異怎么剛才老和尚在我前面走，一下子離我這麼遠呢？真是奇怪。後來我即慢慢上山朝有火的

方向去打火去了。

其三

一九五八年八月間山下方庵的寬雷尼死了，因她在家原來是一師長太太，有文化，道心很好，一九五七年從山下三步一拜上山來拜老和尚為師，平時穿一件衲襖，晚上不倒單有時打餓七，五八年打了十個餓七。我們幾個人在山下揀野茶子，住在上方庵，見他行持很好，對她很同情，因她當時有病，不久死了，是我和幾個僧人砍柴將她火化。回來告訴老和尚，老和尚說，可將她骨灰帶上山來。第二天我利用出坡中午休息吃飯時間至上方庵將其骨灰拿來，上至茅蓬對面山頂上，看見茅蓬。心中忽想起將此骨灰呈送老和尚一看或是暫放何處，正當躊躇時，老和尚從茅蓬出來，一眼看見我手中提一袋子，即以手指向海會塔示意我將此骨灰送去海會塔。因當時茅蓬中有干部在說話，山上形勢較緊張，我即將骨灰送往海會塔，回來至天王殿前正好打板出坡。老和尚預知人心動念，方便善巧之舉動真是不可思議。

其四

一九五九年七月底的晚上，我在法堂后拐角上小解，當時天色較黑，見自茅蓬出來一亮光，面積有一分地大的範圍。當時很驚奇，急提好褲子轉身正面看着，此光一直由法堂西邊向大殿方向去，至海島處即進去，光像漸隱。當時只見一明亮光環，未見任何影像，不久月余后老和尚即圓寂了。

其五

一九九三年農曆八月中旬，當時我任知客。廣州來居士一行五人：甘惠珍、區明錦、呂常證、張常清、何常滿，分別住廣州人民南路、同德西路，來此朝拜虛老和尚紀念堂。於晚餐后約六點鐘禮拜老和尚銅像，當時我還為她們敲了大磬三下，其中區明錦先出紀念堂，一眼看見對面不遠小山頭上空出現觀世音菩薩聖像，約數丈高，即大聲喊叫，快來看呀！快來看呀！我們不知何事都一起出了門，另外四人有的看見觀音菩薩站在龍身上，有的只見觀音菩薩。我當時站在紀念堂門口，抬頭見一團金黃色帶紫紅的雲朵上下一閃，出現一尊如海島觀音菩薩一樣的像，面向東方，我也立即跪地禮拜。當時除了我們一行六人，在樹下還坐着好幾個在家人，他

們不知我們在為何事，約一、二分鐘后即消失了。當天晴天無風無雲，太陽剛落山頭，這五個居士從此經常來此朝拜紀念堂并供養常住。

其六 晴空師口述

一九五五年虛公住的茅蓬被焚，廚房土牆倒塌，秋季淨行師等用木板挾着重新打土牆，時正下午，西邊天烏雲滾滾將下暴雨，打牆幾個僧人很急，因土牆才打未實，一經雨淋，又要翻工，其中一人說：老和尚在此，我們要求老人動一念頭，不要雨來這里，在場的人都贊成，即如所說請求了老人。老人望了望天，一聲未響，即走進屋內。這時風已吹來，隨之聽到了落雨聲，說也奇怪，雨下到茅蓬西邊屋上，只隔三間房，土牆上滴雨未落，幾個僧人歡天喜地的跑到老人面前道謝，真是一道人動一念，感動龍神仙。

其七 宏量師口述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山中連下幾天大雨，山洪暴發，冲倒安樂橋，挾帶小石泥砂之洪水翻越山溪堤埂，一起冲往剛插禾苗十余天的稻田，雲公獨自一人不打傘，身穿衲襖，腳穿羅漢草鞋，由安樂橋溪堤緩向東行

走，至茅蓬對面，忽被從小廚房出來的宏清師看見，很驚訝的說：怎么下這樣大雨，老和尚一個人不打傘走向那里呢？趕緊拿了一把雨傘，自己也打了一把，跑向老和尚處，發現老和尚走過之處，山洪均沿山那邊向東流，高出稻田邊溪堤數尺之高，使稻田免遭洪水泥砂淹沒之患，一會老人走至佛印橋，站在那里，宏清師回來喊印開當家師，當家師知道後一面安排打坡板，一面自己走向老和尚，至時即問這樣大雨，你老人家怎么一個人出來？老人即說：我不出來上面的幾十畝田禾都沒有了，都要被山洪泥砂覆蓋了，當時發現老和尚的衲襖上落的雨點并不多，僅腳穿的羅漢草鞋被雨水打濕。

其八 晴空師口述

一九五七年六月上旬，天氣酷熱，一天，老和尚忽然要到五老峰去看地形，當時有晴空、淨行、傳印師等用一藤椅當轎抬着老和尚走，出門時已近九點，烈日當空，抬的人都心中暗想，怎么老和尚偏在今天上山頂，太陽曬人難受啊！奇怪的是，剛起步不遠，許多烏鴉飛來在抬轎子上空盤旋，一直到五老峰，放下抬轎子，老和尚站起來時，衆多烏鴉紛紛落在抬

轎子四周，翹首望着老和尚，待老和尚回周觀看完地形，坐上藤椅拍着回來時，烏鴉又一起飛起，像來時一樣在空中跟着盤旋，遮住太陽，直到茅蓬住處後方漸散去，公之德感鳥類實不可思議！

其九 胡獻章居士述

居住臺灣省新竹市東大路一段三十九巷二十五弄三號的胡獻章居士，現已七十八歲，早年皈依虛公老人，并教以參禪法門，幾十年來一直行之不斷，一九八八年中秋節後，準備返大陸南昌市探親，晨起靜坐中，忽見虛公現身面前，含笑問曰：你返大陸想去雲居山一玩嗎？胡居士說：我不認識雲居山的路途，公曰：你到南昌市一間便知道，并說現在雲居山真如寺的方丈是我的法孫，我寫幾個字請你帶去給他，當即提筆寫了一偈遵祖訓，莫為世迷一八個字，要胡居士送交真如寺方丈一誠法師，感覺非同人間對話，頃刻即隱，歷歷分明。後胡居士即按虛公所示來雲居山真如寺，并將所寫八個字告訴一誠方丈，後用楷書寫好裱成，挂於室內作為座右銘，至今仍存。

其十 宣德師述

一九九六年農曆四月中旬，將近中午時分由山下來兩個老人，一個姓徐，約五十余歲，一個姓劉，已六十多歲，一同來虛公紀念堂，敬香禮拜後，即回周參觀，當來到虛公臥室外牆上看到虛公身穿衲襖的照像時，大聲嚷着，剛才我倆在半山不知走那條路來大廟時，就是這位老和尚指示我倆上山的，因聲音很大，不知何事，我即由房中走出，問他嚷什麼？姓徐的老人即說：我是山下小石崗村人，這位劉兄是我的親戚，來我家要我陪他上山頂大廟來燒香，我已多年未上山了，今天走至半山岔路口時，不知走那條路上山，正發愁時，迎面走來一位老和尚，高高個子，我即向他請問，他即指我上山的路，並說還有十多里路，說話口音像是湖南人，聲音很大，面目和穿的衣服，與這照片一點不差，我再三向他說此老和尚五九年已去世了，而他倆人很感詫異，並說要找我們方丈和尚說明此事。

其十一 靈意師口述

一九九八年農曆四月上旬，廣東潮陽西岩寺的宏偉師和龍泉古寺的寬靜師送來一些衣物至寶峰寺結緣，靈意師陪他倆來雲居山真如寺禮拜虛公舍利塔，當他倆至舍利塔禮拜時，不覺失聲痛哭，泪流滿面，靈意師問為

什麼痛哭？七十余歲的寬靜師與四十多歲的宏偉師說：我們兩寺一些多余衣物，偶而起念欲將這些衣物送上雲居山或寶峰寺與眾結緣，因事務耽擱，一直未能送來，四月初虛公連續幾晚示現身像，責罵寬靜師言不能行，故此即偕弟子宏偉師將衣物送來雲居山與寶峰寺，今見老人舍利塔，不覺慚愧流泪，深信老人一直在護持佛祖道場，真是悲願宏深不可思議！

虛公年譜所載靈異之事頗多，如猛虎皈依、黑龍受戒、白狐馴豢、雄鷄感化、白鵝西歸、牛跪求救、枯柏重生、鐵樹現花、枯梅示蓮、菜涌青蓮，緋桃應瑞、燭現金蓮、空中幢幡、夜雨築堤等等，讀者每生疑惑，然試取讀歷代神僧傳，二百余人中，其神通廣大，實有數倍於虛公者。信古傳今，豈敢非議，誠以此等事，屬於不可思議境界，現在科學尚待發明，遑論考據。

公歷十五座道場，中興六大名剎，重建大小寺院庵堂八十余處，傳法得戒及四眾皈依弟子逾數十萬人，此亦近代僧史所稀有者。

十、虛雲老和尚生平傳略

虛公諱古岩，又名演徹，字德清，晚年自號虛雲。別署幻游老人。系湖南湘鄉蕭氏子，梁武帝之後裔。父玉堂，以科舉出身。官至泉州太守。生母顏氏，庶母王氏。父母年逾四十而無子，發願廣修功德。清道光二十一年庚子（公元一八四〇年），公誕生於泉州府署。初墮地為肉團。母大駭，遂氣壅而亡。翌日有賣藥翁來為剖之，得一男孩乃公也，即由庶母王氏撫育成人。

公自幼不茹葷，讀書習禮，聰睿過人。年十一遇祖母周氏亡故，請僧人至家超度，公得見三寶法物，生大歡喜。隨尋佛經觀讀，及往南岳進香，若有夙緣，即萌出家之意，為父所阻。年十七即欲棄家奔南岳，半途被叔父截回，強送至閩與田、譚二氏舉行婚禮。雖同居一室而無染，常為二氏宣說佛法。咸豐八年歲次戊午（公元一八五八年），公時年十九。矢志出家，作「皮袋歌」留贈二氏，遂攜從弟富國離家奔至福州鼓山禮常開

皮袋歌

皮袋歌，歌皮袋，空劫之前難名狀，威音過後成挂礙。三百六十筋連體，八萬四千毛孔在。分三才，合四大，撐天柱地何氣慨。知因果、辨時代、鑑古通今猶蒙昧，只因迷着幻形態。累父母、戀妻子，空逞無明留孽債。

皮袋歌、歌皮袋，飲酒食肉亂心性，縱欲貪歡終敗壞。做官倚勢欺凌人，買賣瞞心施狡獪。富貴驕奢能幾時，貧窮凶險霎時敗。妄分人我不平等，害物害生如草芥。每日思量貪瞋痴，沈淪邪僻歸淘汰。殺盜淫妄肆意行，傲親慢友分憎愛，呵風咒雨蔑神明，不知生死無聊賴。出牛胎、入馬腹，改頭換面誰歌哭，多造惡，不修福，浪死虛生徒碌碌；人三途、墮地獄，受苦遭辛為鬼畜。古聖賢，頻饒舌，晨鐘暮鼓動心曲。善惡業報最分明，喚醒世人離五濁。

皮袋歌、歌皮袋，有形若不為形累，幻質假名成對待，早日回心觀自在。不貪名不貪利，辭親割愛游方外。不戀妻、不戀子，投入空門受佛戒。尋明師，求口訣，參禪打坐超三界。收視聽、罷攀緣，從今不入紅塵。

隊。降伏六根絕思慮，無我無人無煩惱，不比俗人嗟薤露。衣遮體、食充饑，權支色身好因依。捨財寶、輕身命，如弃涕唾勿遲疑。持淨戒、無瑕疵，玉潔冰清四威儀。罵不瞋、打不恨、難忍能忍妄譏嗤。沒寒暑、無間斷，始終如一念阿彌。不昏沈、不散亂，松柏青青後凋期。佛不疑、法不疑，了了聞見是良知。穿紙背、透牛皮，圓明一心莫差遲。亦返源、亦解脫，還元返本天真兒。無不無、空非空，透露靈機妙難思。到這裡，不冤枉，因地一聲是了期。方才稱、大丈夫，十號圓明萬世師。咦，猶是那個穀漏子，十方世界現全身。善惡明明不差錯，為何依假不修真。太極判、兩儀分，心靈活潑轉乾坤。帝王卿相前修定，富貴貧窮亦夙因。有了生、必有死，人人曉得莫頻呻。為妻子，為子祿，誤了前程是貪瞋。為甚名，為甚利，虛度光陰十九春。千般萬種不如意，熬煎在世遭艱鈍。老到眼花鬚髮白，一善難為枉為人。日到月、月到歲，空嗟歲月如轉輪。世間誰是長生者，不如歸去禮慈雲。或名山，或勝境，逍遙自在任游巡。無常迅速知不知，幾句聞言敢奉聞。念彌陀，了生死，多多快活誰得似。學參禪、得宗旨，無限精神祇這是。清茶齋飯心不偷，二六時中為法喜。除人我、

無彼此，冤親平等忘譽毀。無挂礙、沒辱耻，佛祖同心豈徒爾。世尊割愛上雪山，觀音辭家為佛子。堯舜世、有巢許、聞讓國、猶洗耳，張子房劉誠意、也弃功名游山水。況末劫、甚艱苦，如何不悟古人比。縱無明、造十惡，費盡心機為世鄙。刀兵成疫旱潦多，饑饉戰爭頻頻起，變怪屢聞妖孽生，地震海嘯山崩圯。適當其際可奈何，多行不善前生里，事難如意落迷途，處貧遇患善心始。善心始，遁入空門禮法王，懺悔罪過增福祉。拜明師、求印證，了生脫死明心性。勘破無明即有常，修行大有徑中徑。聖賢勸世有明文，三藏經書尤當敬。瀝心腸、披肝膽，奉勸世人應守正。莫當閑言不記心，大修行人必見性。速修行、猛精進，種下菩提是正因。九品蓮生有佛證，彌陀接引到西方，放下皮袋超上乘。皮袋歌、請君聽。

翌年，依妙蓮和尚受具。為避父尋找，隱山後岩洞禮萬佛懺，常遇虎狼，亦不畏懼。三年后，聞父辭官還鄉之訊，方返常住，承任苦行職事，履踐頭陀行。每日僅食粥一盂，而體力強健，如是者越四年。因思古德不食人間烟火，種種苦行，乃辭去苦行職事，盡散衣物，復回後山持頭陀

行·栖岩宿洞，冬夏一衲，野果充饑·三年后，出閩參方·親近天臺融鏡法師，領一語點拔，頓認前非，復蒙師識為法器，令多參講座，以利游方·從之遍歷楊州高旻、寧波阿育王與天童寺、鎮江焦山及金山寺等處，通聽楞嚴、法華、阿彌陀等諸經·為報父母恩，發心禮五臺·光緒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壬午，自普陀山法華庵起香，三步一拜，一路上饑寒雪掩，痢疾腹瀉，口流鮮血，三次大病，奄奄待死，感文殊菩薩化身吉俗人兩次相救，備償艱辛，歷時三載，始抵五臺山顯通寺，參加六月大法會·後由華嚴嶺北行朝恒山，禮堯廟，渡黃河，過潼關，登太華，訪首陽山，入甘肅境至崆峒山·光緒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五年）己酉，西出大慶關到咸陽參慈恩、華嚴二寺，后抵南五臺結茅息足二年·光緒十年（公元一八八七年）丁亥春，下山轉翠微山禮皇裕寺，安山於淨業寺再至草堂寺拜鳩摩羅什法師道場·翌年由入成都禮昭覺寺、文殊院、寶光寺，再由峨眉西行人藏至拉薩·光緒十五年（公歷一八八九年）己丑，復南行經拉喝與亞東進印度，過不丹至楊甫城，朝佛古迹，改由孟加渡錫蘭朝聖地，入緬甸瞻大金塔，再經臘戍回國至大理，朝鷄足山禮迦葉尊者人定處·光

緒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壬辰，駐九華山，與月霞、普照諸師共弘五教儀，講華嚴經，參研賢首經教三年。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乙未，應請赴高旻寺參加禪七，因持金錢戒，無錢過渡，涉水行墮楊子江中，自皖省荻港至采石磯浮沉一晝夜，為捕魚者救之，七孔流血，師雖重病仍往高旻禪七，以悟為期，精進勇猛，二十余日，禪功益進，萬念頓息，工夫落堂，晝夜如一。至第八七第三晚，六枝香開靜吃茶，沸水濺手，茶杯墮地，一聲破碎，疑根頓斷，豁然悟道，隨述偈曰：「杯子撲落地，響聲明漚漚，虛空粉碎也，狂心當下息」。又偈曰：「燙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語難開。春到花香處處秀，山河大地是如來」。於此之后，尤精進不息，至阿育王寺燃指拜懺，以報親恩，如是數年。復擬再朝五臺，至北京遇戰事，隨扈蹕西行抵西安，主建息災法會于卧龍寺。為杜外擾，結茅終南山嘉五臺，改號「虛雲」，渴飲積雪，野菜充饑。臘月之中，煮芋釜中，跌坐待熟，定去，時逾半月，消息傳出，僧俗咸來參拜，為避酬答，霄遁而去，經蜀入滇，擇福興寺閉關三載。後至鷄足山，受請主持鉢孟庵，立定清規，重振律儀，發心重修寺院，接待十方。為募化，

單身前往南洋至南甸路新街，抵仰光轉馬來西亞，一路講經，皈依數千。光緒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丙午，經日本回國抵滬，即偕寄禪和尚等進京請願，申保護寺產挽救佛教之由，得諭示告準，且賜龍藏、紫衣、鉢具、錫仗、如意及玉印，受封號佛慈弘法大師。翌年再南行抵檳榔嶼，復轉泰國，於王宮中講經，一日忘記講經，跌坐人定九日，轟動暹京，泰王禮請千眾皈依。宣統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又至仰光迎請玉卧佛像歸鷄足山。後主祝聖寺法席，數年大振道風，講經傳戒。二年後，再度受舉為僧界代表晉京請願，旋抵滬組建中國佛教總會，次年歸滇，親襲省佛教分會會務。民國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甲寅，再度入藏朝雪山太子洞，禮喇嘛教十三大寺，民國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癸亥，受聘主昆明雲栖寺法席。民國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丙寅暮春傳大戒，殿前老梅枯枝忽生白蓮數十朵，形大如盂，微妙香潔；園中青菜亦甲涌青蓮花萼現立佛，吉祥瑞應，觀者皆贊。民國十八年己巳（公元一九二九年），受請回鼓山任方文，時師年已九十，力除陋習，整頓寺規，擴建寺宇，講經傳戒，創辦戒律學院，整理經板文物，數年之內，道風肅嚴，四眾仰之。

與金山高旻寺鼎立而三。五年后，受請行嶺南赴曹溪南華寺復興祖庭，革除陋習積弊，蕩滌污穢，嚴守戒律，力挽頹風；葺修祖殿，專設學校培育僧材；登臺執講，聽者誠服；修葺禪堂與念佛林，重揚規矩，再現古範。時值抗戰之際，乃設壇追祭抗日陣亡將士，且又每日率眾禮懺，薦亡息災，更倡減免晚食，以余糧奉獻支援前綫；將信眾所贈果資以賑災民；且于曲江大鑒寺內開辦紡織工廠，安置流亡僧尼。民國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甲申，禮雲門，因見祖庭敗落不堪，感慨萬分，發願重興，以百歲高齡親率僧眾披荆斬棘，填土築堤，自燒磚瓦，再造殿堂，盡九年之心血，始具規模，殿閣齊全，佛像莊嚴；又制規約，重振宗風；創大覺農場，揚農禪古風。一九五一年春擬傳戒中，有湖南某縣不良分子混入其中，被原籍公安部門捕回，乳源縣地方當局由此而懷疑雲公藏有槍支、電臺、金銀等，隨來軍兵百余，圍守全寺，禁眾出入，逼公交待，幾次拷問繼以動刑，施以無禮手段，公默忍受，旋入定，至兜率內院聽彌勒菩薩說法及見原相識諸尊宿，經歷三個月，京穗調查組至寺，一場鎮反擴大化事件始告平息。其中又於民國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六年），以抗戰結束，

主法羊城淨慧寺，寺內緋桃忽然著花，重臺璀璨，萬眾道喜，后更有美國信女詹寧氏遠航來華，專程求法。公發心接引，為主禪七；一九五二年春，應邀進京，主壇世界和平大會于廣濟寺，多方操勞，籌建中國佛教協會，受眾舉為首席發起人；復為佛教代表接受錫蘭代表團所獻佛舍利等寶物。是年冬，南下抵滬，再主祝願世界和平法會，歷時四十九天，繼主禪七二期，多有開示，皈依者數萬，哄動一時。次年又至蘇杭再主法會，瞻禮者如潮涌，皈依者又數千，并重建紹隆祖塔，勒石為碑。六月返京參加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大會，為正道風，痛斥亂戒之謬說，四眾誠信，擬推選為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公以衰老推辭，任名譽會長。旋至匡廬，養病大林寺，適雲居僧人達成參謁，叙說雲居荒蕪情況，公聞之惻然，於五三年七月初登上雲居山，眼見歷代祖師最勝道場竟荆莽沒膝，草深三尺，金身荒露，淒然泪下，遂發心重修。先結茅而居，舂谷為食，以圖復興，四方僧眾，聞風雲集，不多時逾千指。公為護法安僧，多方策劃，數年之內，創辦僧伽農場，又視僧眾之所長，分隊組之，或營建，或事農。翌年開春，烟衰雨笠，墾荒造田，植樹造林，摘茶采菇，三年之期，辟田開地數百

畝，營林護材逾萬數，谷收數萬斤，僧眾口糧得保障，自給有余，儼然百丈禪風，世人皆贊。又率僧眾打土拋磚，自建窯場，伐木造林，築爐鑄瓦，重建梵剎，五易寒苦，工程告竣，樓閣聳立，殿堂齊全，金碧輝煌，新塑佛像飾金鋪彩，備極莊嚴。繼疏明月湖，重導改、碧二溪，辟修北山大道，建起海會塔，架設飛虹橋，新置石床景，修飾慧泉，使勝迹再現，賦詩表志，勒石為碑。規模盛子唐宋舊觀。與此同時，率眾嚴守戒律，如法修持，精進勇猛，早晚課誦，坐香參禪半月布薩，每年禪七。育僧材、弘佛法，辦佛學研究苑於寺中，組織講經，聽者數百，承五宗之法，衍繼於後，傳法性福和尚諸嗣使鴻仰宗派再興。積心法而著述《禪宗與淨土》，析二門之異同實出一源；《雲居管見》闡社會之變，警三學之恒持；為承先德、弘祖法、載史迹，再版《雲居山志》，叙因緣，述大事，親撰事略。已亥（公元一九五九年）歲秋，公自感老病交加，世緣將盡，對眾作囑托語，寄希望於後人，強調出家人要永久保守一領大衣，惟有持戒，復留遺囑（見前預作咐囑，示寂雲居部分）。同年農曆九月十二日，公於雲居茅蓬中安詳示寂。享年兩甲子，僧臘百有一歲，茶毗時白烟滾滾

向上，香氣四溢，得五色舍利百余粒，二十一日，舍利安放子雲居山海會塔。

公一生志大氣堅，涵養深厚，其不可思議之行迹，非博地凡夫所能測度。生平律已嚴而待人寬，機心銷盡，到處真實，一生弘法，逗機施教，從不著門戶見。為續拈花慧命，以一身而參演續傳五家宗派，親手披剃者百餘人，得益啟悟者數千，中外皈依弟子逾數十萬人。公之一生，順應世法，愛國愛教，乃當之無愧的當代禪宗泰斗。

禪宗五派歷代源流

前言

虛雲老和尚為使禪宗五派傳承延續不斷，以一身而參演五宗。其所續演之各宗字派，自南華寺重建以來，即已先后續起，所傳之法，無有詳細記載，數十年來，世事變遷，人物流動，一時難以查考，故僅以所查詢到

的編入其中，難免挂一漏萬，至于各派繼傳之法裔，更難考記。為便於後人尋根究源，茲將虛公所續演之各派法字分宗錄出，以供後來賢哲考查有依云爾。

編者識

正法眼藏 佛祖源流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西天初祖 摩訶迦葉尊者

西天二祖 阿難尊者

西天三祖 商那和修尊者

西天四祖 優婆鞠多尊者

西天五祖 提多迦尊者

西天六祖 彌遮迦尊者

西天七祖 婆須密尊者

西天八祖 佛陀難提尊者

西天九祖 伏馱密多尊者

西天十祖 脅尊者

西天十一祖 富那夜奢尊者

西天十二祖 馬鳴尊者

西天十三祖 迦毗摩羅尊者

西天十四祖 龍樹尊者

西天十五祖 迦那提婆尊者

西天十六祖 羅喉羅多尊者

西天十七祖 僧伽難提尊者

西天十八祖 伽耶舍多尊者

西天十九祖 鳩摩羅多尊者

西天二十祖 闍夜多尊者

西天二十一祖 婆修盤頭尊者

西天二十二祖 摩奴羅多尊者

西天二十三祖 鶴勒那尊者

西天二十四祖 師子尊者

西天二十五祖 婆舍斯多尊者

西天二十六祖 不如蜜多尊者

西天二十七祖 般若多羅尊者

西天二十八祖 菩提達摩尊者

（東土初祖）

東土二祖 慧可大師

東土三祖 僧璨大師

東土四祖 道信大師

東土五祖 弘忍大師

東土六祖 慧能大師

漚仰宗派

東土第六世祖 慧能大師

南岳懷讓禪師

馬祖道一禪師

百丈懷海禪師

漚仰第一世 漚山靈佑禪師

第二世 仰山慧寂禪師

第三世 西塔光穆禪師

第四世 資福如寶禪師

第五世 報慈德韶禪師

第六世 三角志謙禪師

第七世 興陽詞鐸禪師

第八世 虛雲德清禪師

甲戌夏，余居南華，長沙郭涵齋寬慧居士，南岳寶生長老與九成、了照首座等相繼由大瀉山來，懇請興修大瀉，意以此宗居五宗之長，惜乏後嗣，致祖庭息焰，現系濟宗鐘板，此次遭匪焚毀，盡為灰燼，決議改弦更張，恢復瀉仰一脈。大衆以余壽高臘長，為諸山敬信，請余繼振瀉仰宗，余因南華未能謝責，情不獲已，勉循記載，查此宗是靈佑祖師起，四傳至芭蕉慧清，其徒繼徹起演二十字，繼字下應是妙字，順次以紹先宗。然書載宋三角志謙及興陽詞鐸二公止，一說二公為昆仲，同嗣報慈韶祖作六祖；一說志謙為六世，詞鐸為七世，今因此宗傳承甚少，故雙存之，以興陽詞鐸嗣三角志謙為七世，以後已無考據，茲以詞公與余各摘一字繼演五

十六字，以待後賢紹續無窮，偈曰：

詞德宣衍道大興，戒鼎馨遍五分新。

慧焰彌布周沙界，香雲普蔭燦古今。

慈悲濟世願無盡，光照日月朗太清。

振起拈花宏瀉上，圓相心燈永昌明。

虛雲德清謹誠。

第九世 宣化度輪禪師，傳法表信偈曰：宣瀉妙義振家聲，化承靈岳法道隆。度以四六傳心印，輪旋無休濟苦倫。

第九世 宣玄聖一禪師，傳法表信偈曰：宣振拈花上乘義，玄妙精真濟含識。聖德巍巍難可量，一片悲心度群迷。

第九世 宣揚性福禪師，傳法表信偈曰：宣弘祖師西來意，揚傳百丈農禪風。性海無涯體難量，福慧雙滿自在融。

第九世 宣明海燈禪師，傳法表信偈曰：宣演無上微妙法，明徹靈虛性相通。海涵三千無遮障，燈照法界度有情。

第九世 宣雲滿覺禪師，傳法表信偈曰：宣聖還他大丈夫，支蔭清涼

熱惱除。滿修宏誓勤謹慎，覺將甘露徹法都。

第九世 宣成達定禪師；傳法表信偈曰：宣揚覺皇微妙義，成正菩提行佛事。達知來去無挂礙，定慧圓明度群迷。

第九世 月川宣傳（傳印）法師；傳法表信偈曰：月印心地本無生，川影毋勞真幻征，宣透現成個消息，傳持法界普光明。

第九世 宣慧禪道禪師；傳法表信偈曰：宣徹自性萬法通，慧光照耀決疑踪。禪到無心定自現，道證上乘性相融。

第九世 宣德紹雲禪師；傳法表信偈曰：宣宏驚嶺拈花旨，德證靈虛性相融。紹傳覺皇真實義，雲居妙化澤慈雲。

第十世 衍心一誠禪師；傳法表信偈曰：衍就妙法自巍巍，心空及第無是非。一法通時達萬法，誠到極處寶所歸。

臨濟宗派

東土六祖慧能大師

南岳懷讓禪師

馬祖道一禪師

百大懷海禪師

黃蘗希運禪師

臨濟第一世 臨濟義玄禪師

第 世 興化存獎禪師

第三世 南院慧顒禪師

第四世 風穴延詔禪師

第五世 首山省念禪師

第六世 汾陽善昭禪師

第七世 石霜楚圓禪師

第八世 楊岐方會禪師

第九世 白雲守端禪師

第十世 五祖法演禪師

第十一世 昭覺克勤禪師

第十二世 虎丘紹隆禪師

第十三世 應庵曇華禪師

第十四世	密庵咸杰祥師
第十五世	破庵祖先禪師
第十六世	無準師範禪師
第十七世	雪庵祖欽禪師
第十八世	高峰原妙禪師
第十九世	中峰明本禪師
第二十世	千岩元長禪師
第二十一世	萬峰岢蔚禪師
第二十二世	寶藏善持禪師
第二十三世	東明慧品禪師
第二十四世	海舟普慈禪師
第二十五世	寶峰明暄禪師
第二十六世	天奇本瑞禪師
第二十七世	絕學明聰禪師
第二十八世	笑岩德寶禪師

第二十九世 幻有正傳禪師

第三十世 天隱圓修禪師

第三十一世 玉琳通秀禪師

第三十二世 苑溪行森禪師

第三十三世 形山起寶禪師

第三十四世 楚雲明慧禪師

第三十五世 幻住實靖禪師

第三十六世 慧天際覺禪師

第三十七世 智山了願禪師

第三十八世 印照達聽禪師

第三十九世 照悟千亮禪師

第四十世 佛海真覺禪師

第四十一世 福經空印禪師

第四十二世 妙蓮覺蓮禪師

第四十三世 虛雲演徹禪師

第四十四世 本煥禪師南華寺

第四十四世 傳士本然禪師

第四十五世 海音常道禪師；傳法表信偈曰：海澄波清性發光，音聲若雷貫太蒼。常住妙定湛不動，道證靈虛度有情。

第四十五世 一誠常妙禪師；傳法表信偈曰：一為萬法主，誠乃聖賢心。常樂我淨德，妙性體泰清。

第四十五世 常參界明禪師；傳法表信偈曰：常持諸佛無上戒，參透自性悟真空。界無邊際弘聖教，明心見性普度生。

第四十四世 寬印佛慧禪師臺灣基隆大覺寺

第四十五世 宏妙靈源禪師

第四十六世 惟覺知安禪師

臨濟雪峰祖定禪師續派：祖道戒定宗，方廣正圓通。行超明實際，了達悟真空。

龍池從空字下續演：覺性本常寂，心惟法界同。如緣宏聖教，正法永昌隆。

二十五世突空智板禪師演派十六字：智慧清淨，道德圓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

後從通字下又續演三十二字：心源廣續，本覺昌隆，能仁聖果，常演寬宏，惟傳法印，正悟會融，堅持戒定，永繼祖宗。

現今諸方之臨濟派，於五臺、峨眉、普陀山前寺，咸依此四十八字為最多。謂正宗從玄祖迄智祖，歷世已得念五，智祖立派，六傳至圓清禪師為三十一代，今於圓字下二十三傳至演字得五十四代。虛雲因觀演字下又過十四傳，已到定字，餘文將完，故於宗字下勉續其末，續演六十四字，外演號派八十字以待來賢。於各派宗字畢即繼取慈字。

慈悲喜捨，大雄世尊，惠澤含識，誓願宏深，蒼生蒙潤，咸獲超升，斯恩難報，克紹孜勤，導實義諦，妙傳嘉音，信解行慎，徹無邊中，回向諸有，完最上乘，昭示來哲，冀永長崇。

附號派八十字，如取法名，名派取演字，字派取古字。

演寬宏惟傳，法印正悟會，融堅持戒定，古佛靈知見，星燈總一同，冥陽孰殊異，永繼祖宗慈，萬化體皆容，鏡鑑群情暢，碧潭皎月濃，隨緣

認得渠，縱橫任西東。顯密三藏教，禪律陰鷲金叢。修契幻華夢，應物悉玲瓏。作俊奮悠志，寶珠自瑩瑛。嚴奉善逝教，杲日滿天紅。

虛雲演徹識

洞雲宗派

東土六祖慧能大師

青原行思禪師

石頭希遷禪師

藥山惟儼禪師

雲岩曇晟禪師

曹洞 洞山良价禪師

第二世 曹山本寂禪師

洞雲 雲居道膺禪師

第三世 同安道丕禪師

第四世 同安志禪師

第五世 梁山緣觀禪師

第六世 太陽警玄禪師

第七世 投子義青禪師

第八世 芙蓉道楷禪師

第九世 丹霞子淳禪師

第十世 長蘆真歇清了禪師

第十一世 天童宗珏禪師

第十二世 雪竇智鑑禪師

第十三世 天童如淨禪師

第十四世 鹿門自覺禪師

第十五世 青草普照一辨禪師

第十六世 大明僧寶禪師

第十七世 玉山師體禪師

第十八世 雪岩慧滿禪師

第十九世 萬松竹秀禪師

第二十世 雪庭福裕禪師

第三十五世	第三十四世	第三十三世	第三十二世	第三十一世	第三十世	第二十九世	第二十八世	第二十七世	第二十六世	第二十五世	第二十四世	第二十三世	第二十二世	第二十一世
遍照興隆禪師	恒濤大心禪師	為霖道霈禪師	永覺元賢禪師	無明慧經禪師	廬山常忠禪師	水山宗鏡禪師	月舟文載禪師	無方可從禪師	俱空契斌禪師	凝然了改禪師	松庭子儼禪師	淳拙文才禪師	還源裕過禪師	靈隱文泰禪師

第三十六世 清涼法源禪師

第三十七世 東陽界初禪師

第三十八世 道源一信禪師

第三十九世 繼雲鼎喜禪師

第四十世 增輝新灼禪師

第四十一世 圓智通完禪師

第四十二世 能持天性禪師

第四十三世 雲程兼忍禪師

第四十四世 奇量徹繁禪師

第四十五世 妙蓮地華禪師

第四十六世 鼎峰耀成禪師

第四十七世 虛雲古岩禪師

第四十八世 傳士復堪禪師

第四十九世 海音騰了禪師；傳法表信偈曰：

騰騰任運妙心宗，了了靈明自性通。海印發光含萬有，音聲如幻悟真

淨空兼印禪師

空。

洞雲續派，江西壽昌派下演二十字：慧元道大興，法界一鼎新。通天兼徹地，耀古復騰今。

後又續派：今日禪宗振，宏開洞上傳。正中挾妙旨，虛融獨照圓。

虛公因考慮曹洞宗派自二世道膺禪師起，法道大興，書載當時雲居住衆達千五百人，且受朝廷封賜，故易曹洞為洞雲宗派。

雲門宗派

東土六祖慧能大師

青原行思禪師

石頭希遷禪師

天皇道悟禪師

龍潭崇信禪師

德山宣鑑禪師

雪峰義存禪師

雲門第一世 雲門文偃禪師

第二世 香林澄遠禪師

第三世 智門光祚禪師

第四世 雪竇重顯禪師

第五世 天衣義懷禪師

第六世 慧林宗本禪師

第七世 長蘆崇信禪師

第八世 慧林懷深禪師

第九世 靈隱慧光禪師

第十世 中竺元妙禪師

第十一世 光孝已庵禪師

第十二世 演徹虛雲禪師

余在南華，因悉雲門祖庭香燈斷續無定，勉為興復。查此宗起於文偃祖師，十一傳至南宋溫州光孝已庵深淨禪師止，後失典籍，原派是偃祖下八世優鴻曾演二十字，後不知誰又出二十字，古派分三，今欲重繼，不知從何字起，故惟從已庵淨公與余各摘上一字，繼演五十六字，期之後賢，

傳燈無盡·偈曰：

深演妙明耀乾坤，湛寂虛懷海印容。

清淨覺圓懸智鏡，慧鑑精真道德融。

慈悲喜捨昌普化，宏開拈花續傳燈。

繼振雲門關一旨，惠澤蒼生法雨隆。

虛雲演徹謹識。

第十三世 妙愷佛源禪師；傳法表信偈曰：妙心勝德不可量，愷志雄能振宗綱。佛慈梵暢摩訶愆，源遠流長法海康。

第十四世 妙悲法雲禪師；傳法表信偈曰：妙慈化物聖心開，悲運無緣濟世來。法衍三乘昌普化，雪門道暢慧燈回。

第十三世 妙純朗耀禪師；傳法表信偈曰：妙道巍巍本真常，純潔精真固金剛。朗月孤懸張碧漢，耀古騰今法界光。

第十三世 妙道淨慧禪師；傳法表信偈曰：妙宗開化佛悲懷，道濟蒼生法界寬。淨戒嚴持崇聖德，慧命相傳般若燈。

法眼宗派

東土六祖慧能大師

青原行思禪師

石頭希遷禪師

天皇道悟禪師

龍潭崇信禪師

德山宣鑑禪師

雪峰義存禪師

玄沙師備禪師

地藏桂琛禪師

法眼第一世 法眼文益禪師

第二世 天臺德韶國師

第三世 永明延壽禪師

第四世 圓照宗本禪師

第五世 智者嗣如禪師

第六世 寶林文慧禪師

第七世 祥符良慶禪師

第八世 虛雲古岩禪師

第九世 本寬慧果禪師

第十世 寂照宏如禪師，傳法表信偈曰：寂靜精真透心光，照徹法界萬象彰。宏演法眼上乘義，如實了證性相通。

癸酉春有青持明湛禪者由長汀至南華，謂在長汀創八寶山，志願欲紹法眼一宗，不知所由，懇請授其法眼源流。因嘉其志，乃告之曰，此宗發源，在金陵清涼山，早廢，茲時不易恢復。從宋元以來，紹化乏後，查諸典籍，自文益祖師七傳至祥符良慶禪師止，其後無考，舊派益祖六世祖光禪師立二十字，後不知何人立四十字，雖有二派，子孫停流，鮮有繼起，又查益祖出天臺德韶國師與清涼泰欽禪師，傳載韶欽二公下五世良慶禪師，其中秉承有繼韶公者，有繼欽公者，紛紜不一，有記益韶壽勝元慧良為七世，有記益欽齊照元慧良為七世，今欲繼起，難於考證，惟有秉承韶公，續從良慶禪師與余各摘上一字，繼演五十六字，以待後賢，繼續傳之永久，偈曰：

良虛本寂體無量，法界通融廣含藏。
偏印森羅圓自在，塞空情器總真常。
惟斯勝德昭日月，慧燈普照洞陰陽。
傳宗法眼大相義，光輝地久固天長。
虛雲古岩謹識。

勤修戒定慧
息滅貪嗔痴

赠送结缘 · 欢迎流通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虚云老和尚在云居山

作者=虚云老和尚编

页数=363

SS号=12981270

DX号=000007802009

出版日期=2004.05

出版社=null

ISBN=

原书定价=

中图法分类号=

参考文献格式=

内容提要=